

清史稿

6748
8.60

趙爾巽等撰

清史稿

第 五 卷



冊 傳

中華書局

清 史 稿

(第四十册)

趙爾巽等撰

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六 〇 三 廠 印 刷

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9 3/4 印張·173 千字

1977 年 7 月第 1 版 1986 年 8 月湖北第 2 次印刷

印數 33,801—38,300 冊

統一書號: 11018·632-40 定價: 1.90 元

清史稿卷四百十五

列傳二百二

黃翼升 丁義方 王吉 吳家榜 李成謀

李朝斌 江福山 劉培元

黃翼升，字昌岐，湖南長沙人。少孤，育於鄧氏，冒其姓，入長沙協標充隊長。咸豐初，從征廣西，曾國藩創水師，調爲哨長。四年，從楊岳斌下岳州，敍千總。戰於城陵磯，賊以十餘舟來誘，翼升知其詐，追至擂鼓臺、荊河腦，伏賊突出，翼升駕舢板奮擊，後隊繼之，賊大敗。轉戰至金口，值賊下游被圍，力戰卻之。積功擢守備。克武漢後，進攻蘄州，翼升自蒜花寮出戰，敗賊，焚其舟，擢都司。復蘄州，拔充營官。

攻湖口，燬賊船十餘艘。衝入內湖，賊塞隘口不得退，泊姑塘，迭戰於都昌縣河、雞公湖，焚賊舟。時水師在內湖者無大船，既與外江阻絕，曾國藩令添造，並撥江西長龍、快蟹

諸船，以翼升及蕭捷三分領之，各爲一軍。五年，屢會諸軍攻湖口，未克，蕭捷三戰死，翼升大憤，衝入賊卡，盡燬下鐘巖賊船。夜出奇兵數驚賊，賊不出，仍駐軍姑塘。

六年，賊犯撫州，南昌戒嚴，翼升奉檄泊吳城鎮，衛省城。湖口之賊尾至，結土匪窺吳城，翼升分兵由前河包鈔，自赴後河擊陸路之賊，走之。會彭玉璽至軍，令翼升專攻陸路，敗賊於涂家埠，毀浮橋二、船百餘。賊復冒民船來犯，翼升合軍圍擊，敗之。追至德河口，遂會攻南康，直薄城下，火賊船，城賊遁走。

七年，授直隸提標左營游擊。楊岳斌師至九江，彭玉璽與約夾攻湖口，軍分六隊，翼升率內湖右營當其衝，轉鬪而前。礮丸冒船過，他營失利，賊逐之，翼升待其還，縱擊，斬殺過當。賊復乘夜劫營，滅炬待之，殲賊無算，盡燬梅家洲賊船。東岸諸軍亦斷湖口鐵鎖，遂克湖口，內外水師復合。越日，進奪彭澤賊舟，破小孤山，擢副將。

九年，池州守城賊韋志俊投誠，彭玉璽令翼升往受降，賊酋古隆賢、楊輔清等來爭，擊卻之。旋有奸人內應，池州復陷。

十年，曾國藩規江南，奏設淮陽水師，薦翼升領之，卽授淮陽鎮總兵。十一年，破賊於黃盆鎮，又敗之方村。進攻銅陵，決城東北隄，從決口入據之。又進攻無爲州，毀泥汊口、神塘河賊壘，無爲、銅陵同復，賜號剛勇巴圖魯。偕王明山循沿江郡縣，克池州，銅陵亦失。

而復得。運漕鎮濱江通湖，賊踞之以通接濟。翼升進擊，諸軍乘之，焚賊舟，賊遁銅城。又偕陳湜攻東關，克之，加提督銜。

同治元年，追賊入巢湖，賊聚湖口以遏歸路，翼升掘隄岸引船出，反拊賊背夾擊，大敗之，城賊遁。進克含山、和州。四月，會攻金柱關，李朝斌臨上游，翼升等遏下游，賊牽於水師，不暇內顧。會國荃襲克太平，並趨金柱關合攻。翼升夜督隊踰壕，縱火焚西門，賊突出，揮士卒登岸短兵接，立克金柱關。襲東梁山，一鼓下之。移師攻蕪湖，賊棄城走。又擊賊清水河，俘馘千計，以提督記名。

五月，克秣陵關、江心洲諸隘，血戰奪九洲，軍聲大振。時李鴻章至上海，規蘇、常，翼升移師會剿，詔署江南水師提督，松江、上海諸水軍悉歸節制。翼升所部十營，分二營駐浦口，四營駐揚州，親率四營，六月，抵松江，就上海增造舢板，飛划諸船，移守青浦。賊會譚紹光、合嘉、湖、蘇、崑諸賊圖犯上海，屢撲青浦，翼升與陸軍合擊走之。賊繞犯北新涇大營，又走吳淞，翼升駛往，相持至夜，燬賊營七。賊犯嘉定及青浦、張堰，分隊往援，且戰且進，至白鶴江，毀橋而還。翼升兵少，調揚州駐營來會剿。鴻章約合攻黃渡，翼升由趙屯橋截擊，追至三江口，盡平沿岸橋、壘。

十月，破賊蘆墟、尤家莊、汾湖、三官塘，進距蘇州三十里。常熟守賊駱國忠以城降，譚

紹光來爭，陷福山，翼升赴援，進攻河西、白茅、徐六涇諸口。二年正月，翼升會常勝軍克福山，駱國忠見西山火起，突圍出，圍乃解。楊舍汛爲沿江衝要，賊守之以蔽江陰，翼升沿江兜剿，迭破援賊，克之。乃會攻江陰，迭破蠡口、陳市。賊會陳坤書來援，翼升扼江干誘賊出戰，與郭松林、劉銘傳合擊，大破之。克江陰，賜黃馬褂。九月，由無錫進攻蘇州，詔翼升赴臨淮會剿苗沛霖，鴻章疏留勿遣。諸軍合圍蘇州，薄城下，當齊門、閭門之間，截賊竄路，城賊乞降，予雲騎尉世職。是年冬，再克無錫，率五營赴臨淮，苗沛霖尋走死，餘黨瓦解，翼升仍回江蘇。

三年，陳坤書犯常熟，偕郭松林等合擊，賊敗走。遣部將王東華等助攻常州，克之，被優敘，詔授江南水師提督。會國藩奏：「江南額設提督一員，兼轄水陸。翼升所授，當是新設，請敕部鑄頒新印。」從之。會楊岳斌督師江西，翼升接統外江水師。江寧復，加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四年，詔翼升赴清江浦防捻匪，至則賊已敗竄山東，進駐邳、宿之間。會僧格林沁戰歿，捻氛益熾，犯雒河，翼升駛援，賊又走。五年，回駐江寧。六年，調守清江，東捻賴文光敗竄淮安，翼升督諸軍追擊，文光爲道員吳毓蘭所擒。東捻平，論功，被珍賚。七年，西捻張總愚竄畿輔，諸軍爲長圍困之，鴻章調翼升率師船入運河設防。六月，乘伏汛入張秋口，

至德州。張總愚奔至，冒官軍喚渡，翼升部將徐道奎察其僞，轟擊之，大軍環集，總愚溺水死。西捻平，加雲騎尉世職，合併爲三等男爵。

長江水師營制定，仍以翼升爲提督。彭玉璽終制回籍，長江事宜悉付翼升主之。十一年，詔起玉璽巡閱，劾不職將弁百餘人。翼升以傷病請代奏乞退，詔斥馭軍不嚴，濫收候補將弁二百餘人之多，念前功，從寬免議，許其開缺回籍養病。光緒十五年，皇太后歸政，以翼升舊勳，予議敘，繪像紫光閣。十八年，復授長江水師提督，入覲，賜紫禁城騎馬。二十年，皇太后萬壽慶典，加尙書銜。日本兵事起，翼升由岳州赴江寧籌江防，卒於軍，賜卹，謚武靖，立功德建專祠。子宗炎，襲男爵，官廣西桂平梧鹽法道。

丁義方，湖南益陽人。入水師，隸彭玉璽部下，積功至守備。咸豐八年，克九江，擢都司。十年，克建德，賜花翎。尋建德復陷，賊數萬上犯湖口，勢甚張。義方收建德潰兵，簡精壯五百人，分布守禦，自率水師駐西北門。賊乘銳攻城，義方登陴躬自搏戰，會副將成發翔來援，賊引去。曾國藩疏言義方膽識過人，部署迅速，詔超擢參將，加副將銜。十一年，駐防小池口，賊自興國來犯，擊卻之。馳援都昌，解其圍。同治元年，從彭玉璽迭克沿江諸隘，擢副將。二年，要擊都昌敗賊，毀其舟，尋解青陽圍，以總兵記名，賜號壯勇巴圖魯。七年，授湖口鎮總兵。光緒十九年，卒官。

王吉，湖南衡陽人。由馬兵累擢守備。咸豐九年，入水師，隸彭玉譽部下。從屯黃石磯，擊蕪湖賊，戰蠓磯、殷家匯、樅陽，皆有功，擢都司。十一年，從克孝感，戰最力，擢游擊，賜號猛勇巴圖魯。克德安、黃州，累擢副將。同治元年，金柱關之戰，吉率隊蛇行而進，躍上隄埂，破賊壘，以總兵記名。尋賊復由太平來犯，多方窺伺，吉駕飛划入湖迎擊，又登岸馳逐。經月餘，賊蹤始淨。援無爲州，率水勇登陸，會諸軍夾擊敗賊。破銅城牯水卡，結小划船爲橋以濟陸師。復破陶家嘴、大甲村、岷山岡賊壘。二年，曾國藩、彭玉譽合疏薦吉勇敢誠樸，堪勝總兵之任，授狼山鎮總兵。從克江浦、浦口，奪下關、草鞋峽、燕子磯諸隘，進拔九洲洲，以提督記名。八年，水師凱撤，乞假修墓，乃赴狼山鎮任。光緒七年，卒，賜卹。

吳家榜，湖南益陽人。入水師，初隸楊岳斌營。咸豐十年，從黃翼升破賊殷家匯、樅陽，遂歸其部下。菱湖、銅陵、泥汊口、運漕鎮、東關諸戰，皆有功，累擢守備。同治元年，從攻金柱關、東梁山、蕪湖，擢都司。從黃翼升援上海，迭破賊北新涇、四江口，敗援賊於江陰，賜號敢勇巴圖魯。領淮陽水師前營，克無錫，擢副將。三年，江寧復，錄功，以總兵記名。四年，追敘克宜興、荆溪、溧陽功，以提督記名。七年，從黃翼升赴直隸防運河。捻匪平，晉號訥恩登額巴圖魯，授瓜洲鎮總兵。光緒二年，兼署長江水師提督。十八年，附祀彭玉譽祠。

李成謀，字與吾，湖南芷江人。咸豐四年，投効水師充哨長。從楊岳斌克湘潭、岳州，敘千總。轉戰湖北，敗賊於倒口，拔沿江木柵，燬鹽關賊船。克武漢，擢守備。從克田家鎮，成謀追賊，上至武穴，下至龍坪，往來擊賊，殲斃甚衆，擢都司。五年，從戰塘角，焚賊舟二百餘，乘風夜抵武昌城下，礮擊賊船，擢游擊。攻金口，循北岸進拔賊壘。又連破賊於壇角、鮎魚套，擢參將，賜號銳勇巴圖魯。

成謀身長八尺，力能一手豎大桅，素爲胡林翼所器重。至是薦其每戰衝鋒，廉明愛士，堪勝水陸方鎮之任，詔記名，俟軍事稍閒，送部引見。

六年，扼沙口，斷賊糧道，破賊小河口、青山，燔其輜重。轉戰蘄州、黃州、廣濟、武穴，下至九江，燬賊舟數百，獲糧械以資軍用。武漢復，擢副將。七年，會攻九江，追賊至湖口，前隊銳進失利，成謀突入陣中，奪回所失四艘。尋授江蘇太湖協副將。既克湖口，從楊岳斌順流而下，登陸克望江、東流，疾趨安慶，復銅陵，會江南水師於峽口。紅單船方攻泥汊，賊壘不能下，岳斌令成謀急擢薄壘，擲火焚其火藥庫，賊遁走，獲其糧械船艦。胡林翼奏「肅清江面，成謀之功爲最，平日事親孝」，特給二品封典。八年，擢福建漳州鎮總兵。

十年，進攻池州，拔殷家匯，毀城外賊壘，破縱陽僞城，加提督銜。十一年，陳玉成圍

縱陽，擊卻之。同治元年，會陸師拔巢縣、雍家鎮，薄西梁山，斷橫江鐵鎖，奪回要隘，以提督記名。破賊於魯港、采石磯，克金柱關、蕪湖，賜黃馬褂。三年，援湖北，破捻匪於羅田。五年，署福建水師提督，尋實授。

時軍事漸定，整頓營制，會奏裁金門鎮總兵，改爲水師副將。裁左營游擊，移右營駐湄州，歸提標統轄。徙前營游擊駐筮口，後營游擊駐鎰門。變通巡哨章程。十一年，彭玉麐整頓長江水師，罷提督黃翼升，薦成謀樸誠堪膺重任，即以代之。光緒二年，丁母憂，奪情留任。兩江總督曾國荃奏請江南兵輪悉歸成謀統轄。十六年，萬壽推恩，加太子少保。十八年，以病乞歸，尋卒。詔嘉其在任十餘年，馭軍有法，江面乂安。賜卹，建專祠，諡勇恪。

李朝斌，字質堂，湖南善化人。由行伍隸長沙協標。咸豐四年，曾國藩調充水師中營哨官，從楊岳斌克武昌、田家鎮各城隘，累功擢至參將。六年，會內湖水師攻克湖口及梅家洲，從楊岳斌乘勝循下游，掃蕩江面，擢副將。八年，會攻九江，朝斌以水師登陸助戰，克之。復從楊岳斌進攻安慶，拔縱陽、銅陵賊壘，賜號固勇巴圖魯。十年冬，間道援南陵，回軍攻克東流。十一年，下茯苓洲、白茅嘴賊壘，會陸軍克無爲州，以總兵記名。再復銅陵，迭克泥汊、神塘河、運漕鎮、東關，加提督銜，授湖北竹山協副將。同治元年，擢浙江處州鎮

總兵。

彭玉譽督水師會陸軍進規沿江要隘，令朝斌率所部游奕上下游，兜剿環攻，連克金柱關、蕪湖、東梁山，以提督記名。曾國藩奏設太湖水師，以朝斌將，令赴湖南造船募勇。二年，成軍東下，會諸軍克江浦、浦口，連破草鞋峽、燕子磯賊屯，戰九洑洲，功最，賜黃馬褂。

朝斌一師，原爲規復江、浙而設，九洑洲既克，會黃翼升淮揚水師同援上海，由長江直下，與總兵程學啓會師夾浦，督水師百艘攻沿湖賊壘，下之，進破澹臺湖賊壘，直逼蘇州，破盤門外賊壘。賊酋李秀成率衆七八萬奪寶帶橋，朝斌會陸師合擊，血戰挫之，賊始退。破援賊於葉澤湖，截竄賊於覓渡橋。會克五龍橋賊壘，分攻葑門、閶門，晝夜轟擊，李秀成先逸，餘黨以城降。李鴻章奏捷，言朝斌迭次苦戰，謀勇兼優，予雲騎尉世職。

是年冬，會陸師剿賊江、浙之交，克平望鎮，又破賊九里橋，署江南提督。三年，偕程學啓會攻嘉興，朝斌水師由官塘進，破其七壘。湖州援賊圖竄盛澤以牽圍師，爲朝斌所扼，不得逞，遂克嘉興，實授江南提督。進規湖州，由夾浦逼長興，賊衆數萬，依山築壘，楊鼎勳、劉士奇等與之相持，朝斌督水師登陸襲賊後，夾擊之，盡燬西北沿水賊壘。乘勝克長興，復湖州，被珍賚。

五年，移駐蘇州。軍事甫平，江、浙湖蕩盜多出沒，捕著匪卜小二誅之，轄境晏然。八

年，請設經制水師，著爲成例，移駐松江。光緒四年，兩江總督沈葆楨疏請以外洋兵輪統歸朝斌節制，允之。十二年，以病乞歸。二十年，卒於家，賜卹，建專祠。

朝斌本姓王氏，父正儒，生子四，朝斌最幼，襁褓育於李氏。朝斌官江南提督時，牒請歸宗，曾國藩引金史張詩事，謂：「朝斌所處相同，定例出嗣之子，亦視所繼父母有無子嗣爲斷。今若準歸宗，王氏不過於三子外又增一子，李氏竟至斬焉不祀。參考古禮今律，朝斌應於李氏別立一宗，於王氏不通婚姻。一以報顧復之恩，一以別族屬之義。」王氏本生父母由朝斌奉養殘年，庶爲兩全之道。」詔如議行。

江福山，湖南清泉人。咸豐五年，應募入水師，積功敍把總。十一年，克赤岡嶺、菱湖賊壘。安慶復，累擢游擊。同治元年，改隸太湖水師，從李朝斌回籍造船，領前營。浦口、下關、草鞋峽、燕子磯、九洑洲諸戰皆有功，擢參將。從援上海，破賊於楓涇、烏涇塘。蘇州復，擢副將，賜號強勇巴圖魯。三年，從攻嘉興，破穿左臂，裹創而進，克郡城，擒賊酋，以總兵記名。攻太湖夾浦鎮，破斷左手指，奮擊破之。進攻湖州久不下，郡東晟舍賊壘最堅，請以偏師往攻，使賊互救，然後大軍乘之。福山首先躍壕而入，諸軍繼進，悉燬賊壘。援賊大至，福山摧鋒直前，中礮洞腹，歿於陣。事聞，詔視提督例賜卹，死事地建專祠，入祀京師昭忠祠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武烈。

劉培元，湖南長沙人。咸豐初，以武生入水師，從克湘潭、岳州，敍千總。戰金口，沉賊船，登岸縱擊，斬賊酋一人。克嘉魚、蒲圻，擢守備。戰田家鎮，培元率十舟窮追四十餘里，燬賊船，擢都司。會攻湖口，斧斷鎖筏，燬湖口賊船。五年，回援武漢，擊賊鮎魚套，又會鮑超攻小河口，毀賊舟二百有奇。

六年，改陸軍，領長字營，從劉長佑援江西。由瀏陽攻萬載，破賊荆樹鋪、栗樹坳，駐大橋。賊潛來襲，培元出奇兵擊之，斬級八百。又破援賊於高城、竹埠。克萬載，營西門外，賊數路來爭，多於官軍數倍。培元開壁大戰，斬級千計，擢游擊。進攻袁州，破南門嶺上賊壘，會蕭啓江破吉安臨江援賊，城賊遁走。克袁州，以參將留湖南補用。七年，會攻吉安，偕曾國荃迎擊援賊於三曲灘，追至朱山槽，賊援復集，夾擊破之，擢副將。八年，水陸合攻吉安，賊結大筏衝官軍浮橋，培元督師船截擊，礮傷胸，裹創血戰，盡毀其筏。尋克吉安，以總兵記名。是年冬，軍中大疫，培元病，回籍。

九年，石達開犯湖南，培元率千人扼桂陽，衆寡不敵，桂陽遂陷。尋率師船溯資水進援寶慶，會諸軍扼河而戰，數破賊，寶慶圍解，授浙江處州鎮總兵，仍留湖南領水師。

十一年，左宗棠進規浙江，立衢州水師，疏薦培元熟諳水陸軍事，請以署衢州鎮，募勇

三千赴浙。同治元年，培元率安武水陸全軍駐常山，控衢州北路，進江山，破大洲賊營。賊竄龍游，會攻之，賊酋李侍賢大股來援，培元與諸軍合擊，賊敗走。二年，克湯溪、龍游，斃賊酋陳廷秀，加提督銜，賜號銳勇巴圖魯。迭克桐廬、富陽，會攻杭州，破賊於萬松嶺，攻清泰門外觀音堂，平其壘。城賊出戰，敗之。舁舢板入西湖，礮擊杭城。左宗棠以衢州後路要衝，令培元返鎮，其所部水師留攻杭州。三年，杭州復。培元丁母憂歸，遂不出。光緒十七年，卒。湖南巡撫陳寶箴疏陳培元戰績，賜卹。

論曰：自湘軍水師興，而後得平寇要領。後又設淮揚、太湖兩水師，平吳及浙西賴其力。黃翼升、李朝斌當其任。其後設長江水師爲經制，翼升與李成謀迭相更代，爲東南重鎮。平浙東專在陸師，故水師僅有衢州一軍。劉培元亦彭、楊舊部，戰績可稱，用並列之。

清史稿卷四百十六

列傳二百三

程學啓 何安泰 鄭國魁 劉銘傳 張樹珊 弟樹屏 周盛波

周盛傳 潘鼎新 吳長慶

程學啓，字方忠，安徽桐城人。初陷賊中，陳玉成奇其勇，使佐葉芸來守安慶。咸豐十一年，率三百人自拔來歸。曾國荃使領一營，戰輒請先。安慶北門石壘三最堅，學啓力攻拔之，絕賊糧道。未幾，遂克安慶，學啓功最，擢游擊，賜花翎。從國荃克無爲、銅陵諸城，擢參將。

同治元年，李鴻章率淮軍規江蘇，請於曾國藩，以學啓隸麾下。瀕行，國藩勉之曰：「江南人譽張國樑不去口，汝好爲之，亦一國樑也！」三月，抵上海，立開字營，凡千人，最爲勁旅。屯虹橋，賊猝至，敗之。次日又至，擊退，追至七里堡，大破之，會諸軍克南鎮橋。五

月，從鴻章援松江，軍於泗涇，賊會陳炳文糾悍黨突營，分股繞攻上海，學啓營被圍，力禦，斃賊無算，仍不退。學啓開壁衝突，賊披靡，與諸軍夾攻，乃大潰。松江圍解，擢副將，賜號勃勇巴圖魯。進破賊於青浦東北，復其城。八月，賊會譚紹光由蘇州來犯，敗之七寶鎮，進戰北新涇，平其壘數十，以總兵記名。

九月，紹光復大舉窺上海，圍水陸各營於四江口，學啓會諸軍進擊，賊扼橋布陣。學啓陷陣，截斷賊隊，胸受礮傷，裹創疾鬪，賊卻走，未渡河者悉殲之。三路圍擊，殲斃落水者數萬，盡毀賊營，以總兵記名加提督銜，授江西南贛鎮總兵。自虹橋、泗涇、四江口三捷，皆以少擊衆，於是增軍至三千人。

二年，進規蘇州，偕鴻章弟鶴章及英將戈登克太倉，賊會蔡元隆詐降，擊殲之。鴻章令學啓總統諸軍，學啓曰：「崑山三面阻水，一面陸路達蘇州，先斷其陸，乃可克。」偕郭松林破蘇州，援賊於正儀鎮，遂克崑山，以提督記名，予一品封典。連拔花涇、同里，克吳江。賊憑太湖結寨，學啓扼飛虹橋，殲其酋徐尙友，乘勝破湖賊，悉平洞庭東山諸壘。

七月，直抵蘇州，婁門外永定橋駐軍。蘇州城大，四面阻水，寶帶橋爲太湖鎖鑰，賊死力爭拒，合水陸軍大破之，平其壘，親督軍扼守。李秀成自江寧率衆來援，大戰竟日，擊走之。城賊數萬復來爭，亦擊退。進破五龍橋賊壘，留營駐守，分兵破嘉、湖，援賊於百龍橋、八坼，

逐北至平望。

十月，李秀成糾李侍賢同踞無錫以爲援，爲劉銘傳、李鶴章所綴，學啓督戰益急，連破賊於蠡口、黃埭，攻破澹墅關及十里亭、虎丘賊壘，於是蘇州之圍遂合。賊自盤門至婁門連壘十餘里，號曰「長城」，亦悉破。秀成知不可爲，又江寧被圍急，遂以城守付其黨譚紹光，自出走。

賊會部雲官與副將鄭國魁舊識，密介通款，學啓與國魁及戈登單舸見雲官於洋澄湖，令斬紹光爲信。秀成行三日，紹光會諸會議事，雲官卽座上殺之，開齊門降。明日，學啓入城，賊會列名者八人，雲官外，曰伍貴文、汪安均、周文佳、范啓發、張大洲、汪懷武、汪有爲，皆歃血爲誓，然未薙髮，乞總兵副將官職，署其衆爲二十營，劃半城爲屯。學啓佯許，密請李鴻章誅之。鴻章謂殺降不祥，且堅他賊死拒心，未決。學啓曰：「今賊衆尙不下二十萬，多吾軍數倍，徒以戰敗畏死乞降，心故未服。分城而處，變在肘腋，何以善其後？」鴻章乃許之。次日，諸會出城謁鴻章，留宴軍中。酒半，健卒百餘挺矛入，刺八人皆死。學啓嚴陣入城，以雲官等首示衆曰：「八人反側，已伏誅矣。」賊黨驚擾，殺其悍者數百人，餘不問，分別遺留，皆帖服，蘇州平。乘勝偕李朝斌水師克平望，復嘉善。

三年春，進規嘉興，薄城下，破西門、北門賊壘七，分兵克秋涇、吳涇、合歡橋諸賊壘，逼

賊築礮臺。賊自盛澤、新塍來援，皆擊走之，圍攻卅月，毀賊礮臺二十餘。發地雷，裂城百丈，揮軍肉薄而登，忽中槍貫腦，踣而復起，部將劉士奇繼之，遂克嘉興。捷聞，詔嘉其身受重傷，攻拔堅城，命安心醫治，頒賞珍品。尋以創重卒於軍。李鴻章疏陳其兩年之間，復江、浙名城十數，克蘇州爲東南第一戰功。優詔賜卹，稱其謀勇兼優，贈太子太保，特遣員賜祭一壇，安慶、蘇州、嘉興建專祠，諡忠烈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又加恩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，併爲三等男爵。初學啓投誠時，妻子皆爲賊殺，以弟子建勳嗣，襲爵。

何安泰，安徽舒城人。少爲傭，陷賊，從學啓來歸，轉戰，無役不從。積功至記名總兵，加提督銜。從攻嘉興，履冰薄城，躍登中槍，死之，贈太子少保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嘉興人哀之，爲祠以祀。

鄭國魁，安徽合肥人。咸豐十年，兩江總督何桂清令募勇屯無錫高橋，桂清棄軍走，國魁從提督曾秉忠於上海。初李鴻章督師江蘇，檄領親兵水師後營，四江口、崑山、寶帶橋諸戰，功皆最，累擢至副將。蘇州既合圍，郜雲官與譚紹光不協，國魁遣人說之降，從程學啓會雲官，許雲官等二品武職，折箭誓不殺降，雲官如約獻城。國魁先往宣諭，次日，大軍始入。旣而雲官等駢誅，國魁涕泣不食，自謂負約，辭不居功，仍以總兵記名，賜號勅勇巴圖魯。從克嘉興、江陰、常州，予一品封典。同治五年，從剿東捻，駐防山東嶧縣。捻平，以提

督記名。光緒中，署天津鎮總兵。卒，附祀學啓專祠，蘇州士民思其功，建祠祀之。

劉銘傳，字省三，安徽合肥人。少有大志。咸豐四年，粵匪陷廬州，鄉團築堡自衛。其父惠世爲他堡豪者所辱，銘傳年十八，追數里殺之，自是爲諸團所推重。從官軍克六安，援壽州，獎敘千總。

同治元年，李鴻章募淮軍援江蘇，銘傳率練勇從至上海，號銘字營。招撫南匯降賊吳建瀛、劉玉林衆四千人，簡精銳隸其軍。賊由川沙來犯，擊敗之，連克奉賢、金山衛，累功擢參將，賜號驃勇巴圖魯。又破賊野雞墩、四江口，擢副將。常熟守賊以城降，被圍。二年春，銘傳會諸軍克福山，大破賊，解常熟圍，以總兵記名。進規江陰，楊庫爲沿江要衝，悍賊堅守，銘傳會黃翼升水師進攻，賊由無錫、江陰兩路來援，迭受創退。李秀成糾衆十餘萬分水陸復來援，銘傳力戰敗之。七月，乘勝攻江陰，擒斬二萬，克其城，以提督記名。尋復無錫，加頭品頂戴。是年冬，進攻常州，敗賊於奔牛鎮。賊目邵小雙降，令扼丹陽。援賊以輪舟至，犯奔牛，以掣圍城之師，奮擊，破三十餘壘，毀其舟。三年春，合圍，破闖而入，擒斬賊首陳坤書，克常州，賜黃馬褂。進屯句容，江寧尋下，餘黨擁洪福瑱踞廣德，會諸軍擊走之。

四年，曾國藩督師剿捻匪，主用淮軍。淮軍自程學啟歿後，銘傳爲諸將冠。調駐濟寧，尋分重兵爲四鎮。銘傳移駐周家口，迭破賊瓦店、南頓、扶溝，改爲移擊之師，擢直隸提督。援湖北，克黃陂，追賊至潁州，大敗之。銘傳建議平原追賊不能制其死命，乃築長隄，自河南至山東運河，驅賊沙河以南蹙之。工甫竣，豫軍防地爲賊所破，乃分軍追剿，破之於鉅野。捻酋張總愚竄陝西，任柱、賴文光留山東，自此分爲東西。

李鴻章代國藩督師，銘傳專剿東捻，東至鄆城，西至京山，大小數十戰。六年春，賊走尹隆河，與鮑超約期會擊。銘傳先期至，戰失利，部將唐殿魁死之。休屯信陽，整軍復進，追賊至山東。復議自運河至膠、萊，長圍困賊，杜其西趨。時兵、賊俱疲，朝命督戰益急，鴻章專倚銘傳。八月，解沭陽圍。戰贛榆，購降賊內應，槍斃任柱於陣，賊大潰。邀擊濰縣、壽光，薄之洋河、彌河之間，殲賊幾盡。賴文光走揚州就擒，東捻遂平。國藩、鴻章奏捷，論銘傳爲首功，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。以積勞致疾，乞假去軍。

七年春，張總愚突犯畿輔，急起銘傳赴援，以遲緩被譴責。及至東昌，會諸軍進剿鹽山、滄州、德平，仍用長圍策，蹙之運河東，縱橫合擊，殲賊殆盡，總愚走在平，陷水死。西捻平，錫封一等男爵。詔屯張秋，九月，命督辦陝西軍務。率唐定奎、滕學義、黃桂蘭等搜剿北山回匪，疏陳大勢，引病乞罷，歸里。

光緒六年，俄羅斯議還伊犁，有違言，急備邊。召銘傳至京，疏陳兵事，略謂：「練兵造器，固宜次第舉行，其機括則在鐵路。鐵路之利，不可殫述，於用兵尤爲急不可緩。中國幅員遼闊，防不勝防，鐵路一開，南北東西呼吸相通，無徵調倉皇之慮，無轉輸艱阻之虞，從此裁兵節餉，併成勁旅，一兵可得十兵之用。權操自上，不爲疆臣所牽制，立自強之基礎，杜外人之覬覦，胥在於此。」疏上，雖格未行，中國鐵路之興，實自銘傳發之。

十一年，法蘭西兵擾粵、閩，詔起銘傳，加巡撫銜，督臺灣軍務。條上海防武備十事，多被採行。抵臺灣未一月，法兵至，燬基隆礮臺，銘傳以無兵艦不能海戰，伺登陸，戰於山後，殲敵百餘人，斃其三酋，復基隆，而終不能守。扼滬尾，調江南兵艦，阻不得達。敵三犯滬尾，又犯月眉山，皆擊退，殲敵千餘，相持八閱月。十一年，和議成，法兵始退。初授福建巡撫，尋改臺灣爲行省，改臺灣巡撫。增改郡、廳、州、縣，改澎湖協爲鎮，檄將吏入山剿撫南、中、北三路，前後山生番，薙髮歸化。丈田清賦，溢舊額三十六萬兩有奇，增茶、鹽、金、煤、林木諸稅。始至，歲入九十餘萬，後增至三百萬。築礮臺，興造鐵路、電綫，防務差具。加太子少保。十六年，加兵部尚書銜，命幫辦海軍事務。屢因病陳請乞罷，久始允之。二十一年，朝鮮兵事起，屢召，以病未出。尋卒，詔念前功，贈太子太保，賜卹，建專祠，諡壯肅。

張樹珊，字海柯，安徽合肥人。咸豐三年，粵匪入安徽，樹珊與兄樹聲練鄉兵自衛，淮軍之興，自張氏始。五年，擊賊巢湖，率壯士數十人敗賊，擒斬賊目五人，進破巢縣賊營，敍外委。六年，復來安，隨官軍克無爲州，擢千總。又克潛山，至太湖，遇賊數萬，樹珊僅五百人，軍糧火藥皆盡。賊屯隄上，樹珊選死士緣隄下蛇行入賊中，大呼擊殺，賊驚潰。七年，敗捻首張洛行於官亭。粵匪方與捻相勾結，皖北幾無完區，獨合肥西鄉以團練築堡差安，時出境從剿賊。九年，克霍山。十年，兩解六安圍。十一年，赴援壽州，克三河，擢都司，賜花翎。

同治元年，從李鴻章赴上海，名其軍曰樹字營。李秀成犯上海，會諸軍夾擊走之。七月，會克青浦。賊圍北新涇，樹珊偕程學啓力戰旬餘，賊始遁，擢游擊。進克嘉定，賊大舉圍四江口，樹珊偪賊而營，會諸軍奮擊，連破二十餘壘，遂解圍，擢參將，賜號悍勇巴圖魯。是年冬，常熟及福山賊以城降，而福山賊復叛，圍常熟。二年正月，樹珊率軍航海抵福山西洋港，風潮作，飄舟近賊巢，潮退不得行。樹珊曰：「兵法危地則戰。」登岸結壘未就，賊大至，樹珊疾擣中堅，槍傷左肘不少卻，拔出諸營之被圍者，進解常熟之圍，擢副將。會諸軍進攻江陰，樹珊扼南門，斷賊去路，城復，賊無得脫者，以總兵記名。進攻無錫，悍酋陳坤

書、李世賢方以十萬衆圍大橋角，樹珊助剿，火賊輪船二、礮船十，殲斃甚衆，解其圍。李秀成復率衆數萬至，連營數十里，樹珊與諸軍夾擊，賊大潰。會蘇州已下，秀成率死黨入太湖，結常州賊，水陸分進，援無錫；時銘傳專擊外援賊，樹珊與諸軍合圍，十一月，拔之，以提督記名。偕兄樹聲及劉銘傳進攻常州，三年四月，克之，予一品封典，授廣西右江鎮總兵。

四年，會國藩督師剿捻，駐徐州，以樹珊所部爲親軍，令援山東，破賊於魚臺。議設四鎮，陳州之周家口爲最要，初以劉銘傳駐之，既改銘傳爲游擊之師，乃令樹珊移駐。五年三月，擊賊沙河，賊竄撲周家口，回軍夾擊敗之。五月，又敗賊於沙河東，樹珊以賊騎飄忽靡常，恥株守，請改爲游擊之師。九月，馳解許州之圍。十月，逐賊山東境，連敗之豐南、定陶、曹縣。十一月，回軍周家口。賊竄湖北，偕總兵周盛波追剿。會郭松林敗績於白口，賊燄愈熾，樹珊自黃岡追至棗陽，賊竄黃州、德安，樹珊馳援。諸將皆言賊悍且衆，宜持重，樹珊率親軍二百人窮追，抵新家牖。賊橫走抄官軍後，樹珊力戰陷陣，至夜半，馬立積屍中不能行，下馬鬪而死。後隊據鄉莊發槍礮拒賊，賊亦尋退，全軍未敗。事聞，詔惜其忠勇，從優議卹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建專祠，諡勇烈。七年，捻平，加贈太子少保。

弟樹屏，從諸兄治團練，積勞至千總。從樹珊至江蘇，轉戰松江、蘇州、常州，屢有功，

累擢副將。從剿捻匪，迭破賊於豐縣、沛縣、魚臺。及樹珊戰歿德安，樹屏分領樹字三營駐周家口。東捻平，論功以提督記名，賜號額騰額巴圖魯。

同治六年，山西巡撫李宗羲奏調，令募新軍六營分駐大寧、吉州、壺口防回匪。十二年，兼統水陸駐河津，分防歸化、包頭。光緒二年，甘肅流賊犯河套後山，督軍追擊，連敗之，擒其渠曹洪照。事平，加頭品頂戴。四年，授太原鎮總兵，值旱災，樹屏捐運賑糧，出軍食之餘平糶濟饑民。六年，移防包頭。九年，調大同鎮。十三年，因傷病乞罷，十七年，卒，以前勞賜卹。

周盛波，字海齡，安徽合肥人。咸豐三年，粵匪陷安慶，皖北土匪紛起，盛波兄弟六人，團練鄉勇保衛鄉里，屢出殺賊。兄盛華及弟三人皆死事，惟存盛波與弟盛傳，以勇名。陳玉成、陳得才等屢擾境，盛波等以練丁二千隨方迎敵，相持數年，遂越境出剿近縣，餉械皆所自備，累獎守備。

同治元年，李鴻章募淮軍援江蘇，令盛波就所部選募成軍，曰盛字營。從至上海，破賊於北新涇，擢游擊。又大破賊於四江口，賜號卓勇巴圖魯。二年，克太倉，進崑山，扼雙鳳橋，復縣城。破麥市橋賊壘，擢副將。進攻江陰，擊敗援賊。會克縣城，以總兵記名。會攻

無錫，燬賊船百餘，破惠山石卡，擒賊曾黃子隆，以提督記名，予一品封典。三年，合圍常州，盛波由小南門攻入。賊首就擒，以總兵儘先題奏。時江寧已復，餘黨黃文英走踞廣德，盛波追之至橫山，文英遁走。城賊拒戰，敗之，復廣德，進至寧國境而還，賜黃馬褂。

四年，從曾國藩剿捻匪。張總愚圍雒河集，盛波赴援，循渦河岸破賊。英翰軍突圍夾擊，圍始解。授甘肅涼州鎮總兵，敗捻匪於寧陵。五年，拔荷澤游莊寨、方埠賊巢，被珍寶、牛洛紅竄亳州，截擊於白龍王廟，大破之。是年冬，追賊雲夢，連敗之於兩河口、沙河、胡家店。六年，躡追任柱至信陽，與弟盛傳分路蹙之台子、畝山中，賊舍騎四竄，追及談家河，擒賊目汪老魁等。賴文光來援，復擊敗之。九月，破沈陽程寨賊，又敗之於石榴寨、高家寨，追至海州阿胡鎮，殲悍黨趙天福，東捻尋平。

七年，西捻張總愚竄畿輔，盛波追至陵縣土橋，馬步合擊，賊潰走。五月，盛波駐毛家莊，賊由吳橋來犯，設伏痛擊，斬級數千。襲賊於楊丁莊，陣斬總愚之姪張三彪。六月，會擊於荏平，總愚走死。西捻平，晉號福齡阿巴圖魯。

軍事定，以母老陳請回籍終養，尋以前年所部攻破河南唐縣民寨，慘斃多命，爲巡撫李鶴年所劾，褫職，交李鴻章按治，以盛波身在前敵，免其科罪。九年，鴻章疏陳盛波功多，復原官。光緒十年，命在淮北選募精壯十營赴天津備防，責司訓練。丁母憂，奏，許弟盛傳

回籍治喪，盛波仍留營。盛傳尋卒，所遺湖南提督卽以盛波代署，疏辭，不允。服闋，實授。十四年，卒。

李鴻章疏陳戰績，謂其治軍嚴而不苟，人樂爲用。善察地勢，審賊情，部曲經其指授，輒有家法。防海以來，所部爲淮軍最大之軍，諸軍勛望無出其右。詔優卹，建專祠，諡剛敏。

周盛傳，字薪如，盛波之弟。盛傳偕諸兄集丁壯團練。咸豐三年，粵匪擾合肥，率百餘人擊敗之，擒賊目馬千祿。五年，兄盛華陣亡，盛傳與盛波分領團衆，防戰數有功，獎敘把總。十一年，赴援壽州，擢千總。

同治元年，盛波從李鴻章援江蘇，盛傳充親兵營哨官，從克嘉定及戰四江口，累擢游擊。二年，回籍增募勇丁，會攻太倉，賊酋蔡元隆詐降，設伏狙擊官軍，盛傳獨嚴備，不爲所挫。越數日，偕諸軍一鼓克之，駐軍雙鳳鎮，爲賊所圍，連戰三晝夜，破之，克崑山，賜號勳勇巴圖魯。攻江陰，毀東門賊營，城復，擢參將。迭戰東亭鎮、興隆橋、鴨城橋、西倉，遂克無錫，功尤多，超擢以總兵記名。進攻常州，三年，進逼郡城南門，賊突出拒，盛傳且戰且築營，賊屢抄後路，皆擊退。登石橋督戰，橋斷墮水，又受礮傷，絕而復甦。越數日，裹創會

攻，攀城先登。克常州，詔以總兵遇缺先行題奏，加提督銜。以撫標親兵三營改爲傳字營，盛傳始獨領一軍，移防溧陽。尋會銘軍克廣德州。

四年，調剿捻匪，偕兄盛波援雒河集，自睢寧、宿州轉戰而前。將至，捻會任柱以馬隊突犯，盛傳堅陣不動，出奇兵抄賊後，賊始卻，會諸軍夾擊，賊潰走，以提督記名。移防歸德。五年春，迭敗賊於考城、鉅野、城武、荷澤，詔嘉盛傳兄弟苦戰，同被珍賚。五月，偕盛波破牛洛紅於亳州，洛紅被創夜遁，道死。追賊扶溝、鄆陵、許州，扼防周家口。時以長圍困賊，盛傳築賈魯河長牆，檄調爲游擊之師，解柘城、羅山圍。六年，授廣西右江鎮總兵，偕盛波蹙賊信陽譚家河，斬馘逾萬。追賊入山東，至江北海州，捻匪大衰。是年冬，任柱、賴文光均就殲。

七年春，偕盛波渡河會剿張總愚，敗賊於山東、直隸之間，守運河長牆。盛傳伏炸礮於吳橋毛家莊，合馬步逼賊入伏，礮發，賊屍蔽野。既而在平合圍，總愚走死，賜黃馬褂。盛波乞假養親，盛傳代統全軍，從李鴻章移師湖北。

九年，從鴻章赴陝西剿回匪，賊踞宜川山中，督軍進剿，破之於河兒川、孔巖寨，分兵於宜、洛、鄜、延之間，以遠勢兜圍，先後擒賊會馬志龍、戴得勝，北山悉平。

是年秋，鴻章移督直隸，疏調盛傳率所部屯衛畿輔。十年，移屯青縣馬廠。十二年，興

修大沽北塘礮臺，築內外土城各一，大礮臺三，環置小礮七十有一。兵房、藥庫、倉廩、義塾及城外溝、河、橋、牐悉備，以所部任其役，捐盛軍欠餉以濟工費。十三年九月，工竣，詔遇提督缺出先行簡放。

時鴻章奉敕興復京畿水利，盛傳任津沽屯田事，履勘天津東南縱橫百餘里，沮洳蕪廢，議疏濬、濬河渠，引淡滌鹹，以變斥鹵。光緒二年，調天津鎮，移屯興工，開南運減河，自斬官屯抵大沽海口，減河兩岸各開支河一、橫河六，溝澮河渠悉如法。建橋牐五十餘處，備蓄洩，使淡水鹹水不相滲混，成稻田六萬餘畝。濱河斥鹵地沾水利，可墾以億計。至六年工竣。

八年，擢湖南提督，仍留鎮訓練士卒，悉用西法，著操槍章程十二篇，軍中以爲法式。十年，丁母憂，命改署理，予假回籍治喪。盛傳事親孝，未幾，以哀毀傷發卒，詔優卹，諡武壯，建專祠。

潘鼎新，字琴軒，安徽廬江人。道光二十九年舉人，議敘知縣。咸豐七年，投効安徽軍營，從克霍山，擢同知。十一年，父璞領鄉團助剿，被執不屈死。鼎新誓殺賊復仇，請分兵攻三河鎮，克之，負父骸歸。曾國藩聞而壯之，時方創淮軍，令募勇立鼎字營。

同治元年，從李鴻章援上海，連克奉賢、川沙、南匯，以知府用。克金山，又破賊虹橋，擢道員。二年，攻福山鎮，鼎新以開花礮炸賊壘，克之，解常熟圍，授江蘇常鎮通海道，以父喪未除，改署任。連破賊於楓涇及嘉善、西塘，加按察使銜。克平湖、乍浦、海鹽，獲賊銀三十餘萬兩充餉。破賊於鹽城、沈蕩、新豐。三年，會克嘉興，戰吳淞、南潯，會攻湖州，賊拒守晟舍，攻兩晝夜，傷脅，破昇山九壘，奪三里橋，直抵城下，克湖州，加布政使銜，賜號敢勇巴圖魯。蘇、浙既定，賜黃馬褂，駐屯松江。

四年，僧格林沁戰歿，捻匪益熾，畿輔震動，詔徵勁旅入衛，李鴻章遣鼎新率礮隊航海赴天津。尋命所部十一營移駐濟寧，擢山東按察使。擊敗捻首賴文光於豐縣陳家莊，又追敗之於沛縣、魚臺、定陶。五年，敗賊於鉅野，解鄆城圍。築運河沿岸長牆，開黑風口淤河，引泗水灌之。賊屢敗於西華、太康，竄至油坊岡，鼎新夾擊，殪其酋。又追賊鄆城、荷澤、曹縣、東明，竄入河南境，追擊於杞縣柿園、嘉祥臥龍山。六年，遷山東布政使。築新河、濰河長牆，會諸軍守之。賊由東軍汛地偷渡濰河，衝出南竄，都司董金勝率馬隊尾追，敗之莒州、沭陽。鼎新追至海州石榴橋，據山下擊，時賊尚五六萬，連戰於馬陵山、臥龍寨，賊張兩翼來犯，鼎新爲圓陣，賊不能撼，伺懈突擊，斬馘甚衆。追敗之剡城柴戶店、海州上莊，斬級千餘，殪賊目楊天燕、陳天福，其酋李宗世等乞降，加頭品頂戴。捻首任柱、賴文光先後就

殲擒。

七年，馳援畿輔，鼎新至饒陽，賊趨保定，繞其前迎擊，敗之。尋破賊於滄州郭橋、柳橋，殪其酋羅六。又戰高唐、吳橋，於捷地開減河，築長牆，抵東昌。迭蹙賊於德平、陽信、商河，與諸軍合擊。西捻平，予雲騎尉世職，晉一等輕車都尉。

尋命從左宗棠剿回匪，鼎新請開缺省親。九年，丁母憂。服闋，李鴻章奏留辦天津海防。十三年，授雲南布政使。光緒二年，就擢巡撫，與總督劉長佑不合，三年，命來京另候簡用，乞假歸。五年，召天津隨辦防務，七年，回籍。

十年，法越兵事起，起署湖南巡撫，調授廣西巡撫。時徐延旭出關兵挫，故以鼎新代之，命按治提督黃桂蘭等失律罪，讞擬輕縱，嚴旨斥責。命督軍進諒山，扼屯梅谷、松堅牢諸隘，鼎新奏請諸軍歸雲貴總督岑毓英節制，自爲之副，不允。又私謂終歸和局，以節餉爲主，不得士心。初戰船頭、紙作社，奏捷。十二月，法兵大舉來犯，諒山陷，師退，自請治罪，詔帶罪立功。十一年正月，鎮南關失守，總兵楊玉科戰死，喪提督劉恩河以次十餘員。鼎新傷肘墜馬，倉皇失措，退至龍州，詔奪職。法兵由芘封窺龍州，賴馮子材、蘇元春、王德榜諸軍力戰，大破之，復鎮南關，追躡連捷，克諒山。和議旋成，鼎新乃解任回籍。十四年，卒於家。李鴻章疏陳前功，乞恩復原官。

吳長慶，字筱軒，安徽廬江人。父廷香，在籍治團練，咸豐四年，殉寇難，卹予雲騎尉世職，見忠義傳。長慶襲世職，繼父領鄉團，先後從官軍克廬江、舒城，擢守備。十一年，會攻克三河。淮軍始創，領五百人，曰慶字營。

同治元年，從李鴻章至上海，破賊於虹橋，克奉賢、南匯、川沙，又破寶山竄賊，超擢游擊。二年，回籍募勇，會李秀成糾衆圍廬江，長慶登陴固守，出擊賊，走之。事定，率新募五營赴上海，進攻楓涇、西塘，克之，毀千窯賊巢，擢副將。規嘉善，破張涇匯賊壘。三年，會攻嘉興，左臂中槍，督士卒緣城上，克之，以總兵記名，賜號力勇巴圖魯。自是分兵援浙、閩，迭克郡縣。五年，追敍以提督總兵儘先題奏。

七年，從李鴻章剿捻匪，轉戰河南內黃、滑、濬，山東臨邑、德州，直隸寧津。捻平，賜黃馬褂，晉號瑚敦巴圖魯。調防江北，駐軍徐州。八年，鼎軍譁變，長慶扼截，斬其倡亂者，衆懼服，分別資遣數千人，旬日而定。事聞，予議敘。九年，移駐揚州，丁母憂，予百日假，仍留軍濬鹽河，興水利。尋復移屯江浦、江陰。十三年，增募四營築江陰、江寧礮臺。光緒元年，授直隸正定鎮總兵，仍留防江南。六合鄉民因漕重聚衆譁署，長慶馳至諭散，爲請奏減漕額。寧國教民白會清不法，激變，燬教堂，構訟。建平人何渚被枉，長慶往按得實，爲白

於總督沈葆楨，平反之。率士卒濬江浦、黑水河、四泉河、玉帶河，兩年始畢工。六年，擢浙江提督。尋調廣東水師提督，未之任，會法越軍事起，命幫辦山東軍務，四鎮皆歸節制，率所部屯登州。

八年，朝鮮內亂，禁軍犯王宮，殺大臣，王妃失蹤，燔日本使館，日本且發兵。命長慶率兵艦三往按治，先日兵至。廉知事由朝鮮王父大院君李昰應所主，至則是應尙踞王宮，來謁，留語及暮，遣隊擁赴海口，命兵艦致之天津，次日擊散亂黨，迎復王妃。日本初欲藉故多所要挾，見事已定，氣爲之沮。詔嘉其功，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，遂留鎮漢城。長慶在朝鮮兩年，修治道塗，救災卹民，示以恩信，國人感之。

十年，命移防金州，尋卒。詔優卹，建專祠，諡武壯，予其次子保初主事。保初後官刑部，上書言時政，辭職歸。

長慶好讀書，愛士，時稱儒將。保初亦文雅，有父風。

論曰：李鴻章創立淮軍，一時人材蔚起，程學啓實爲之魁，功成身殞，開軍遂微。銘軍最稱勁旅，樹軍、盛軍、鼎軍亦各驂斬。粵寇平而捻匪熾，曾國藩欲全湘軍末路，主專用淮軍，平捻多賴其力。其後北洋籌防，全倚淮軍，而以盛軍爲之中堅。劉銘傳才氣無雙，不居

人下，故易退難進。守臺治臺，自有建樹。二張、二周，治軍皆有家法。潘鼎新防邊失律，不保令名。吳長慶戰績雖亞諸人，朝鮮定亂，能弭大變。及甲午邊釁起，宿將彫零，衛汝貴、葉志超等庸才僨事，爲全軍之玷。後起僅一聶士成，庚子殉難，淮軍遂燬。四十年中，盛衰得失，於此見焉。

清史稿卷四百十七

列傳二百四

都興阿 弟西凌阿 福興 富明阿 舒保 伊興額 滕家勝 關保

都興阿，字直夫，郭貝爾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內大臣阿那保孫。父博多歡，正黃旗蒙古都統。都興阿由廕生授三等侍衛，晉二等。咸豐三年，從僧格林沁赴天津剿粵匪，破之於杜家嘴，擢頭等侍衛。四年，克獨流，追賊阜城，破運河濱賊壘。五年，克連鎮，賊首林鳳祥就擒，加副都統銜、乾清門行走。尋授京口副都統。

弟西凌阿督師湖北，都興阿率馬隊往助剿，復德安，從總督官文進規武漢。時官文軍北岸，趨漢陽，巡撫胡林翼軍南岸，攻武昌。都興阿率騎兵護水師，敗賊沙口，薄漢陽西門。六年，賊由金鋪山上竄，都興阿揮步隊迎擊，分馬隊抄其後，斬馘甚衆，焚團風鎮屯糧，斬其酋。林翼燔漢陽城外賊艇，賊登岸遁，都興阿以馬隊遮殲之，擢江寧將軍。襄樊土匪方熾，

都興阿馳援襄陽，解其圍。進圍武昌，賊糧盡援絕，棄城遁，復武昌、漢陽，乘勝克黃州、興國、大冶、蘄水、蘄州、廣濟、黃梅諸城，賜號霍欽巴圖魯。

大軍進規九江，南路李續賓主之，北路都興阿主之。七年，賊由太湖竄窺黃梅，都興阿空城誘之，盡殲騎賊千餘，其由獨山鎮來襲者，馬步合擊，擒斬數千。進攻小池口，令多隆阿等破段窰、楓樹坳、獨山鎮賊巢。陳玉成大舉麇至，都興阿令多隆阿出黃梅，鮑超屯孔壠，自督馬步攻渡河橋，平二十餘壘，俘斬數千。會合楊岳斌、李續賓水陸軍攻童司牌，盡平賊壘。進克黃蠟山，先後殲賊萬餘，玉成遁走。詔都興阿幫辦官文軍務。攻小池口，燔其城，遂會克湖口，破賊彭澤，下望江、東流。八年，會克九江，被優敘。復黃安、麻城，分軍破賊彌陀鎮、南陽河，復太湖，偕李續賓軍會攻石牌，克之，授荊州將軍。會水師進規安慶，奪集賢關，薄安慶北門，破賊壘環攻。而李續賓戰歿三河，桐城、舒城再失，都興阿率軍退保宿松。多隆阿偕鮑超大破賊於花涼亭，楚師復振。

九年，會國藩奏請於安徽上游北岸添馬步三萬人，以都興阿領其軍，會病足，薦多隆阿自代，詔赴荊州本任。十年，江南大營潰，上命都興阿帥馬步援江北，而以會國藩總督兩江。時英法聯軍犯京師，都興阿備北援，馳抵壽州。和議成，命赴揚州督辦江北軍務。十一年，令總兵吳全美率師船攻和州江下關，毀賊壘，破內江口賊船。

都興阿樂用楚軍，胡林翼分其軍以畀國藩，揚州兵單，留徐州鎮總兵詹啓綸從剿，令提督黃開榜焚三河賊船。賊由儀徵犯揚州，都興阿遣總兵王萬清防湖西，自率三百騎出覘賊，賊衆萬餘，列陣待。都興阿令騎皆下，自席地坐，賊疑有伏，不敢逼，後軍至，奮擊破之。賊又糾蘇州、句容悍黨分犯瓜洲、鎮江，都興阿乘其壘未成，令營總杜嘎爾率馬步軍衝擊，自督隊繼之，賊大潰。詹啓綸乘勢踏毀甘泉山賊壘，鎮江圍解。

調江寧將軍，仍駐揚州督江北軍，文武悉聽調度。令副都統海全等破後石橋賊營，賊由常州窺鎮江，總兵黃彬統水師擊敗之。都興阿馳抵天長城下，平其壘卡，賊酋龔長春遁走，沿途截殺殆盡。黃彬等破賊船小河口、太平港，平瓜埠賊巢，尋會江南提督李世忠收降六合、天長二城。同治元年，江浦、浦口復陷，賊進犯揚州，北營甘泉山，南互樸樹灣，都興阿親督諸軍連擊，敗走之。

時上游諸軍連克沿江要隘，進薄江寧，都興阿令總兵李起高駛至浦口，襲攻觀音門、燕子磯爲聲援，曾國荃大營爲援賊所圍，遣副將楊心純率二千五百人赴援，入壕助守，又令黃彬率水師援九洑洲。二年，賊謀入裏下河，都興阿遏之不得逞，別遣副將梁正源會江南軍焚中關、下關賊舟，李起高會收江陰。

三年，江寧合圍，江北無警，而陝、甘回亂益熾，詔都興阿赴綏遠城督防。時甘肅寧夏

漢城陷於賊，滿城待援，召都興阿入覲，調西安將軍，督辦甘肅軍務，署陝甘總督。江寧克復，論功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六月，都興阿至定邊，奏言回會馬化隆起靈州金積堡，占踞城堡，蔓延千里。定邊距離尙遠，宜進兵花馬池，三路合攻，方期得力。令杜嘎爾等由草地繞石嘴山渡河，攻克姜家村、紅柳溝賊巢，追至寶豐，賊三路出撲，擊敗之，復寶豐，解平羅圍。軍進渠公堡，都興阿慮深入無繼，奏調荊州將軍穆圖善會剿。賊首馬叱咤踞通成堡，突出戰，爲杜嘎爾等所敗，退踞清水堡。都興阿移營進逼，絕其糧道，攻克之。進金貴堡、王格莊，去寧夏城二十里，敗西路援賊。城賊抄官軍後，都興阿督諸軍迎擊，賊大潰。四年，列陣城東誘賊出，擊敗之，拔南路賊圩。鹽池、固原竄匪踞安化元城鎮，窺寧條梁糧路，都興阿遣軍分防花馬池、定邊、寧條梁，而靖遠南山賊焚堡據壩修堰，將決渠困官軍，乃移屯城東南。賊又踞隄築壘斷水道，並擊退，不得逞。都興阿親督隊敗賊於金貴堡，分軍屯定邊、花馬池，賊由固原趨平羅、寶豐，截擊於金貴堡，敗之。杜嘎爾擊賊於磴口，斃其酋馬生顏，花馬池、定邊兩路同捷，賊首孫義和。寧夏賊勢漸蹙，詭辭乞撫，計緩兵，而潛決西河水灌官軍。都興阿拒其降，益修戰備，進解滿城圍，克城東賊圩，敗之西門橋，分軍擊走大水坑、吳中堡踞賊，斬回會馬有富，軍威頗振。

會奉天馬賊猖獗，調都興阿盛京將軍移剿，而以穆圖善代之。穆圖善主撫，寧夏賊尋降，納礮械縛渠以獻。五年，穆圖善劾都興阿受降入城，仍戮回酋章保立，部下殺掠。詔斥都興阿剿撫無定見，下議褫職，改留任。都興阿至奉天，馬賊漸平，奏定緝捕章程，搜剿餘匪，尋定。

七年，西捻張總愚竄畿輔，李鴻章、左宗棠率兵入衛，賊流竄直隸、河南、山東，數月未定。詔召都興阿入京，管理神機營，授欽差大臣，以副都統春壽，提督張曜、宋慶，侍衛陳國瑞四軍隸之，列名在鴻章、宗棠上。視師天津，捻匪尋蕩平，仍回本任。光緒元年，卒於官，賜卹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清愨。奉天士民請與大學士文祥、將軍崇實合建三賢祠，揚州亦請與將軍富明阿合祠。

西凌阿，都興阿弟。由拜唐阿授侍衛。道光中，從揚威將軍奕經援浙江，迭晉頭等侍衛，累擢察哈爾都統。咸豐三年，率黑龍江騎兵從琦善防浦口，因不能阻粵匪北竄，褫職留營，責令追賊。偕將軍托明阿等馳解開封圍，又敗之汜水。賊渡河圍懷慶，援軍會集，西凌阿戰最力，圍解，復原官。追賊，迭戰王屋、邵原、平陽、洪洞，由山西入直隸，命幫辦勝保軍務。至靜海，賊蹤始定，會軍圍攻。四年春，賊走阜城，西凌阿追至後康莊，破之。從僧格林沁連破城外賊屯，賊走踞東光、連鎮，攻戰數月，西凌阿常爲軍鋒，五年正月，克之，擒賊

首林鳳祥，予二等輕車都尉世職，賜號伊精阿巴圖魯。又從僧格林沁克馮官屯，俘李開芳，錫封三等男爵，授欽差大臣，督辦湖北軍務。初至隨州，戰不利，命其兄都興阿往助，尋褫職，以官文代督師。從復德安府城，復原官，留駐以固北防。

六年，僧格林沁薦之，率馬隊赴河南剿捻匪。七年，復以屢挫，褫職留任，破張洛行白龍王廟老巢，復之。八年，命駐防山海關。十年，授鑲藍旗蒙古都統，從僧格林沁赴山東剿捻匪，尋命幫辦軍務。十一年，戰荷澤失利，下部嚴議。破賊於東昌，焚賊巢，克七級鎮，進克張秋。又破曹州紅川口匪圩，進敗賊於劉家橋、大張寺。同治元年，以腿疾回京，授鑲藍旗漢軍都統。五年，卒，賜卹，諡勇毅。

福興，穆爾察氏，滿洲正白旗人，都統穆克登布曾孫。以一品廕生授三等待衛，出爲直隸懷安路都司，累擢督標中軍副將。咸豐元年，擢廣東高州鎮總兵。二年，平羅鏡匪凌十八及鬱林、博白土匪，賜號剛安巴圖魯，擢廣西提督。命援湖南，偕向榮分路追賊湖北，以遷延，奪職留營。三年，從援江寧，屯朝陽門外，屢擊賊，予三品頂戴，充翼長。偕提督鄧紹良破賊東壩，復高淳，會克太平，回軍江寧，迭擊賊於高橋門、上方橋、通濟門、雨花臺，晉二品頂戴，署江寧將軍。母憂，奪情留軍。

六年，授西安將軍，幫辦向榮軍務。偕張國樑援鎮江，敗賊丁卯橋。江寧大營潰，向榮

退保丹陽，上切責諸將，福興革職留任。榮病卒，命偕張國樑同任防剿。上聞福興與國樑不和，諭怡良察之，遂命福興赴江西會辦軍務。七年，復樂平，攻東鄉、金谿。石達開自安慶竄浮梁、樂平，圍貴溪。八年正月，福興至弋陽，賊來犯，福興兵少，多爲疑兵，賊不敢逼，擊走之，竄浙江，福興進屯衢州東關，賊迭來撲，皆擊退。回駐玉山，防賊復竄廣信。尋又赴衢州，攻東關賊營。福興右腿受傷，尋以傷重乞假，召回京。十一年，署鑲紅旗漢軍都統。同治四年，從尙書文祥會剿奉天馬賊，戰大凌河、北井子，擒斬甚衆。進援吉林，迭破賊於張登、望城岡，署盛京將軍。五年，擒賊首馬僂仔於黃旗堡，誅之。事平，凱旋，授察哈爾都統，調綏遠城將軍。六年，以舊傷發乞休，光緒四年，卒，賜卹，諡莊愨。

富明阿，字治安，袁氏，漢軍正白旗人，明兵部尙書崇煥裔孫。崇煥冤死，家流寓汝寧，有子文弼，從軍有功，編入寧古塔漢軍。五傳至富明阿，以馬甲從征喀什噶爾，授驍騎校，洊升參領。

咸豐三年，從欽差大臣琦善軍揚州，戰於洞清鋪，受槍傷，裹創奮鬪，斬馘數十，擢協領，特賜玉牒。四年，破賊瓜洲，賜花翎，管帶寧古塔兵。五年，戰虹橋，戒所部距賊二十步始發矢，射斃賊酋，分兩翼搜伏賊，賊潰走，加副都統銜。六年，署寧古塔副都統，迭敗賊

於徐家集、硯臺山。攻瓜洲，又率隊及六合練勇攻江浦，敗賊於十里橋，賜號車齊博巴圖魯。又敗賊於樸樹灣、土橋、五新橋。七年，會攻瓜洲，連敗賊富家井、白廟，以副都統記名。是年冬，克瓜洲，詔以副都統儘先題奏。充江北軍翼長，進攻江浦。八年春，迭破援賊，復其城。進屯六合，攻滁州，克來安，加頭品頂戴。八月，德興阿兵敗浦口，富明阿馳援失利，傷亡幾半。退儀徵，收集散卒，復成軍，扼萬福橋，破賊於運河東，授寧古塔副都統。偕張國樑克揚州、儀徵，又破賊於冶鋪橋。

九年，德興阿以失律罷黜，江北軍不置統帥，命歸和春節制，別選謀勇可當一面者，和春以富明阿薦，詔幫辦和春軍務。時六合、浦口皆未復，富明阿督軍進攻，迭戰百龍廟、李家營及六合城外。既而賊數萬撲營，分股繞襲後路，遂大挫。富明阿身被十二創，詔許開缺回旗醫治，傷已成殘，命以原品休致，食全俸。十一年，召至京，命訓練京營。

同治元年，授正紅旗漢軍都統，管理神機營。尋命赴揚州幫辦都興阿軍務。江北裏下河十餘縣未被賊擾，鹽場之利如故，偕都興阿疏請運鹽濟餉，軍用得給。長江下游南北岸要口四十餘處，排樁駐船，分撥水師扼要駐防，疏陳部署情形，詔特嘉其諳悉地勢。賊屢糾捻匪窺伺江北，迭擊走之。分軍渡江助馮子材守鎮江。是年秋，親率精銳援臨淮，會僧格林沁剿苗沛霖，詔幫辦軍務，令部將詹啓綸、克蒙額會陳國瑞等進攻，連破賊，沛霖伏誅。

傷發，請假就醫清淮，疏陳皖北圩練之弊，詔下僧格林沁、曾國藩議加整頓。

三年春，都興阿赴陝、甘剿回，詔促富明阿回揚州坐鎮，署江寧將軍，尋實授。遣詹啓綸率兵渡江助剿，克丹陽，賜黃馬褂。江寧克復，予騎都尉世職，仍督所部水陸諸軍留防江北。於是裁撤紅單船，由提督吳全美率回廣東，酌裁陸軍數千。疏言：「江寧駐防，亂後僅存男婦六百餘人，現設官二十七員，兵二百五十八名，稍存營制。京口駐防，尙存四千餘人，官兵挑補足額，俸餉不能全支，房屋均已焚毀。請飭撥餉修蓋房屋，使有依歸。」從之。

四年，因腿傷未痊，請開缺，予假赴京醫治，許坐肩輿，至京，仍命管理神機營。傷病久不愈，詔允回旗。五年，起授吉林將軍，督剿馬賊。力疾進搜山險，遣將分捕，數月肅清。招撫金匪，開闢閒田至數萬頃。不及十年，遂開建郡縣焉。在任四年，復以傷病陳情乞罷，允之，仍在家食全俸。光緒八年，卒，優卹，諡威勤。吉林、揚州請建祠。

子壽山，官至黑龍江將軍，光緒中，俄羅斯犯邊，殉難；永山，官三等侍衛，亦於鳳皇城拒日本，力戰死事，皆自有傳。

舒保，字輔廷，舒穆魯氏，滿洲正黃旗人。由護軍累擢護軍參領。咸豐四年，從僧格林沁剿粵匪，攻圍連鎮，賊乘大風出竄，舒保截殲之。五年，竄踞馮官屯，引水灌之，功最，

賊渠俘獲，加副都統銜。荊州將軍綿洵奏調赴湖北，率馬隊破賊德安。六年，迭破黃州李先集、團風賊壘。胡林翼之圍武昌也，官文令舒保率馬隊三百渡江助戰。城賊、援賊分八路來犯，舒保以勁騎馳突，賊大奔。平魯家港賊壘，又敗之沙子嶺、小龜山、雙鳳山。旬日之間，大小二十八戰，胡林翼奏稱舒保馬隊之力特多，賜號倭什洪額巴圖魯。偕知府唐訓方合剿襄陽土匪，迭敗之黃龍橋、余山店，解襄陽圍。克樊城、老河口賊巢，復光化、房、竹山三城。雪夜擒匪首高二張家集，誅之，襄陽平。餘匪遁入河南境，陷內鄉，七年，舒保躡至，會豫軍殲之。

八年，授鑲黃旗漢軍副都統。舒保方駐防商城，而賊由六安進犯湖北，陷麻城，急回軍趨黃州。南勇敢於望天畷，爲賊追逼，舒保迎擊，戰一晝夜，賊始退。又偕李續宜破諸蘄水。

時欽差大臣勝保援固始，兵未利，而商城又告警。勝保嚴檄舒保助剿，胡林翼疏言：「舒保樸訥忠勇，在楚有年，洪山之戰，襄陽之役，蘄、黃之捷，實能爲人所難爲，從無就易避難之意。今以特簡二品大員，勝保乃嚴札驅迫，加以苛辭。師克在和，古有明訓。束縛馳驟，必誤戎機。挾權任術，馭不肖之將，或可取快一時，若忠良之士，不煩督率而自奮也。臣謂舒保一軍，應審楚、豫各路賊勢，相機進剿，毋庸強歸鄰省節制調遣。」上命舒保仍回羅

田、麻城剿賊。

固始圍解，陳玉成復犯湖北，舒保偕續宜破之麻城。李續賓既克九江，會師攻黃安，下之。既而續賓戰歿三河，楚邊大震，舒保以所部四百騎自武昌東下。林翼次黃州，增舒保軍千人，以新補西丹游牧蘄水、上巴河，而令率舊部赴太湖，爲多隆阿聲援。會別賊又陷德安、黃州、孝感諸府縣，將軍都興阿檄調舒保未至，奏劾其觀望，下部議。十一年，偕道員金國琛會攻德安，先克孝感，復會水陸軍圍攻德安，克之，加都統銜。

同治元年，授護軍統領。粵、捻諸匪分兩路竄湖北，總兵穆正春擊其西路，舒保擊其東路，連敗之於黃陂、廣濟、應山，賊竄回豫境，賜黃馬褂。賊復回應山，撲孝感城，舒保啓南門奮擊，賊已卻，突別賊數千潛由北城入，副都統德克登額、署知縣韓體震等死之。舒保還戰城中，賊復敗逸，追殺三十餘里。二年，賊由應城圍襲漢口，爲官軍所卻。轉撲孝感，舒保迭戰李家灣、倉子埠，陣斬老捻千餘，遂引去，被珍賚。三年，擊捻匪於德安西，追抵壽山，日暮，層岡深澗，不利騎戰，賊來益衆，舒保陷重圍中，越坎落馬，力竭陣亡，贈太子少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入祀昭忠祠，湖北建專祠，諡貞恪。

伊興額，原名伊清阿，字松坪，何圖哩氏，蒙古正白旗人，吉林駐防。從征喀什噶爾，除

驍騎校，選授侍衛。入京召對，宣宗以原名不合清語，命改名伊興額。道光十九年，擢三等侍衛，改隸滿洲。

咸豐三年，自請從軍，發揚州大營。琦善令援江浦，初至，示弱不戰，斫賊營，大敗之。柳樹壩，破九洲，累擢頭等侍衛。賊圍和州急，伊興額不待令，督軍進擊，解其圍。駐江浦三年。六年，剿捻匪夏白、任仲勉於滄河北岸，殲賊二千餘，仲勉斃於陣。夏白糾雒河賊黨圍宿州，伊興額率千騎往援，四戰皆捷，解其圍。分軍防徐州、宿州，張洛行來犯，偕總兵傅振邦擊走之。時穎、亳、蒙、宿諸捻蠡起，徐、宿百里內宴然，耕穫不輟。賊首王廣愛、梁振貴衆數萬聚張七家樓，圖北竄。伊興額選精銳數百，疾馳掩入賊壘，擒王、梁二賊，賊黨來援，擊走之，以副都統記名，賜花翎。

七年，招降王家墟捻黨陳保元五千人，斬其渠李月，賜號額圖渾巴圖魯。因病回徐州，勝保劾其不遵調度，報捷不實，褫翎頂。尋率馬隊攻喬家廟，擒斬捻首梁思住，夜進攻鄆家墟，誅賊渠劉大淵，偕總兵史榮椿破賊趙家屯。渦河兩岸肅清，復翎頂。八年，授正紅旗蒙古副都統。破捻匪於紀家莊，解蒙城圍。攻薛家湖賊巢，礮傷股，裹創力戰，毀其墟，加頭品頂戴。尋擒首劉添祥由六安北竄，衆號數萬，伊興額以孤軍無援，退屯蕭縣。賊陷豐縣，坐奪職。

九年春，起佐傅振邦剿擒，接統袁甲三所部兵，詔復職，督辦河南軍事。伊興額率騎千三百赴援，躡賊商水老湖坡。賊衆數倍，列車陣拒戰，潛分兵繞賊後夾擊之，賊潰走，窮追三晝夜，歷沈丘、項城至太和孫家圩，先後斃賊二萬餘，被旨嘉獎。時總兵邱聯恩戰歿舞陽，舞陽去商水二百里，及戰勝，舞陽賊聞風遁。

勝保復奏劾：「伊興額性情乖僻，商水之役，僅擊退別股，並未迎剿。舞陽賊衆僅六千，而疏報輒稱二萬三千。」詔奪頭品頂戴，交勝保差遣。所請獎老湖坡戰勝員弁，下署漕督袁甲三察奏。伊興額遂謝病回徐州，距復起僅三月。尋詔飭赴甲三營剿賊，稱疾不赴。蕭縣民鄭立本等以伊興額去，賊復熾，叩閭請還鎮。德楞額復代奏：「徐州紳民以伊興額在徐養病，請飭就近治軍。」先後諭詢伊興額病狀，伊興額固以篤疾辭，上怒，褫職，勒令回旗。都察院奏上安徽監生張鴻文呈，言伊興額前功，懇令總辦討賊事宜，不報。

十年，僧格林沁疏薦，予六品頂戴，尋加三品，敕辦徐、宿團練。伊興額再起，其舊部多不隸麾下，所將五百騎未及訓練，以賊竄曹州，僧格林沁趣援。十一年春，偕徐州鎮總兵滕家勝率騎二千馳往，擊賊於東平、汶上，累捷。追至臥虎岡，風霾忽作，急退楊柳集。伏起，家勝馬蹶，歿於陣。伊興額揮百餘騎衝入賊中，索之不得，突圍出，從騎僅隨者十餘人，賊圍之數匝，力竭死之。詔復原官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謚壯愍，建祠徐州、汶上、宿州、永城。

滕家勝，湖南乾州廳人。由行伍從江忠源剿賊湖北，累擢游擊。繼從袁甲三剿捻於皖、豫之間，擢參將，賜號伊博格巴圖魯。勝保薦其少年勇敢，超授四川川北鎮總兵，調徐州鎮，幫辦徐、宿軍務。家勝舊隸伊興額部下，至是同戰歿，贈提督，予騎都尉並雲騎尉世職，諡武烈。

關保，烏扎拉氏，滿洲正黃旗人，吉林駐防。道光初，從征喀什噶爾有功，洊升三姓佐領。咸豐三年，隨侍郎恩華剿粵匪，解懷慶圍，追敗之平陽，屯正定。勝保檄充營總，剿賊於深州、靜海，攻獨流鎮，擢協領。四年，從僧格林沁戰阜城三里莊，槍傷額，奮擊破賊，賜號年昌阿巴圖魯。從勝保援臨清，追賊至豐縣，殲之，以總管陞用。五年，從僧格林沁克馮官屯，從西凌阿赴湖北，尋調河南，又調安徽，從和春克廬州，加二品銜。六年，偕副都統麟瑞破賊五河，斃黃衣賊目二人，殲賊千餘，敗邳州援賊，解壽州圍。擊賊潁上，五戰皆捷，所部馬隊，各省爭欲得之助剿。尋隸河南巡撫英桂軍，敗賊馬村橋，進亳州雙溝，遇賊姬橋，殲之。又連敗賊三丈口、舊縣集，安徽巡撫福濟疏調赴蒙城，英桂仍請留河南，詔令和衷商榷，先赴所急。其冬，率軍趨懷遠，越境敗捻匪於徐州。漕運總督邵燦疏請留徐州，報允。七年，偕總兵史榮椿攻永城岳家集，捻首李月先遁，焚其巢，尋以病歸。八年，命率吉

林、黑龍江、察哈爾兵千八百赴袁甲三徐州營。九年，會攻滄北捻首曹金斗，破其圩，乘勝擊捻首張寶全，破之。張洛行陷泗州，踞草溝民寨，關保率民團奪圩外礮臺，燬其寨，賊分竄，自相踐踏。餘賊竄五河雙渡口，奪船爭渡，追殪過半，擒賊目張起等，以副都統記名。命幫辦傅振邦三省剿匪事，斬捻首張添福，進擢任乾畢圩，圩民內應斬乾，餘黨盡殲。接統伊興額軍，命督辦河南防務，佐振邦剿匪三省如故。

授黑龍江副都統。破亳州竄匪，捻首孫葵心聚黨永城，圖分竄，詔勿令攔入山東邊境。飭關保截賊西路，逼之歸巢。已而賊衆二萬分擾商丘、柘城，圍睢州，開封戒嚴，上命由鹿邑赴援。賊趨蘭儀，分擾通許、尉氏，關保馳抵陳留，合諸軍夾擊，賊南走。馳援許州，遣副將王鳳翔率騎兵敗賊洪河北岸，又敗之臨潁城下，陣擒葵心親屬孫套。夜，簡精騎劫賊營，斬馘無算，拔難民千餘，賊東奔。偵別賊竄扶溝、太康，要擊之王隆集。沿途搜捕，豫境肅清。十年，命勝保督辦河南軍務，關保仍副之。賊擾虞、夏邑、鹿邑，遣將擊走之，俄又大至，逼近省垣，詔詰責。尋轉戰汝寧、確山皆捷，分兵破賊鹿邑劉集，解丘集團。賊復糾黨來攻，擊走之。傷發，予假調理。同治元年，赴黑龍江任，八年卒。

論曰：都興阿雅量寬閎，知兵容衆，胡林翼稱其有豐、鎬故家遺風，當時滿洲諸名將，半

出部下。舒保亦以樸勇爲林翼所倚重，及林翼歿，無人善用，倉卒殞寇，世咸惜之。富明阿始終江北軍事，其勳勞出托明阿、德興阿之上，晚膺邊寄，亦稱賢帥。伊興額剿捻盡瘁，最得民心，爲驕帥齟齬，未竟其用。關保善將騎，羣帥爭相引重，其遭際爲獨幸焉。

清史稿卷四百十八

列傳二百五

袁甲三 子保恆 毛昶熙

袁甲三，字午橋，河南項城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郎中。三十年，遷御史，給事中，疏劾廣西巡撫鄭祖琛慈柔釀亂，又劾江西巡撫陳阡賄賂交通，皆罷之。戶部復捐例，疏請收回成命。咸豐元年，粵匪起，南河豐北決口，上疏極論時事，皆切中利弊。二年，粵匪竄湖南，疏言：「總督程喬采爲守土之臣，責無旁貸。若復令賽尙阿持節移軍，誠恐諉過爭功，互相掣肘。請命賽尙阿回京，專責程喬采便宜行事，如有疎虞，按律定罪。」並言：「湖北巡撫龔裕聞賊入境，託疾乞休，尤宜嚴懲，以昭炯戒。」又列欵奏劾定郡王載銓賣弄橫勢，擅作威福，及刑部侍郎書元貪鄙險詐，諂事載銓狀，詔詰載銓所收門生實據，疏請飭呈出所繪息肩圖，事皆得實。載銓坐罰王俸，奪領侍衛大臣兼官，書元及

尙書恆春降調，題圖者降謫罰俸有差。於是直聲震中外。

三年，命赴安徽佐侍郎呂賢基軍務。粵匪陷鳳陽府，踞明淮關，煽動土匪，連陷蒙城、懷遠。甲三至軍，疏言：「賊勢未遽北犯，請飭諸臣勿涉張皇，急圖制賊。」命權廬鳳道。漢、回相鬩，圍潁州，遣兵解散，誅首亂，事卽定。會漕運總督周天爵卒於亳州，命代領其軍。時土匪合五十八捻爲一，勢甚張。甲三至王市集，收散勇，整民團，擊賊高公廟，破之，加三品卿銜。命署布政使，疏辭不赴，請專治兵事，允之；命專剿捻匪，破賊標里鋪，擒其渠鄧大俊。鄉團先後擒獻者二千餘，悉置之法。

十月，粵匪由安慶竄踞桐城，尋陷舒城，呂賢基死之。上命移軍桐城，甲三疏言：「捻首張茂踞懷、蒙間，窺廬郡，請先赴蒙、亳爲諸郡聲援。」時捻匪麇聚雒河集，甲三令縣丞徐曉峯擊破之，擒賊渠孫重倫。分兵擊敗臨湖鋪竄匪，擒賊渠宮步雲、馬九，並其目數十人。令遊擊錢朝舉、知縣米鎮攻懷遠，大破之，張茂負傷遁。十二月，賊陷廬州，巡撫江忠源戰歿。甲三劾陝甘總督舒興阿擁兵坐視，褫其職；並請撥兵防壽州、六安以杜旁擾。

四年二月，粵匪陷六安，竄蒙城，甲三進擣蒙城。賊走永城，甲三恐其趨宿、徐，阻糧道，急躡之，賊已濟河，不及而還。賊尋復南竄，連敗之潁州、正陽關，餘賊退六安。還軍蒙、亳剿捻匪，擣臨湖鋪，進逼雒河集。賊空巢誘官軍，甲三偵知，盡泊船南岸，令知州張家駒

陣河干，參將朱連泰、李成虎敗賊馬家樓，迫之渦河，殲賊殆盡，遂破義門集，擒首張捷三遁去。

甲三移屯臨淮，地數被兵，比戶凋敝。既至，討軍實，撫殘黎，衆皆樂爲之用，超擢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「皖軍以克復廬州爲急，宜出偏師赴南路斷賊接濟。」尋以賊陷和州，窺江浦，將北竄。分遣將扼關山，赴滁河鳩團練爲聲援。十月，北路捻匪復熾，令張家駒、朱連泰率軍破之於寺覺集。粵匪踞烏江，令廬鳳道張吉第擊敗之。賊夜結五壘於駐馬河，乘其初至薄之，殲擒甚衆。令參將劉玉豹、舉人臧紆青規桐城，連奪大小關，擊走廬江援賊。紆青戰甚銳，進攻桐城西門，賊由安慶、潛山來援，城賊出應之，紆青戰死，玉豹收餘衆退保六安。

五年，疏陳軍事，略曰：「北路以臨淮爲要，正陽次之。臣駐臨淮，牛鑑扼正陽，以防賊北渡。廬州爲中路，和春、福濟師老力疲，久攻不下。西路蘄、黃無處非賊，兵力過單。東路沿江鉞魚嘴、西梁山，賊船賊壘，來去無常。張光第等分軍進攻，然無水師夾擊，終難收效。目下悍賊力爭江路，羣聚上游，廬州有機可乘，請益厚兵力，分扼廬城東南，或增兵並剿舒、巢，俾其應接不暇，庶可一鼓而下。」

時淮北官吏，甲三欲有更調，和春、福濟意不合，甲三專奏，詔仍飭會銜。於是和春、福濟疏劾甲三堅執己見，並劾其株守臨淮，粉飾軍情，擅裁餉銀，冒銷肥己。召回京，部議褫

職。甲三呈訴被誣，下兩江總督按治，事得白。甲三在淮北得軍民心，其去也，軍民泣留者塞道。未幾，擒首張洛行勾結皖、豫諸捻，勢益熾。懷遠民胡文忠鬻子女，徒步京師，控都察院求以甲三回鎮，格不達，懷狀自縊。言官孫觀、曹登庸、宗稷辰先後疏請起用，疆臣怡良、吉爾杭阿、何桂清亦交章論薦。

六年二月，命隨同英桂剿捻河南。甲三赴歸德，招集舊部，三戰三捷，進解亳州之圍，毀白龍王廟砦，破燕家小樓賊數萬，直搗雒河集，擒蘇天福，洛行僅身免，特詔嘉獎，命以三品京堂候補。洛行尋復糾黨犯潁州，擊走之，又踞雒河集。七年，平王、鄧、宋、姚諸圩，誅捻渠李寅等百餘人，授太僕寺卿，賜花翎。勝保督師攻張洛行於正陽關，久不下，奏請甲三合剿，令部將朱連泰、史榮椿攻韓圩，克之。八年，偕勝保解固始之圍，復六安。史榮椿破捻匪於銅山，斬其渠孫大旺。移軍宿州，襲賊王家圩，誅賊首王紹堂等，乘勝復七圩。七月，命代勝保督辦三省剿匪事宜。張洛行方踞陳家莊，擊走之，分兵復豐縣。未幾，蒙、亳諸捻入歸德，窺周家口，甲三令子保恆偕總兵傅振邦馳援。賊遽趨西北，偪開封，振邦追賊，及之太和，李興集。保恆集團勇扼橋口，馬步合擊，大破之，殲斃數千，逐賊出河南境，賜號伊勒圖巴圖魯。疏言：「兵分則勢孤，合則勢盛。擒匪踞地千餘里，臣兵不過數千，不能制賊死命。請敕各督撫合力大舉，爲掃穴擒渠之計。」

九年正月，擊張洛行於草溝，破其巢，追至沱河，多溺水死，復擊之雙渡口，洛行泗水免。勝保與甲三意不合，屢疏詆之，詔斥甲三督剿半載，但防徐、宿，不擣賊巢，日久無效。召回京，入覲，面陳軍事。四月，命署漕運總督。尋勝保以母憂歸，命署欽差大臣，督辦安徽軍務，實授漕運總督。進攻臨淮關，軍南岸，斷其糧道，降捻內應，斬關而入，生擒賊首顧大隴等，遂克之。

十年，進規鳳陽，屢戰皆捷。鄧正明以府城乞降，張元隆猶據縣城，誘出誅之，並誅悍賊三百餘人。未匝月，拔兩城，詔嘉調度有方，賜黃馬褂，命其子保恆赴軍差遣。

捻匪陷清江浦，窺淮安，令道員張學醇擊走之，乘勝復全椒。粵匪陳玉成來援，分擾滁州，令李世忠夾擊走之。是時江北無統帥，揚州叛將薛成良擁衆剽掠，亟發舟師扼高、寶諸湖。成良走依李世忠，甲三責以大義，卽縛獻成良，斬之以徇。令保恆合總兵張得勝、副都統花尙阿各軍圍定遠，陳玉成糾衆來援，會合捻匪撲鳳陽，據九華諸山，連營數十里。城中食且盡，甲三令參將黃國瑞潛率銳卒四百夜薄九華山，躍入壘，城上發礮應之，賊大亂，棄營走，圍乃解。

是年秋，英法聯軍入京師，車駕幸熱河，甲三請率兵入衛，詔以臨淮爲南北筦鑰，止勿行。和議定，條上四事，曰：慎采納，節糜費，精訓練，選將才，下所司議行。復疏請還京，泰

西諸國欲助兵討賊，甲三力陳非策，皆報聞。十一年，張洛行屯聚渦河北，令李世忠擊走之。

練總苗沛霖者，鳳臺諸生，健猾爲閭里雄。以團練功累擢川北道，加布政使銜，然不冠服，令其下稱「先生」。所平賊圩輒置長，收其田租。緣道設關隘，壟斷公私。渦河、澮、潁之間，跋扈自恣。甲三屢羈縻之，用以牽制捻匪。勝保尤信用沛霖，沛霖亦深與結納，內懷反側，憚威不敢猝發。至是藉口其練勇被害，據懷遠，圍壽州，巡撫翁同書爲所劫持，殺壽州團練徐立壯，囚孫家泰，亦自盡，而壽州之圍仍不撤；遣其黨苟憬開犯河南，受粵匪封職，令練衆蓄髮，四出擾掠。於是詔褫沛霖職，命甲三會諸軍進剿，同書罷去，賈臻代署巡撫，復於潁州被圍。會張洛行大舉渡淮，甲三移軍擊之，洛行敗走。甲三屯長淮衛，解散沛霖屬圩二百餘處。十一月，保恆偕總兵張得勝等克定遠，粵匪遁走，進拔六合、天長。

同治元年，會克江浦、浦口，移軍會多隆阿軍攻廬州，克之。陳玉成走壽州投苗沛霖，執送勝保軍，誅之。於是勝保爲沛霖乞恩免罪，責剿捻自効，佯奉命而倔僵如故。甲三策沛霖終爲患，疏陳大勢，先剿羣捻，次沛霖。薦李續宜撫皖，而自移師會僧格林沁軍擊捻匪，上報可。尋以病劇乞罷，允之。前因壽州失陷，部議革職，特詔寬免。

既受代，行至歸德，疏陳四事，請崇聖學；議政親臣專心國事；用人宜審；聽言宜斷；上嘉納之。復奏苗練終難就撫。二年春，沛霖復叛，圍蒙城，羣捻助之，詔甲三在籍會籌防

剿。臨淮軍苦飢乏，甲三奉命急籌接濟，乃倡捐募敢死士出間道，運至蒙城。捻匪兩犯陳州，甲三病已亟，楊前授將吏方略，擊走之。尋卒，優詔賜卹，諡端敏。擢其子保恆侍講學士，保齡內閣中書。陳州、臨淮、淮安并建專祠。後淮安請祀名宦，河南請祀鄉賢。

子保恆，字小午，道光三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從父軍中，咸豐五年，詔允留軍差遣。七年，從解亳州圍，拔白龍王廟、寺兒集、雒河集賊壘，進攻三圩，戰最力。勝保以聞，加侍講銜，賜花翎。八年，會攻懷遠捻首李大喜，奪其輜重，又大破孫葵心、劉狗於太和，賜號伊勒圖巴圖魯。九年，甲三罷軍事，保恆回京供職。十年，復命保恆赴甲三軍，破賊定遠，幫辦軍務穆騰阿上其功，甲三力辭，上諭甲三不必引嫌。十一年，破苗沛霖黨張士端於懷遠，會克定遠。同治元年，連擢侍講、侍讀、庶子。甲三以病解職，命保恆仍留軍。尋丁繼母憂，歸。二年，從甲三督治陳州團防。甲三尋卒，卹典推恩，命保恆以侍講學士卽補。

淮北初平，保恆疏陳善後八策，請以逆產、絕產募民屯墾，整頓兩淮鹽務，以濟屯田經費；又密陳李世忠驕恣難制，請加裁抑。三年，保恆以屯田議未卽行，請詣京與廷臣面議。詔斥不諳體制，下部議降一級，以鴻臚寺少卿候補。服闋赴京，廷臣交薦其才。七年，捻匪犯畿輔，保恆自請効力戎行，命赴李鴻章軍委用。捻平，加三品銜，授侍講學士。從陝甘總

督左宗棠赴陝西，八年，命筦西征糧臺，許專摺奏事。十一年，遷詹事。肅州克復，加頭品頂戴。十三年，連擢內閣學士、戶部侍郎。保恆督餉凡五載，諸軍欠餉糾纏，騰挪無缺。及大軍出關，詔襄辦左宗棠轉餉事，進駐肅州。保恆請入覲，未許。光緒元年，召回京，兼署吏部侍郎。二年，調刑部侍郎。

保恆久歷兵間，審於世變，屢上疏論時事，請辨人材，厲士氣，收人心，言甚切直。又言：「歷觀各國情形，惟俄爲最強最狡，往往不動聲色，布局於十數年以前，肆毒於十數年以後。履霜有象，桑土宜先。伏願特簡久經戰陣熟習韜略之治兵重臣，專辦東三省練兵事務。凡屬兵馬餉糈邊防之事，悉以屬之。重以事權，寬以歲月，無事則可消覬覦之萌，有事則可爲撻伐之助。用以拱衛神京，懾服他族。根本至計，未可委之一二不相統轄之武臣，謂可威強鄰而彌外患也。福建之臺灣，僻處海滋，物產豐饒，民番逼處。非專駐大臣，鎮以重兵，孚以威信，舉民風、吏治、營制、鄉團，事事實力整頓，未易爲功。若以福建巡撫每歲半載駐臺，恐閩中全省之政務，道路懸隔，而轉就拋荒。臺灣甫定之規模，去住無常，而終爲具文。請改福建巡撫爲臺灣巡撫，駐臺灣，而以總督辦福建全省事，各專責成。」疏入，下部議行。

三年，河南大旱，命保恆襄辦賑務。既至，疏陳沿途流民狀，先令州縣停徵。四年，奏

請截留江南漕糧九萬石，不許；請借直隸平糶餘米三萬石，許之。又請借用江蘇義倉積穀及臺灣捐修鐵路洋銀五十萬圓，下部議，令籌歸還之法。保恆請緩禁川鹽行楚，加抽鹽釐，備抵賑需，爲兩全之計。疏入，仍下部議。保恆查賑所至，屏絕供張，服食粗糲，刊賑章二十二則頒行，就孔道設粥廠，就食省城者凡十餘萬人，栖息得所。時親視察，感疫病卒，優詔賜卹，諡文誠。河南省城建專祠，附祀陳州、臨淮甲三祠。

毛昶熙，字旭初，河南武陟人。父樹棠，官至戶部侍郎。昶熙，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咸豐五年，遷御史，轉給事中。屢上疏論軍事吏治，劾步軍統領聯順徇私廢法，罷之，甚負清望。八年，授順天府丞，胡林翼密疏薦之。十年，加左副都御史銜，命督辦河南團練，至則規畫全局，定條規十二事：築堡寨，扼要隘，擇首事，選團丁，籌公費，互救援，定約束，申號令，公賞罰，詰奸宄，旌忠義，而終之以實力奉行；并疏陳調練民勇苦累之弊，亟宜改辦鄉團，以紓民力。尋命督辦剿匪事宜，駐軍歸德。亳州捻匪犯鹿邑，督練勇擊走之，分路馳剿，九戰皆捷。

十一年，疏言：「捻騎逾萬，官軍馬隊過單，皖、豫交界之區，皆平原曠野，步隊無以制賊死命。今豫境修築寨堡，已有成效，應責令寨長各選壯丁一名、馬一匹，投効來營。歸、陳

兩屬，約可得馬隊三四百名。」上命推廣其法行之。擒匪偏省城，圍通許，昶熙檄軍援之，圍立解。因疏言：「軍令不一，將士無所適從，宜會合撫臣以一事權。」上命巡撫嚴樹森督辦河南剿匪事宜，昶熙副之，仍兼辦團練。三月，克唐縣。擒匪趙國良犯光州，陳大喜犯汝陽，并擊走之。尋以誤用逃犯李占標，降三級調用，暫免開缺。大河以南府、廳、州、縣團練皆成立，屢敗賊，詔開復處分。連擢順天府尹、太僕寺卿、內閣學士，仍留軍。

穆宗卽位，昶熙請謁文宗梓宮，面陳機要，未許，命以軍事密疏入告。疏上制擒要策，略曰：「年來剿擒未得要領，其誤有二：一在專言防堵。穎、徐、歸、陳，平原千里，無險可扼，擒數路同發，分而愈多。官軍分堵則兵單，合堵則力疏，猶之院無牆垣，徒守門戶，不能遏盜也。一在無成算而輕戰。賊衆數倍於我，馬則十倍過之。我無必勝之術，僥倖一戰，一旦敗潰，賊燄愈張。至會師擣老巢，實爲平賊要策。皖擒雖以張洛行爲主，而陳、宋、穎、壽、淮、徐方數百里，無處非賊巢，卽無處無賊首。官軍卽能次第掃除，勢難刻期淨盡。若繞過小擒，徑擣大擒老巢，舍近攻遠，而近賊襲我於後，我必不支，此會擣老巢之難遽奏效也。然擒匪與粵匪不同，粵匪蠡屯蟻聚，其勢合；擒匪散處各圩，其勢分。其出竄也，必須裝旗糾合各圩賊目，約期會舉，常十餘日始得出。其竄山東者，每會於保安山、龍山；竄汴梁者，會於小奈集、大寺集；竄陳州者，會於南十字河、張信溜；地皆偏近亳州，亳州者，賊

之吭也。計莫若擇重臣素有威望者，統步隊數萬、馬隊數千，屯軍於此。用伍員多方誤楚之法，分所部爲數起，此歸彼出，此出彼歸，循環馳突於各捻賊圩之間，使大捻無從勾結，小捻聲息不通，惴惴焉日防官兵之至，自不能裝旗出竄，四出打糧。俟其飢困，然後以重兵次第圍剿。賊無外援，則小股膽落，大股易平，招撫兼施，立可解散，不必盡煩兵力矣。夫防賊於既出之後，何如遏賊於未出之先？剿賊於既聚之餘，何如蹙賊以難聚之勢？而又無勞師襲遠之危、輕進損威之失，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是也。今日大計，以衛畿輔固根本爲先。豫東者，畿輔之門戶也。亳州者，豫東之賊源也。亳州之賊不除，則豫東之匪難絕，卽畿輔之地不安。重兵駐豫，不能兼顧東省，駐東亦不能兼顧豫防。惟亳爲諸捻匯處之區，拔本塞源，實在於此。且蒙、亳百姓，祇以偏處賊巢，呼訴無門，不得不苟全性命，非盡甘心爲逆也。若官軍聲勢一振，隨撫隨剿，不但忠義良民同心殺賊，卽附賊之堡寨，亦相率就撫，輔助官兵。彼久經兵革之地，人習戰爭，附賊則爲悍賊，反正則爲勁兵，奪賊餽而益軍威，計無便於此者。前勝保、袁甲三累獲大勝，皆由屯駐亳州，扼其要害，并賴關保、德楞額馬隊之力，是以所向有功。前事不遠，可爲券證。」奏入，上韙之。

時粵、捻合擾潁州，命昶熙出境會剿。昶熙兵僅五千，且無馬隊，疏請調總兵李續燾等募精壯六千來豫，以厚兵力，如所請行。上復敕西安將軍托明阿選西安馬隊一千赴豫。

同治元年春，亳擒劉大淵，糾黨趨河南，昶熙在省聞警，馳至杞縣，賊已圍城，會僧格林沁軍自山東進至，敗賊許岡，昶熙會所部合擊之，克復所占民圩，斬馘逾萬，餘賊引去。檄諸路團勇截殺之，還駐歸德，扼賊歸路。四月，會同僧軍合擊金樓教匪楊玉驄，盡殲其衆，授禮部侍郎，仍命督團剿賊，歸僧格林沁節制。赴汝寧督兵團剿陳大喜諸匪，克正陽，收寨，圩多處。二年，誅賊首張鳳林、張福林，克邢集、尙店賊巢，陳大喜竄湖北，汝寧、陳州所屬踞賊，殲除殆盡。調吏部。亳擒犯陳州，爲官軍所扼擊，四竄。昶熙屯鹿邑，盡平亳北賊寨。

是年冬，苗沛霖伏誅，淮北肅清。詔：「昶熙部勇原助兵力所不足，今兵力足敷應用，飭散遣歸農。」命昶熙回京供職。會陳大喜勾結苗練餘黨趨汝南，陷正陽、信陽、新蔡、息縣各民寨，乃暫留剿賊。三年，進屯息縣，擒誅擒首趙國良、徐文田十餘名，盡復諸寨。十一月，僧格林沁敗陳大喜、張總愚於光山，賊西竄，徧南陽。昶熙調張曜回屯唐縣，知府湯聘珍扼宛南。四年，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諸軍并被譴，坐革職留任，詔回京。六年，調戶部。七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兼署工部尙書。

時擒匪戡定，疏陳軍務漸平，宜益思寅畏，略曰：「功成而喜者，常人之同情；功成而懼者，聖人之遠慮。今日巨寇甫平，兵戈未息，滇、黔、秦、隴，烽火驚心；皖、豫、直、東，瘡痍滿

目。戡亂安民，一一尙煩宸慮，敬肆之機，間不容髮。萬一大捷之餘，偶忘乾惕，則患機之萌，恐有伏於無形者。今之所急：一在勤聖學。皇上春秋鼎盛，典學日新。但恐親師講學，爲時無多，還宮之後，左右近習，或以功業日盛，間進諛詞，意氣漸盈，懋修或懈。昔宋莊獻皇后臨朝，仁宗聽內侍之言，欲觀寶玩，莊獻太后爲言祖宗創業之艱。臣亦伏願皇太后於皇上還宮之餘，殷殷以時事艱難，勤加啓迪。至於近侍，尤宜擇老成有識之人，服事起居，將見養正之功，日臻堅定矣。一在崇節儉。今寇亂雖平，而流離之民，未盡歸農，荒蕪之田，尙多未墾。非力加撙節，不足以廣積儲而備緩急。臣前管三庫事務，見內務府借撥部庫銀兩，逐歲加增。竊恐中原底定，踵事增華，財源未開，財流不節，度支告匱，爲患匪輕。伏願皇太后、皇上崇尚節儉，爲天下先。一切不急之務，可罷則罷之，可緩則緩之，庶國用可充，而風俗亦漸歸質厚矣。一在飭吏治。髮、捻之禍，實由不肖州縣所激而成。正供之外，百計誅求；私派私罰，自營囊橐，以致民氣不伸，釀成巨患。用兵以來，此風尤甚。卽如釐金一項，奉行不善，百弊叢生。病商病民，莫此爲甚。今日之封疆大吏，以地方多事，喜用精明強幹之員，而不求愷悌循良之吏。斯民元氣，剝削愈甚，其禍遂不可勝言。今東南初定，畿甸甫清，兵燹遺黎，不堪再擾。應令各省督撫慎選良吏，與民休息，以復富庶之舊。一在固根本。陝西回逆、土匪，麇聚北山，現聞大軍乘勝西征，恐至窮而思竄。其或由晉省

撲河，或由草地北擾宣、大，畿輔兵單地廣，在在須防。直隸提督劉銘傳謀勇兼優，應令迅回本任，並帶所部萬人，留直屯守，以壯聲威。並將綠營兵丁，練成勁旅，庶諸賊不敢萌心北擾，而諸將亦得專意西征矣。」疏入，上嘉其言剴切，優詔答之。

八年，授工部尙書，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九年，天津民、教構釁，命偕直隸總督曾國藩按治，暫署三口通商大臣。事定回京，請裁歸總督兼理，從之。十一年，調吏部。十二年，上謁東陵，命留京辦事。十三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光緒四年，丁母憂，服闋，命仍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八年，授兵部尙書。尋卒，優詔賜卹，贈太子少保，諡文達。

昶熙屢掌文衡，兩典會試，凡朝、殿考試，閱卷歷二十餘次，士論歸之。

論曰：袁甲三、毛昶熙並以謇諤著聲，出膺軍寄。甲三孤軍支柱淮壩，與捻事相終始，驕帥傾排，狡寇反覆，卒能保障巖疆，其堅毅不可及也。昶熙事權未專，同時疆吏非辦賊才，補苴之功，亦不可沒。所陳平捻方略，具得要領。賊平之後，懃懃以寅畏納諫，老成謀國，於斯見之。保恆濟美戎行，立朝侃侃，家英國幹，鬱有風規已。

清史稿卷四百十九

列傳二百六

劉長佑 劉嶽昭 岑毓英 弟毓寶

劉長佑，字印渠，湖南新寧人。道光二十九年拔貢。與同縣江忠源友。咸豐二年，忠源率鄉勇赴廣西助剿，長佑從。粵匪自桂林走湖南，忠源破之於蓑衣渡，長佑有贊畫功，獎敘教諭。又從破瀏陽徵義堂會匪，擢知縣。三年，平衡山土匪，擢同知直隸州。忠源援湖北，遇賊崇、通間，長佑自長沙馳援，戰於通城，大破之，自是獨領一軍。忠源守南昌，長佑偕羅澤南赴援，解吉安圍，分兵克泰和，擢知府。忠源殉廬州，長佑偕忠源弟忠濬率千人馳援弗及，大憤，誓滅賊。

五年，江忠淑剿東安賊不利，駱秉章以長佑兼統其衆，所部始盛。克東安，追破之新寧。六年，復郴州，擢道員。江西賊方熾，秉章奏以長佑率蕭啓江等諸軍赴援，克萍鄉，加按察

使銜。遣啓江復萬載，進圍袁州，屢擊敗援賊。十一月，降賊李能通爲內應，克袁州。七年二月，進屯太平墟。賊由吉安大舉來襲，列陣二十餘里，以驍騎衝突，將士多死亡，全軍敗潰。長佑下馬引佩刀欲自裁，營務處劉坤一擁之上馬，退保分宜。近縣士民爭運糧械濟之，潰卒皆來歸，軍勢復振。

進規臨江，八月，石達開自撫州率二十萬衆來援，總兵普承堯戰峽江不利，賊薄太平墟。長佑乘其營壘未定，約蕭啓江、田興恕合戰，江忠義、李明惠先陷陣，盧秀峰繞其後，縱擊，大破之，遂圍郡城。捷聞，詔嘉其奮勇，賜號齊普圖巴圖魯。十二月，克臨江，殲賊酋張發紀，加布政使銜。八年，長佑病歸，以劉坤一代統其衆，蕭啓江自爲一軍，合克新淦、崇仁，進克撫州。是年夏，長佑復至軍，屯建昌，迭敗賊於新城、金谿，賊入福建界。江西邊境肅清，記名遇江西道員缺簡放。

九年，回軍湖南剿郴、桂賊，解永州圍，記名以按察使題奏。石達開圍寶慶，長佑與李續宜分扼東西兩路，賊敗走，長佑追破之九鞏橋、白楊埔、大臨橋、蘆洪司，遂竄廣西，陷興安、靈州，直撲桂林。長佑倍道赴援，賊不虞其驟至，走慶遠，追擊之，所向皆捷，授廣西按察使，逾月，擢布政使。攻柳州，拔之。

十年，擢廣西巡撫。四月，克慶遠，破達開於思恩，又破之興安，乃遁竄。時廣西土匪

猶蔓延，大者踞郡縣，小者千百爲羣，倏兵倏賊。長佑蒞任，整飭吏治，興練水師，匪氛漸戢。商貨流通，稅釐增倍。軍事餉事差能自固，不盡仰資鄰省。十一年，遣劉坤一剿柳州土匪，斬其渠伍聲揚，餘黨就撫。調水陸軍剿潯州艇匪，克府城，斬其渠陳開。貴州匪首黃金義投誠復叛，擒斬之。同治元年，長佑親赴潯州督防，分軍進剿，迭克要隘。尋擢兩廣總督，以所部楚軍付劉坤一接統，留剿廣西諸匪。

未幾，調直隸總督。時降捻張錫珠、宋景詩先後叛，畿輔騷動。二年春，長佑航海至天津，卽赴衡水督師。三月，破賊束鹿，殲張錫珠。命督辦直隸、山東、河南三省交界剿匪事宜。宋景詩踞劉貫寨、甘官屯，合山東軍攻之，以遲延降級留任。九月，破賊張秋鎮，殲賊目楊殿一，景詩逸走，乃罷軍。

四年，僧格林沁戰歿曹州，捻匪益熾，畿南戒嚴，長佑遣兵自開州至張秋扼河防。奉天馬賊入喜峰口，坐疏防護處。八月，捻匪竄山東濮、范南岸，長佑馳赴大名，擊走之。疏請直隸分練六軍，議定營制，加練二軍，下部議行。

六年，滄州梟匪張六等劫慶雲、鹽山、寧津、南皮四縣鹽場，山東教匪應之，保定、天津、河間三府屬皆騷動。長佑檄前藩司唐訓方屯齊河，臬司張樹聲屯張秋，防捻。自率兵剿捕鹽梟，賊乘虛北走，過滹沱河，衆增至千餘，竄擾涿州、固安、永清、霸州，逼近京師，詔褫長

佑職，以大學士官文代之。命下數日而梟匪平，予三品頂戴，率所部回籍。尋東捻平，詔念前勞，晉二品頂戴。

十年，起授廣東巡撫，尋調廣西。初，奸民出關劫掠越南，官兵不能制。悍酋吳終伏誅，而蘇國漢復起。九年，廣西提督馮子材進軍龍州，國漢旋乞撫於兩廣總督瑞麟，仍招納亡命，匪首鄧建新、曾亞日，分路肆擾。至是總兵劉玉成擒亞日於上林社，誅之。復會廣東軍攻克舊街，乘勝抵海寧，匪多散亡，國漢奔東興，亦就擒。長佑奏言：「論越南大局，則宜直擣河陽，一勞永逸。然河陽距關二千餘里，窮兵勞費，討捕爲難。今擬芟蕩海陽、太原，卽回師列戍，以固藩籬。庶可分助越之衆，協剿黔苗，抽出關之兵，先清土莽。」十月，副將陳得貴、遊擊李揚才克越南從化府，遂會劉玉成克通化、白通，破瓊山、北山匪巢。十一年正月，復敗匪於三星山，擒其酋何三等，餘黨悉平。長佑檄劉玉成暫屯鎮撫，咨越南國王遣兵換防，久之不至；又以營弁滋事，暴兵非計，七月，乃撤入關內，搜捕沿邊伏匪。

時匪酋黃崇英猶踞越南河陽，結白苗攻保樂，擾我鎮安邊。十二年春，長佑檄關內外軍擊走之，密奏：「越南貧弱，版章日蹙，法國蠶食於濱海，黎裔虎視於橫山，桶岡則白苗跳梁，崙奔則黃酋雄踞。近聞其國君臣輸款法人，黃崇英受職黎裔，雖係道聽之言，亦係意中之事。臣竊謂黎裔爲患，越南受之；法國爲患，不僅越南受之。今欲拯敝扶衰，必須大舉

深入。若合兩粵之力，寬以數年之期，步步設防，節節進剿，庶交夷可期復振，而他族不至生心。否則惟有慎固邊防，嚴杜勾結而已。」是時防越諸軍尙八千人，長佑檄劉玉成引軍北還，以六營屯關外諸隘，四營屯歸順、龍州，令覃遠璉八營分駐關內。

十月，法人攻陷河內，黃崇英等乘機襲太原，潛與之通。山西奸民響應，北寧戒嚴。越南乞援，乃令劉玉成統十營進太原爲左軍，道員趙沃統十營分部鎮安爲右軍。法人尋與越南議和，黃崇英爲越將劉永福所敗，潛伏河陽，遣黨陳亞水攻保樂。十三年十月，長佑閱兵南寧，令趙沃、劉玉成進軍。光緒元年二月，趙沃右軍由龍關渡河克同文，白苗棄巢遁，沃撫之爲助，遂攻底定、襄安，皆克之。劉玉成左軍敗賊白通，陣斬鄧志雄。崇英聞師至，嗾周建新拒左軍，陳亞水守猛法，自當右軍，憑險拒守。五月，沃軍克淦台，直薄河陽，崇英敗走。右軍復敗陸之平援衆，進攻猛法。陳亞水惶懼，乞爲內應，河陽、安邊同日降。崇英遁走，捕獲誅之。劉玉成左軍亦克通化、白通，斬周建新，合攻者巖，克之。陸之平遁，宣光、金沙江上下肅清。凱撤入關。

擢雲貴總督，二年，抵任。先是，滇邊野番殺英人馬加理，爲交涉鉅案，及議定，允於雲南設埠通商。詔下其議，長佑疏言：「雲南山川深阻，種人獷悍成性，剽掠行旅。本地紳練，恃衆橫行，挾制官長。上下猜忌，法令不行。萬一防護不及，致有同於前案，或更甚於前

案，其有害於雲南一隅猶小，其有撓於中夏全局甚大。且洋人知前案難辦，有免其既往之議；知後患難防，有保其將來之議。臣恐滇省官民，於已往者不以爲倖免，而以爲得計；將來者不引爲前鑒，或敢於效尤。洋人通商，意在圖利，亦斷無不思遠害之理。應俟三五年內外官民稍稍安定，遣員商辦。長佑以滇事漸定，屢疏引病乞罷，優詔慰留。

四年，騰越徼外土目耿榮高等攻陷耿馬，長佑遣將討之，榮高降；又剿平臨安、開化、廣南土匪。初，騰越蘇關先之亂，其黨劉寶玉逃之野山。野山在滇、緬之交，其夷自爲君長，不隸羈屬。劉寶玉糾野貫十二種及蓋達僱夷伏羅坤山，時出劫掠。會緬甸遣官詣騰越，持圖說約由野山通道列戍。長佑檄熊昭鏡赴騰越，召諸土司、野貫申禁約，誘誅寶玉於千崖，諸野夷皆解散。

七年，法兵窺越南東京，詔滇、粵備邊。長佑疏言：「法人自據嘉定以來，越南四境皆有商埠、教堂，脅其君臣，漁其財力。取越與否，非有甚異。其所以處心積慮，乃在通商雲南。與其既失越境，爲守邊之計，不若乘其始動，爲弭釁之謀。滇、粵三省，與越接壤，東西幾二千里，要害與共，勞費殊甚。若自三江口以至海陽，東西僅數百里，以中國兵力爲之禦敵，兵聚而力省。以視防守滇、粵邊境，勞逸懸殊。請以廣西兵二萬爲中路，廣東、雲南各以萬人相犄角。廣東之兵自欽、連而入，雲南之兵出洮江而東。別以輪船守廣東順化港口，斷

其首尾，法人必無自全之理。」又力言劉永福可禦敵，請密諭越王給其兵食。疏入，詔下廷議。

八年，法兵陷東京，越匪紛起，廣西援兵至太原，長佑檄道員沈壽榕率軍出關，與爲聲援。長佑屢以病乞罷，慰留未許。八月，入覲，予假兩月，九年，乃許開缺回籍。尋坐雲南報銷失察，降三級。十三年，卒於家。詔念前功，嘉其端謹老成，開復處分，仍依總督例議卹，諡武慎。廣西、雲南、湖南並立專祠。

劉嶽昭，字蓋臣，湖南湘鄉人。以文童投効湘軍。咸豐六年，從蕭啓江援江西，轉戰積功，累擢以知縣用。啓江器其才，使領果後營。七年，破賊高安鶯哥嶺，連拔彭家村賊巢。進攻臨江，擊敗援賊於太平墟。尋克臨江府城，擢同知。八年，從剿撫州賊，大捷於何家村、香溪諸處。崇仁賊踞白陂墟，又破之。由上頓渡進逼撫州，賊開東門逸，復其城，擢知府，賜花翎。九年，援南康，克新城墟，進擣池江。前軍潰，嶽昭殿後，斃賊甚衆，克南安，援信豐，解其圍，加道員銜。石達開由江西擁衆犯湖南，嶽昭移軍茶陵備之，而賊已趨寶慶，奉檄馳援。至柳家橋，遏東路，賊六萬餘撲營，嶽昭偕副將余星元、楊恆升等鏖戰三日，斃賊數千，援軍大集，賊解圍而遁。是役嶽昭戰最力，名始顯。

十年，屯江華，賊會陳金剛踞廣西賀縣，阻山爲固，嶽昭招降其黨。進拔蓮塘縣，破河東街賊屯，合蔣益澧軍克縣城，以道員記名，加按察使銜。是年冬，連破竄匪於道州、宜章，湘境肅清，賜號鼓勇巴圖魯。

十一年，駱秉章赴四川督師，疏請嶽昭率所部從行。中途聞粵匪陳玉成犯湖北，陷隨州，秉章令嶽昭回軍赴援，會諸軍克之，以按察使記名。石達開由龍山犯宣恩，窺伺施南，嶽昭迎擊走之。而黔匪陷來鳳，同治元年春，嶽昭進軍克其城，分軍截剿，迭捷於散毛河、白蘭壩兩河口，抵黑洞，斬馘尤多。石達開竄四川，圍涪州，嶽昭會知府唐炯、副將唐有耕破之仰天窩。渡江重慶截擊，解涪州圍。賊敗踞長寧，攻克之，復追敗之先市寨，得用壩、丁子場。賊尋踞敘州雙龍場，約降賊郭集益內應，破其營，殪賊近二萬。貴州巡撫張亮基疏薦其才，請擢用，二年，授雲南按察使；三年，遷布政使，皆未之任，留四川治軍。

駱秉章奏遣援黔，九月，克仁懷，連敗馬蹏灘踞匪。四年，克正安，追賊至清溪河，斬其渠。五年，擢雲南巡撫，進規綏陽。天台山最爲城北險隘，列陣綴其前，從山後攻入，平其壘，投誠者三百餘寨。綏陽城賊吳元彪乞降，黔西北路始通。由溫水進剿，平棗竹山老巢，收降鐵匠坪、九倉壩及被脅巖洞二十餘處。六年，破沙窩踞賊，解大定圍。拔大屯朶壩賊壘，會滇軍平豬拱箐苗，又拔平遠牛場地苗巢。黔西肅清。

七年，疏陳雲南軍事，命赴本任。尋擢雲貴總督，駐軍曲靖。進攻尋甸，破七星橋木城，扼文筆山、法鼓山要衝，剷平附近村莊賊壘。收復果馬，疊捷於塘子、張徐灣諸處。援賊大至，圍攻果馬，各營皆陷，革職留任。八年，解馬龍圍，進逼尋甸，賊首馬天順、李芳園乞撫，遂復其城。

雲南捻亂已久，各軍惟布政使岑毓英所部最強，而毓英素尚意氣，嶽昭開誠專任，調發進止悉聽之。毓英尋擢巡撫，和衷無牽制，軍事日有起色。九年，克麗江，復威遠、姚州，復永北、鶴慶、鎮南、鄧川、浪穹，拔鳳羽白米莊賊巢，平彌勒縣竹園踞匪。十年，平永善蠻匪，拔賓州賊巢，平香爐山槓匪，連克河西之大東溝、小東溝及臨安之五山夷寨。十一年，復貴州興義新城，先後克永平、雲南及趙州、蒙化廳各城。攻大理上下兩關，復大理府城，誅大會杜文秀，詔復原職。十二年，滇省肅清，賜黃馬褂，疏請陞見。

光緒元年，以入覲遷延，御史李廷簫劾其規避，下部議褫職。九年，卒。署湖南巡撫龐際雲疏陳：「嶽昭統兵十餘年，建功之地，黔屬爲多；任事之艱，雲南爲最；請復原官。」詔允之。

嶽昭之規尋甸也，杜文秀遣黨萬餘，戰不利。從弟嶽峻請嶽昭速還曲靖，以固根本。賊果分黨往襲，以有備不得逞。嶽峻守馬龍，賊圍之，伺懈出擊，走之。固守數月，練兵得三

千人，會攻尋甸，破七星橋要隘，賊蹙乞降，猶懷反側，嶽峻率三十人入城，示以坦白，人心始定。次日，毓英兵亦至，服其膽略。嶽峻先以積功擢至道員，嶽昭至滇後，專任毓英滇軍，其舊部多遣去云。

岑毓英，字彥卿，廣西西林人。諸生。治鄉團，擊土匪，以功敘縣丞。咸豐六年，率勇赴雲南迤西助剿回匪。九年，克宜良，權縣事。十年，克路南，署州事，擢同知直隸州。進攻澂江，兼署知府。十一年，克澂江賊壘，破昆陽海口賊，迤西回匪連陷楚雄、廣通、祿豐，省城戒嚴。毓英赴援，同治元年，破賊大樹營。時總督張亮基引疾去，巡撫徐之銘主撫，回會馬如龍通款，毓英往諭順逆，如龍獻所踞新興等八城，之銘奏以毓英攝布政使。尋以安撫功，加按察使銜，賜花翎。二年，回弁馬榮叛，戕總督潘鐸，毓英率所部粵勇一千，與弟毓寶等守藩署。之銘微服詣毓英，司道皆集，分兵守東、南門，密召馬如龍入援。如龍至，誅亂黨，馬榮跳走南寧，合馬聯陞踞曲靖八屬。詔嘉毓英守城功，擢道員。

率師西剿，復富民、安寧、羅次、高明、祿豐、武定、祿勸、廣通、陸涼、南安諸城，及黑、元、永三鹽井，進擣楚雄。會東路有警，之銘檄回省，分兵克霑益、平彝。赴楚雄督攻，克其城。進復大姚、雲南、趙州、賓川、鄧川、浪穹、鶴慶，分道進規大理上下關。三年，克定遠，

圍攻鎮南，大破援賊於普棚。馬聯陞復陷霑益，犯馬龍，回軍破之於天生關。進攻曲靖，復馬龍、霑益。進克尋甸，擒馬榮、馬興才，克曲靖，擒馬聯陞，並誅之。尙書趙光疏呈滇紳公啓，言毓英所向有功，特詔嘉勉，下總督勞崇光據實保奏。四年，肅清迤東，加布政使銜，賜號勉勇巴圖魯。

西路自毓英軍移去，所克諸城多復陷，僅存楚雄未失。毓英駐軍曲靖，護省城運道。五年，命署布政使，勞崇光至是始至滇受事，奏以提督馬如龍專辦西路，令毓英督剿豬拱箐苗。豬拱箐隸貴州威寧州，與海馬姑相犄角，山溪阻深，苗酋陶新春、陶三春分據之。糾聚苗、教諸匪及粵匪石達開餘黨，凡十數萬人，迭擾滇之鎮雄、彝良、大關、昭通、黔之大定、黔西、威寧、畢節，且及川疆，三省會剿久無功。毓英上書駱秉章，謂權不一則軍不用命，願率滇軍獨任，期百二十日覆其巢，授迤西道，署布政使如故。

六年，擢布政使。二月，師抵豬拱箐，令張保和、林守懷領二千人，由大溜口出二龍關後，掩襲吳家屯，自督三千人攻關。賊傾巢出戰，關後礮發，賊回救，毓英揮軍夾擊，三隘皆下，遂奪吳家屯，擒斬數千。賊自海馬姑來援，截擊之，斬其酋，餘賊反奔。令蔡標、劉重慶分軍圍剿海馬姑，克紅巖、尖山，賊援乃斷，遂逼豬拱箐老巢。賊以巨石自山顛墜下，驅牛馬突營，將士多傷亡，毓英督軍搏戰，斬悍酋，賊始卻。於營前掘深坎，賊所發石盡陷坎內，誘

降倮人，得賊虛實，選敢死士二千，填壕以進，連破木城二，直擣其巢，縱火焚之，斬馘二萬，擒陶新春及其死黨，磔之，拔出男婦四萬餘人。乘勝合攻海馬姑，伏兵山前後，進毀賊壘三十餘，以噴筒環燒，擒陶三春及悍酋二百餘人，皆斬之，賊悉平。計自進兵至是，僅逾期四日，加頭品頂戴。

馬如龍剿迤西屢失利，勞崇光病歿，杜文秀大舉東犯，連陷二十餘城，省垣告急。是年冬，毓英自豬拱箐凱旋曲靖，先遣弟毓寶助省防。七年春，揚言師出陸涼，而取道宜涼、七甸，連破大小石壩、小板橋、古庭庵、金馬寺賊壘，進屯大樹營。馬如龍來會，人心始定。昆明陽匪首楊震鵬夜渡昆明池襲省城，毓寶擊敗之，震鵬負創遁。進攻楊林，毓英鼻受槍傷，回軍省城，連破石虎關賊壘，擒賊渠李洪勳，擢授巡撫。附省賊壘猶繁，與之相持。總督劉嶽昭初至滇，由馬龍進剿尋甸，失利，賊勢復熾。

毓英疏陳軍事、餉事，略曰：「杜文秀竊踞迤西十有三載，根深蒂固。今擬三路進兵，一出迤南牽賊勢，一出三姚、永北斷賊援，大軍由楚雄、鎮南直擣中堅，使賊面面受敵，不能兼顧。臣選精銳六萬，更番戰守，既無停兵之時，亦免師老之患。兵勇無須外募，以本省兵剿本省賊，既習地利，復熟賊情。現在滇省兵勇鄉團已調集八萬有奇，擬俟附省逆壘肅清，認真裁汰，選定精銳，以資得力。滇省綠營額設馬步兵三萬七千數百名，承平日久，訓練多

疎，將不知兵，兵不知戰。倉卒有事，則募勇以代兵，餉需支絀，不能不後兵而先勇。於是兵丁愈困，營務益弛。通省營兵所存不及十一，臣擬卽此六萬人中，擇補營額，目前仍令隨征，事竣再飭歸伍。既有常業，自有恆心，責以成功，收效必速。滇省近年用兵，多藉鄉勇之力，擬按州縣之大小，定徵調之多寡，共編鄉勇四十營，分兩班隨營征討，餉銀仍由各地籌捐。兩年之內，迤西肅清，卽可裁撤歸農。滇省兵勇，向於餉銀之外，每名月支米三斗。現擬用兵六萬，每年共需米二十餘萬石，爲數甚鉅。歷年皆按成熟田畝酌抽釐穀，約十分取其一二，資助軍食，與川之津貼，黔之義穀，名異實同。今請照舊抽收，並將近年可徵地丁抽糧，全數改徵糧米，如不敷用，再行籌價採買接濟，一俟軍事肅清，分別裁止。滇省綠營官兵俸餉，有閏之年，需銀七十萬兩有奇，無閏需銀六十四萬數千兩。現旣易勇爲兵，則餉銀較勇糧稍厚。倘因籌餉維艱，每月先給半餉，加以賞需軍火各費，約共需銀八萬兩。鹽課、地丁、釐稅之外，每月所短不過三四萬兩，應由外省協撥，較之向例協餉，有減無增。若發全餉，則每月應由外省撥銀六萬，較常例所增亦屬無幾。現在部臣指撥各省協滇軍餉，如浙江、廣東、江西，距滇較遠，籌撥起解，往返經年，緩難濟急。請飭改作京餉，另由川、楚等省應解京餉，改撥濟滇，兩無窒礙。至於選任鎮將，宜不拘資格，不惜情面，凡有能將三千兵以上，才當一面者，雖其名位尙卑，亦宜委署要職。其謀勇平常，僅止熟習營務，縱係

實缺，另予差遣，勿使倖位。」疏入，下部如所議行。

八年春，賊會楊榮率衆數萬踞楊林長坡，分黨踞小偏橋、十里鋪、羊芳凹、牛街、興福寺，省城大震。毓英督諸軍分剿，奪回小偏橋諸處，復連敗之於蕭家山、鸚鵡山，擒斬逾萬，剷除省東賊壘百餘。西北兩方賊仍負隅拒守，毓英令副將楊玉科、總兵李維述等規迤西，與騰越義兵約期並進。於是副將張保和等克富民、昆陽，總兵馬忠等克呈貢、晉寧、易門、澂江、祿豐，玉科等克武定、祿勸、元謀、羅次、定遠、大姚，維述等克廣通、楚雄、南安及黑琅、元水諸井。凡悍酋劇匪，擒斬殆盡，省城解嚴，被詔嘉獎。

九年，澂江回復叛，踞府城，毓英率軍往剿，圍其郛，十年二月，克之。並拔竹園、江那諸賊巢，迤西軍亦克麗江、劍川、永北、鶴慶、賓川、姚州、鎮南諸城。疏言：「滇省前事之誤，東南未定，遽議西征，屢致喪師失地。今通籌全局，必先掃蕩東南兩迤，然後全軍西上，方無後顧之憂。」

十一年，迤東、迤西兩路悉平，西軍亦先後克復永昌、鄧川、浪穹、趙州、雲南、永平、蒙化及上下兩關，而大理賊猶堅守，恃騰越、順寧互爲應援。十一月，毓英親往督戰，先斷賊援，直薄城下，掘隧道，陷城垣數十丈，奪東南兩門入。賊守內城，晝夜環攻，守陣賊多死。杜文秀窮蹙服毒，其黨昇之出城詐降，斬首傳示，勒繳軍械，賊黨猶請緩期。毓英令楊玉科

率壯士二百入城受降，布重兵城外夾擊之，斬酋目三百餘名，生擒楊榮、蔡廷棟、馬仲山，磔於市。大理肅清，賜黃馬褂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十二年，順寧、雲州、騰越皆下，全滇底定，加太子少保，晉一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十三年，兼署雲貴總督。光緒二年，丁繼母憂。五年，服闋，授貴州巡撫，加兵部尚書銜。七年，調福建督辦臺灣防務，開山撫番，濬大甲溪，築臺北城。八年，署雲貴總督，九年，實授。

法越兵事起，自請出關赴前敵，屯興化。十年，命節制關外粵、楚各軍。會廣西軍潰於北寧、太原，毓英全師退屯保勝，以未奉命，降二級留任。七月，命進軍決戰，連復越南館司、鎮安、清波、夏和諸縣，屯館司關，規取河內諸省。令丁槐、何秀林攻宣光，以地雷毀其城，擒斬甚衆。十一年，京察，開復降級處分，令覃修綱攻克緬旺、清水、清山。法兵援宣光，掘地營延袤十餘里扼之。破法兵於臨洮府，奪梅枝關。連克不拔、廣威、永祥，進擣山西、河內，廣西軍亦收復諒山。越南興安、寧平、南定、興化、太原各省聞風響應。會和議成，詔班師。五月，回駐邊關。十二年，會勘邊界，兼署巡撫。十三年，剿順寧倮黑夷匪張登發，平之。十四年，京察，議敘。十五年，皇太后歸政，晉太子太保。尋卒，贈太子太傅，入祀賢良祠，雲南、貴州建專祠，諡襄勤。子春煊，官至四川總督。

弟毓寶，從毓英轉戰雲南，功最著，累擢道員，賜號額圖琿巴圖魯。光緒十年，出關援宣光、臨洮，旋克廣威府，不拔縣、梅枝關，賜黃馬褂。十四年，授福建鹽法道，擢雲南按察使，權布政使，護巡撫，兼護總督。二十一年，調貴州布政使，未行，復調雲南。毓寶勇於戰陣，不諳文法，御史溥松劾其護總督時，任用私人，政刑失當，坐奪職，卒於家。雲貴總督崧蕃疏陳毓寶戰功，詔復原官。

論曰：劉長佑樸誠廉毅，老於軍事，時病其失之慈柔。自言：「於是非邪正，不自欺以欺人。」非飾辭也。滇、粵籌邊，尤有遠見。劉嶽昭治滇，能屈己以聽岑毓英。毓英與滇事相終始，跋扈霸才，竟成戡定偉績，信乎識時之傑，能自樹立者已。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

列傳二百七

韓超 田興恕 曾璧光 席寶田

韓超，字南溪，直隸昌黎人。道光十四年，副貢。二十二年，天津治海防，超詣軍門獻策，事平，獎敘州判。尋以府經歷揀發貴州，歷署三角屯州同、獨山知州。獨山多盜，號難治。超募勇訓練，用土民爲嚮導，擒其渠。胡林翼守黎平，深倚重之，言之巡撫蔣霽遠，超由是知名。

咸豐元年，烏沙苗倡亂，超從林翼進剿，馳風雪中，先後斬獲數百人，餘黨悉平。論功，以知縣用。二年，署清江通判。知黔將亂，捐俸募勇士八十人，練成勁卒。四年，獨山土匪結粵匪內犯，超率兵練迎擊，分軍出賊後，攻其不備，擒賊首楊元保，復深入廣西南丹州境，擊諸匪平之，加同知銜，賜花翎。桐梓匪楊鳳竄永寧，合黔西匪王三扎巴連陷數城，圍遵

義，超馳至，敗賊南關，陣斬王三扎巴，立解城圍。復追敗諸葛章司河，擒楊鳳斬之，餘黨盡殲，擢知府。五年，苗亂蔓延，超馳援台拱，解黃平、平越圍；轉戰至施秉、鎮遠，賊塹山斷道，以阻官軍。超以孤軍馳突其間，大小數十戰，補石阡知府。

超性剛直，有膽略，每與上官爭執是非，上官責以剿賊而靳其餉，饑師轉戰，往往求協助於鄰省。四川總督駱秉章、湖北巡撫胡林翼交章論薦，侍郎王茂蔭亦疏薦之，詔下巡撫問狀，以道員記名。九年，授貴州糧儲道。時苗、教各匪連陷諸郡縣，駐軍印水汛，扼其中，使苗、教不得合，且遏其下竄湖南之路。賊出全力撲之，超約楚軍夾擊，賊大潰。剿思州響鼓坪，施秉土地坪，鎮遠金鼎壘、鋒嚴壘、唐家營壘諸賊巢，擒賊目張東山、歐光義等，鎮遠所屬皆平。

民團舊以十戶養一壯丁，超因其意稍變通之，官募士而民輸糧；又籍叛產分授降衆、流人，以田代餉；行之二年，得兵三千人。自軍興，協餉不至，地方官吏爭抽取釐金以爲補助。超建議釐金統一，一抽之後，不復再抽，商無滯累，餉用差給。十年，命幫辦貴州剿匪事。十一年，署按察使。提督田興恕疏陳超前後戰功，加布政使銜，賜號武勇巴圖魯。詔予二品頂戴，署貴州巡撫。田興恕方以欽差大臣督辦軍務，超久在行間，亦以肅清全黔爲己任。

同治元年，田興恕罷，乃命超辦理防剿事宜。時尙大坪、玉華山兩處爲賊巢，遵義、安順、思南、大定、銅仁、石阡諸府所在皆賊，五月，回匪陷興義，雲南叛回潰勇擾境，粵匪亦由川竄至正陽、廟堂並桐梓、松坎諸地。超令總兵吳安康進剿，用內應夜縱火攻破賊巢，擒匪首倪老帽斬之，出難民二千餘人。六月，閔家場踞賊糾集苗、教諸黨逼江口，天柱匪首亦糾合土匪攻陷縣城，分股竄湖南晃州廳、高寨，陷印水、青谿兩城，謀截楚軍糧道。超令總兵羅孝連、道員趙國澍進攻安順仲匪，夷其壘，擒斬賊酋韋登鳳等。尙大坪賊復約苗、教分掠江內，超令孝連斷其歸路，國澍等馳軍迎擊，復令副將趙德元出冷水河、梯子巖進襲尙大坪，立破之，印水汛城同時克復。進平玉華山賊巢，攻拔瓦寨，復天柱縣城，特詔嘉獎。道員鄧爾巽、總兵李有恆，破王家苗寨、夾馬洞諸賊巢，獲其酋李玉榮等。黃、白號，教匪竄遵義，知府李德莪擊破之於三臺山，奪五里坎諸隘口。副將周宏順進攻石阡，毀老王壘賊巢，諸壘就撫。

石阡、銅仁苗匪攻毀鎮遠營壘，印水戍軍亦潰，遂南掠松桃，北攻天柱。湖南援師至，賊始引去。詔斥超專恃援軍，有負疆寄。雲南方議撫回，巡撫徐之銘咨會停剿，而回匪益恣，竄陷安南、興義，分擾郎岱、永寧、歸化，詔原其誤信撫議，免議處。石達開自川回竄，分三路，一走遵義，一走黔西，一走桐梓。遣沈宏富、李有恆、余祖凱擊之。田興恕以教案獲

譴去官，黔軍益單。二年，乞病回籍。光緒四年，卒於家，年七十有九。詔念前功，賜卹，諡果靖。貴州請建專祠，並附祀胡林翼祠。

田興恕，字忠普，湖南鎮筵人。年十六，充行伍，隸鎮筵鎮標。咸豐二年，從守長沙。賊屯湘江西岸，軍中募敢死士夜驚賊營，興恕請行，夜浮小舟往，潛燔賊營，賊騎數百追之，泗水免。巡撫駱秉章奇之，委充哨官。五年，從克郴州。六年，領五百人號虎威營。從蕭啓江援江西，克萬載、袁州。七年，戰上高英岡嶺，深入被圍，左手受創，亡馬，步戰，他將馳救，得免。是役以少擊衆，斃賊千數。進攻臨江，掘地道轟城，先登，再被創，賊死拒未下。援賊大至，啓江議暫退，興恕不可，曰：「兵在精不在多，願爲前鋒。」率所部直貫賊陣，賊張左右翼圍之，後軍望見興恕旗指東麾西，賊皆披靡，夾擊，賊大敗竄走，遂復臨江。八年，克崇仁、樂安、宜黃、南豐，積功至副將，加總兵銜，賜號尙勇、摯勇兩巴圖魯。

貴州苗、教匪熾，黎平府被圍久。興恕奉檄赴援，至卽攻破賊營，連戰三日而圍解，進克古州、永從，署古州鎮總兵。九年，石達開圍寶慶，興恕率四千五百人赴援，扼九鞏橋，無日不戰，歷月餘，糧藥將罄，選死士欲以一戰決勝負，會李續宜援軍至，內外夾擊，燬附城營三，連日攻下，勢如破竹。達開竄廣西，遂移軍靖州防黔邊，命署貴州提督，督辦貴州軍

務，增軍盈二萬。十年，道銅仁，取印江，分軍略思南、石阡，進克貓貓山賊巢。

石達開由廣西入貴州，連陷數縣，省城大震。巡撫劉源灝趣赴援，興恕奏言：「黔省上游道路分歧，賊若以一軍擾黔，一軍入蜀，道遠兵單，斷難兼顧。已檄韓超防鎮遠，沈宏富守湄潭，劉義方進松桃，臣駐石阡，居中調度。賊如上竄，則親會川軍以攻之；窺楚，即馳還靖州。」時興恕已實授提督，詔授欽差大臣，命援省城。師至，部署省防，督軍赴定番迎剿，賊棄城而走。

十一年，兼署巡撫。時回、仲、苗、教諸匪分擾，上下游幾無完土。興恕分兵援剿，戰屢捷。招撫匪首唐天佑、賈福保、陳大六、柳天成等，克復歸化、荔波、定番、廣順、獨山諸城，疏通驛路，軍威漸振。興恕年甫二十有四，驟膺疆寄，恃功而驕，又不諳文法，左右用事，屢被論劾，乃罷兼職，以韓超代之。

同治元年，罷欽差大臣。會法國教士文乃爾傳教入黔，因事齟齬，興恕惡其倔强，殺之，坐褫職，赴四川聽候查辦。經遵義旺超，值雲貴總督勞崇光爲賊所困。興恕驟馬衝入，大呼：「田某在此！」賊驚潰，翼崇光出。尋論罪遣戍新疆，行至甘肅，總督左宗棠奏請留防秦州。十二年，釋歸。光緒三年，卒於家。

曾璧光，字樞垣，四川洪雅人。道光三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記名御史。入直上書房，授恭親王奕訢、醇郡王奕譞讀。咸豐九年，出爲貴州鎮遠知府。同治元年，署貴東道。二年，剿平銅仁踞賊蕭文魁，賜花翎。雲貴總督勞崇光薦其才，迭署糧道、按察使、布政使。

六年，予二品頂戴，署貴州巡撫。七年，實授。貴州地瘠亂久，北境接四川，東境接湖南，軍事悉倚鄰援，本省餉旣艱窘，將多驕蹇。總兵林自清劾罷後，戕與義縣令，率所部萬人擾川境。八年，璧光密遣提督陳希祥擒斬之，令吳宗蘭剿青山餘匪，克普安、安南。時席寶田軍已由東路進規台拱，省城附近諸匪糅雜，出沒無常。九年，周達武調任貴州提督，率川軍至貴陽，漸次勘定。自軍興鄉試久停，至是年始補行，人心益定。與達武議增兵扼要駐守，令道員蹇閻破遵義賊，擒其酋吳三；令提督劉士奇克都勻，殪其酋吳章。

十年，令提督鍾有思等進剿上游，克永寧、威寧，下游諸軍擒悍賊潘得洪，收復八寨等城。又收復上江、下江、三脚各城，平上游鎮寧、歸化賊巢，殪永城踞賊侯大五，斬郎岱金家洞踞賊金大七，盤江北岸肅清。又破畢節、威寧諸匪，清八寨、三角餘賊，毀其巢。令總兵何世華擊斬安南賊酋潘么，進克貞豐，西路悉平。十一年，周達武率所部會楚軍定苗疆，詔嘉調度有方，予優敘。

十二年，會滇軍克新城老巢，全省肅清，加太子少保、頭品頂戴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尋新城防軍索餉譁變，匪首何玉亭攻新城，遣其黨黎正關攻興義，分軍馳剿，捕誅其渠，事旋定。光緒元年，卒於官，追贈太子太保，依總督例賜卹，諡文誠。四川、貴州請建專祠。

席寶田，字研薌，湖南東安人。諸生。咸豐二年，率鄉團殺賊，復縣城，獎敘訓導。六年，劉長佑援江西，招參軍事，遂從轉戰，積功累擢同知直隸州。九年，石達開由廣西犯湖南，寶田從解寶慶圍，擢知府。十年，駱秉章令募千人號精毅營，防湖南邊。廣東賊犯郴州、桂陽，擊走之。同治元年，石達開復由廣西入境，連敗之於黔陽，克來鳳，以道員記名，加按察使銜。

二年，粵匪黃文金大舉犯江西，命提督江忠義赴援，寶田副之，戰饒州桃溪渡，大破之；又迭破之於湖口、洋塘、石門、青山橋，賊引去，趨池州，圍青陽。寶田襲石嶺，破賊卡，分軍遮其前，合水陸夾擊，文金遁走，遂解青陽圍，累功賜號業鏗額巴圖魯，加布政使銜。江忠義卒於軍，寶田代領其衆，留防江西。三年，李世賢、黃文金復合犯江西，將以遙掣江寧之師，寶田逆擊白沙關，奪柘橋要隘，鈔擊於大濟關、泥嶺關，賊竄山谷，復金谿，以按察使記名，授雲南按察使。

時楊岳斌初至江西督辦軍務，檄寶田援南豐，坐遷延被劾，降知府，留軍。會大軍克江寧，羣賊擁洪秀全子福瑱逸出，由開化犯玉山，走瀘溪，寶田邀擊於新城，進至石城楊家牌，擒洪仁玕、洪仁政、黃文英等。福瑱匿山谷中，捕得之，檻送南昌，伏誅。詔復寶田原官，予雲騎尉世職，賜黃馬褂，授貴州按察使。時餘賊汪海洋等走廣東，四年，寶田自平遠邀擊，降萬餘人，又扼鐵石嶺，降者二萬，諸軍合擊於嘉應州，全數蕩平。論功，江西軍以寶田爲第一，詔以布政使記名，遇缺題奏。軍事既定，請回籍終養，允之。

貴州苗、教諸匪構亂十有餘年，東路素倚湖南援軍，自粵匪平後，議大舉剿平。先是授兆琛爲貴州布政使，偕總兵周洪印率師往，積歲無功。李元度圍荆竹園，亦久不下。巡撫李瀚章、劉峴先後劾罷兆琛、洪印，元度亦鐫級，薦起寶田招集舊部萬人入貴州，總統東路諸軍。

六年冬，進軍石阡，荆竹園爲教匪老巢，寶田審視地勢高峻，匪砦環列，惟北面平夷可掩入。七年元旦，進攻，部將黃元果先登，諸將肉薄壘下，一日平十八砦，克荆竹園，擒斬匪首蕭桂盛、何瑞堂，其旁三十六砦相繼攻下。捷聞，被珍賚。夏，進規寨頭。寨頭爲苗疆門戶，諸苗帑賄資糧所萃，連拔東西三屯，陣斬苗酋桂金保，破援賊張臭迷，攻下台笠、丁耙塘諸砦，遂克寨頭。分軍克天柱，斬其酋陳大六。

會丁繼母憂，回籍治喪，提督榮維善暫領其衆，尋詔奪情趣赴軍，進攻台拱。台拱苗最强，踞清江、鎮遠二城爲犄角。寶田請增兵萬人，按察使黃潤昌、道員鄧子垣領之出晃州爲北路，寶田自當南路，令榮維善用鷓鴣剿法，轉戰山谷間，破諸苗砦，漸近鎮遠。潤昌、子垣由思州進攻鎮遠府城，克之。八年二月，維善連破董敖、公鵝兩隘，遂克清江廳城。兩軍合趨黃飄，山地狹峻，人行頂趾相接，遇伏。維善軍疾行先出險，潤昌軍誤以爲陷伏中，爭道相擠，爲賊所乘，潤昌、子垣皆戰歿。維善聞變，率二百人馳救，被圍，爲苗所擒，遇害。於是苗氛復熾。

張秀眉犯巴冶，寶田親督軍擊走之，進克稿米，令龔繼昌、蘇元春破苗寨，擊走張臭迷等，分軍守鎮遠、施秉。時以寶田軍苦戰年餘，尙未深入，議罷其軍，劉岷仍主專任，復增兵萬人，分三路進。九年，會攻施洞，克之。苗走九股河，白洗苗來援，擊敗之。進攻台拱，破革夷諸砦，薄台拱城下，苗棄城走，克之，加頭品頂戴。進軍九股河，分別剿撫，凡平黑苗砦二百餘所。雞講、丹江苗皆請歸化。十年，進攻凱里，一鼓而下。苗潰走雷公山，麇衆六七萬人，黃茅嶺、雷口坪、九眼塘、燕子窩諸寨皆絕險，寶田督諸軍冒暑入山，合擊張臭迷，斬馘三萬，燔其廬舍，剽洗一空。駐軍施洞口，寶田遽病風痺，乞假醫療，命部將龔繼昌、蘇元春、唐本有、謝蘭階分統其軍。軍事進止機宜，仍稟命於寶田。

十一年，三路進兵，凱北以北悉定。合攻烏雅坡，諸會皆在，以長圍困之。迭戰，斬九大白、巖大五於陣，先後降者數萬。四月，擒張秀眉、楊大六、金大五等，檻送長沙，伏誅。張臭迷先逸，捕得戮之。諸會或降或斬，無脫者。苗疆平，詔晉寶田騎都尉世職，家居養疴。光緒十二年，詔以寶田前擒洪福瑱功，命曾國荃繪其像以進。十五年，卒，贈太子少保，優卹。原籍及江西、貴州建專祠。

論曰：貴州之匪，總名有六：曰苗匪、教匪，曰黃號、白號，其小者曰槓匪、仲匪，其他濫練、游勇、逆回、悍夷，揭竿踵起，不可悉數。始於咸豐四年，無兵無餉，不能制也。韓超有辦賊之才，久屈下僚，事權不屬。田興恕入黔，兵威始振，超亦驟起，未久相繼去。張亮基治黔數年，亦僅補苴。中原大定，曾國藩乃議以湖南兵力、餉力爲平黔根平，而駱秉章亦令劉嶽昭剿黔北以保川邊。後專倚席寶田，戡定苗疆。自周達武以川兵、川餉濟黔之不及，曾璧光賴之以竟全功。蓋閱二十年而後大定。古云：「蠻夷之人，先叛後服。」蓋以地勢使然。然使若韓超者早膺疆寄，其延禍或不致如是之甚。弭亂之道，在得其人，用人之道，必盡其才，固古今不爽者爾。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一

列傳二百八

沈兆霖 曹毓瑛 許乃普 子彭壽 趙光 朱嶠

李茵 張祥河 羅惇衍 鄭敦謹 龐鍾璐

沈兆霖，字朗亭，浙江錢塘人。道光十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九年，大考二等。二十五年，遷司業。二十六年，遷侍講，入直上書房，授惇郡王讀。二十九年，遷侍講學士，直南書房。歷詹事、內閣學士。咸豐二年，擢吏部侍郎，督江西學政。

三年，粵匪自武昌下九江，兆霖請速援南昌。上諮以軍事，兆霖奏言：「江西會城雖暫可無慮，賊擾外府，省兵不能兼顧。外府各有團練，如肯齊心協力，何藉分兵？卽如撫州鄉團不下數萬，皆留保本村，官兵祇三百，已調赴會城。如團練不能合力，賊至何以禦之？其故皆因堅壁清野，舊議祇守本村，並不出戰，不知事與嘉慶間川、楚教匪不同。川、楚教匪

劫掠村莊，自以堅守堡寨爲是，今賊專攻省會、郡縣城池，城既破，鄉勇亦相與解散矣。撫州如此，各省各府亦必皆然。乞飭直省當於練勇中精選十之二三，聯爲鄉兵，統以練達有位望之人。遇本縣有警，互相救援。其外府、外縣仍不得調往，以免擾累。」得旨允行。尋以病乞罷。

五年，病痊，署吏部侍郎，仍直南書房。兆霖疏言：「安徽各郡，江北安、廬、和，江南池、太，皆爲賊踞。巡撫駐廬州，東北徽、寧、廣三屬，幾爲巡撫號令所不及。事急則向浙江請餉，事平則泄沓如前，不加整飭，旋收旋失，糜餉殃民。臣察徽、寧二府，山川險固，地皆可守，民亦健奮，歛、休寧二縣，尤多富民。宜於皖南設大員，專轄四府、一州，庶以飭吏治，固民心。度險設防，皖撫得專心於江北，浙撫亦不至牽制於皖南。」疏下廷議，改池太道爲皖南道，得專摺奏事，如福建臺灣道例，從之。尋兼署工、兵二部。

六年，授吏部侍郎，調工部，復調戶部。八年，命往通州察覈通濟庫，奏請如戶部三庫例，以倉場侍郎兼管，佩印鑰，著爲令。九年，擢左都御史。十年，署戶部尚書。七月，英吉利、法蘭西兵內犯，兆霖疏請專講守禦，勿汲汲言撫。九月，授兵部尚書。撫議既定，上猶駐熱河，兆霖與諸大臣奏請回鑾，上命待明年。兆霖復奏請明年春融，卽啓蹕還京。尋調戶部。

十一年，穆宗迴鑾卽位，命充軍機大臣。甘肅西寧撤回爲亂，總督樂斌遣提督成瑞率兵討之，逗撓不進。樂斌用西寧辦事大臣多慧議招撫，亂久未定。上命兆霖偕尙書麟魁往按，盡發樂斌等贍徇貽誤狀，樂斌戍新疆，成瑞、多慧逮京治罪。同治元年，命兆霖署陝甘總督，親督兵自碾伯進擊撤回，屢敗之，撤回乞降。七月，師還，次平番二道嶺溝，雨雹，山水驟發，兆霖及從行兵役並沒。水退，得兆霖尸，猶端坐輿中。布政使恩麟以聞，上深惜之，賜卹，贈太子太保，諡文忠。

曹毓瑛，字琢如，江蘇江陰人。道光十七年拔貢，授兵部七品小京官，遷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二十三年，舉順天鄉試，再遷郎中。咸豐十年，擢鴻臚寺少卿。時江南大營潰，總督何桂清棄常州，蘇、常相繼陷。毓瑛疏陳軍事，略曰：「拯溺救焚，其事宜急而不宜緩。擣虛批亢，其事宜合而不宜分。臣前讀都興阿奏，擬自英山由豫境繞赴徐、宿，以達江北，而曾國藩通籌方略，擬分三路進剿，俟八月大舉。竊謂都興阿由豫境以達江北，程途紆遠，非兩月不能到。浙江自蕭翰慶陣亡，江長貴自平望退守，銳氣盡消。以屢潰之孱兵，禦剽悍之勍賊，待至八月，松、太、杭、嘉、湖諸郡勢將瓦解，蔓延愈廣，規復愈難。爲今計者，都興阿宜自英、霍取道臨、鳳以抵江北，不過旬日，卽由通、泰渡江，直抵江陰，進攻常州、無錫爲

一路，而以周沐潤所募沙勇副之；鎮江現有兵萬餘，巴棟阿、馮子材、向奎進規丹陽爲一路；薛煥在上海增募勇丁萬人，由嘉定、太倉、崑山進攻蘇州爲一路，而命張玉良出嘉興、平望以副之；曾國藩率楚師由寧國取道廣德，進抵嘉、湖爲一路，策應諸軍，而令米興朝攻宜興、溧陽，周天受攻高淳、東壩，曾秉忠督長龍船入太湖以副之。攻賊之所必救，據賊之所必爭。俟曾國藩新募勇至，然後分路進剿，庶於事有濟。」

英、法兩國合兵犯京師，上幸熱河，軍書旁午，樞臣未全從，上命擇章京資深才優者佐諸大臣辦事。毓瑛在直久，諸大臣欲舉以應，固辭，遂越次用焦祐瀛。十一年，穆宗卽位，諸大臣皆譴罷，乃命毓瑛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，遷順天府丞。同治元年，遷大理寺卿，授軍機大臣。二年，擢工部侍郎，調兵部。三年，江南平，加頭品頂戴，賜花翎，署兵部尙書。四年，擢左都御史，尋授兵部尙書。五年，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諡恭愨。

方端華、肅順擅政，毓瑛獨不附。及佐樞政，廉慎勿懈，每謂：「軍旅大事，患在信任不專，事權不一。古來良將，率以掣肘不能成功。」時以爲名言云。

許乃普，字溟生，浙江錢塘人。拔貢，考授七品小京官，充軍機章京。嘉慶二十五年，成一甲二名進士，授編修。道光三年，直南書房。四年，大考二等，擢洗馬。五年，督貴州

學政，任滿回京，仍直南書房，累遷侍讀。十三年，復以大考二等擢侍講學士，督江西學政，三遷內閣學士。十八年，擢刑部侍郎，罷直南書房，專治部事。調吏部，又調戶部。二十一年，擢兵部尚書。二十五年，坐事鐫五級，補太常寺少卿，遷光祿寺卿。

三十年，文宗御極，命仍直南書房。詔求言，乃普疏言：「方今先務，莫急於正君心，培聖德。請敕館臣合列朝聖訓，依類分門，排日進呈，庶政奉以爲宗。恩詔各省保舉孝廉方正，請敕下各直省學政考覈學官，學官得人，所舉庶幾可恃。刑部於致死胞伯叔及胞兄之案，以事關服制，往往夾籤聲明，並非有心干犯，巧爲開脫。請敕下刑部斟酌理，俾無枉縱。各省綠營弁兵平時宜加意訓練，武職到京，兵部驗看時，當令兼演火器。」疏上，得旨：「下所司議奏。」復申諭刑部及各督撫，服制案罪名務得實情。咸豐二年，授內閣學士。乃普疏論軍營奏報欺飾，得旨，令各路統兵大臣及各督撫力除積習，嚴爲稽察，其朦混掩飾者，據實嚴參。擢兵部侍郎。三年，粵匪陷九江，擾皖北，覬覦北嚮，而廬、鳳守禦單弱，乃普疏請調黑龍江兵，道山東、江南，徑赴安徽，遠可張蘇、浙之聲援，近可固廬、鳳之門戶。調刑部，尋擢工部尚書，調刑部。

國子監司業崇福奏請豫徵山西咸豐四年錢糧，軍機大臣等會議，推及陝西、四川兩省，乃普偕侍郎何彤雲奏言：「各省情形不一，應由各督撫體察情形。山西被賊各州縣及陝西

之延安、榆林、綏德、興安，四川之寧遠各府，地瘠民貧，均請免其借徵。至畸零小戶，有田數畝或數十畝，僅足餬口，仍令照常例完納，庶民力不至重困。」又奏言：「時值嚴寒，用兵尤宜撫卹。聞通永鎮兵四百名，去賊最近，而強半尙衣秋衣，重以行營所在，百物昂貴，無錢者往往須取於民，以致負販裹足，兵士轉不免於饑寒。請飭統兵大臣悉心籌度。」從之。又言：「江南大營老師糜餉，皆由琦善等意見不和，舒興阿自陝赴皖，所在稽留，沿途需索。今命與江忠源會剿，不獨難以和衷，且恐因之掣肘。又方今餉需艱難，軍務一日未戡，卽度支一日不敷，惟在大師刻日奏功，以紓天下之困。請皇上嚴加督責，信賞必罰，以振暮氣。」疏上，嘉納之。

四年，刑部主事王式言坐承審命案，聽授請託，失入絞罪。事聞，上命裕誠等按治，乃普以式言本門生，奏請迴避，弗許。既而裕誠等讞式言僕受賕，上責乃普迴護，降補內閣學士，罷直南書房。尋遷禮部侍郎，擢左都御史。六年，遷工部尙書。八年，命督五城團防。九年，調吏部。十年，文宗三旬慶辰，加太子太保。九月，以病乞罷。同治五年，卒，諡文恪。子彭壽，字仁山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累遷少詹事。咸豐十一年，文宗崩，命議郊配禮，彭壽偕大理寺少卿潘祖蔭奏言：「臣讀大行皇帝聖製甲寅孟夏齋宮卽事詩，末句『以後無須再變更』，注云：『天壇配享，三祖、五宗爲定，永不增配位。恐後代無知

故違，則儀文太繁。」臣等仰瞻聖藻，躬懸齋宮，言法行則，非博謙讓虛名。弓劍未寒，不忍頓生異議。」禮遂定。

時肅順等獲罪，彭壽請察治黨援，旨令指實。奏言侍郎成琦，太僕寺卿德克津泰，候補京堂富績，侍郎劉崐、黃宗漢。得旨：「糾彈諸事，朕早有聞，特懲一儆百，力挽頹靡。此後不咎既往，諸臣亦毋以黨援陳奏，致啓訐陷。」于是陳孚恩等譴黜有差。彭壽又以載垣等隨事刻深，戶部五字官錢案請再清釐，從之。同治初，再遷內閣學士，署禮部左侍郎。五年卒。

趙光，字蓉舫，雲南昆明人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、給事中，轉光祿寺少卿，五遷內閣學士。擢兵部侍郎，調戶部。

文宗卽位，奏陳時務，略言：「安民先察吏，州縣爲親民之官，秩卑責重。捐例屢開，仕塗益雜。幕友招搖，書役播弄，賄囑情託，靡所不至。正供則挪移侵虧，訟案則株連擱壓，偶或參劾，輒籌抵制。大吏慮其噬臍，曲予寬容，同僚相率效尤，成爲習慣。應請飭令督、撫、司、道，嚴行舉錯，以肅官方。國家糜餉養兵，冀收實用，近日營伍將弁，虛文操演，厮役士卒，養尊處優。空名漁利，器械不修，槍礮無準，而水師尤爲窳敝。往往居岸自適，風沙

水綫，都未研習，洋面不靖，盜劫頻聞。前者海疆有事，船遠距而彈施，敵近前而藥罄，束手無策，慄體先逃。凡諸軍備，轉爲寇齎。甚至軌律盡墮，沿途坐索，長官乞哀，乃始進行。軍威不肅，一至於此。夫練兵必先練將，材藝邁衆，忠勇無前，如昔時楊遇春輩，渺不可得，緩急何恃？應請飭令將軍、督、撫、提、鎮，整齊營伍，鼓勵人才，以修武備。詰姦除暴，莫如保甲，近來直隸、山東盜賊日衆，至河南之捻匪，四川之囑匪，廣東之土匪，貴州之苗匪，雲南之回匪，肆意強橫，日無法紀，邪教充斥，名目紛繁。煽誘既衆，蹂躪彌多。地方文武，恐滋事端，惟務姑息。胥差既豢賊縱容，兵弁復得規徇隱。幹吏嚴拘，則聲息潛通，奪犯戕官，釀成巨患。其愚懦者，但期文過，諱盜爲竊，避重就輕，以至匪徒益無忌憚，禍不勝言。應請飭令各直省督撫，認真整頓，奉行保甲，緝捕勤能，據實獎勵；疲玩者撤參重處，以戢盜風。直省倉庫錢糧，各有定額，州縣官如果儘數徵解，交代清晰，何至虧空盈千累萬？其致此之由，厥有數端：或紈袴而登仕版，習尙奢華；或庸曠而昵親隨，開銷浮濫；或負累已深，官項償其私債；或交游太廣，正款供其應酬。寅支卯糧，東挪西掩，有漕者藉口于幫丁之需索，解庫者歸咎于糧價之增昂。道府察知，往往礙于情面，曲意彌縫，後任慮招重怨而不敢發，上司恐興大獄而不敢參，即使查抄，終歸無著。是以州縣交代，有歷數任而未算結者，有合數十州縣而未盤查者。前者欽差大臣會同各督撫清查整理，嚴定章程，虧短各案，

業已分別攤賠。第恐舊虧未完，新虧已續，應請敕令各直省督撫督同司道各官詳細查覈，交代未清者，停其委署升補，虧那者嚴參，以清積弊。」疏入，優詔嘉納。

三年，擢工部尚書，調刑部。八年，命偕尚書周祖培等督五城團防事宜，歷兼署工部、兵部、戶部、吏部尚書。四年，卒，諡文恪。

朱嶠，字致堂，雲南通海人。嘉慶二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檢討，遷御史。道光十二年，畿輔災，廣東副貢生潘仕成捐貲助賑，賜舉人。有援案以請者，嶠疏言：「仕成本副貢，去舉人一間，賜以舉人，於破格之中，仍寓量才之意。厥後葉元埜、黃立誠次第援請，若因此遂成定例，生富人徼倖，阻塞士進修，於事不便。應請旨飭各督撫，水旱偏災，捐輸應獎，不得援引前案。」上嘉納之。五遷至內閣學士。十七年，擢兵部侍郎，迭兼署吏、戶二部，坐事鐫五秩。二十六年，補內閣侍讀學士。

御史劉良駒條奏銀錢畫一，上命各省督撫議奏。嶠疏言：「泉布之寶，國專其利，故定賦以粟，而平貨以錢。物賤由乎錢少，少則重，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；物貴由乎錢多，多則輕，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。一輕一重，張弛在官，而權操於上。今出納以銀，錢幾置諸無用。雖國寶流通，然流於下而不轉於上。於是富商市儈，得乘其乏，操其贏，而任意以爲輕

重。若使官爲定價，且必格而不行。要在因其便使人易從，通其變使人不怨，行其權使人不疑。方今鹽務疲敝，皆以銀貴錢賤爲詞，以鹽賣錢而不賣銀也。賣錢卽解錢，人必樂從，長蘆鹽價可解京充餉。請於東西城建庫藏錢，以戶、工左右侍郎掌之，按時價搭放各旗，就近赴庫請領，以免其轉運，并嚴禁剋扣、短陌、攙雜諸弊。兩淮鹽價，解備河工歲修。淮上全工，水路皆通，輓運較易，工次雇夫購料，俱係用錢，此兩便之道也。農民以錢輸賦，天下十居七八。地方官收錢解銀，每致賠累。江西撫臣吳文鎔前奏：『本省坐支之項，收錢放錢，解部候撥之欸，徵銀解銀，兵餉役食，請照時價改折。』其言不爲無見。惟全行收錢，往返搬運，倍增勞費。通省絕無銀幣，亦未免偏枯。擬請州縣徵收，向來徵銀解銀者置無論，但照現在收錢者，量錢糧多少，視附近地方兵役衆寡，酌減應解銀數，以紓其困。除易銀解司之外，卽以錢抵銀，每銀一兩，折錢若干，酌定數目，按照時價，支放兵餉役食。應有耗羨平餘，仍行提出解司，而本管同城之官俸，本州縣之書工、役食、祭祀、驛站，本地方分汛之兵餉，俱准坐支。餘則視道路之遠近，解存道、府、藩各庫，以放兵餉。時價則視省垣爲準，以開徵前十日爲定，由藩司通飭遵照，半年一更。餉銀每兩折錢多不過千七百，少不過千二百，取爲定則，不得再減。至文武官廉俸無可坐支者，兵丁屯駐之區，附近州縣無收錢者，皆發銀如故。官局錢搭放向有成例者亦如故。如是，則雖變而實因，不至糾紛窒礙。至如

百姓出粟米麻絲易錢輸賦，久已習爲故常，向收若干，今折若干，凡自封投櫃者，不遽改折，是於民無擾也。兵丁領銀，仍須易錢然後適用。每至兵領餉時，不准鋪戶抑價，今照定價放給滿錢，此於兵無虧也。先時銀多，則官以收錢漁利；今時錢賤，則官以易錢賠累。多用錢則少解銀，卽累亦因而減，迨銀價平時，又復可獲羨餘，此於官有益也。或謂錢收于上，則塵市一空，恐致錢荒。不知兵役領錢，仍行於市，地方官除存庫外，尙有大半必須易銀解司，則其錢亦行於市。且今日之弊，不在錢荒而在錢濫，欲救其弊，莫利於收錢，尤莫利於停鑄。當此錢賤之時，暫停鼓鑄，以工本之銀，發出易錢，實收上庫。薄小者汰之，則私鑄難行，而官錢日多，錢價可平，而制錢一千准銀一兩之例，可得而行矣。是知停鑄者用錢之轉關，平價者絕私之微權也。將欲平價，非使銀錢相埒不可，爲平價而暫停鑄，迨價平而復開爐，所謂欲贏先縮，一張一弛之道也。夫損上必期益下，今錢值日賤，物價日貴，泉府費兩錢而成一錢，官兵領一錢則僅當半錢。無益於民，有損於國，孰得孰失，必有能辨之者。總之可用錢則用錢，必須用銀則仍用銀。附近則用錢，致遠則用銀。子母相權，贏縮有制，補偏救弊，無踰于此。惟各省情形不一，因地制宜，隨時變通。當責各督撫體察酌議盡善。」疏入，上命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行。

歷通政副使、內閣學士。二十九年，授倉場侍郎。咸豐四年，病，乞罷。五年，病痊，復

授戶部侍郎。六年，擢左都御史。迭署兵、禮二部尙書。十一年，又以病乞罷。同治元年，卒，諡文端。

李菡，字豐垣，順天寶坻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再遷侍講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講學士。二十一年，遷少詹事，督安徽學政，累遷通政使。二十五年，擢左副都御史。

咸豐元年，署禮部侍郎，應詔上疏：「請戒飭諸臣：一曰振因循。積習相仍，中外一轍。

用兵無可退之理，乃引疾歸田，抽身保位，則因循在軍旅矣。治水爲難緩之功，乃自冬徂夏，漫口未合，則因循在河防矣。雍沙番案，琦善以總督大員，猶復語多狡飾，以至往返鞫訊，則因循在刑法矣。順天武清縣逃犯，竟敢窩藏匪徒，浙江奉化縣刁民並敢迫脅官長，則因循又在郡縣矣。伏願皇上乾綱獨振，力挽頹風，聞嘉謨則立見施行，覩弊政則悉除支蔓。惰者責之，勇者獎之，勤者進之，昏者黜之，庶奮庸熙載，百廢俱修矣。一曰除欺飾。粵西逆匪，萌蘖在十數年之前，使撫臣早爲奏聞，何難根株立絕？乃養癰成患，諱莫如深。比及有人指陳，勢已不可撲滅。年來勞師糜餉，迄無成功，禍首罪魁，實由欺始。夫獻可替否，宰相之責也；拾遺補闕，諫官之職也。伏望皇上開誠布公，虛懷善納，導之使言，言之使盡，執兩用中，歸於至當。至科道職司言責，尤朝廷耳目之官，風聞偶誤，小過可容，庶贛直得

效其愚，萋菲莫行其罔，而宸聰四達矣。一日屏偏私。人之氣質，不能無偏，意見少有參差，議論遂多齟齬。相持不下，教令紛更，屬員既無所適從，宵小遂從而讒搆。嫌隙日深，乖氣致戾。刑部越獄一事，非其明驗乎？夫師克在和不在衆，兩粵會剿，湖南防堵，將帥不應有諉罪爭功之見，督撫不可存此疆爾界之私，同德同心，羣策羣力。苟無隙之可乘，定膚功之克奏。河、漕本屬一體，未有河不治而漕治者。從前督臣、漕臣，曾因參劾廳員，各執己見，現在漫口不能合龍，漕船何由利濟？億萬姓饑民待賑，數百萬帑項虛糜，正大臣憂患與共之時。此卽屏除嫌怨，共秉公忠，猶恐難以濟時屯而紓民患；倘仍芥蒂未化，籌畫分歧，不和政靡，咎將誰執？伏讀仁宗御製和同論，諄諄以臣下偏私爲戒。願皇上一德交孚，與百僚共襄上理焉。一日防玩法。現今軍務、河工，貽誤諸臣，厥咎匪細。仰蒙寬典，僅予薄懲，恕其既往之愆，責其將來之報。而且失伍之將弁，准其帶罪立功，潰防之河員，許其留工効力，恢宏大度，格外矜全，天下皆曉然於聖人不得已之苦心，與夫通變權宜之計，該大臣等久蒙倚任，渥荷優容，自無不激厲圖功，竭忠矢志。第恐奔走禦侮，難得賢員，倖澤恃恩，復萌故智。始猶懼罪之不可追，一旦獲宥，遂謂罪有可原矣；初猶慮法之不能逃，幸而苟免，遂謂法止于是矣。伏願皇上奮天錫之勇，播神武之風，寬大之詔，能發而卽能收，希冀之恩，可一而不可再。則德威惟畏，玩縱之萌，不戢自止矣。以上四條，皆臣道之防，

實切時之弊，而其本由於得人。進英銳，則因循者退矣；取誠篤，則欺飾者鮮矣。惟在皇上任賢勿疑，用材器使，俾朝無倖位，莫不圖易思艱，庶可挽天災民變之窮，而上副引咎納言之至意。」疏入，上嘉納之。

三年，授兵部侍郎，署倉場侍郎。廉得奸人把持倉務，置於法。十年，調工部，復調吏部。同治元年，擢工部尚書。二年，卒，諡文恪。

張祥河，字詩舫，江蘇婁縣人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遷戶部主事，累轉郎中。道光十一年，出爲山東督糧道。十七年，擢河南按察使，以父憂去官。服除，仍授河南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二十二年，祥符決口合龍，賜花翎，詔以河南迭被水災，始終克勤其事，予優敘。二十四年，遷廣西布政使，擢陝西巡撫。西安、同州有刀匪擾害閭閻，祥河飭嚴捕百餘人置諸法，詔嘉之。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應詔陳言，請述祖德，守成法，勵官方，蠲民欠。疏入，報聞。祥河優於文事，治尙安靜，不擾民，言者劾其性耽詩酒。

咸豐二年，東南軍事日棘，祥河奏言：「陝西興安等地毗連楚境，應舉行團練，擇要防堵。惟鄉勇良莠不齊，易聚難散，不如力行保甲，爲緝奸良法。」三年，召還京。四年，授內閣學士，尋遷吏部侍郎，督順天學政。六年，以病罷。病痊，仍授吏部侍郎。八年，擢左都

御史，遷工部尙書。十年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一年，以病乞罷。同治元年，卒，諡溫和。

羅惇衍，字椒生，廣東順德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十七年，督四川學政，召對，上以惇衍年少，語多土音，留不遣。二十三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講。累遷侍讀學士，轉通政副使、太僕寺卿。二十六年，督安徽學政，遷通政使。

三十年，文宗卽位，應詔陳言，略言：「古帝王治天下，根源祇在一心，要在覽載籍，勤省察，居敬窮理，以檢攝此心。聖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義，於存養省察、致知力行，以及人倫性命，皆有程途階級，其論君道，尤極詳備。惟在皇上講習討論，身體力行。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，於臣工奏摺，指示得失，明見萬里。皇上幾暇，日閱一二事，凡督撫陳奏，如能深謀遠慮，措置得宜，卽予以褒答；若有飾詐懷私，亦爲之指示，庶大吏皆知警戒。他若御纂資政要覽、庭訓格言諸書，皆本心出治，一以貫之。伏願皇上法祖以修己，推而知人安民，皆得其道。」又請諭部院大臣各舉所知，備京卿及講讀之任；敕直省督撫、提鎮、學政皆得犯顏直諫，指陳利病，無所忌諱，藩臬亦許密封由督撫代爲呈奏。疏入，上嘉納之。咸豐元年，疏陳風俗侈靡，民生日困，請崇儉禁奢，以蓄物力。二年，署吏部侍郎，授左副都御史。三年，擢刑部侍郎，仍兼權吏部。時軍需孔亟，戶部令京師商民以賃舍金一月納公家，

惇衍以爲非政體，疏乞明定限制。又疏荐廣東在籍給事中蘇廷魁等任籌軍餉。江寧既陷，寇氛復溯江上犯，惇衍疏請敕曾國藩練楚勇，自湖南移駐武昌，杜賊窺伺荆襄；蘇廷魁募粵勇援江西；袁甲三回河南防捻匪，並會同已革兩廣總督徐廣縉募新兵堵禦鳳、潁，遏賊北竄諸路；多被採納。命隨同惠親王巡防京師，調戶部。五年，以父憂歸。

七年，英吉利兵攻陷廣州，八年正月，命惇衍及在籍太常寺卿龍元禧、給事中蘇廷魁爲團練大臣。十年，款議定。十一年，召來京，擢左都御史。

同治元年，兩廣總督勞崇光被劾任用非人，調度乖方，命惇衍偕廣州將軍穆克德訥按治，崇光坐罷。遷戶部尙書，疏言：「吏治日壞，當獎廉懲貪。四川總督駱秉章、湖北巡撫嚴樹森、山西布政使鄭敦謹、山東按察使吳廷棟，清操較著，請獎之，以勵其餘。」又疏言：「皇上求賢若渴，應詔者寥寥，卽有登諸薦牘者，或由他省督撫保舉，必待本省給咨，始能赴部，非所以示虛懷延攬之道。且但令封疆大吏保舉，而未及京卿，恐馴致外重內輕，不可不防其漸。內閣、六部、九卿等朝廷重臣，素所親信，必俾其各舉所知，衆正盈廷，然後可反危爲安，轉亂爲治。請不必限以時日，拘以人數，但有操守廉潔，才猷卓越者，卽許隨時疏薦。倘所舉之人，將來或犯貪污，罪其舉主。」二年，兼署左都御史。

四年，兼管三庫，署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伊犁參贊大臣聯捷、御史陳廷經先後論劾陝西

布政使林壽圖沉湎於酒，巡撫劉蓉未諳公事，舉劾悉聽壽圖，及「蓉疏奏失體，漏洩密保」。命偕協辦大學士瑞常赴陝西按治。惇衍等爲疏辨，僅以微過議處，吏議壽圖遷調，蓉革職留任。尋蓉復以他事罷，陝民爲蓉、壽圖訟冤，總督楊岳斌以聞。惇衍等已回京復命覆奏，遂合疏言：「劉蓉秉性樸直，辦理甘肅潰勇，不動聲色，悉臻妥善。甘肅亂回竄擾，遣兵分布要隘，陝民以安。林壽圖身任勞怨，勤奮有爲，惟參劾屬員，間有輕重失當，致謗毀紛興，而其廉潔之操，究不能稍加訾議。」詔蓉仍署巡撫，壽圖來京候簡用。六年，兼署工部。八年，以母憂歸。十三年，卒，諡文恪。

惇衍學宗宋儒，立朝正色，抗論時事，章凡數十上，無所顧避。著有集義編、百法百戒、庸言、孔子集語等書。

鄭敦謹，字小山，湖南長沙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刑部主事。再遷郎中，出爲山東登州知府，擢河南南汝光道。咸豐元年，泌陽土匪喬建德踞角子山，敦謹與南陽鎮總兵圖塔布督兵捕獲之，被議敍，署布政使。二年，授廣東布政使，仍留署任。

粵匪入湖北，命赴信陽，會南陽鎮總兵柏山扼要設防。三年，命河南巡撫陸應穀統兵駐南陽，會城及信陽有事，許敦謹專摺馳奏。欽差大臣琦善督師援安徽，檄敦謹總理信陽

糧臺。及師屯江北，糧臺移設徐州，仍令敦謹往任其事。尋調授河南布政使，留筭糧臺如故。四年，光州、陳州捻匪起，巡撫英桂出駐汝陽，詔敦謹赴本任。省城戒嚴，敦謹督率官紳倡捐經費，興團練。皖捻犯永城、夏邑，增調兵勇防黃河各渡口，斷寇北竄。尋命暫署巡撫。

五年，坐欠解甘肅兩年協餉，降調。召還京，以四品京堂候補，授太常寺少卿。八年，督山東學政，累遷大理寺卿。同治元年，署戶部侍郎，復出爲山西布政使，調署陝西布政使，調授直隸布政使，擢河東河道總督。四年，授湖北巡撫，尋召授戶部侍郎。五年，調刑部。

六年，擢左都御史。捻匪渡河入山西境，巡撫趙長齡、按察使陳湜疎防被劾，詔敦謹往按，長齡、湜並坐罷，卽命敦謹署山西巡撫。七年，出省治防，移軍駐澤州欄車鎮，爲各路策應。授工部尙書，仍留署巡撫。回匪入河套，近邊震動。敦謹移駐寧武督防，別遣兵守榆林、保德下游各隘。增募礮勇，補葺河曲邊牆。回匪窺包頭鎮，沿河堵禦，會綏遠城將軍定安遣隊迎剿，總兵張曜自河曲截擊，破走之。八年，調兵部尙書，回京。

九年，調刑部。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，獲凶犯張汶祥，江寧將軍魁玉、漕運總督張之萬會讞，言汶祥爲洪秀全餘黨，其戕新貽，別無主謀者。命敦謹往會鞫，仍以初讞上，論極刑。

十年春，敦謹還京，至清江浦，上疏以病乞罷。光緒十一年，卒，諡恪慎。

龐鍾璐，字寶生，江蘇常熟人。道光二十七年一甲三名進士，授編修。咸豐二年，大考一等，擢庶子，遷侍講學士，署祭酒。明年，授光祿寺卿。八年，擢內閣學士，署工部侍郎，以父憂歸。十年，江南大營潰，蘇、常淪陷，督團勇防禦。上命鍾璐陳奏軍事，鍾璐疏言：「常、昭三面皆賊，惟恃民團抵禦。器械不精，紀律不明，若大兵不速至，恐裹脅愈多，愈難措手。請飭督臣曾國藩迅由祁門統師南下，常、昭庫款無存，惟賴捐輸充餉，軍需浩穰，捐戶搜括無遺。並請飭督臣於就近完善之區，籌貲接濟。」又奏：「江北惟通州最完善，與常、昭有唇齒之依。在籍布政使徐宗幹廉能素著，請飭令督辦通、泰一路捐輸，並會籌常、昭防剿。」從之。

尋命督辦江南團練。賊由江陰東竄，逼常熟，鍾璐率團勇數戰，亡其精銳，奏請江北諸軍速援。上以水陸各軍勢難兼顧，溫詔慰勉。八月，賊陷常熟，鍾璐奏自劾，並請飭荊州將軍都興阿統楚師兼程進駐通州防北竄，上責令規復。鍾璐自崇明赴上海，設局勸捐，集團守禦。薦上海知縣劉郁膏循聲卓著，爲江南州縣之冠，報聞。又以軍需餉急，奏請令失守地方官罰鍰免治罪，諭有「捐輸巨款，募勇殺賊，隨官兵克復城池者，得據實聲明請旨」。尋

奏言：「賊所脅之衆數百萬人，何一非皇上赤子？若非設法解散，窮無所歸，必鋌而走險。請明降諭旨，予以自新，釋兵歸降者勿殺，薙髮投順者勿殺。又陷賊州縣，多設立僞官，迫索錢米，以減輕田賦，搖動人心。歷來被兵州縣，錢糧均奉恩旨蠲免。此次蘇省被賊，戶口散亡，收復之後，無從徵收，不如施恩於未復之先，使愚民不爲所惑。」詔如所請。

十一年春，賊自平湖、乍浦窺金山，鍾璐督團勇進擊，斬馘甚衆。新埭賊擾大泖港，楓涇賊窺角鈎灣，復會官兵破之。是年冬，以蘇、常淪陷，吳民待援，有逾飢渴，復疏請敕曾國藩分兵急取蘇、常。與江蘇諸士紳貽書國藩，言：「上海餉源重地，請以奇兵萬人，一勇將統之，倍道而來，可當十萬之用。」國藩乃遣李鴻章率師浮江而東。俄、法兩國請助兵討寇，鍾璐奏言：「中國平內亂，原無待藉手外人，而值賊勢蔓延，兵力單薄，不能不爲從權之計。惟外人助攻，爲通商而起，必先自有把握，方裨大局。」諭江蘇巡撫薛煥妥籌酌行。

尋裁各省團練大臣，召還京，再授內閣學士。同治元年，遷禮部侍郎，迭署工、吏諸部，督順天學政。四年，呈所纂文廟祀典考。六年夏，畿輔亢旱，疏陳荒政十事，下部議行。命偕大學士賈楨等督五城團防，歷戶、兵、吏諸部。九年，擢左都御史，署工部尙書。十年，授刑部尙書。丁母憂，歸。光緒二年，卒，諡文恪。

子鴻文，光緒二年進士；鴻書，光緒六年進士；同官翰林院編修。鴻文至通政司副使，

鴻書至貴州巡撫。

論曰：同治初政，沈兆霖、曹毓瑛入贊樞府，兆霖暫領陝督，督師定西寧，以死勤事；毓瑛慎密練達，克副簡拔。許乃普等皆以清謹負時望，鄭敦謹尤敷歷有名績。江寧之獄，論者多謂未盡得其情，敦謹未覆命，遽解官以去，其亦有所未慊於衷歟？

清史稿卷四百一十二

列傳二百九

王茂蔭 宋晉 袁希祖 文瑞 毓祿 徐繼畬 王發桂

廉兆綸 雷以誠 陶樑 吳存義 殷兆鏞

王茂蔭，字椿年，安徽歙縣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升員外郎。咸豐元年，遷御史。疏請振獎人才，鄉會試務覈實，殿試、朝考重文義，造就宗室、八旗人才，以有裨實用爲貴。戶部議開捐納舉人、生員例，茂蔭疏爭，且言：「籌餉之法，不徒在開源，而在於善用。委諸盜賊之手，靡諸老弱之兵，銷諸不肖之員弁，雖日言推廣捐輸，何濟？」又極論：「銀票虧商，銀號虧國。經國謀猷，下同商賈，體至褻而利實至微。初時虧不能見，及虧折已甚，雖重治其罪，亦復奚補！」其言皆驗。

二年，粵匪自長沙趨岳州，茂蔭疏言：「安徽防務，以宿松爲要衝，小孤山爲鎖鑰。設險

非難，得人爲難。請起前署廣西巡撫周天爵幫辦防堵，扼要駐守陸路，令府縣勸諭紳民團練守助，用明金聲禦流賊保鄉里之法，最爲簡易。」武昌既陷，茂蔭又疏言：「賊勢猖獗，宜急收人心，籌儲積，講訓練，求人才。」三年，戶部奏試行鈔法，上命左都御史花沙納與茂蔭會議，奏行簡要章程，並繪鈔式以進。疏言：「皖北蒙、亳，捻匪蠡起，萬一粵賊勾結，更爲心腹巨患。夫欲平盜賊，尤在守令得人。廬、鳳、潁諸郡，守令貪鄙者，實繁有徒。請嚴飭大吏從嚴劾汰，以治賊之源。」又曰：「兩湖、江、皖處處言防，而處處不守。請嚴飭各督撫專主剿辦，一處賊平，則他處之賊不敢復起；鄰省賊滅，則本省之賊無自而來。是不言防而防自固也。」三月，揚州陷，茂蔭疏言：「寇氛將逼山東，巡撫以剿賊出省，藩臬漫無布置，城內團丁不滿七百。乞特簡重臣防守，以固畿南屏蔽。」又言：「陝西設防，兵爲民害，請諭飭按治。」茂蔭屢上疏，言事侃侃，文宗頗嚮用。擢太常寺卿，遷太僕寺卿。

粵匪犯畿輔，參贊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駐師涿州，諸軍咸觀望不肯前。茂蔭疏言：「賊既渡滹沱而北，迴翔於深、晉之郊，而不遽北犯者，懼吾兵出也。吾兵出而遷延不進，賊有以知我之勇怯矣。臣竊謂賊自桂林北竄，諸帥喪師左次，皆爲一守字所誤。賊屯一日，可資休息；我屯一日，銳氣日墮。賊所過劫掠，行不裹糧；我軍坐食縣官，日需鉅餉。相持數月，餉絕兵匱，不待交綏而勝負已判。請密飭王大臣等明發號令，按兵拒守，而陰選

健將率死士數千，潛師出彼不意，麾兵急擊，一鼓可殲。如此，則大河以南，諸賊心慌膽落，不敢復圖北犯矣。」

尋命會辦京城團防保甲，擢戶部侍郎，兼管錢法堂。戶部奏鑄當十、當五十大錢，王大臣又請增鑄當百、當千，謂之四項大錢。當千者，以二兩爲率，餘遞減。茂蔭上疏爭之曰：「大錢之鑄，意在節省，由漢訖明，行之屢矣。不久卽廢，未能有經久者。今行大錢，頗見便利，蓋喜新厭故，人情一概。及不旋踵，棄如敝屣。稽諸往事，莫非如是。錢法過繁，市肆必擾，折當過重，廢罷必速，此人事物理之自然。論者謂國家此制，當十則十，當千則千，孰敢有違？不知官能定錢直而不能定物直，錢當千，民不敢以爲百；物直百，民不難以爲千。自來大錢之廢，多由私鑄繁興，物價騰踊。宋沈疇之言曰：『當十錢鑄，召禍導奸，游手之徒，爭先私鑄。無故而有數倍之息，雖日斬之，勢不可遏。』張方平之議曰：『奸人盜鑄，大錢之用日輕。比年以來，虛高物估，增直於下，取償於上，有折當之虛名，罹虧損之實害。』大觀錢鑄自蔡京，而其子條作國史補敘：『始之得息流通，繼之盜鑄多弊，終之改當折閱。』事皆目睹，尤爲詳盡。古所不能行，而謂可通行於今乎？信者國之寶。大錢鈔票，皆屬權宜之計，全在持之以信，庶可冀數年之利。今大錢輕重程式，甫經頒行，未及數月，忽盡更變。商民惶恐，羣疑朝廷爲不可信，此非細故也。或慮銅短停鑄，故須及時變通，願變通欲其能

行，不行則亦與不鑄等。逆賊一平，不患無銅，若賊不能平，銅不能運，雖儘現有之銅，悉鑄當千，恐亦無濟，可慮者不僅停鑄而已。」上命王大臣及戶部秉公定議，王大臣終執原議。

四年，戶部會奏推廣大錢辦法，茂蔭復疏爭曰：「臣疏陳大錢利弊，未奉諭旨，臣職司錢法，夙夜思維，實覺難行。當百以上大錢，與原行當五十者無甚分別，此何以貴，彼何以賤，難一；以易市物，則難分折，以易制錢，莫與兌換，難二；大錢雖準交官項，然準交五成者，已有寶鈔官票，大錢何能並搭？難三。此猶其小者耳，最大之患，莫如私鑄。奸人以銅四兩鑄大錢兩枚，即抵交官銀一兩，是病國也。蓋行制錢，每千重百二十兩，鎔之可得六十兩，以鑄當十錢可得三十千。設奸人日銷制錢以鑄大錢，民間將無制錢可用，是病民也。寶鈔官票，其省遠過大錢，果能推行盡利，裨益亦非淺尠，大錢之行，似可已也。」疏入，仍不報。其後大錢終廢，如茂蔭言。

又疏論鈔法利病，略曰：「上年初用銀鈔，雖未暢行，亦未滋累。及臘月行錢鈔，至今已發百數十萬，爲累頗多。向來鈔法，唐、宋之飛錢、交子、會子，皆有實以運之。元廢銀錢不用而專用鈔，上下通行，爲能以虛運實。明專以虛責民，以實歸上，勢遂不行。臣元年所奏，皆以實運虛之法。今時勢所迫，前法不行，議者雖專於收鈔時設法，然京師放多收少，軍營有放無收，直省州縣有收無放，非有商人運於其間，則皆不行。非與商人以可運之方、

能運之利，亦仍不能行。」因擬上四事，務在通商情，利轉運。奏入，上斥其爲商人指使，不關心於國是，命恭親王奕訢、定郡王載銓覈議。議上，謂茂蔭所論，窒礙難行，嚴旨切責。尋調兵部。

粵匪踞池州、太平，皖南隔絕，茂蔭奏請以徽州暫歸浙江統轄，上命浙江巡撫黃宗漢體察酌行。初，茂蔭疏言：「賊脅良民，驅爲前鋒。請特降諭旨，自拔來歸，均從寬貸。殺賊來獻，均加爵賞。」京師久不雨，上命清釐庶獄，減免情節可矜者，茂蔭又疏言：「可矜者莫如賊中逃出之難民，各處捕獲難民，指爲形迹可疑，嚴訊楚毒。此輩於法不爲無罪，於情實有可矜，請敕暫緩定擬。皇上御極以來，屢詔求言，言或無當，奉旨明斥；斥其無當，非禁使不言也，然言者卽因以見少。卽如諸路債軍失地之將帥，未敗之始，其措置乖方，人言藉藉；而無敢爲皇上言者，或慮無實據也，或雖有實據而慮查辦時化爲子虛也，或慮不用而徒招怨也，或謂聖心自有權衡也，是以皆不敢言。至用人進退之際，臣子每不敢盡言，淺者懼干聖怒而見斥，深者懼激上意而難回。皇上披覽奏章，纖悉必邀批示，勤亦至矣。臣以爲精神貴於不紛，願務其遠者大者，舍其近者小者。明主勞於求賢，而逸於任人。今天下人才不足，此誠可憂。雖然，非無才也。如羅澤南，人無不知爲將材矣，初不過一貢生耳。湖南一省，既有江忠源兄弟，又有羅澤南諸人，則他省可知。惟賢知賢，惟才愛才，是在聖心之誠求

耳。方今武昌未下，江西又復危急，兩省之民，向也與賊爲仇，今乃竟有從逆者。此中轉移之故，宜深思也。列聖仁漸德被，人心斷不能忘。然此時不亟維繫，使賊得徐出假仁假義以爲市，恐民心將爲所搖而難挽矣。」奏入，上嘉納之。

八年，病免。十一年，穆宗卽位，以茂蔭忠直，命俟病痊聽候簡用。同治元年，上疏陳時政，言：「天象示警，宜廩修省。議政王責任重大，宜專心機務，餘事綜其大綱。言官宜加優容。順天府事繁，府尹石贊清不宜兼部。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司員甫及一年，卽得優保，恐各衙門人員皆以營求保送爲得計，宜防其漸。」署左副都御史，命偕兵部尙書愛仁往山西按事。授工部侍郎。二年，調吏部。丁繼母憂，歸。四年，卒於家。

宋晉，字錫蕃，江蘇溧陽人。道光二十四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二十七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中允。二十九年，典河南鄉試，因命題錯誤議處，諭不得更與考試差。咸豐二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讀學士，遷光祿寺卿。三年，命會辦京城團防保甲，署禮部侍郎。四年正月，疏言：「去冬園丘大祭，適值聖體違和，禮臣以登降繁縟，於親詣壇位及奠帛後諸儀節，更加酌定，奏請允行，旋以遣親王恭代而止。惟詳稽典禮，祀天鉅典，尤爲慎重。偶遇服色不宜，興居未適，有遣代，無議減。現值祈年大祀，伏願皇上飭停新議，仍遵成憲。」五年，遷

宗人府丞。

六年，疏言：「自江寧失陷，上自九江，下及鎮江、瓜洲，寇勢水陸相援。現聞向榮兵力不支，情形危急，今卽分路赴援，仍恐緩不濟事。請飭江督、浙撫，雇用輪船載兵，由圖山關入江，焚攻金、焦賊船。再由儀徵溯浦口，與六合諸軍相爲犄角，則江寧、鎮江對岸之賊，節節防我，必不敢離巢東竄。是不特解江南之急，卽江北亦愈寧謐。又聞廣東新至紅單船二十餘艘，請飭德興阿、向榮將紅單船併歸一處，力扼蕪湖江面。如能克復蕪湖，則拊賊之背，寧國不攻自下。」薦道員繆梓、楊裕深、金安清通達治體，洞悉夷情，請以雇船籌費諸事責成辦理。疏上，諭兩江總督怡良與向榮、德興阿酌行。

宣宗實錄告成，敍勞，擢內閣學士，迭署戶、工二部侍郎。八年，授工部侍郎。文宗頻歲抱病，未能親行祀典，十年，晉疏言：「近年郊壇大祀，聖躬以步履失常，偶緩親行，而於遣恭代外，仍先期躬詣皇乾殿拈香，仰見寅畏深衷。惟每屆大祀，皇上於前一日辰巳間躬詣拈香，卽在齋宮祇宿。今則先期卽如臨事，請於前一日寅卯間先行詣殿拈香，然後還宮辦事。臣尤願慎攝聖躬，養元氣，節峻伐之味，復健行之常，於下屆郊祀大典照常親行。」上嘉納之。

十一年，疏言：「江寧失陷已將十載，總督曾國藩經營防剿，與官文、胡林翼會合攻復安

慶，惟所部不足二萬人。若合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五省歲入，養兵勇十三萬人，以七萬分駐防剿，六萬大舉東征，餉足兵增，庶可一舉集事。」又言：「江西首當賊衝，巡撫毓科、布政使慶善皆失人望，請以太常寺卿左宗棠簡署巡撫，而於督糧道李桓、前廣饒道沈葆楨、浙江道員史致謬三人中簡擇擢授藩司。」又請以曾國藩總統四川、湖北、湖南、江西、安徽五省督辦東征軍務。上以所籌不爲無見，下官文、國藩等議奏。又疏言：「慕陵規制，儉約樸實，萬世可法。定陵工程請仿行勿改。」格於部議，不行。

同治元年，調倉場侍郎。南漕初改海運，歲額三百萬石，自天津運京倉，偷漏飛灑，歲損米棊鉅。迨軍興，江、浙郡邑淪陷，南漕起運纔二十餘萬石，而偷漏飛灑如故。十年以來，侍郎及監督官凡數易。晉受事，深悉其弊，因循未奏舉。六年，事發，左遷內閣學士，償米二萬石。十二年，遷戶部侍郎。十三年，卒。

袁希祖，字荀咳，湖北漢陽人，原籍浙江上虞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咸豐二年，大考二等，擢侍講。三遷侍講學士。八年，超擢內閣學士。迭署禮、工、刑諸部侍郎。九年，疏言：「咸豐初以道梗銅少，改鑄大錢，未幾，當百、當五皆不行，惟當十行之。始直制錢三五，近則以十當一。銀直增貴，百物騰踊，民間重困。旗餉月三兩，改折錢十五

千，致無以自活。向日制錢重一錢二分，大錢重四錢八分，以之當十，贏五錢四分。今以十當一，是反以四錢八分銅作一錢二分用也。民間私鑄改鑄，百弊叢生。今天下皆用制錢，獨京師一隅用大錢，事不畫一。請悉復舊規，俾小民易於得食，盜源亦以稍弭。」

十年，疏言軍事，略謂：「數年以來，地方軍事所謂失守，無所爲守也，但聽其失。卽坐以罪，僅革職留營而已。所謂收復，不見其收，自然而復。俟賊自去，卽虛報克捷，上狀列保，以樹植私人。似此用兵，安有成功之一日？臣愚以爲今雖敗裂，機尙可轉。賊窺蘇、常、久，一旦得之，子女玉帛，其意已鑿，不特金陵老賊全股爭趨，卽天長、六合之賊，亦涎其利。宜乘彼勢方散緩，請特選重臣駐清、淮要地，統籌全局。頃諭旨令曾國藩赴兩江署任，規復蘇、常，自寧國進兵，前後受敵，非萬全之計。莫如令胡林翼自江北進攻，牽制安慶；令楊載福以水師直下大江，互相策應；令李若珠力攻天長、六合，以出江浦，遙立聲援。密飭國藩潛引銳兵，倍道以取金陵，方爲上策。今日勞師糜餉，勢無窮已，兼各路統帥散而無紀，其賢者往往深入援絕，血戰殞身；其不肖者坐擁厚兵，遇敵輒避；必得重臣領兵統馭，積弊旣除，精神乃奮，此轉移之機也。」尋署戶部侍郎。

時各直省行團練，分遣大臣督辦，希祖疏言：「團者一時可集，練非經久不能。卽云團練，非五六千人不可。計口授食，費已不貲。卽使練成，而此五六千人制敵不足，騷動有

餘，坐食貲詘，終虞譁潰。且遴往大臣，萬一與有司齟齬，必至互爲水火，轉貽大局之憂。請頒明諭，使知團練乃以自衛鄉閭，並不以此科斂，亦不必日給口糧，坐守困耗。否則用多費溢，正供無可挹注，不得不取諸民。輕則聚衆，重則返戈，大可慮也。」

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國合軍內犯，天津不守，希祖請暫就和議，遷延旬日，俾部署得以周詳。僧格林沁獲英官巴夏里，希祖疏請殺之。未幾，敵軍深入，上巡幸熱河。希祖屢疏諫，不報，屢北望痛哭，遂得疾。已而和議成，兼署兵部侍郎。尋卒。

文瑞，字叔安，烏蘇氏，滿洲鑲紅旗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擢侍講，五遷至左副都御史。文宗卽位求言，文瑞疏陳四事，請選賢才，明賞罰，廣聽納，謹調攝，並錄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孫家淦三習一弊疏以進，上嘉之。咸豐三年，粵匪陷武昌東下，疏請於上海、鎮江雇用廣東紅單船，擇員統帶，以防江面；並密察京師流言，以消逆萌、靖畿輔。上命諸大臣集議增兵籌餉，文瑞疏言：「兵餉爲國家大政，遵旨會議，乃大學士等絕無一語及公，言笑晏晏，不知內閣何地，不詢會議何事。臣臚舉摺持之策，尙書孫瑞珍竟閒辭支吾，自述家私，形同市井。大臣如此，深堪悼嘆。」又言：「二月朔爲領俸定期，戶部款絀，早應籌畫。乃於是日清晨請旨，冀以停俸上諉朝廷。又議行鈔法，並徵鋪稅，商民驚

懼。請發帑三十萬支放春俸，暫可流通，俾商民安業，鈔法鋪稅，暫從緩議。」從之。又疏言：「鈔法之弊，放多收少，半爲廢紙。放少收多，民間鈔無從得。若收放必均，是與之甲而取之乙，徒擾無益，非易銀鈔爲錢票不可。擬就道光年間所設官號錢鋪五處，分儲戶、工兩局卯錢。京師俸餉，照公費發票之案，按數支給，以錢代銀。」並具條目六事。疏入，議行。尋兼署大理寺卿，以天變奏請修省，上嘉納之。刑部罪人劉秋貴死於獄，文瑞奏：「秋貴無病，一夕而死。刑部後四日入奏，改易日期，塗飾操縱，請嚴飭根究。」山西 崞縣民婦王劉氏拒姦死，罪人從輕比，刑部題駁，文瑞復奏：「原擬知州失出，請飭山西巡撫嚴劾。」上並從之。

粵匪入山西境，陷平陽等處，文瑞奏請飭督兵大臣嚴防入直隸要路。尋自臨洛關竄逼天津，命文瑞率兵駐通州。奏言：「通州城垣樓櫓損壞，請集款建復。」諭：「此守土之責，統兵大臣不必兼轄。」擢刑部右侍郎。四年，以病乞罷。

先是文瑞偕克勤郡王 慶惠請捐銅鑄四項大錢濟兵餉，上從其請。及還京，病痊，命仍與惠慶董其事，設局開爐。上命尙書阿靈阿、御史范承典往銅廠查驗，文瑞奏劾阿靈阿等擅開爐房，恐有偷漏，上斥其負氣任性，降二級調用。同治元年，卒。

毓祿，字曉山，舒穆魯氏，滿洲正白旗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。累升郎

中，遷御史。軍興，安徽、江蘇、山東諸省皆暫停秋審。毓祿奏言：「寇蹤所至，每先釋獄囚，脫其死而置之生，自必願爲賊用。雖有投首減罪之例，而愚頑類多不知大義。聞直隸近因賊擾，將秋審諸囚，酌覈情罪，其謀、故、凶、盜、拒捕、殺人重囚，立即正法。其情有可矜及例應緩決諸囚，即予減等發配，誠爲權宜變通之道。現有軍務省分，應令一體遵辦。」

京師行用大錢，當百、當五十二種壅滯不行，毓祿疏請商民應納旗租、地丁、關稅，於例定收鈔五成數內專收當百、當五十大錢二成，部收捐項應交錢票，亦一律納大錢。七年，擢工科給事中，歷內閣侍讀學士、太僕寺少卿、通政司副使、內閣學士。同治三年，擢工部侍郎，兼管錢法堂。五年，奏言：「寶源局鑄當十錢，向係滇省解銅，以銅七鉛三配鑄。近因滇銅久未解局，市銅低雜，致錢文輕小，例定每錢應重三錢二分。請每屆收錢，以三錢爲率，不及者即飭改鑄。」上斥寶泉、寶源二局不職之兩侍郎監督，並下吏議。

徐繼畬，字松龕，山西五臺人。道光六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迭疏劾忻州知州史夢蛟、保德知州林樹雲營求升遷，登州知府英文諱災催徵，榮河知縣武履中藉事科斂。又疏請除大臣迴護調停積習。

又疏陳政體宜崇簡要，略謂：「皇上廣開言路，諸臣條奏苟有可取，無不通行訓諭，惟是

積習疲玩已久，煌煌聖諭，漠不經意，輕褻甚矣。臣以爲諸臣條奏，或非大體所關，或非時務所急，原不必悉見明文。若事關切要，聖慮折中，期於必行者，卽降諭旨，宜重考成。度其事之難易，限年興革。如仍前玩視，於本案外重治以違旨之罪。此教令之宜簡也。六部則例日增，律不足，求之例；例不足，求之案。陳陳相因，棼亂如絲。論者謂六部之權，全歸書吏。非書吏之有權，條例之煩多使然也。臣以爲當就現行事例，精審詳定，取切於事理者，事省十之五，文省十之七，名曰簡明事例，使當事各官得以知其梗概，庶不至聽命於書吏。此則例之宜簡也。考功、職方，議功議過，使百僚知勸懲也。現行之條，苦於太繁太密，不得大體。嘗見各直省州縣有蒞任不及一年，而罰俸至數年十數年者，左牽右掣，動輒得咎。且議處愈增愈密，規避亦愈出愈奇，彼此相遁，上下相詭，非所以清治道也。臣以爲各官處分，凡關於國計民生，官箴品行，不妨從重從嚴；其事涉細微，無關治體，與夫苛責太深，情勢所難者，當準情酌理，大加刪削。此處分之宜簡也。疏入，上嘉納。旋召入對，論時事至爲流涕。

十六年，出爲廣西潯州知府，擢福建延邵道，調署汀漳龍道。海疆事起，敵艦聚廈門，與漳州隔一水，居民日數驚。繼畚處以鎮定，民賴以安。二十二年，遷兩廣鹽運使，旬日擢廣東按察使。二十三年，遷福建布政使。二十六年，授廣西巡撫，未赴官，調福建。閩浙總

督劉韵珂以病乞假，繼畚暫兼署總督。福州初通商，英吉利人僦居會城烏石山神光寺，士民大譁，言路以入告，上命韵珂、繼畚令其遷徙，久之乃移居道山觀。士民以繼畚初不力拒，終不慊，言者屢論劾。繼畚初入覲，宣宗詢各國風土形勢，奏對甚悉，退遂編次爲書曰瀛寰志略，未進呈而宣宗崩，言者抨擊及之。

咸豐元年，文宗召繼畚還京，召對，稱其樸實，尋授太僕寺少卿。詔求言，繼畚上疏，略謂：「國家崇尚儉樸，大內宮殿，一仍明舊。惟圓明園爲三時聽政之地，避暑山莊爲秋獮駐蹕之地，兩處規模，至乾隆間而備。宣宗皇帝暫停秋獮，熱河工程一切報罷，惟自正月至十月恆駐圓明園。然三十年中，未嘗增一堵一椽，游觀不及諸坐落，或報應修，輒令撤去，以故內帑發出外庫前後凡千數百萬。數年以來，園亭久曠，或謂先朝堂構，不應坐聽彫殘。方今軍務未完，河工未畢，亦料無暇及此。將來兩事告歲，內庫稍充，保無以營繕之說嘗試者，伏望皇上堅持，苟非萬不得已之工程，一切停罷。至於裝修陳設，珍奇玩好，可省則省，無取鋪張，此土木之漸宜防也。孔子刪詩，以關雎爲首，義取摯而有別。匡衡之說有曰：『情欲之感，無介於容儀；宴安之私，不形於動靜。』其言有別，可謂深切著明。第以事涉宮闈，絕於聽覩，非臣子之所敢言。雖有折檻之忠，牽裾之直，止能言得失於殿廷，豈能爭是非於宮壺？故聖帝明王，卽以是爲修省最切之地。皇上至剛無慾，邇者釋服禮成，將備

周官九御之制，衍大雅百男之祥。竊以爲聖德日新，肇基於此，此宴安之漸宜防也。自古壅蔽之患，由於言路不通，然亦有言路既通，而壅蔽轉生於不覺者。皇上御極之初，卽以開言路爲務。自倭仁一疏，手詔褒嘉，言事者紛紛而起。邇因天旱求言，又復諄諄獎誘，舉空言塞責、受人指揮、激直沽名三弊爲戒。臣庶大半中材，臣以爲空言塞責，事出庸愚，一覽擲之，無關輕重。激直沽名，由於器小，皇上予以優容，適足以見聖度。至受人指揮，事涉營私，果其確有可憑，必當明正其罪。總之羣言淆亂，衷諸聖人，亦在皇上權衡酌量而已。臣竊計在京言事者，約分三等：以章奏陳者，曰九卿、科道；以章奏陳兼得面陳者，曰部院大臣；不以章奏陳而時得面陳者，曰內廷王公。此三者各有所優，亦各有所蔽。九卿、科道，爵秩未崇，少迴翔之意，聞見較廣，多採訪之途，以風節相磨，以彈劾爲職，此其所優也；其所蔽則前之三弊是也。部院大臣，久在朝列，受恩効忠，明習時事，此其所優也；然階級既崇，天顏日接，顧忌矜慎，胸臆所存，莫能傾吐其十一，此則其所蔽也。內廷王公，國家肺腑，外無私交黨援之患，內無希倖爵賞之心，此其所優也；然法制綦嚴，例不與外人交接，廷評輿論，所不盡聞，此則其所蔽也。皇上明日達聰，幽隱畢照，而臣乃鯁鯁過慮者，誠恐言事者限於才識，未能仰副淵衷，致皇上察納虛懷，不免悵然而思返，此壅蔽之漸宜防也。昔唐臣魏徵有十漸之疏，太宗嘉納，千古以爲美談。夫漸者，已然之詞也。正之於已然，何如防之

於未然。臣謹師其意，衍爲三防之說，極知迂陋，無補高深，伏冀幾餘採納。」上優詔報之。

咸豐二年，吏部追論繼畬在巡撫任逮送罪人遲誤，請議處，乃罷歸。尋丁母憂。粵匪北犯，攻懷慶，山西巡撫哈芬檄太原總兵烏勒欣泰率兵防澤州，遷延未卽赴。賊渡河陷垣曲，哈芬出駐陽城，布政使郭夢齡疏乞援，繼畬亦具疏借布政使印馳奏，上爲罷哈芬巡撫，以王慶雲代之。繼畬條舉防守諸事以告，尋奏請令繼畬督辦防堵。事定，居數年，回、捻交亂，又命督率官紳總辦各府州團防。繼畬駐潞安年餘，親歷遼州、上黨、陽城諸要隘，措置詳備，署巡撫沈桂芬甚重之。同治二年，召詣京師，命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尋授太僕寺卿，加二品頂戴。五年，以老疾乞歸。

繼畬父潤第，治陸王之學。繼畬承其教，務博覽，通時事。在閩、粵久，熟外情，務持重，以恩信約束。在官廉謹。罷歸，主平遙書院以自給。尋卒。

王發桂，字笑山，直隸清苑人。道光十六年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，累遷郎中。咸豐三年，上疏言軍事，被嘉納。尋遷御史。

洪秀全既踞江寧，分兵北犯，發桂疏言：「順德、正定地當衝要，請屯兵扼隘。」並條列六事，曰：謹偵報，嚴催餉，慎查勘，明曉諭，廣撫卹，籌協濟。又疏薦貴州道員胡林翼知

兵能勝重任，請超擢，俾任軍旅，上命林翼留湖北襄軍事。迭疏請令各省汰舊伍，練新兵，設鄉團，值有事則新軍進戰，鄉團設防，以明戚繼光紀效新書、練兵實紀訓練將士。賊渡河，偪近畿輔，疏請蒐簡軍實，選精銳爲後備，並蠲貧民房稅，撫流亡以安人心，下所司議行。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大臣獲罪，多以從軍自効，位崇性驕，不可任使，坐耗糧糈，無裨軍政。且主將曲庇，輒請起用，有罪幾同無罪，圖功適以冒功。頃副都統達洪阿退縮失律，致知縣謝子澄、副都統佟鑑同時死寇。欽差大臣勝保賜以神雀刀，原令便宜行事，乃自入直境，未戮一人；而於獲戾大臣，多所論薦，以私廢公，抑阻士氣。請按治達洪阿以下，行軍法。紀律既嚴，軍威自振。」並被採納。累遷給事中、鴻臚寺卿。

八年，復疏論時事，言：「宜上廉恥，重訓練，以求將帥之才。李續賓、唐訓方起自末僚，能自張一軍，轉戰千里。敦樸廉潔，勇往任事之人，隨地而有，請飭督撫採訪奏聞。物力艱窘，莫甚於湖南；軍餉糜費，莫甚於江蘇。自湖南得左宗棠，江蘇得王有齡，而餉源日裕。夫興利莫如去蠹，今司計者日言捐餉，而鹽、漕、糧稅，凡國家自然之利，一任廢弛。請下所司議整飭。兩廣總督黃宗漢赴粵，遷延六月，遲不之官。城淪於敵，巡撫柏貴莫知爲計。城東居民殺敵數百，柏貴輒爲懸賞緝殺人者。貴州巡撫蔣霽遠當叛苗、教匪日久鴟張，未聞有所措施。此皆才力不逮，遂使一方塗炭。聖主恩威並用，尤所仰望。」

歷太僕寺卿、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。同治二年，署工部侍郎。疏薦戶部郎中王正誼守潔才優，以忤肅順得罪，請復其官，報可。授禮部侍郎，調刑部，又調工部。五年，以疾乞免。九年，卒。

廉兆綸，初名師敏，字葆醇，順天寧河人。道光二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宣宗知其賢，將擢用，以父憂歸，遺命諸臣可大用者，兆綸與焉。咸豐元年，服除。二年，大考二等。三年，直南書房。四年，授右贊善，超擢翰林院侍講學士，督江西學政，轉侍讀學士，再擢內閣學士。五年，授工部侍郎。

時粵匪石達開擾江西，侍郎曾國藩率師禦之，寇張甚，陷州縣五十餘，逼會城。上命兆綸幫辦廣信、饒州防剿，兆綸奏言：「江西通省募勇計一萬五六千人，各不相統屬。地方有警，勝則互訐以競功，敗則爭潰而不相救。甚且擾民冒餉，乘便營私，其弊不勝枚舉。今賊勢日張，瑞州、臨江相繼失守，設有倉卒，以此散而無紀者當之，何恃不恐？惟有將所募之勇，裁去一切名號，併爲三四軍，每軍得四五百人，統以監司方面素有威望者，庶可責成功。」

六年三月，兆綸按試廣信，賊陷吉安、撫州，進據安仁，兆綸上疏請援，並以練勇千守贛

溪。賊竄德興，陷建昌，廣信勢益孤，兆綸督諸生集鄉團，與廣信知府沈葆楨、上饒知縣楊昇籌防禦。遣上饒諸生郭守謙率鄉勇三百夜襲金谿，諸生曾守誠奮勇先入城，賊不虞兵至，奪西南門逸，克其城。乘勝會攻建昌，而饒州又陷，官軍敗績，廣信益危。兆綸與國藩等合疏請截留閩兵一千六百專攻建昌，分檄守謙與在籍道員石景芬防剿。六月，國藩遣都司畢金科復饒州，兆綸飭景芬、守謙等馳攻撫州。會賊連陷廣昌、南豐、新城、瀘溪四縣，八月，守謙軍撫州張家橋，三接皆捷，窮追遇伏，力戰死。時兆綸方赴鉛山，道梗，咨衢州鎮總兵饒廷選乞援。廷選率兵二千一百至，兆綸冒雨穿敵壘，復入廣信，共謀守禦，寇屢攻不下。凡七戰，捕斬其渠六，斬六千餘級。廷選與游擊穆隆阿、都司賴高翔等又屢擊破之。賊走玉山，廣信始解嚴。兆綸防守危城，盡出俸銀餉軍，貧困至不能自給，尋以病告歸。

七年，病痊，仍直南書房，署工部侍郎。八年，授戶部侍郎，調倉場侍郎。時軍事方急，兆綸疏請責成督撫辦賊，略曰：「今於督撫外另設統兵大員，其本省督撫雖有會剿之名，其實專爲籌餉之事。統兵者往往以呼應不靈，餉糈不給，漸至遷延；而督撫又往往以事權不一，供億不貲，各生意見。及至城池失守，統兵者無地方之責，或邀寬大之恩，而並未帶兵之督撫，轉受其咎。名實不符，事多掣肘，賊氛之熾，職此之由。臣惟督撫大吏，類皆朝廷簡拔之人，設其人未盡知兵，不妨擇統兵大員，畀以督撫之任，使之各清各省，而責其成功。」

方今川、黔、閩、廣，並未另派統兵大員，而本境漸就肅清。湖南北之專任督撫討賊者，轉有餘力助剿鄰境。至於江蘇一省，統兵者不一而足，而潰敗糜爛至今。平心而論，統兵大員中，豈乏公忠體國之臣？所以然者，抑其所處之地不同，用情亦異，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。清、淮一帶，實爲南北要衝，漕運總督不兼管地方，宜此時權設江北巡撫，抑或將漕運總督權改斯缺，所有江北各路軍務，悉歸統制，庶可控扼江、淮，聲援汝、潁。不惟江南羣逆絕其覬覦之心，卽豫東會、捻各匪出沒之區，亦可斷其一臂矣。」疏上，不報。

九年，英吉利兵北犯，疏請以戰爲和。十年，英兵掠豐益倉，兆綸疏自劾，上寬之。又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各省兵不足，因招募鄉勇。比來兵日少，勇日增，不可不預爲之計。此後勇丁如有技藝精嫻，戰陣得力者，請令統兵督撫大臣，卽於存營缺額挑選充補。軍事既定，願歸農者遣散，願効力者分隸各標，序補額兵。」上韙之。兆綸以交河糧商囤積穀稅，遣勇目捕治，糧商訴勇目索詐，辭連兆綸，事上聞，命刑部逮問。同治元年，京察休致。二年，諭責兆綸在任用人不當，奪職銜。

兆綸感知遇，遇事敢言，以是多齟齬。罷官歸，讓產諸弟，主問津書院，以修脯自給。六年，卒。

雷以誠，字鶴皋，湖北咸寧人。道光三年進士，授刑部主事，洊升郎中。遷御史，給事中，擢內閣侍讀學士，三遷奉天府府丞。咸豐元年，應詔陳言，請任賢能，覈名實。二年，復授太常寺少卿，屢上疏陳軍事。三年，遷左副都御史，命會同河道總督楊以增巡視黃河口岸，迭疏請撫卹茌平、東平、東阿、汶上饑民，撤山東防河兵，省各渡口冗費，皆報可。

粵匪陷揚州，以誠自請討賊，募勇屯萬福橋，扼揚州東南。賊窺裏下河，以誠屢擊走之，通泰十餘城賴以保全。授刑部侍郎，幫辦軍務。與琦善、陳金綬會攻揚州，以誠分兵駐守要隘，焚浦口賊舟。屢會諸軍擊賊，而揚州久攻不能下，諸將以總兵瞿騰龍最勇敢足恃，詔命援安徽。以誠疏言：「臨陣易將，兵家所忌。」琦善亦以爲言，乃留勿遣。其冬，賊陷儀徵，偪運河西岸，官軍屢擊走之。以誠與浙閩總督慧成合駐軍灣頭六牯，未幾，賊援至，鄉勇潰散，琦善奏劾，奪官留軍自効。嗣琦善請移灣頭大營，以誠與慧成力爭，琦善復劾以誠諱飾。上責琦善誘過，飭以誠仍守灣頭及萬福橋諸隘。賊既自揚州退瓜洲，時來攻，以誠與陳金綬合擊敗之，加三品頂戴。尋授江蘇布政使，屢督礮船渡江會剿，攻北固山，破其土城，乘勝逐至金山，敗之。

六年，托明阿兵潰瓜洲，揚州復陷，詔責以誠等擁兵不援。又疏辨冒功，爲德興阿所劾，褫職戍新疆。以誠在戍所，呈請將軍扎拉芬代奏，言江北軍事。尋赦還，賜四品頂戴，

授陝西按察使。遷布政使，入爲光祿寺卿。同治元年，京察，休致。光緒五年，以重宴鹿鳴還原銜。八年，又以重宴恩榮，加頭品頂戴。十年，卒，年七十九。

以誠在江北，用幕客錢江策，創收釐捐。錢江者，浙江長興諸生，嘗以策干揚威將軍奕經，不能用。林則徐戍伊犁，從之出關，以是知名。謁以誠於邵伯，留佐幕，餉絀，江獻策，遣官吏分駐水陸要衝，設局卡，行商經過，視貨值高下定稅率，千取其一，名曰「釐捐」，亦並徵坐賈，歲得錢數千萬緡。江與同幕五人赴下河督勸，不從者脅以兵，民間目爲「五虎」。江自以爲功，累保獎至道員，氣矜益盛，以誠不能堪。會飲，江使酒罵坐，以誠執而殺之，以跋扈狂肆、謀不軌聞。後各省皆倣其例以濟軍需，爲歲入大宗焉。

陶樑，字鳧薌，江蘇長洲人。嘉慶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纂修皇清文穎。十九年，林清之變，逆黨闖入禁城，樑方在館修書，其僕駱昇聞警，匿樑於書櫥，自當戶立，賊刃之，仆，越日事定，樑出，救之甦。仁宗回鑾聞之，召樑問狀，曰：「義僕也！」賜之金。

二十一年，以知府發直隸，補永平，調正定。道光四年，擢清河道，署按察使。新城縣失過境餉鞘，歸罪外委白勤，逮訊，死於刑。上遣尙書松筠、侍郎白鎔按治，察其枉，樑坐降四級，捐復知府，留直隸。十二年，補大名知府。十八年，遷湖北荆宜施道，萬城隄決，樑

復坐降調，捐復。二十二年，補湖南糧儲道，調湖北漢黃德道。二十八年，遷甘肅按察使，調山西。二十九年，遷江西布政使。入覲，授太常寺卿。

文宗卽位，樑疏言：「宣宗成皇帝天錫智勇，嘉慶十九年八月之變，當時但傳發槍斃賊，不知首逆林清姓名地址，亦由宮中訊得，立時遣捕，故渠魁不致遠颺，餘孽不致滋蔓。請敕載入實錄，以揚聖武。」上從之。咸豐二年，擢內閣學士。四年，遷禮部侍郎。六年，以病乞罷。七年，卒，年八十六。

樑早有文名，曾從侍郎王昶助其纂述。歷官所至，提倡風雅，賓接才俊，輯畿輔詩傳行世。晚登朝右，時值軍興，耆舊凋落，其猶見乾、嘉文物之盛者，惟大學士祁寯藻與樑二人，爲士林所歸仰云。

吳存義，字和甫，江蘇泰興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二十二年，督雲南學政。邊徼士風敦樸，存義力爲提倡，文風改觀。回民煽亂，存義按試永昌竟，出郭數里，城中火起，待學使去而始發也。二十八年，丁母憂歸。會江北大水游饑，存義議賑，躬詣富室勸捐，多感其誠，出貲購米穀。存義權小舟散給饑民，全活甚衆。服闋，直南書房，擢侍講。咸豐五年，典試雲南，復留督學政，士益親之。回亂益棘，圍會城，城中兵闕，掠官

署民居，獨未入學政廨，民間婦孺匿考院避難者千人。存義在雲南久，習知民情，比復命奏對，陳變亂始末甚詳。累遷侍讀學士，署順天府丞。

十年，英法聯軍入京師，上幸熱河，京朝官多挈家出走，存義屬疾，語家人毋隨人妄動。事定，敘城守勞，將入存義名，存義聞之，力疾起，署牘曰：「府丞吳存義抱病家居，干擻詰姦皆無與。今病未愈，不敢冒受賞。」

未幾，擢太僕寺卿，遷通政使，署禮部侍郎。存義以文廟從祀位次多舛，奏請審定，繪圖頒行。又以諸儒增祀既繁，漸失世用其書，垂諸國胄之義，奏飭中外臣工不得濫請。署刑部侍郎。

同治二年，署工部侍郎，迭署禮、戶二部。出督浙江學政，軍事甫定，人士離散初歸，存義寬大拊循，歲考既周，秀良者始奮於學，乃導以經、史、小學，文風復興。三年，調吏部，留學政任。六年，任滿，以病乞歸。七年，卒。

殷兆鏞，字譜經，江蘇吳江人。道光二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咸豐四年，遷侍講，直上書房，授惠親王子奕詳等讀。擢侍講學士，命授孚郡王奕詒讀，累遷大理寺少卿。八年，英吉利兵犯天津，兆鏞力主戰，疏請黜邪謀，決不計，詆斥主和諸臣甚力，擢詹事。九

年，署兵部侍郎。詔江蘇諸省治團練，兆鏞疏言其弊，舉四害，言甚切。上海欲借英、法人助戰，兆鏞亦以爲不可。

十一年，丁本生母憂，同治元年，服除，仍直上書房。疏言：「江、皖軍威既震，大局漸有轉機。臣來自災區，敢就見聞真切關繫重大者爲皇上陳之：一，宜飭戎行。上海兵勇號稱四萬，皆不堪用，何以今年經英、法人管帶，便成勁旅？華爾親兵六百，盡中國人，戰無不勝。無他，挑選慎，約束嚴，器械精，賞罰信耳。請敕將帥講求武備，漸事安攘。提鎮中如會秉忠水師通賊焚掠；馬德昭掠蘇州、上海；李定泰掠湖州、嘉興；向奎每戰輒敗，敗輒行劫；馮日坤部兵掠婦女。李恆嵩兵不行劫，已共推良將。竊謂行師首禁焚掠，克城先謀戍守，否則旋得旋失，民間無孑遺矣。一，宜澄吏治。上海諸官吏，惟劉郇膏得民心，已蒙特簡。薛煥統馭無能；吳煦精心計，在上海設銀號，繳捐者非所出銀票不收；新授糧儲道楊坊，由洋行擔水夫致巨富，爲洋人所鄙；浙江布政使林福祥，杭州破後降賊，送王有齡、張錫庚樞至上海。臣意此等悖員，宜分別懲創，稍申憲典。一，宜清釐餉款。上海左近官卡、賊卡、槍船卡林立，卡稅之外，釐捐、月捐、船捐、畝捐、房捐日增月益，臣聞官吏紳商皆云日可收銀二萬，月得六十萬。兵勇四萬人，日餉三錢，月止三十六萬，而當局猶入不敷出。請敕曾國藩、李鴻章嚴密清釐。蘇、松、嘉、湖賦額甲天下，近三十年，年年蠲緩，官民交欠，賦成

虛額。現經大亂，田荒戶絕，可否俟軍務大定，敕督撫覈計，酌留商稅，核減農賦，以羨補不足，勿踰定則。一，宜撫卹遺民。江、浙交界莠民設槍船，所至焚掠，此輩視官兵盛衰以爲向背，克復時必爲內應。請敕督撫從宜處置，或令歸農，或籍爲兵，勿貽後患。至失守郡縣，陷賊士民商賈，苟非出自甘心，僅止偷生畏死，可否援脅從罔治之義，乞恩原宥。一，宜防維外人。上海孤城克保，不得謂非外人之力。自經助剿，所向無前，或云實出義舉，或云欲通商販，或云日後恃功索償，臣俱不敢逆億。各處通商，尊奉外人太過。猶幸我國新政清明，未萌覬覦。日久相習，利權盡歸，人情益附，而謂狼子必無野心，實難深信。撫御得體，尤在博知外情。請敕各口通商衙門，譯述各國新聞有關時事者，書記大則奏聞，藉資豫備。上以所陳不爲無見，下國藩、鴻章等籌畫，並將福祥等察劾按治。尋授詹事，遷內閣學士，迭署兵、禮諸部侍郎。

四年，編修蔡壽祺疏劾恭親王，命大學士倭仁等察奏。兆鏞與左都御史潘祖蔭疏言：「恭親王輔政以來，功過久蒙睿照，重臣進退，關繫安危。尙祈持平用中，熟思審處，察其悔過，予以轉圜。庶無紊黜陟大綱，滋天下後世之惑。」上納其言。六年，督安徽學政。七年，授禮部侍郎，任滿，仍直上書房，迭署兵、工二部侍郎。尋授吏部侍郎，調戶部，再調禮部。光緒七年，以病乞罷。九年，卒。

論曰：咸豐中四方多故，文宗悒悒，恆抱疾。京師用不足，大錢鈔票，法立弊滋。王茂蔭屢進讜言，均中利害，清直爲一時之最，宋晉亦其次也。袁希祖、文瑞皆有所論列，而徐繼畬直箴君德，所舉三防，陳義尤高，發桂言軍事亦有識。廉兆綸助守江西，雷以誠分防江北，並著事功。陶樑爲文學老宿，吳存義、殷兆鏞並侍從清望，存義視學滇、浙，能得士心，兆鏞慷慨論事，於鄉邦疾苦冀有補苴，何言之深也！

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三

列傳二百十

宗稷辰 尹耕雲 王拯 穆緝香阿 游百川 沈淮

宗稷辰，字滌甫，浙江會稽人。道光元年舉人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遷起居注主事，再遷戶部員外郎。咸豐元年，遷御史。疏請飭各省實行保甲，略言：「州縣宜久任，時日宜寬假，填寫門牌當詳細核對，董事胥役毋派費累民，酌用丞簿以爲襄助，先編巨族以爲聯屬，並可申明讀法之典，兼收團練、社倉之益。」詔下直省督撫，各就地體察參酌行之。又疏言通籌出入，宜崇實去僞，舉清查、報效、生息三端；又疏請酌改經徵處，分令州縣戴罪嚴催；並下戶部覈議。五年，聞上將謁陵，未有旨戒行，稷辰疏言：「畿南州縣被水，連歲用兵，民氣甫行休息，籲請展緩一年。」上諭曰：「每歲謁陵，事同典禮，如果畿輔民力未逮，亦必權衡時勢，暫緩舉行。今茲並未降旨何日謁陵，宗稷辰揣度陳奏，徒博敢諫之名而無其實。」

此風不可長」下部議處。

尋又奏言：「自粵匪竄據長江，數年以來，文臣武將，能戰者稀。如烏蘭泰、塔齊布、江忠源皆難得之將，而多不盡其用，且以死殉。如勝保、張亮基、袁甲三皆勇於任事，而亦未盡其用，以罪罷去。近日支持兩湖，賴有一二書生，如胡林翼、羅澤南，能以練膽爲士卒先。此二人者，實會國藩有以開之。此時若開文武兼資一科，誠足濟當時之急，而臣工多不敢薦舉者，一恐其才疏而得過，一恐其遇蹇而罔功。處愁眉焚頂之時，守蹈常習故之轍，見有敗衄，動以餉匱爲辭。餉固不可不籌，試思用兵乏人，雖斂金百萬，棄如土苴，終歸無用。臣聞見隘陋，非能盡識天下之才，所知湖南有左宗棠，通權達變，爲疆吏所倚重，若使獨當一面，必不下於林翼、澤南。其屢經論薦，難進易退，肝膽經術，實可取材者，有若湖州之姚承輿。其策議深沉，才識過人者，有若常州之周騰虎、管晏，桂林之唐啓華，皆關心時務，今尙鬱鬱伏處田間。誠能破格招賢，連茹並進，則得一人可以平數州，得數人可以清一路。長江雖阻，當不難分道建功，剋日平定。伏乞皇上命內外臣工各舉所知，無論已仕未仕，果能文武兼資，皆許徵起，必可網羅而盡得之。」疏入，下各督撫，命以宗棠等加考送部引見。宗棠自此膺簡拔，論者謂其知人。

遷給事中。時京師行大錢，商民苦之。稷辰上疏請復用制錢，號曰「祖錢」，而大錢改

純用鐵鑄，兼行並用。下部議，格不行。又以畿輔水患，疏請急賑，從之。尋授山東運河道，捻匪入境，於濟寧牛頭河濱築戰牆，北岸六千三百丈，南岸八千六百丈，賴以守禦。以功加鹽運使銜。同治六年，引疾歸，尋卒。

稷辰父霈正，官湖南零陵知縣，廉無餘貲。稷辰事母孝。爲學宗王守仁、劉宗周。罷官後，主餘姚龍山書院、山陰蕺山書院。官京朝，請祀總兵葛雲飛本籍；官山東，請修方孝孺祠，並刻正學集；其振勵風教多類此。

尹耕雲，字杏農，江蘇桃源人。道光三十年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再遷郎中。咸豐五年，粵匪犯畿輔，惠親王綿愉爲大將軍，僧格林沁參贊軍務，辟耕雲佐幕府，上書論防務，爲文宗所知。八年，授湖廣道監察御史，署戶科給事中。時方多事，封章月數上。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坐貽誤封疆罷，復起。耕雲疏言：「訥爾經額之罪，天下共聞共見，未喻其復行起用之故。方今江、淮、楚、豫軍務未靖，秉鉞之臣，星羅棋布，所以奮不顧身，必欲滅此朝食者，固由篤於忠義，亦以國家信賞必罰，有以畏服其心。萬一效尤解體，患何可言？昔宣宗起用琦善，以陳慶鏞之言而罷。伏願紹述心傳，收回成命。」

時粵匪復窺武漢，耕雲疏言：「武漢地踞上游，北窺關陝，南脅湖湘，東撼吳越，西制巴

蜀，自古南北用兵，皆出死力爭之。今賊窺伺楚北，分擾廣濟、黃岡，逼近省城，撫臣胡林翼兵勇數千，衆寡懸絕，江路縣遠，首尾不能兼顧。侍郎曾國藩忠勇樸誠，應請授爲欽差大臣，率其所部援湖北，較諸他臣事半功倍。」

粵匪陷定遠，耕雲疏言：「定遠失守，粵、捻新合，必謀北竄，恃山東爲之屏蔽。撫臣崇恩幸其不戕官據城，於賊退後虛報勝仗，內則巧爲彌縫，掩一人耳目；外則恣其朘削，竭萬姓脂膏。惟懇俯念藩籬重地，立予罷斥，簡大員往代。於洪湖多募水師，兼飭傅振邦全軍移駐固鎮、靈璧，冀收皖北，以固山東。」及廬州失守，又疏言：「昔人建省安慶，與九江、江寧爲犄角，控扼長江。上年徙治廬州，已失形勝，茲並廬州亦不能守。胡林翼等自武漢進逼九江，而安徽之賊，或自英、霍走湖北，牽我上游，或自徽、歙擾浙西，窺我腹地。我軍分道救援，罷於奔命。賊有四達之路，我無三面之圍，雖日克一城，何益？撫臣福濟屢挫損威，候補京堂袁甲三素得民心，如以爲巡撫，必奮身圖報。」

及國藩進師，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征調半天下，糜餉數千萬，卒未能掃穴擒渠，則以屢後時而數失機也。今曾國藩蓄養精銳，所向克捷。陳玉成、張洛行率悍賊數十萬，齊向潛山、太湖抗拒，衆寡之數，十倍於我，一有疏虞，關係甚重。此時廬、鳳、六合賊勢必單，請飭袁甲三、張國樑刻期擣其巢穴，逼令反顧，或令間道爲楚師聲援，亦足褫其狂魄。」別疏劾河道

總督庚長，請以甲三兼攝；又論雲南回匪不宜專意主撫；又陳京師本計，平糶、採買、賙恤、蓄積諸事宜並舉；又言錢法積弊，諸疏多見採納。

英、法合軍犯天津，耕雲專疏者七，會疏者二，力主決戰，上命王大臣集議。與鄭親王、端華等議不合，耕雲抗辯痛哭而罷。耕雲初在禮部，肅順頗重之，及是爲所憎。九年，科場獄起，以科道失糾下吏議，而耕雲以充內監試譴獨重，鐫二級調用。十年，京師戒嚴，上將幸熱河，耕雲代團防大臣草疏諫阻，復自以書抵肅順，卒不聽。侍郎文祥提督九門，遇耕雲東城，相持哭，因爲規畫留守諸事。

胡林翼疏薦耕雲胸有權略，請起用。會副都御史毛昶熙治河南團練，疏調從軍。同治元年，率部卒五千，從僧格林沁平金樓寨教匪，又偕提督張曜、克張岡捻巢，以道員記名，賜花翎。三年，署河陝汝道。西征軍購糧陝州，市斛小，責屬縣償其不足，凡數百萬斤，耕雲悉請罷之。客軍有不法者，斬以徇。境多刀匪，請得節制河、陝兵，饋餉以時，兵咸用命。

四年，張總愚犯畿輔，耕雲從巡撫李鶴年進軍磁州，建策築長圍斷賊歸路。兩署糧儲鹽法道，佐治善後事，濬惠濟河，塞河決，敍勞加布政使銜。十三年，補河陝汝道。河、陝徭役重，亞於常賦，耕雲立定制，嚴稽覈，民困稍甦。光緒三年，大旱，條上救荒七事，未及行，卒於官。

耕雲在言路著直聲，出任監司，巡撫張之萬、李鶴年皆倚重之，軍事多所贊畫。卒後，巡撫李慶翱以災荒被劾，牽及冒領兵餉事，辭連耕雲，後終得白云。

王拯，初名錫振，字定甫，廣西馬平人。道光二十一年進士，授戶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。大學士賽尚阿視師廣西，以拯從，拯感時多難，慷慨思有所建白。咸豐間，自郎中累遷大理寺少卿。同治二年，降捻宋景詩由陝西還擾直隸、山東，拯奏言：「景詩岡屯甄圩，儼然岫固，自陝逸回，其黨不過數百。崇厚等一再養癰，裹脅逾萬。近復於昌邑、莘、聊城、臨清四州縣，令村莊將所獲麥與佃戶平分，運送岡屯，是其名爲降伏，心迹轉益凶悖。請密敕直隸督臣劉長佑計調來營，暴其罪而誅之。若抗違不至，直隸官軍猶能越境進剿。景詩既除，如楊蓬嶺、程順書等首惡，皆可駢誅，以除巨憝，以安畿輔。」疏入，未行。其後景詩卒以叛誅。軍事未定，曾國藩議於廣東籌餉，勞崇光創辦釐金，諸弊叢起。拯疏言：「兩粵爲肇亂之區，岑溪、容縣，數載皆爲賊踞。信宜陳金缸尤爲巨憝，羣賊相爲一氣，滋蔓難圖。勞崇光舉辦釐金，率令紳商包充墊繳，燃眉剜肉，事何可常？及崇光去任，徵收減少。近乃有釐務委員，或爲衆所毆傷，或爲民間枷號，雖民情頑獷，而官吏惡劣亦可概見。以積年久亂之地，有負嵎圓視之賊，當一切利孔、百方搜剔之時，臣竊恐利未十而害已百。萬一兩粵復糜

爛，更不知何所措手足，豈惟釐金不能辦而已？」因薦廣東道員唐啓蔭、兩淮運使郭嵩燾、浙江運使成孫詒。旋用嵩燾督廣東釐金，自挫疏發之也。

三年，遷太常寺卿，署左副都御史。疏論：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侍郎崇綸、恆祺、董恂、薛煥委瑣齷齪，通國皆知，竊恐外邦輕侮，以爲中朝卿貳之班，大都不過如若曹等，未免爲中朝恥辱。就令人材難得，或於總理衙門位置爲宜，上應量爲裁抑，或處以散職，或畀以虛銜，庶外邦服我旌別之嚴。四方聞之，亦釋然於朝廷宥納羣倫、羈縻彼族之意。」

尋遷通政使，仍署左副都御史。疏言：「近日蘇、杭迭克，直、東肅清。臣觀從來將興之業，垂成之功，未有不矢以小心，而始能底定者。金陵賊窟雖計於三四月間可拔，而丹陽與常州犄角，百戰悍賊如李秀成等，麇集死守。杭、嘉旣克，餘黨歸併湖州。其自皖南竄越江西之賊，蔓延玉山、鉛山、金谿、建昌二三百里，衆號八九萬，並有闖入福建境者。又聞李世賢自率巨股由淳安、遂安接踵而至，曾國藩、左宗棠等用兵日久，前此屢陳不亟求功旦夕，同一老謀深計，獨於皖、浙毗境豫作防維之策，則國藩意在徽、寧各飭所部分防，宗棠以爲不若併力取廣德扼賊竄路。兩議未及定，賊已由皖竄贛。賊又草竊已久，人數太衆，勢多不能聚殲而弗使一賊他遁。臣則以此賊人多勢劇，一意奔突，前股未痛剿，後股又踵接。萬一深入江西腹地，燼餘復熾，又至燎原。且由贛踰閩，可以直走汀、潮，爲數年來竄匪熟

路。黃文金由此而來，石達開由此而去，前事可爲深警。疊蒙諭旨，曾國藩、左宗棠、李鴻章、沈葆楨及閩、粵各督撫諄諄戒備。當此大功將竟，惟當併力一心，互籌戰守，務將分竄諸賊，前截後追，必使所至創夷，日就衰殘零落，不得喙息，以成巨患。臣尤有請者，皖、浙諸軍與賊相持不爲不久，所需餉項，國藩、宗棠等各於江、楚等省自爲籌畫。國藩奏於江省設立總臺，以一省捐釐之數，爲皖軍十萬養命之源。浙軍固不能分撥，卽國藩所部月餉，傳聞亦祇放數成，不得已而籌及廣東釐捐，乃又不能遽辦。夫民之不能見遠而各爲其私者，情也。廣東有之，江西豈獨不然？日前沈葆楨奏請將江西茶稅、牙釐等款歸本省任收，旋用部議允留其半，在國藩等斷不至缺望。惟軍前將卒，當枕戈喋血切望成功之時，忽聞軍餉來源將減，衆心或生疑懼，何以得飽騰而資鼓舞？擬請飭贛、皖、楚、粵各疆臣，值此事機至緊，無論如何變通爲難，總當殫竭血誠，同心共濟。甘肅回氛未戢，中州餘捻尙存，汝南陳大喜等竄逸湖北，自隨、棗逼襄、樊；張總愚自南台山中出竄內、浙，時虞合併；漢中之賊，全竄寧、陝、商州一路，聞將會齊襄、樊回援金陵，誠亦未可輕忽。目前陝省軍務，政出多門，李雲麟追賊商於，忽捲旆而西，其在興安，未能遏賊竄逸，其在漢陰，遇賊避匿，縱勇淫掠，宜量加裁抑。劉蓉素嘗學問，懷負非常，漢中之賊，本所專辦，而竄擾四出，尤當誓志盪除，方爲不負。多隆阿聲望最優，衆口爭傳爲第一名將，乃近日聲望漸損，宜申聖諭訓飭。

雷正綰所向克捷，諒足當一面之寄，顧全甘官吏，未有一二正人支持其間。現聞蘭州與慶陽隔絕，恩麟權督印，不過使令便辟之材，識見陋劣；熙麟坐守慶陽、寧夏一區，又爲慶昫種種紕繆所誤。臣愚以爲亟宜遴簡公正有爲之大臣，鎮撫整飭。今之天下，何易遽言率土奠安，而南北軍務漸定，西事再能就緒，亦卽爲大致之澄清。朝廷者天下之本，宮府清明嚴肅，與疆場奮迅振拔之氣，相感而自通。天下大勢日轉，而亦正多難鉅之事，或遽以爲時局清明，事機暢遂，若已治已安者然。人情大抵喜新狃常，畏難而務獲，獨有當幾至誠君子，爲能深察而切戒之。昔諸葛亮爲三代下一人，史獨稱之以謹慎。朱子進戒宋孝宗曰：『使宴安酖毒之害，日滋而日長；將臥薪嘗膽之志，日遠而日忘。』臣不勝私憂過計，冒昧瀝陳。」疏入，報聞。尋告歸，卒。

穆緝香阿，字居南，滿洲鑲紅旗人。由工部主事再遷郎中。同治四年，授山東道監察御史。疏請慎擇宦寺，略言：「皇上沖齡御極，聖學日新，知識日開，左右侍從之輩，宜豫加慎選，勿使將來蠱惑聖聰。溯自漢末及前明，朝政之失，半由宦寺。蓋宦寺出身之始，每以小忠小信，便捷逢迎，無非售其固寵邀恩之計。及黨與已成，則驕肆專橫，而箝制其上，雖英明之主，竟有百計不能除之者。當時臣民，切齒痛恨，終歸無可如何。我朝列聖相承，遠邁

前代，不但不準此輩干預政事，雖應對進退間亦不假以辭色，使無由讒諂面諛，浸潤膚受。是以二百餘年，從不爲患。雖然如此嚴防，尙有防不勝防之慮。嘉慶癸酉之變，猶有通賊者，是此輩反覆已有明徵也。今皇太后垂簾聽政，洞悉其弊，杜漸防微，有鑒於前，不使宵小蒙蔽。所以知人善任，朝政肅清。卽數年後皇上親政，亦斷不致寵任此輩，貽誤事機，何待臣下鯁鯁過慮？然獻曝之忱，有不能已者。當此之時，正聖學擴充之際，雖臣工皆能盡心輔佐，而宦寺尤宜加意斟酌。臣以爲宦寺之設，無非效奔走、供指使而已，萬不可使年輕敏捷之人，常侍左右。請皇太后選忠正老成者爲我皇上朝夕侍從，庶將來親政，必不致受其欺蒙蠱惑，而無疆之聖德，基於此矣！」

五年，疏論大學士曾國藩督師討捻，日久無功，請量加譴責。上以國藩迭疏引咎，特命回任專辦餉糈，雖未蕝全功，非貽誤軍情者可比，斥所奏過當，置不議。出爲山西蒲州知府，尋卒。

穆緝香阿通知國故，家藏邸報，自國初以來幾備。

游百川，字匯東，山東濱州人。同治元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六年，遷御史，巡西城。宗室寬和等所行多不法，奏劾懲治，一時貴近斂跡。七年，捻匪自山東竄直隸，百川奏

請飭統兵大臣迅速剿辦，又請嚴禁各省栽種罌粟，上皆採納。疏論內外官署胥吏積弊，詔通飭嚴禁。復言：「除吏弊在肅官方，尤在揚士氣。請飭部院堂官於每司中擇賢雋數員，付以事權，專其責任。察有胥吏舞弊，據實上陳，仍以勤惰定功過。賞罰既明，人才自奮。至外省地方官，本有懲治胥吏之權，嚴飭各督撫爲地擇人，毋以人試地。舉賢劾不肖，再簡廉正大員，以時巡察，遇有貪官蠹吏，列狀奏聞。」

黃河北徙，山東郡邑屢被水。百川疏請賑卹，河督文彬、巡撫丁寶楨請仍挽復淮、徐故道，命廷臣集議。百川疏言：「黃水宜南宜北，必將折衷一是。如議挽復故道，論工程，論經費，引黃濟運，有未可遽定者三端：如卽以大清河爲黃水經流，舊道斷不能容，河面必須加寬，民間田廬如何移徙，如何安置，則度地宜審也；且卽河面加寬，仍恐萬難容納，別開支河，勢不容已，徒駭、馬頰、鉤盤、鬲津猶可指名，可否開行，有無貽害，則分水宜權也；黃水北行，其事爲創，萬一不善料理，人情騷動，物議沸騰，則相機宜慎也。請特派大臣履行上下游詳勘，然後定策。」

十二年，上親政，命葺治圓明園，奉皇太后駐蹕。御史沈淮疏請暫緩修理，上特諭宣示孝養兩宮之意，專修安佑宮供奉列聖御容，暨皇太后駐蹕之所，治事之地，量從節儉，不事華靡，此外均不必興修。百川繼疏申諫，上召入詰責，百川侃侃正言無所撓，上爲動容，一

時敢諫之名動朝野。尋以憂歸，服除補官，遷給事中。

光緒五年，出爲湖南衡永郴桂道，遷四川按察使，擢順天府尹，遷倉場侍郎。九年，山東河決，被災者數十州縣，命百川往會巡撫陳士杰治工賑。百川輕騎周歷河南北岸，上下游，先散急賑。會奏請築兩岸遙隄，復於其內築縷隄，使黃水不致泛濫；又奏請濬小清河，分黃水入海，如議行。還京，以倉廩被火，罷歸。居數年，卒。

淮，字東川，浙江鄞縣人。道光二十九年舉人，授內閣中書，充軍機章京。咸豐十年，文宗狩熱河，淮不及從，慟哭欲投井，家人守之不得死。遷刑部主事，進員外郎，授陝西道監察御史。疏劾戶部主事楊鴻典攬權納賄，下刑部逮治，僅以小過議鑄級，及閻敬銘爲尙書，始奏劾譴黜。園工興，淮疏首上，當時與百川齊名。光緒元年，充順天鄉試監試，力疾從事，出闈，旋卒。家固中人產，官京師，斥賣殆盡，人尤服其清節。

論曰：用兵之際，事機千變，京朝官以傳聞有所論列，往往不能切中。宗稷辰歸重得人，尹耕雲論諸將帥罪，王拯請調和疆吏，一意辦賊，爲能見其大。拯所言尤詳盡，蓋直樞廷，見軍報，較得諸傳聞者異矣。穆緝香阿請慎選宦寺，游百川等阻修圓明園，蹇蹇負直諫名，良不虛也。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四

列傳二百十一

吳振棫 張亮基 毛鴻賓 張凱嵩

吳振棫，字仲雲，浙江錢塘人。嘉慶十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二年，出爲雲南大理知府，歷山東登州、沂州、濟南，安徽鳳陽知府，山東登萊青道，貴州糧儲道，貴州按察使，山西、四川布政使。咸豐二年，擢雲南巡撫。尋甸、東川回匪蠢動，粵匪由廣西闖入開化、廣南境，偕總督吳文鎔先後遣將擊平之。四年，調陝西巡撫，未行，署雲貴總督。貴州興義、普安匪起，檄安義鎮總兵金剛保等剿之。遵義亦被匪圍，合滇、黔兵力，迭戰獲勝，擒匪首楊鳳先於石阡葛莊司。五年秋，始抵陝西任。匪首陳通明受粵匪指揮，於潼關糾衆謀響應，以計擒之，並獲其黨張順、羅吉祥等置諸法，被詔嘉獎。鹽課攤歸地丁，數倍於昔，奏請改行招販，先課後鹽，民便之。未幾，擢四川總督。

七年，調雲貴總督。雲南、漢、回積仇，自中原兵事亟，協餉不至，回亂愈恣。團練跋扈，動相殺掠，省城戒嚴。前任總督恆春不能制，夫婦同縊，巡撫舒興阿亦以病求去，惟布政使桑春榮困守危城。文宗知振械熟悉滇省情形，故以代之。命選川兵三千，攜餉五萬馳往，調前山東巡撫張亮基幫辦軍務以副之。振械至，先駐宣威，進次曲靖。疏言：「先剿後撫，勢順而易，不待智者而知。兵盛餉足，必應如是。前督臣林則徐剿永昌回匪，兵、練萬餘，本省有餉可籌；彌渡獲勝，匪旋受撫，其地祇迤西一隅中之一隅。此次匪徧三迤，情形迥不相同，非數千之兵、十數萬之餉所能蕝事。如率意逕行，徒損國威，於事無補。臣初到滇，於漢、回兩無嫌怨，惟憑藉兵威，結以恩信，有所申訴，處以公平。省城爲根本重地，省回解散，此外漸次籌辦，其負隅抗拒者，仍當力剿。匪勢漸孤，較易得手。否則不自量度而急乘之，更無轉圜地步，禍更烈矣。現在兵無可調，餉無可籌，宵旰焦勞，事非一省。臣爲雲南一省計，並當爲天下全局計，豈容再有貽誤，致令徵調無休？故未言剿先言撫，有萬不得已之苦衷，雖成敗利鈍難以逆料，舍此亦別無良策也。」

又奏：「在籍侍郎黃琮、御史寶塘、總兵周鳳岐奉命團練，設總局於省城。周鳳岐意見不合，引嫌不肯與聞。黃琮、寶塘聯銜出示，專主痛剿，民間紛紛集練，回衆疑忌日深。地方官苦心解散，漢民往往闕堂塞署，逼官殺回。故團練在他省爲要務，在滇省竟爲大患。

黃琮等每言省團可得六十萬人，無虞寇警。回匪初至城外，不及千人，團丁招之不來，來即奔潰。近日省練一萬餘人，月需餉數萬，經費不敷。練頭自行管帶，不盡官派。回衆有求撫之意，梗議者忽用練往剿，妄殺邀功，致可撫者終不能撫。黃琮、寶塘係特派人員，非臣力所能制，請旨定奪。臣已咨桑春榮嚴覈守城之練，裁汰冗濫，以節糜費。練歸官統，如不奉調派，自行出隊，卽按軍法從事，庶一事權而免掣肘。疏入，詔褫黃琮、寶塘職，許回民悔悟自新，其負固不服者，痛加剿辦。漢民借團練爲名肆行殺掠者，以軍法從事。於是振械遣漢、回委員赴省城曉諭漢、回，解釋猜嫌，分畫所居街道，撥抵難民遺產，議定章程，遣散歸業。先後剿平霑益回匪，殲咸寧土匪李廣沅。八年四月，撫局粗定，入駐省城，偕張亮基籌辦迤西剿撫事宜。臨安回匪攻府城，遣兵擊走之，又敗之於阿迷州，解河西縣之圍。是年冬，以病乞罷，因子春杰官雁平道，就養山西。同治元年，命會同巡撫英桂防河，尋命赴陝西會辦軍務。十年，卒，詔依例賜卹。

張亮基，字石卿，江蘇銅山人。道光十四年舉人，入貲爲內閣中書。從大學士王鼎赴河南治河，督築西壩。工竣，賜花翎，擢侍讀。二十六年，出爲雲南臨安知府，總督林則徐曾與共事河工，知其才，密薦可大用，調署永昌。邊夷滋擾，亮基用土弁左大雄擒匪首，事

乃定。超擢雲南按察使，就遷布政使。三十年，擢雲南巡撫，兼署雲貴總督。粵匪漸熾，嘗密疏論軍事，文宗韙之。

咸豐二年，調湖南巡撫，在途聞賊圍長沙，疏請駐守常德。詔趣進解省城之圍，至則梯城而入，屢出隊與城外援軍夾擊，賊解圍去。破岳州，入湖北，漢陽、武昌相繼陷，湖廣總督徐廣縉以罪罷，命亮基代之，規進剿。亮基疏言宜防賊回竄，意在專顧湖南，詔趣速進。三年春，賊棄武漢東下，亮基抵湖北籌辦收復撫卹事宜。通城、崇陽、嘉魚、廣濟土匪起，平之。賊自下游分竄江西，亮基督師扼道士汛、黃石港，分兵赴援。秋，賊之分竄河南者，由羅山入湖北黃安、麻城境，水陸夾擊，殲之。

調山東巡撫，未行，江西賊由九江來犯，令道員徐豐玉禦之於田家鎮，戰失利，豐玉陣亡，亮基坐降四級留任。時粵匪李開芳等犯畿輔，踞靜海。亮基至山東，奉命扼德州，防其南逸。南路賊欲由淮、徐窺伺北犯爲應援，令按察使厲恩官率兵駐宿遷之北以防之。四年，賊入山東境，亮基馳扼濟寧，杜其北竄。尋陷鄆城，擾范縣、壽張、東平，繞出賊前截擊，敗之於臨清黑家莊。既奏捷，幫辦軍務大臣勝保劾其取巧冒功，詔斥亮基欺罔，並追論初赴湖南不急趨長沙，及去湖北時但求自全，居心狡詐，褫職，遣戍軍臺。逾年，給事中毛鴻賓言臨清之役，勝保妄劾，御史宗稷辰亦言亮基能任事，未盡其用，乃釋回，發東河差遣尋命

往安徽隨辦軍務。

七年，予五品頂戴，命赴雲南幫辦剿匪事宜。雲南回匪方熾，團練橫行省會，總督吳振械初至，駐曲靖，裁抑練勇，招撫回衆。霑益回最悍，集衆犯宣威，亮基督按察使徐之銘等率兵擊走之。八年春，又敗之於袁家屯，殲賊甚衆，餘黨就撫，詔嘉之，授雲南巡撫。既而振械乞罷，擢雲貴總督，亮基薦徐之銘代爲巡撫。臨安回匪攻城，擾及阿迷，剿平之。九年，省回就撫後，踞碧雞關，劫奪近郊，分剿乃散。又剿平彝、安寧、緬寧、楚雄諸匪，武定、羅次、富民、祿豐、祿勸諸州縣先後克復。然回、練互相猜忌，亂機時起。

徐之銘既爲巡撫，貪縱險狠，與亮基陰不相能，時構煽其間。十年秋，回人掌教馬德新、徐元吉、武生馬現，率各屬回民來省乞撫，住城外江右館，亮基約之銘同詣撫諭。之銘陰嗾已散練丁擁至督署阻撓，諭之不可，殺通海知縣雷焱於門，遂逼殺招撫委員紳士馬椿齡、孫鈞。亮基爲所脅持，不敢入告，以病乞罷，命劉源灝代之。源灝久不至，亮基逕去。十一年，至湖北，乃疏陳滇事，劾之銘不法。會布政使鄧爾恆升任陝西巡撫，去滇，之銘嗾匪戕於路。於是罷源灝，以潘鐸署總督，命亮基赴滇查辦，督師剿匪。亮基疏請發部照募捐充餉，募勇千人然後行，與潘鐸先後至四川，欲資其餉力、兵力。四川兵事未定，無以濟之。林自清者，亮基之舊部，方署雲南提督，與之銘及馬如龍等皆不協，回人仇之。聞亮基

在四川，擅率所部號萬人入川求効用，阻之不聽。詔亮基撫諭解散，而之銘嗾馬如龍等聲言拒亮基不使入境，相持久之。同治元年，潘鐸先抵任，請暫留之銘以畢撫局，遂改命亮基以總督銜署貴州巡撫。未幾，之銘復陰嗾回衆爲變，鐸被戕，而雲南之亂愈亟矣。

二年，亮基至貴州，黃號、白號、苗、教諸匪並熾，上下游徧地皆賊。亮基令總兵沈宏富等攻遵義螺螄堰，破之，殲餘匪於上稽場。令總兵劉義方等剿思南教匪，復普安、安南，又連破苗匪於桐梓鼎城及水城廳馬龍勝，擒匪首何潤科等於黔西，降萬人。三年，尙大坪匪犯省城，督沈宏富等戰於郊，殲賊千計，復修文。總兵林自清、趙德昌克龍里，又復興義，解清鎮之圍，收復定番、廣順、長寨諸城，破龍泉、湄潭黃、白號匪老巢，克滇西衛城。四年，克黔西石阡、永寧、荔波，貴州地瘠財匱，饑軍索餉，時虞譁噪。亮基撫馭防剿，僅得粗安，而所部諸將多驕蹇，輿論不協，爲侍讀學士景其濬論劾。亮基乃劾總兵林自清、劉有勳，副將池有連等劫掠扣餉，不聽調度，請嚴治。詔布政使嚴樹森察奏，亮基復具疏自陳，言樹森規避貴州，安坐鄰省不親至，於是亮基、樹森並褫職。

十年，卒。湖南巡撫王文韶、貴州巡撫曾璧光先後請復原銜，各建專祠。光緒三十四年，湖南、貴州京官合詞臚陳功德在民，追諡惠肅。

毛鴻賓，字翊雲，山東歷城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遷御史、給事中，數上封事論軍務。咸豐三年，以尙書孫瑞珍薦，命回籍治團練。四年，劾幫辦軍務大臣勝保罪狀，請嚴旨查辦。五年，授湖北荆宜施道，調安襄鄖荆道，歷安徽按察使、江蘇布政使。十一年，署湖南巡撫，尋實授。疏言：「湖南地居僻遠，向非富強，自前撫臣張亮基、駱秉章等於吏治民風實力講求，用能削平寇盜，屹爲上游重鎮，用人之效，有明徵矣。臣以爲名將不過收戰陣之功，得賢督撫，斯能造封疆之福。如左宗棠識略過人，其才力不在曾國藩、胡林翼之下，今但使之帶勇，殊不足以盡其長，倘畀以封疆重任，必能保境安民，兼顧大局。前任雲貴總督張亮基，果決有爲，雲南壤接邊陲，餉糈不給，漢、回仇釁相尋，卽令經營盡善，亦僅有益一隅，似不若任以要地，俾展所長。但使東南日有轉機，則雲、貴游氛無難迅速，此輕重之機宜審者也。」時湘軍所至有功，各省多往召募，鴻賓疏陳招勇流弊，請慎選將領以收實效，並被嘉納。

石達開竄湖南，鴻賓遣知府席寶田、副將周達武、總兵趙福元分路進擊，解會同、黔陽之圍。同治元年，進復來鳳，貴州提督田興恕兼署巡撫，軍報不實，信用左右，鴻賓疏劾之。遣兵越境剿貴州竄匪，復天柱縣城。又剿銅仁張家寨，匪首蕭文魁率衆降，克大小青兩堡。江藍廳同知椿齡指團紳爲土匪，鴻賓廉知椿齡有酷刑逼借事，劾罷之。椿齡京控，訐鴻賓

借貸不遂，鴻賓自請查辦，下總督官文鞫訊，得白。

擢兩廣總督，英德土匪起，令按察使張運蘭剿平之。偕巡撫郭嵩燾奏定變通緝捕章程，獲大盜者予優擢，允之。

三年，江南既復，浙、贛餘氛未靖。鴻賓疏言：「江西南路之防猶有未備，閩、粵交界均無防兵，慮賊上竄，以粵東爲尾閭。江西當四衝之地，宜合數省兵力，乘大勝餘威，聚而殲之。已咨會國藩調撥勁旅，繞越寧郡、石城一帶，扼賊南竄之路，臣派一軍於閩、粵交界會同進剿。並請敕會國藩嚴守南贛，俾毋竄越。」

四年，坐前在湖南，道員胡鏞請咨引見，繳回咨文，委署道缺，降一級調用，回籍。七年，卒。宣統初，山東巡撫袁樹勛疏陳鴻賓功績，復原官，祀鄉賢祠。

張凱嵩，字雲卿，湖北江夏人。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廣西卽用知縣，歷宣化、懷集、臨桂知縣。李星沅、勞崇光並薦其能，咸豐五年，擢慶遠知府。剿平土匪王得勝等，擢左江道，調署右江道。慶遠失守，革職留任。八年，偕按察使蔣益澧破賊，克慶遠，復原官，署按察使，尋實授，遷布政使。同治元年，巡撫劉長佑赴潯州籌剿撫，留凱嵩經畫後路。荔浦張皋友陷陽朔，遣兵敗賊於鷓鴣巖，復其城，就擢巡撫。諸匪中黃鼎鳳、張皋友最猖獗，分陷貴

縣、陽朔，麇集大鹿灘、馬瀨，檄總兵李明惠、提督江忠義先剿馬瀨，進規貴縣，破之於桂嶺，殲擒賊首張皋友、陳士養。二年，檄布政使劉坤一攻黃鼎鳳於登龍橋。賊走覃塘，進圍之。信都賊陳金剛等來援，道員蔣澤春逆擊敗之，進克容縣，坤一克覃塘。三年，克天平寨，擒黃鼎鳳。貴縣平，加頭品頂戴。

疏陳左右江積匪未清，議三路進兵，以劉坤一統七營留防潯州，易元泰統十一營由賓州、遷江達思恩，李士恩統水陸八營由橫州達南寧，節節進剿。四年，坤一攻克大廟、江口、平鄉，斬賊首梁安邦，南寧河道始通。元泰剿上林，平之。坤一擢江西巡撫去，以同知劉培一代領其軍，將親赴南寧督戰，會偽康王汪海洋竄粵，將入廣西，詔凱嵩駐防潯州。五年，凱嵩至南寧，進攻山澤，督諸軍穴地轟城，奪山入，擒偽平章蘇仲熙等。孫仁廣單騎走旺隴，追斬之。山澤爲賊所踞十餘年，至此悉平。

六年，擢雲貴總督。自潘鐸被戕，滇事益紛。行至巴東，稱病，三疏請罷，坐規避，褫職。光緒六年，以五品京堂起用，授通政使參議，遷內閣侍讀學士，署順天府尹，授貴州巡撫。十年，調雲南。請於省城設開採五金總局，以興礦利，偕內閣學士周德潤勘越南界務。十二年，卒於官。廣西巡撫李秉衡疏陳凱嵩政績，請建專祠，廣西京官論其不當，罷之。子仲忻，光緒三年進士，由翰林御史官至通政司參議，敢言有聲。

論曰：雲南地居邊遠，回、漢積仇，中原多故之秋，幾爲王靈所不及。吳振械兼籌剿撫，實體中朝措置之難。張亮基才足有爲，誤用徐之銘，受其排擠，遂至不可收拾。自潘鐸被戕之後，無人敢任其艱危。毛鴻賓疏言內地寇平，邊方自靖，誠爲確論。張凱嵩因規避黜，後仍以舊勞起用，朝廷固鑒其情已。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五

列傳二百十二

李德 吳棠 英翰 劉蓉 喬松年 錢鼎銘 吳元炳

李德，字惠人，陝西華陰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直隸卽用知縣，補撫寧，調青縣。舉卓異，歷滄州、深州，擢大名知府。調保定，擢大順廣道，遷按察使。二十一年，擢順天府尹。二十三年，南河決，命偕侍郎成剛馳往督工。二十六年，出爲江蘇布政使，以病歸。三十年，起授甘肅布政使。咸豐元年，擢河南巡撫。長蘆鹽政疲敝，言官請變通懸岸，德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議改直、豫懸岸，分別官辦、商販。二年，調山東。粵匪由武昌東下趨江寧，德遣精兵二千馳援，親赴兗、沂、曹諸府察形勢，分兵扼隘防守。履行河隄，令黃河渡船悉歸曹縣劉家口、單縣董家口，斷他口私渡。檄候補道慶凱等駐兵要隘，搜捕捻匪。

三年，江寧陷，徐州捻、梟諸匪蠡起，德再赴兗、沂、曹諸府督防。未幾，揚州陷，德令防

軍分三路：遊擊王鳳祥等駐郟縣紅花埠爲東南路，總兵百勝等駐嶧縣韓莊閘及陰平爲中路，總兵三星保巡劉家、董家二口，遏賊北竄，爲西南路。德駐宿遷迤北，與百勝等犄角。四月，賊自浦口北竄安徽，陷滁州，逼鳳陽臨淮關。德進駐宿遷，慮徐州守兵弱，請移山西、陝西、綏遠諸路援兵策應。五月，賊自亳州經米家集竄河南，陷歸德，擾劉家口。德命防軍進擊，民團繼之，燬北岸船，賊不得渡。有由曹河駛入者，乘半渡擊沉之，賊敗退。尋自河南汜水北渡溫縣，西路告警，德自曹州分兵馳援，督師繼之。比賊圍懷慶，德會諸軍力戰，解其圍。捻匪擾歸德境，毗連曹、單，德留陝、甘兵九百會剿，自引師回防東路。

自粵匪起，所至各行省皆瓦解，疆吏能禦賊不使入境且出境剿賊者，惟德一人。文宗深嘉之，屢欲擢任總督，以山東爲畿輔屏蔽，倚德爲重，故未果。尋卒於官，優詔悼惜，贈總督、太子少保，諡恭毅。子啓詔，署湖南桂陽州，殉難，贈道銜。

吳棠，字仲宣，安徽盱眙人。道光十五年舉人，大挑知縣，分南河，補桃源。調清河，署邳州。山東捻匪入境，率團勇擊走之，還清河。咸豐三年，粵匪陷揚州，時圖北竄，棠招集鄉勇，分設七十二局，合數萬人，聯絡鄰近十餘縣，合力防禦，有聲江、淮間。丁母憂，士民攀留，河道總督楊以增疏請令治喪百日後，仍署清河。太常寺少卿王茂蔭疏薦，詔詢以增，亦

以治績上，特命以同知直隸州卽補，賜花翎。六年，丁父憂，仍留江蘇，以剿匪功，累擢以道員卽補。十年，補淮徐道，命幫辦江北團練。皖北捻匪出入，以徐、宿爲孔道，山東土匪時相勾結，一歲數擾，棠督軍屢擊走之。

十一年，擢江寧布政使，署漕運總督，督辦江北糧臺，轄江北鎮、道以下，令總兵龔耀倫等破賊於阜寧、山陽，解安東圍。漕督舊駐淮安府城，棠以清江浦地當衝要，築土城駐之。捻匪大舉來撲，督軍力戰擊退，賊踞衆興集相持，令驍將陳國瑞進攻，戰十日，大破之，賊遁泗州。督屬縣築圩寨，堅壁清野，收撫海州、贛榆土匪，先後遣將擊捻匪，擒李麻子於曹八集，斬何申元於洞裏莊，殲卜里於半截樓，又破山東幅匪於郟城徐家圩、鎰陽集、長城等處。

同治二年，實授漕運總督。令陳國瑞進剿沂州，迭殲渠魁，國瑞遂隸僧格林沁軍。苗沛霖叛陷壽州，棠令總兵姚慶武、黃開榜水陸赴援。疏言：「欲拯臨淮之急，必須一軍由宿、蒙直擣懷遠，使苗逆急於回顧，臨淮始可保全。削平之策，尤須數道進兵，方能制其死命。」又密陳：「皖北隱患，淮北鹽務疲敝，悉由李世忠盤剝把持，其勇隊在懷、壽一方盤踞六年，焚掠甚於盜賊。苗平而淮北粗安，李存而淮南仍困，請早爲之計。」詔下僧格林沁等籌辦。三年，加頭品頂戴，署江蘇巡撫。四年，調署兩廣總督。棠疏陳：「江境尙未全平，請收回成命，專辦清淮防剿。」詔嘉其不避難就易，仍留漕督任。軍事初定，卽籌復河運。署兩

江總督，未幾，回任。五年，調閩浙總督。

六年，調四川總督。時蜀中軍事久定，養兵尚多，而協濟秦、隴、滇、黔，歲餉不貲。棠令道員唐炯剿貴州龍井苗匪，復麻哈州。道員張文玉等克黃平州，疏請遣周達武一軍入黔助剿，即調達武貴州提督，餉仍由四川任之。平苗之役，賴其力焉。

八年，雲貴總督劉嶽昭劾棠赴川時僕從需索屬員饋送，言官亦劾道員鍾峻等包攬招搖，命湖廣總督李鴻章往按。鴻章覆奏：「川省習尚鑽營，棠遇事整頓，猾吏造言騰謗。」詔責棠力加整飭，勿稍瞻顧，斥嶽昭率奏失實，惟坐失察鍾峻等薄譴。十年，署成都將軍，奏撥捐輸銀二十萬兩賑饑民。十三年，雲南、貴州軍事先後肅清，以協餉功被優敘。灌縣山匪作亂，令提督李有恆剿平之，斬其渠余其隆。疏言：「部章新班遇缺先人員補官較易，服官川省者，報捐不惜重利借貸，其中即有可用之才，夙累既重，心有所分，官債雖清，民生必困。請敕部另議變通，俾試用甄別年滿、歷練較久諸員，得有敘補之期，實於吏治有益。」光緒元年，剿敘永廳匪及雷波叛蠻，平之。以病乞罷。二年，卒，詔優卹，諡勤惠。

英翰，字西林，薩爾圖氏，滿洲正紅旗人。道光二十九年舉人。咸豐四年，揀發安徽，以知縣用。九年，署合肥。粵匪擾皖北，督鄉團擊敗之。又破賊華子岡、小河灣，擢同知。

十一年，署宿州。同治元年，捻匪來犯，英翰偕總兵田在田克高黃山寨，進破湖溝，擢知府，賜花翎。二年，擒首張洛行爲僧格林沁大軍所敗，回老巢，英翰擊敗之於青疇。會攻克雒河集，英翰授策降人，擒洛行送僧格林沁大營誅之，授潁州知府。巡撫唐訓方及袁甲三交章薦英翰沉勇有謀，剿澮北匪圩功多。苗沛霖復叛，攻蒙城、壽州，英翰督兵攻克蒙城附近賊圩，又擊敗沛霖所遣攻壽州兵。會總兵姚廣武破韓村賊寨，攻狼山，賊棄壘遁，蒙城糧道始通。署廬鳳道，擢按察使。復督兵援蒙城，攻蔡家圩，斷賊糧道，遣參將程文炳等四出截擊，夷賊壘數十。僧格林沁、富明阿諸軍先後至，大破賊，沛霖就殲，附沛霖諸圩盡克，賜號格洪額巴圖魯。

三年，粵匪合捻匪由陝南竄湖北，將遙爲江寧聲援，其鋒甚銳。僧格林沁調英翰赴援，賊方圍麻城，襲破柏子塔賊屯，賊渠陳得才等自白臬走閩家河，英翰督軍迎戰，破之。尋以請獎冒濫，奪勇號，降五級留任。賊自松子關竄皖境，巡撫喬松年奏調英翰回援，克金家寨。賊竄六安、青山，會諸軍擊走之。羣賊麇聚英山、霍山，連破之於樂兒嶺、土門、黑石渡。時江寧已下，僧格林沁大軍進逼，賊皆攜貳，陳得才仰藥死。馬融和有衆數萬，英翰令郭寶昌招致之。賊首藍成春亦降，餘小頭目紛紛求撫。僧格林沁以成春乃粵中老賊，斬之以徇。未至者遂散走，而張總愚、牛洛紅、任柱、賴文光等勾結復熾。論功，英翰復賜號鏗僧額巴

圖魯，擢安徽布政使。

四年，捻匪自河南竄山東，僧格林沁戰歿，遂大舉犯安徽，覬復踞蒙、宿舊巢，英翰屯雒河集，爲賊所圍。道員史念祖佐英翰且戰且守，凡四十五日，援軍至，突圍夾擊，大破之，賊乃解圍引去，晉號達春巴圖魯。五年，就擢巡撫。前撫喬松年調陝西，剿西捻張總愚，以皖軍郭寶昌從行，其餉仍由英翰籌供。東捻由固始犯皖境，皖軍扼之，復竄麻城，英翰率軍防六安。六年，賊復由楚、豫入山東，方議就運河築長圍圈賊，英翰分撥皖軍，令黃秉鈞扼宿遷，張得勝扼貓兒窩灘，程文炳以騎兵備游擊，余承先率水師由洪湖入運河，捻勢漸蹙。英翰丁父憂，予假一月治喪，改署任。是年冬，捻首任柱爲淮軍所殲，餘黨散撲運河，皖軍截擊，收降數千人，賴文光走揚州就擒。東捻平，論功，予三等輕車都尉世職。

再疏請終制，報可，而西捻渡河北犯。七年春，畿輔戒嚴，英翰率軍馳援，命駐河南。英翰奏以所部交河南巡撫李鶴年調遣，請回旗守制，詔慰留之。遂會諸軍圍賊於運河東，捻衆聚殲，加太子少保，辭，不許。八年，回旗營葬，請留京，予假兩月，期滿仍回任。十年，於亳州捕叛捻宋景詩，誅之。

十三年，擢兩廣總督。粵匪悍酋楊輔清敗逸後，猶潛匿福建晉江，令降將馬融和等往捕，至是始就擒，奏請誅之。光緒元年，入覲，晉二等輕車都尉世職。廣東闖姓捐奉旨嚴

禁，英翰奏請弛禁助餉，又因隨員招搖，爲廣州將軍長善等所劾，召還京，被議，褫職。未幾，命還世職，以二品頂戴署烏魯木齊都統。二年，實授。尋卒，贈太子太保，復勇號，賜卹，諡果敏。安徽省城及鳳陽、壽州、宿州、阜陽、蒙城、渦陽並立專祠，賜其母銀二千兩，人獲六兩。無嗣，弟英壽襲世職。

劉蓉，字霞仙，湖南湘鄉人。諸生。少有志節，與曾國藩、羅澤南講學。軍事起，佐澤南治團練。咸豐四年，從國藩軍中，既克武昌，轉戰江西。五年，澤南由江西回援湖北，蓉從之，領左營。弟蕃，戰歿於蒲圻，蓉送其喪歸，遂辭軍事。尋丁父憂，胡林翼奏徵之，不出。十一年，駱秉章督師四川，聘參軍事，疏薦其才，詔以知府加三品頂戴，署四川布政使，尋實授。秉章於軍事吏治，悉倚蓉贊助，亦時出視師，藍、李諸匪以次削平。事詳秉章傳。同治元年，石達開由滇、黔邊境入四川。預調諸軍羅布以待，秉章令蓉赴前敵督戰，達開不得逞，徘徊於土司地，窮蹙就擒。蓉親往受俘，檻送成都誅之，被旨嘉獎。時粵、捻諸匪藍成春、陳得才等竄擾陝南，踞漢中、城固等城，川匪餘孽亦入陝蔓延，勢方熾。多隆阿督師關中，注重北路回匪，於南路未能兼顧。官文疏薦蓉堪當一面，於是命蓉督辦陝南軍務，擢陝西巡撫。秉章分兵四千授蓉，總兵蕭慶高、何勝必兩軍先赴援，亦隸之。又遣將赴

湖南增募萬人，蓉於十月進屯廣元。三年春，漢中粵、捻諸匪因江寧被圍急，促其回援，遂自退，趨湖北。蓉入漢中部署屯防，清餘匪。

多隆阿圍盤屋久未下，聞蓉將至，督攻益急，克之，而多隆阿受重傷。三月，蓉抵省城，多隆阿尋卒於軍，其所部雷正綰、陶茂林諸軍剿西路回匪，入甘肅；穆圖善一軍議令赴援湖北。五月，川匪合粵、捻由鎮安、孝義突犯省城，蓉集諸軍擊之於鄆、盤屋之間，尋偕穆圖善會擊於郿縣，賊西走略陽，入甘肅，陷階州，令何勝必等會川軍周達武攻之。四年，克階州，川匪餘孽悉平。雷正綰軍譁變，其部將胡士貴率叛兵回擾涇州，蓉遣軍扼隘，散其脅從，誅士貴。

會編修蔡壽祺疏劾恭親王奕訢，牽及蓉，指爲夤緣，詔詰蓉令自陳。蓉奏辨，自言薦舉本末，並許壽祺前在四川招搖，擅募兵勇，爲蓉所阻，挾嫌構陷。復爲內閣侍讀學士陳廷經所劾，命大學士瑞常、尙書羅惇衍按究，坐漏洩密摺，降調革任。陝甘總督楊岳斌疏言陝西士民爲訴枉乞留，詔蓉仍署巡撫。

五年，奏薦賢能牧令龔衡齡等，請予升階，下部議駁。蓉疏言：「近來登進之途，多出於從軍，而究心民瘼者，仍潦倒於下吏。陝西瘡痍未起，急應旌舉賢能以爲之勸。」上特允之。先是，蓉任鳳邵道黃輔辰經理回民叛產，設法墾治，歲獲穀數百萬斛，成效甚著，因奏：「陝

西兵後荒蕪，以招徠開墾爲急務。應視兵災輕重，荒地多少，以招墾成數爲州官吏勸懲。報可。尋以病乞開缺，上允其請，以喬松年代之，仍留陝西治軍。捻匪張總愚入陝，逼省城，蓉與松年議不合，所部楚軍三十營，統將無專主，士無戰心，屯灞橋，爲賊所乘，大潰。詔斥蓉貽誤，奪職回籍。十二年卒。湖南巡撫王文韶疏聞，命復官，陝西請祀名宦祠。

喬松年，字鶴儕，山西徐溝人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再遷郎中。咸豐二年，以知府發江蘇，除松江，調蘇州。會匪劉麗川據上海，省城潮勇潛與通，松年偵知之，白上官誅其爲首者。丁父憂，總督怡良奏留，從克上海，擢道員，賜花翎，授常鎮通海道。六年，從怡良駐常州，署兩淮鹽運使。八年，丁本生父憂，總督何桂清復奏留。

九年，授兩淮鹽運使，兼辦江北糧臺。十年，奏劾南河河道總督庚長擅提淮北存鹽變價充餉，又截留山西解江北糧臺餉銀，復劾庚長在清江聞警猶演劇設宴，迨寇急，倉皇退守。命侍郎文俊往按得實，庚長褫職逮問。又疏論用勇不如用兵，請發京師護軍營暨北五省綠營赴江北防剿。英吉利、法蘭西兵入犯，京師戒嚴，松年請赴畿輔督兵禦敵，諭止之。十一年，設江南北兩糧臺，仍命松年辦理。敍勞，以按察使記名。

同治二年，擢江寧布政使，仍留辦糧臺，擢安徽巡撫。三年，抵任，駐防臨淮。時苗匪已

平，李世忠亦解兵柄，擒匪竄河南、湖北。松年增募勇千人，就潁、宿間設防，奏請雒河集地處交衝，當建縣設官，從之。又奏苗沛霖餘黨自非積惡，請予寬貸；李世忠散遣勇丁，恐流爲盜，飭州縣整頓捕務。粵、捻諸匪自湖北麻城、羅田東竄入皖境，松年移軍壽州，急調英翰自湖北回援，令朱淮森屯正陽關，蔣凝學迎擊於英山，克金家寨。英翰等敗賊於陶家河、黑石渡，僧格林沁大軍追至合擊，諸賊窮蹙，紛紛乞降，先後凡十餘萬。賊首陳德才後至，爲蔣凝學擊敗，服毒死，獲其屍。上飭英翰等移軍進剿，松年請留英翰防皖境，郭寶昌援河南，蔣凝學赴湖北。

四年，僧格林沁戰歿，上命曾國藩督師山東。松年奏：「國藩久治軍務，氣體較遜於前。李鴻章才識亞於國藩，而年力正強，如以代國藩督師山東，必能迅奏蕩平。」疏上，報聞。時擒匪大舉犯皖北，圍英翰於雒河集，國藩遣援軍至，乃擊走之。

五年，調陝西巡撫，前任巡撫劉蓉奉命留陝辦理軍務。時擒匪張總愚竄入陝境，松年初至，與蓉意見不合，奏劾蓉軍政隳壞，留陝無益，蓉亦劾松年掣肘，貪利徇私。十二月，賊逼省城，蓉軍潰於灞橋。六年正月，提督劉松山援軍至，破賊雨花寨，連戰皆捷，省城始安。迭奏請師，鮑超軍援陝迄不至，皖軍郭寶昌應調來援，偕劉松山轉戰涇、渭之間，屢捷。總愚窺同州，欲渡河，未得逞，趨陝北。六月，總督左宗棠至陝，軍事始有統轄。松山、寶昌等

連破賊於北路，至冬，總愚由垣曲渡河，循太行東趨，松山、寶昌尾追。七年春，宗棠率師入衛畿輔，陝西自捻匪出境，西路回氛仍未靖，松年以病乞假歸。九年，病痊，授倉場侍郎。

十年，授河東河道總督。奏言：「今日言治河，不外兩策：一則堵銅瓦廂決口，復歸清江浦故道；一則就黃水現到處築隄束之，俾不至橫流，至利津入海。權衡輕重，以就東境築隄束黃爲順水之性，事半功倍。前數年大溜全趨張秋，後又決胡堰、洪川口、霍家橋、新興屯諸地，黃流穿運，節節梗阻。惟有盡堵旁洩之路，自張秋西南，沙河迤北，就舊隄修補，爲黃河北隄；又自張志門起，至沈家口、馬山頭，築新隄一百八十餘里，爲黃河南隄。俾仍全趨張秋，借以濟運。」下廷臣議行。十三年，奏請裁東河總督，以巡撫兼領河工，下部議，格不行。光緒元年，卒，諡勤恪。

錢鼎銘，字調甫，江蘇太倉人。父寶琛，湖北巡撫。鼎銘，道光二十六年舉人，從寶琛治團練。會匪劉麗川據上海，青浦周立春起應之，陷嘉定，鼎銘與嘉定舉人吳林募勇從官軍復其城，授贛榆訓導。入貲爲戶部主事，丁父憂歸。江南大營再潰，諸郡縣淪陷，巡撫薛煥退保上海一隅。曾國藩既克安慶，團練大臣龐鍾璐等議乞援，道路梗阻。鼎銘奮然請行，乘洋商輪船溯江上，至安慶謁國藩，陳吳中百姓阽危，上海中外互市，權稅所入，足運兵數

萬，不宜棄之資賊。策畫數千言，繼以痛哭，國藩遂決策濟師。時薛煥遣將至湖南募勇萬二千，國藩知所募皆各軍汰遺，不可用，令鼎銘往解散。遇諸漢口，鼎銘簡留精壯九百人，餘悉罷歸，無譁者。還上海，籌餉十八萬，租船五，復率赴安慶迎師。於是國藩奏令延建邵道李鴻章率淮勇五千人赴之。同治元年三月，至上海，鴻章尋署江蘇巡撫，奏請以鼎銘參軍事，多所贊畫。積功，擢道員，賜花翎，加布政使銜。

五年，鴻章代國藩督師剿捻匪，令鼎銘駐清江浦，主轉運糧餉軍仗，迄捻匪滅，始終無紕誤。鴻章與漕運總督張之萬累疏薦。國藩移督直隸，奏調以從。八年，授大順廣道，就遷按察使，又遷布政使。十年，擢河南巡撫。十一年，捻匪餘孽蠢動，鼎銘令總兵崔廷桂剿平之。用直隸練軍制，就河南三鎮額兵，簡其精壯，抽練馬步各三營，重其額餉，擇駐衝要地訓練，期年成軍。修水利，鑿賈魯河故道，南自周家口，北至朱仙鎮，又西北至鄭州京水寨，疏積沙，補殘隄，俾上游無水澇，下游通舟楫。復濬勺金河、丈八溝、餘濟河、永豐渠以資灌溉。令諸州縣勸民按畝出穀，就鄉分倉，擇公正紳耆董其事，毋假手胥吏，通省積穀九十餘萬石。提督張曜一軍出關剿回，全軍餉由河南供給無缺。光緒元年，卒，賜卹，諡敏肅。

吳元炳，字子建，河南固始人。咸豐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。從團練大臣毛昶熙回籍治

團練，從解固始圍，擊退息縣竄匪，擒擒首陳得一。十一年，汝寧擒首陳大喜竄居霍莊寨，元炳偕道員張曜攻克之。同治元年，巡撫嚴樹森奏：「元炳驍捷善戰，所向有功，軍中最得力，請散館後仍令回河南。」命免散館授檢討，仍留河南委用。大喜負固平輿，其黨踞李旗屯，元炳偕張曜先平伊莊、陳莊、劉樓賊壘，乘勝下李旗屯，進攻楊樓，破之。旋克平輿，殲擒首張鳳林。二年，克張岡賊巢，汝南肅清，擢侍講。尋攻息縣鮑家寨，克之。三年，拔譚家圩，附近賊寨，次第削平。

丁母憂，回籍，巡撫張之萬奏起赴軍。四年，以汝、光諸地稍定，請終制，允之。六年，補原官。九年，超擢侍講學士。十年，命署湖南布政使。十二年，擢湖北巡撫，調安徽，再調江蘇。光緒二年，疏陳：「銀捐新例，新班遇缺先及遇缺兩項，得缺最速，流弊亦多，於政體大有關係，不可不嚴防其弊。請明定章程，變通辦理。」下部議行。山東、安徽比歲飢民流及淮、揚，元炳截漕撫恤，並疏高寶河、鹽運河，以工代賑。署兩江總督者三，兼署江蘇學政者一。七年，丁本生母憂，去官。十年，入覲，命察山東河工、海防，授漕運總督。十一年，調安徽巡撫。十二年，卒，賜卹。河南巡撫倪文蔚疏陳元炳戰功，遺愛在民，請於汝寧建專祠。

論曰：李德守山東，吳棠保江淮，當時皆負時望。英翰剿捻，戰績最多，及任皖疆，甚得民心。劉蓉抱負非常，佐駱秉章平蜀，優於謀略而短於專將，治陝不竟其功。喬松年在皖倚用英翰而奏績，在陝不能與劉蓉和衷，徒促僨事。錢鼎銘慷慨乞師，爲平吳之引導，治豫亦有聲。吳元炳以詞林事軍旅，其際遇特異焉。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六

列傳二百十三

王慶雲 譚廷襄 馬新貽 李宗羲 徐宗幹

王凱泰 郭柏蔭

王慶雲，字雁汀，福建閩縣人。道光九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二十七年，大考一等，擢侍讀學士，遷通政副使。慶雲通知時事，尤究心財政，窮其利病，稽其出入。文宗即位求言，慶雲疏請通言路，省例案，寬民力，重國計。其言重國計，略謂：「今歲入四千四百萬，歲出在四千萬元以下，田賦實徵近止二千八百萬。夫旱潦事出偶然，而歲歲輪流請緩，鹽課歲額七百四十餘萬，實徵常不及五百萬。生齒日增，而銷鹽日絀。南河經費，嘉慶時止百餘萬，邇來遞增至三百五六十萬。入少出多，置之不問，思爲一切苟且之計，何如取自有之財，詳細講求：地丁何以歲歲請緩？鹽課何以處處絀銷？河工何以年年報險？必得

弊之所在而革除之。」奏入，上深韙焉。

時命中外大臣保薦人材，禮部侍郎曾國藩舉慶雲以應，詔擢詹事，署順天府尹。咸豐元年，授戶部侍郎，仍署府尹。內務府議令莊頭增租，佃戶不應，則勒限退地。慶雲偕直隸總督訥爾經額援乾隆間停設莊頭，嘉慶間奏禁增租奪佃兩案，奏請敕內務府不得任意加租。戶部請改河東鹽政章程，並清查山西州縣虧空，命慶雲偕浙江布政使聯英往按。

尋奏定清查虧空章程，並會山西巡撫那蘇圖奏言：「晉商賠累，一在鹽本鉅，一在浮費多，一在運腳重。官鹽既貴，私販遂乘間蔓延。從前鹽價每石三五十兩，自坐商囤積居奇，畦地錠票，租典靡常，一業數主，人人牟利。一石之鹽，貴百三四十兩，運商安得不困？河東鹽行三省，酬應繁多，總商分派者號爲廳攤，散商自送者歲有常例，統計二十六萬餘兩，幾達歲課之半。加以石鹽腳費多至百兩，因其定價難增，遂至相率爲僞，攙沙短秤，民食愈艱。臣等公同商酌，輕鹽本必先定池價，革浮費必先行票法，減運腳必先分口岸，將緝私之法并寓其中。蓋鹽有專商，票無定販，大要在留商招販，先課後鹽，而後引目不致虛懸，課額無虞短絀。向來坐商昂價，總以缺產爲詞。臣覽池面寬廣，涵氣濃厚，卽雨暘不齊，哀多益寡，足敷五千六百餘石之額。鹽貴不在缺產，而在售私。擬定白鹽一石貴止六十兩，青鹽遞減，坐商工本外有贏餘。令各商立法互稽，但使鹽不旁流，商鹽自富，錠票銷價，亦復

刪芟。畦地租典，先儘運商，總期減輕成本，禁衛課官吏浮費，別籌公用。每票徵銀七分有奇，隨課收發，此外需索，坐贓科罪。其領票、招販、掣鹽、截角諸事，悉做兩淮成例，微爲變通，以歸簡易。河東鹽行河南引地，自嘉慶二十四年改爲商運民銷，以會興鎮爲發鹽口岸，商民稱便。擬將陝西、山西、會興鎮分爲三路，不許攙越，鹽到發販隨銷，亦聽商人自運，兼防夾私，力杜作僞。統計河東全綱，比較昔價，裁浮改岸，年省七十餘萬。得人守法，商力不疲。卽間有歇業，或運商歸併，或坐商承充，永絕舉商、保商諸弊。」下部議行。

慶雲旣明習計政，主部事，先後奏請清釐江寧、蘇州、安徽三布政司例應入撥、延未造報各款，自道光三年至咸豐元年，凡千五十九款，九百三十六萬兩。又奏言：「江南賦甲他省，額徵五百二十九萬，道光十六年，豁欠五百六十餘萬，計十年蠲一年之額；二十六年，豁欠一千餘萬，計十年蠲兩年。及咸豐二年，豁欠一千三百餘萬，十年幾蠲三年。請飭江蘇督撫，熟田未完，不得混入次年緩徵。」又奏覆閩浙總督季芝昌等以閩鹺疲累，請展緩勻代額課，言：「閩鹺所以疲累，病在私鹽充斥，浮費繁重。芝昌等議停勻代課六萬餘，派認續例課二萬餘，五年之後，勻代起徵，例課仍納。朝三暮四，恐無此辦法。」又言：「芝昌等但陳料理之難，未籌補救之法，或就場徵課，或按包抽稅。應令擇一可行之策，另議具奏。」又奏覆江西巡撫張芾請撥粵鹽濟銷，言：「江西借撥粵鹽，前明總制陳南金、巡撫王守仁嘗行之，

所謂不加賦而財足，不擾民而事辦，其法至善。應令速籌遵辦。」又奏：「滇、黔解運銅鉛，道遠阻兵。應令於提鎮駐紮重兵之處，籌鑄制錢，並於附近水次兼鑄大錢，運四川、兩湖易銀，並派民間交納地丁稅課。」又奏：「新疆南、北兩路駐兵四萬，歲需經費一百三四十萬，垂及百年，爲數萬萬。請停陝省官兵換防喀什噶爾等八城，卽由伊犁、烏魯木齊滿、綠營飭撥，五年更換，可歲省數十萬。」又奏請裁東河河督南河河庫道並兩河廳員修防經費，南河不得過百萬，東河不得過七八十萬，並裁漕督，歸南河總督兼管。各疏多如所議行。尋授陝西巡撫。

四年，粵匪擾河南，慶雲赴潼關，與提督豐紳、將軍扎拉芬籌防禦。又自潼關赴商南，徧歷各隘。上命豐紳率兵駐襄陽。粵匪陷武昌，慶雲請以湖北會城暫移襄陽，山西、四川協籌軍餉，保全大局。尋調山西巡撫。

五年，奏言：「潞鹽行銷山西、陝西、河南三省，陝患鹽多，晉苦值貴。擬將陝引勻銷晉省三百七十石。晉引則就地遠近，公平定價。惟河南官運已覺暢行，擬兼行民運，以廣招徠。禁止吉蘭泰、花馬池鹽侵銷。」又言：「陝省課歸地丁，輸納不前，請倣河南招販民運，於河東、河西擇地設局稽查。」又奏言：「軍興以來，各軍營用銀出納，易錢買糧，歲豐銀裕，何便如之！今用兵之地，賦稅不全，仰給鄰省，完善之區，正供不足，佐以捐輸。當此穀貴錢

荒，以銀易錢，以錢易糧，耗折大半。往時兵飢，得銀可飽，恐此後以銀亦不可飽，況銀且不可常繼。擬令州縣碾動倉穀，解餉兼用制錢，舟楫可通，宜無不便。」均如所請。

又奏：「山西前明逼近三邊郡縣，率民築堡自衛。一縣十餘堡至百數十堡，星羅碁布。今惟雲中、代、朔，堡寨相連，省南各屬，則多殘缺，當令繕完。定社規，立義學，化導少壯惰游，合祭賽以聯其情，相守望以齊其力。有事則聚守，無事則散居，於無形中寓堅壁清野之法。」又以河南南陽諸地旱蝗，請飭發倉籌賑，俾災民不爲土匪勾脅，以救災卽以弭患。捻匪擾南陽，慶雲密陳省南分三路，遣兵巡防。

擢四川總督，貴州思南教匪爲亂，慶雲遣兵防酉陽秀山，請飭總兵蔣玉龍自鎮遠規復思南。尋奏四川舊有咽喉匪，盜案多於他省，飭各屬行保甲，立限捕盜。又奏於酉陽設屯田，分設屯兵駐防城鄉要隘。又奏：「川省差役捕盜，傳證起賊，輒糾多人，持械搜掠，名曰『掃通』者，此與強盜無異。請照強盜律，不分首從皆斬，兵丁有犯同之。」均下部議行。

尋以黔匪焚掠，漸近綦南，遣兵出境攻層巒山、飛梯巖諸隘，又破胡家坪賊巢。九年，兼署成都將軍，調兩廣總督。行次漢陽，以病乞罷，許之。旋召詣京師，病未卽行。十一年，穆宗卽位，授左都御史，擢工部尙書。同治元年三月，慶雲將力疾赴召，前一日劇病卒，諡文勤。孫仁堪，循吏有傳。

譚廷襄，字竹厓，浙江山陰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散館授刑部主事，再遷郎中。出爲直隸永平知府，調保定，遷順天府尹，擢刑部侍郎。咸豐六年，出爲陝西巡撫。直省採米運京倉，廷襄疏言：「陝西產米少，轉輸不便。請改折解款，由部召糴，費節而事集。」七年，署直隸總督。

是時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國合軍陷廣東省城，廷襄疏請封貨閉關，恩威並用，上以海運在途，激之生變，虛聲無實益，不允。八年四月，英兵北犯，占大沽礮臺，窺內河。大沽口外積沙，海舟不能直入，敵舟至，數以小汽船探測。時方議款，不爲備，不虞其驟發。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劾廷襄，奪官戍軍臺。九年，以三品頂戴署陝西巡撫。上命直省禁習天主教，廷襄疏言：「天主教流行中國二百餘年，到處窮搜，轉滋駭愕。惟有密飭官吏稽查保甲，列冊密記，乘機啓導。」時款議未定，或請西巡，偕總督樂斌疏陳三便三難，議乃寢。

十一年，授山東巡撫。頻歲軍興，山東諸郡縣羣盜蠡起，皖捻入境，勾結土匪，滋擾幾徧。僧格林沁大軍駐山東督剿，廷襄率兵出省協助，並督各郡縣團練防剿兼施，具詳僧格林沁傳。同治元年，兼署河東河道總督。三年，入爲刑部侍郎，調工部，又調戶部。

五年，湖北巡撫曾國荃疏劾總督官文貪庸驕蹇，並以公使錢餽四川考官胡家玉、張晉

裕等，上命尙書蘇森及廷襄往按，並詰家玉。家玉言自四川還京，道湖北，官文等餽贐，以道梗改水程，無州縣支應，乃受以充費。廷襄等至湖北，疏言：「丁、漕、鹽、釐、關稅、捐輸，實用實支，並無浮濫。惟漢陽竹木捐零星不請獎敘者，凡因公動用，例不報銷之項，由此動支，官文餽家玉等是實。」上爲罷官文。卽令廷襄署總督，家玉等並下吏議。

御史佛爾國春劾國荃，言國荃亦以竹木稅治公廨，嚴責廷襄蒙蔽。廷襄等復疏陳國荃上官未久，無以竹木稅治公廨事，因言：「湖北三次陷賊，百端草創，不循例案，諸廢具舉，隨事設施。今以動用官款，加以處分，亦足示警。若更罪及所受之人，路遠給貲，親喪承賻，皆罣吏議。王道本人情，瑣屑煩苛，似非政體。」於是諸受餽者皆置不問。六年，上用前事奪官文總督，是冬，國荃亦以病乞罷。

廷襄還京，署吏部侍郎，遷左都御史。再遷刑部尙書，兼署吏部。九年，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諡端恪。

馬新貽，字穀山，山東荷澤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安徽卽用知縣，除建平，署合肥，以勤明稱。咸豐三年，粵匪擾安徽，淮南北羣盜並起，新貽常在兵間。五年，從攻廬州巢湖，新貽擊敗援賊，迭破賊盛家橋、三河鎮、柘皋諸賊屯，尋克廬州。積功累擢知府，賜花翎，補

廬州。七年，擒匪、粵匪合陷桃鎮，分擾上下派河，新貽破賊舒城，記名以道員用。八年，署按察使。賊犯廬州，新貽率練勇出城迎擊，賊間道入城，新貽軍潰失印，下吏議，革職留任。九年，丁母憂，巡撫翁同書奏請留署。十年，欽差大臣袁甲三爲奏請復官。十一年，同書復奏薦，命以道員候補。丁父憂，甲三復奏請留軍。同治元年，從克廬州，敗賊壽州吳山廟，加按察使銜，署布政使。苗沛霖叛，從署巡撫唐訓方守蒙城，屢破賊。二年，授按察使，尋遷布政使。

三年，擢浙江巡撫。浙江新定，民困未蘇，新貽至，奏蠲逋賦。四年，復奏減杭、嘉、湖、金、衢、嚴、處七府浮收錢漕，又請罷漕運諸無名之費，上從之，命勒石永禁。築海寧石塘、紹興東塘，濬三江口。岐海爲盜賊窟穴，遣兵捕治，擒其魁。厚於待士，會城諸書院皆興復，士羣至肄業，新貽皆視若子弟，優以資用獎勵之。嚴州、紹興被水，蠲賑覈實，災不爲害。台州民悍，輒羣聚械鬪，新貽奏：「地方官憚吏議，瞻顧消弭。請嗣後有諱匿不報者參處；僅止失察，皆寬貸，仍責令捕治。」下部議行。象山、寧海有禁界地曰南田，方數百里，環海土寇邱財青等處窟其中，遣兵捕得財青置之法，南田乃安。黃巖總兵剛安泰出海捕盜，爲所戕，檄副將張其光等擊殺盜五十餘。上以新貽未能豫防，下吏議。嘉興、湖州北與蘇州界，皆水鄉，方亂時，民自衛置槍於船，謂之「槍船」，久之聚博行劫爲民害。新貽會江蘇

巡撫郭柏蔭督兵擒斬其渠，及悍黨數十，槍船害始除。擢閩浙總督。

七年，調兩江總督，兼通商大臣。奏言：「標兵虛弱，無以壯根本。請選各營兵二千五百人屯江寧，親加訓練。」編爲五營，令總兵劉啓發督率緝捕，盜爲衰止。宿遷設水、旱兩關，淮關於蔣壩設分關，並爲商民擾累。新貽奏：「蔣壩爲安徽鳳陽關轄境，淮關遠隔洪澤湖，不應設爲子口。當令淮關監督申明舊例，嚴禁需索。宿遷旱關非舊例，徵數微，請裁撤，專收水關。」從之。幅匪高歸等在山東、江蘇交界佔民圩，行劫，新貽捕誅其渠。

九年七月，新貽赴署西偏箭道閱射，事畢步還署。甫及門，有張汶祥者突出，僞若陳狀，抽刀擊新貽，傷脅，次日卒。將軍魁玉以聞，上震悼，賜卹，贈太子太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端愍。命魁玉署總督，嚴鞫汶祥，詞反覆屢變。給事中王書瑞奏請根究主使，命漕運總督張之萬會訊。之萬等以獄辭上，略言：「汶祥嘗從粵匪，復通海盜。新貽撫浙江，捕殺南田海盜，其黨多被戮，妻爲人所略。新貽閱兵至寧波，呈訴不准，以是挾仇，無他人指使。請以大逆定罪。」復命刑部尙書鄭敦謹馳往，會總督曾國藩覆訊，仍如原讞，汶祥極刑，并戮其子，上從之。

新貽官安徽、浙江皆得民心，治兩江繼曾國藩後，長於綜覈，鎮定不擾。江寧、安慶、杭州、海塘並建專祠。

李宗羲，字雨亭，四川開縣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安徽卽用知縣，歷英山、婺源、太平。咸豐三年，粵匪陷安慶，宗羲奉檄詣廬州軍督糧械，積功累擢知府。八年，曾國藩進規安徽，調充營務處。九年，署安慶知府，以疾去官。同治元年，河南巡撫嚴樹森疏薦，命送部引見，樹森旋撫湖北，又疏調從軍。三年，曾國藩督兩江，調赴兩江筦江北釐金總局，裁定沿江釐捐科則。江寧克復，以道員歸兩江補用。四年，署兩淮鹽運使。自軍興，淮南鹽艘改道泰興，宗羲於瓜洲東別濬新河，避長江風濤之險，商民便之。遷安徽按察使，再遷江寧布政使。五年，清水潭決，被災者七州縣，宗羲工賑並行，活民甚衆。定招墾荒田酌緩升科限制章程，及江寧七屬民衛丁漕折徵等次，民皆稱便。

八年，擢山西巡撫，劾布政使胡大任廢弛因循，罷之。令按察使李慶翱等率兵分地駐防，陝回乘河冰來犯，三戰皆捷，屢自延川、韓城東竄，並擊走之。丁母憂去官。

十二年，服闋，擢兩江總督。日本方構釁，宗羲治江防，增築沿江烏龍山、江陰都天廟、象山、焦山、下關礮臺。又於吳淞口及江陰北岸瀏聞沙、烏龍山北岸沙洲圩次第添築，使江、海相犄角。時詔修圓明園，宗羲疏言：「外侮內患，天時人事，皆有可慮。請省營繕，減服御。」十三年，又疏言：「星變屢見，外患方熾。上年御史沈淮奏請停止園工，臣亦冒貢愚

忱。茲復有不能已於言者，時局艱難，度支短絀，特一端耳。今外人入處肘腋，圓明園距京城數十里，既無堅城管鑰之固，復少大枝護衛之兵。頻年以來，每遇民、教爭鬪，外人動挾兵船要求。天津朝警，則海淀夕驚。皇上奉皇太后於此，此臣所萬分不安者也。如蒙皇上乾綱立斷，速諭停工，天下臣民，知皇上有臥薪嘗膽之思，必共振敵愾同仇之氣。人主居崇高之位，持威福之柄，苟無敬畏之念，則驕肆之心生；苟無忠諤之臣，則讒諂之人至。近日大學士文祥引疾，侍郎桂清外調，道路頗有惜詞。臣竊謂老成憂國者，宜留之左右，以輔成聖德；忠直敢諫者，宜誘之使言，以恢張聖聽。」疏入，上嘉納之。

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籌議海防六事，下各督撫詳議，宗義上疏曰：「萬事根本，以用人爲要，而就海防言，尤以求將才爲要。宋臣楊萬里有言：『相不厭舊，將不厭新。』蓋言用兵忌暮氣，宜年壯氣銳，素有遠志，未建大功之人。至宿將勳臣，帝心簡在，固無俟臣下之論列也。古有海防無海戰，今練兵仍以水陸兼練爲主。水師戰艦不及輪船，輪船又不及鐵甲，而船之得力與否，仍視乎駕馭之人。今戰艦卽不能一時盡易，應就弁兵中挑赴輪船學習，仍歸水師提督節制。更招集沿海熟習沙綫，能耐勞苦之人，參用西法，加以訓練。然沿海地廣，勢不能徧設輪船，若敵乘無備，舍舟登陸，則我船礮皆無所用，故不可不急練陸兵。同治十年，曾國藩議沿海奉天、直隸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廣東七省練陸兵九萬，沿江安

徽、江西、湖北三省練陸兵三萬，合成十二萬。以陸兵爲禦敵之資，以輪船爲調兵之用，海道雖極遼遠，血脈皆可貫通。今誠踵其議而力行之，各省分定數目，各專責成，貴精不貴多，宜聚不宜散。從前缺額之兵，不必再補，現在已募之勇，更加精練，是在平時之實力講求矣。西洋火器，日新月異，疊出不窮。今日所謂巧，即後日所謂拙。論中國自強之策，決非專恃火器所能制勝。然風會所趨，有不能不相隨轉移者。各國新出之礮，現在上海機器局已能如式製造。惟火器不難於用而難於不用。有事試演，尙可經久，無事擱置，立形鏽壞。以後購造槍礮，應於操演之後，時時磨洗，不許鏽壞，違者罪之，是珍惜巨帑之要義。臣聞自古覘國勢者，在人材之盛衰，不在財用之贏絀；在政事之得失，不在兵力之強弱；未聞以器械爲重輕也。且西人之所以強者，其心志和而齊，其法制簡而嚴，其取人必課實用，其任事者無欺誑侵漁之習，其選兵甚精，故臨陣勇敢而不畏死。不察其所以強，而徒效其器械，豈足恃哉？自福建創設機器局，上海繼之，江寧、天津又繼之，皆由槍礮而推及輪船。臣愚以爲大沽、吳淞、直、東、閩、廣等口，如能各得鐵甲一二，蚊子船三四，佐以兵輪，安配重大擊遠之礮，與礮臺相輔，亦足屹成重鎮，稍戢戎心。惟泰西各國輪船以百數十計，鐵甲船以數十計，大礮以千計，小礮以數千計，即使中國歲籌巨款，多方製造，亦必不能如彼之多且精也。臣謂船礮當量力徐圖，而仍以修政事、造人材爲本，使各國嚮風慕義，或外侮可以

稍紓。近年勸捐、收釐、津貼，無法不備，民力竭矣。煤、鐵乃中國自然之利，若一一開採，不獨造船造礮取之裕如，且可以致富強。現在磁州業已奏明試辦，而湖南、福建、江西、山西等省已成之煤、鐵廠，擴而行之，果能有效，何必舍近求遠，取給外國？爲目前權宜計，將各口洋稅通提六成，專供海防之用，五年爲限，當可集事。若夫節流之法，更非難行。節之必自朝廷始，誠能罷土木之工，省傳辦之費，減宮中之用，則一歲所省，何啻百萬？各省督撫，盡裁不急之費，錢漕稅釐，實力稽察，勿使乾沒，則一歲所增，何啻百萬？請敕下戶部，統籌全局，分別出入，於綜覈各項之外，指定籌防專款，應用若干，俾中外上下曉然於經費之有限，財用之有制，力求撙節，不必言利，而度支可裕矣。以上皆就原奏四事推廣言之，要必得人而後可以言持久。臣周諮博採，事之可行者，尙有三端。沿海各島，大都土瘠產薄，惟臺灣形勢雄勝，與廈門相犄角。東南俯瞰噶囉巴、呂宋，西南遙制越南、暹羅、緬甸、新加坡，實爲中國第一門戶。其地產有山木，可採以成舟航；有煤鐵，可開以資製造。其客民多漳、泉、湖、嘉剛猛耐苦之人，足備水師之選。如得幹略大員，假以便宜，俾之輯和民、番，兼用西人機器，以取煤鐵山木之利，數年後可開製造局；練海師，爲沿海各省聲援，絕東西各國窺伺。此中國防海之要略，事之可行者一也。海外新嘉坡、檳榔嶼、舊金山、新金山各埠，均有閩、廣人在彼貿易，每處不下數萬人。其爲首領者，必有幹濟之才，足以提倡全埠。

如派領事出洋，物色人才，不論官階文武大小，有能任此事者，給以虛銜，令前往各埠結納首領，婉轉勸導，由各省督撫奏給職官，派爲練首，令其團練壯丁，隨時操演。約計經費有限，而獲益無窮，事之可行者二也。現在通商各口，外人星羅碁布，中國情事，無一不周知，而彼都情形，中國則皆未深悉。自斌椿、志剛、孫家穀出使後，至今無續往之人。竊謂宜選有才略而明大體者，隨時遣使，設有交涉，可辯論者與之辯論，可豫防者密爲設防。且於彼國有用之人才，新造之精器，均可隨時採訪，以爲招致購買之地，事之可行者三也。」尋乞病罷歸。

光緒四年，東鄉民亂，命宗義按讞。宗義以知縣孫定揚浮收激變，冒昧請兵，提督李有恆妄殺平民千餘，據實入告，獄獲平反。六年，召詣京師，以病未愈，疏請乞緩行。十年，卒，賜祭葬。

子方本，舉人，兵部郎中。有幹濟。總督鹿傳霖、錫良先後令董商務、學務。川東旱災，治賑，被疾，卒，贈太僕寺卿。

徐宗幹，字樹人，江蘇通州人。嘉慶二十五年進士，山東卽用知縣，除武城，調泰安。在任十年，有政聲，遷高唐知州。道光十七年，濰縣教匪馬剛等作亂，從巡撫經額布剿擒。

之，議解省下獄候命。宗幹請於巡撫，卽其地誅之，衆心以定。遷濟寧直隸州。金鄉民濬彭河，下游諸屯民聚衆沮之，毆官傷胥役，勢洶洶，宗幹馳往諭使解散。屯民出自首，大吏欲置重典，宗幹以爲民畏水患，非與官敵，聚衆本沮工，毆官非本意，力爭成爲首者七人。署兗州知府，修滋陽河隄。

二十二年，擢四川保寧知府，兼署川北道。擢福建汀漳龍道，屬縣有械鬪，案久不結。宗幹率壯勇數十人直入其村，集兩造剖其曲直，令同酒食以解之，令獻犯懲治，事遂解，一時梟悍皆斂跡。總督劉韻珂密薦。二十五年，丁母憂去官，服闋，起授福建臺灣道。咸豐三年，臺灣匪洪恭等陷臺灣、鳳山兩縣，復擾噶瑪蘭廳，宗幹督兵平之。四年，擢按察使，爲巡撫王懿德所劾，解任。旋召來京，命赴河南幫辦剿匪。六年，復命赴安徽。七年，授浙江按察使，遷布政使，以短解甘餉降調。十年，江蘇團練大臣龐鍾璐請以宗幹辦理通、泰諸州縣團練。

同治元年，擢福建巡撫。三年，粵匪李世賢、汪海洋等由廣東入閩境，逼漳州，龍巖、雲霄、武平、永定、南靖、平和相繼陷，宗幹偕閩浙總督左宗棠以次剿平。五年，卒。宗棠偕將軍英桂奏：「宗幹循良著聞，居官廉惠得民，所至有聲。」優詔褒卹，諡清惠，祀福建名宦。

王凱泰，初名敦敏，字補帆，江蘇寶應人。道光三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咸豐十年，以母喪歸。粵匪分犯江北，上命大理寺卿晏端書治江北團練，大學士彭蘊章薦凱泰使佐理。敘勞，累加四品卿銜。同治二年，從巡撫李鴻章軍幕。四年，浙江巡撫馬新貽薦調，命以道員發浙江，署糧道。曾國藩、李鴻章、馬新貽交章薦舉，五年，擢浙江按察使。紹興三江閘洩山陰、會稽、蕭山三縣水入江，歲久沙積，三縣民請濬治。凱泰履勘濬治，復舊利。六年，遷廣東布政使，裁陋規，省差徭，覈釐捐，丈沙田，濬城中六脈渠，增建應元書院。七年，擢福建巡撫，課吏興學，禁械鬪、火葬、溺女、淫祀舊俗，奏請撥釐金糴米二十萬石實常平倉。充鄉試監臨，奏請整飭科場積弊。臺灣獄訟淹滯，奏請勒限清釐。

十二年，應詔陳言，略謂：「宜變通者六事：一，停捐例。自捐俸減折，百餘金得佐雜，千餘金得正印，卽道、府亦不過三四千金。家非素豐，人思躁進，以本求利，其弊何可勝言？今日應以停捐爲急務，以江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、廣東、福建六省釐捐年提數萬，又於海關、洋稅關撥數萬，似可彌京銅局捐項。至外省籌捐雖難周知，而福建自十年至今，收銀不過數萬，他省可以類推。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，得不償失，請下部覈議。一，汰冗員。捐納，軍功兩途，入官者衆，部寺額外司員，少者數十，多則數百，補缺無期，徒耗旅食。各省候補人員，較京中倍蓰。按例，各省試用佐貳雜職，視各項缺數多寡，酌留十之二。請援照大批知縣

名次在後，暫令回籍候咨之例辦理。一，限保舉。軍興後保案層疊，名器極濫，捷徑良多。請下部覈議，此後保舉只准得應升之階及應升之銜，其餘班次概予刪除。至一品封典，二、三品加銜，皆不得濫請。一，復廉俸。自咸豐間軍用浩繁，京外俸廉，分別減成，京員困苦，知縣疲累，早荷聖明鑒及。今欲砥礪廉隅，似廉俸復額，亦其一端。福建文職廉額年支十三四萬兩，計現年徵起錢糧羨耗支抵尙屬有贏，道府以下各員，似可照額全支。請中外廉俸改復舊額，或加成支放。一，重學額。近年鼓勵捐輸，有加廣中額學額之制。中額三年一試，無慮濫竽。至一州一縣，士風本有不齊，乃以文理淺陋者濫廁其間，甫得一衿，包攬詞訟，武斷鄉曲，流弊不堪指數。請嗣後各省捐輸，只加中額，不加學額，並敕各省學臣酌覈。如有不能足額，奏明立案，俟文風日上，再行如額取進。一，立練營。營兵皆招自本籍，月餉不足贍八口，勢必另習手藝，兼營負販。每逢操演，不過奉行故事。設有征調，兼旬累月，始克成行。兵與將不相習，兵與兵亦不相識，人各一心，安能制勝？近年削平禍亂，全賴湘、淮各勇。國家養兵，糜帑歲數千百萬，竟不得其用，其弊實由於此。往年江寧克復，臣函商曾國藩，備言江寧綠營應稍變通，以現存得勝之勇，改充額兵，設營分部，一洗舊習。國藩未及議行，旋調直隸，即設練軍，蓋亦采用臣說。左宗棠在閩浙任內，奏准減兵加餉，就餉練兵，洵爲救時良策。請敕下各省督撫照減兵加餉之說，而以所減之餉加於戰

兵。按湘、楚營制，五百人爲一營，擇地分紮，隨時互調，俾卒伍皆離原籍，不致散處市廛。餉不另增，兵有實用，庶化兵爲勇，而武備可恃。」疏入，命下部議。

十三年，入覲，行至蘇州，疾作，乞罷，予假治疾。日本窺臺灣，命凱泰力疾回任。光緒元年，移駐臺灣，病劇，還福州。卒，贈太子少保，諡文勤。

郭柏蔭，字遠堂，福建侯官人。道光十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、給事中。出爲甘肅甘涼道。二十三年，戶部銀庫虧帑事發，柏蔭爲御史稽察，未糾發，奪官分償，旋授主事。咸豐三年，會辦本省團練，以克廈門、防延平功，擢郎中。同治元年，引見，交欽差大臣曾國藩差委。二年，授江蘇糧道，擢按察使，遷布政使，護理巡撫。六年，擢廣西巡撫，調湖北，仍留署江蘇巡撫。方亂時，江、浙交界槍船羣聚爲匪，柏蔭與浙江會捕，獲其首卜小二置之法。禁槍船，設牌甲，稽查約束。

是年，赴湖北任，署湖廣總督。各省遣散營勇，會匪蕭朝翥約黨分布黃梅、武穴、龍坪各水次，阻截散勇，偪令從爲亂。柏蔭遣兵往捕，其黨殺朝翥以降。諸縣教匪，京山吳世英、蘄水馮和義、沔陽劉維義次第擒誅。七年，奏言：「漢口鎮華、洋雜處，散勇游匪廁其間。每遇撤營，散布謠言，句結入會。疊經懲辦，在武漢、襄樊地方分設遣勇局，凡有在鄂散勇，

均令赴局報名，雇船押送回籍，酌給川資，庶無業之徒，可歸鄉里，不至流而爲匪。」又奏言：「淮南鹽引，楚岸爲大宗。自長江被擾，運道梗阻，改用淮北票私，暫濟民食，淮南銷路遂滯。請復淮南引地，禁淮北票私，停北鹽抽課。襄、鄖、德三府前此兼銷潞鹽，亦一律禁止。」八年，多雨大水，柏蔭遣吏分道治賑。九年，再署湖廣總督。十年，湖南會匪陷益陽、龍陽，柏蔭分兵防守進剿，獲其渠。十二年，以病乞罷。光緒十年，卒。

子式昌，舉人。從軍積功，以知府發浙江。巡撫蔣益澧調赴廣東，署肇慶。益澧罷，式昌還浙江，補台州。劇盜黃金滿以官吏貪酷，煽亂。式昌扼要隘，令民自守，以嚴法繩蠹吏，蠲斥苛斂。金滿乃詣彭玉麟請降。光緒二十六年，衢州民殺教士，戕西安知縣吳德瀟。擢式昌金衢嚴道，諭士民安堵，得亂首誅之。三十一年，署按察使。卒。

式昌子曾忻，官至禮部侍郎。

論曰：王慶雲、譚廷襄並敷歷中外，慶雲綜覈精密，治防井井，尤爲可稱。馬新貽、李宗羲皆以循吏贊畫軍事，擢任大藩，治績卓著。宗羲諫園工，籌海防，建言遠大。徐宗幹、王凱泰清節惠政，皆有時望。郭柏蔭久任疆圻，澤施於後焉。

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七

列傳二百十四

王懿德 曾望顏 覺羅耆齡 福濟 翁同書 嚴樹森

王懿德，字紹甫，河南祥符人。道光三年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再遷郎中。出爲湖北襄陽知府，擢山東兗沂曹濟道。歷山東鹽運使、浙江按察使，調山東。三十年，擢陝西布政使。咸豐元年，護巡撫，奏請豁免積年民欠常平倉糧八萬餘石，擢福建巡撫。

二年，奏言：「漢患錢乏，造幣贍國；宋有交引、錢引、交鈔；元、明制鈔法，或直千文、五百不等。我朝準歲入爲出，因民利而利，帑項夙充，奚庸過慮？自海防多事，銷費漸增，粵西軍務，河工撥款，不下千數百萬，目前已艱，善後何術？捐輸雖殷，僅同勺水。督催稍迫，且礙閭閻。與其籌畫多銀，不若改行鈔引。歷考畿輔、山左以及關東，多用錢票，卽福建各屬，銀錢番票參互行使，便於攜取，視同現金，商民亦操紙幣信用。況天下之主，國庫之重，飭

造寶鈔，尤易流轉。惟鈔式宜簡，一兩爲率，頒發藩庫，通諭四民，准完丁糧關稅，自無窒滯。或疑庫銀溢出，悉成鈔引，銀日以少，鈔日以賤。豈知朝廷不蓄爲寶，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，能收能發，自能左右逢源也。」疏入，諭軍機大臣同戶部議行。兼署閩浙總督。三年，奏福建匪徒糾結滋擾，請寬地方官失察處分，俾獲盜自贖，允之。

時會匪四起，突入海澄縣劫獄戕官，又掠同安、安溪，遣兵會剿。漳州猝爲匪陷，鎮、道皆遇害。游擊饒廷選方率兵他出，聞警回援。近城鄉民及城中紳士密約，啓廷選入，擒匪首謝厚等，殲匪數百，復其城。延平亦被匪攻，副將李壽春擊走之。大田、德化有匪闖入，紳士率鄉團殺賊數百。永春爲匪所踞，游擊恩霈等會勇破賊，擒其渠，餘黨遁走，被詔嘉獎。臺灣南路亦有匪擾，懿德奏陳防剿情形，諭曰：「福建紳練素諳大義。前同安縣義民殺賊，泉州在籍副將呂大陸等自願募勇渡臺，是其明驗。務當激揚士氣，滅此羣醜。」尋以海澄、同安、廈門、安溪、仙遊相繼陷，疏請治罪，下吏議。令參將李煌、都司顧飛熊破賊，尤溪縣城失而旋復。水師提督施得高、金門鎮總兵孫鼎鼐擊賊於金門，破之。廈門、仙遊皆復。四年，上游以次定，賊首林俊尙焚斃，實授閩浙總督。

戶部議限制行鈔，奏言：「鈔之能行，不在於發而在於收。內自部庫以及各關稅務，外則丁耗錢糧、鹽典契紙各稅，果能悉收鈔票，不限成數，且示以非鈔不用，則百姓爭相買鈔。有

銀之家，以鈔輕而易藏，納課之氓，以率定而無損，貿遷之商，以利運而省費。部臣見未及此，惟恐解鈔而不解銀，故限以成數。夫以爲無用，則鈔、銀均非可食可衣，以爲有用，則鈔、銀不能畸輕畸重。今於領鈔之時，區以一省，由部知照，方能行用。己不自信，人豈可強？徒開藉端漁利之門。請飭部臣及各省督撫，以此發卽以此收，無論各項度支，示天下非鈔不用。新收買鈔銀兩，積於部庫、藩庫，以爲母金。行鈔不分畛域，則銀日豐而本源厚。疏入，下部議，格不行。

五年，因病請改京職，不許。七年，粵匪自江西竄入境，陷光澤、汀州，尋先後克復。遣總兵饒廷選進援浙江、江西。八年，京察，詔以懿德攘外安內，布置咸宜，予議敘。粵匪復自江西竄陷浦城、松溪、政和等縣，邵武、光澤、連城亦被賊擾。周天培軍赴援，賊復回竄江西，諸城皆復。十年，以病乞罷。十一年，卒，諡靖毅。

曾望顏，字瞻孔，廣東香山人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，遷御史。十五年，條奏整飭科場凡十四事，皆如所請行。遷給事中，再遷光祿寺少卿。上以望顏遇事敢言，褒勉之，轉太常寺少卿。十六年，擢順天府尹。二十年，出爲福建布政使。二十三年，戶部銀庫虧帑事發，望顏嘗以御史察庫，未糾發，坐奪官分償。旋授主事。咸豐三年，命以五品京堂

候補，補通政司參議。六年，復授順天府尹，擢陝西巡撫。七年，粵匪自湖北竹山擾陝西平利，望顏遣游擊常有等會湖北軍克竹山。賊竄均州武當山，又遣總兵龍澤厚會湖北軍進剿，殲賊殆盡。八年，粵匪入雞頭關，侵商南，遣兵擊走之。

九年，署四川總督。粵匪入四川，攻敘州，尋引去。滇匪藍朝柱、李永和倡亂，與敘州土匪勾結肆擾。望顏遣兵進攻，斬賊目李祖資等。十年，遣提督孔廣順等攻大巖尖山賊寨，獲其渠王帶周。滇匪攻犍爲，自箭板場竄至河口，將縛筏以渡，提督阜陞督兵水陸夾擊，走之。望顏又慮賊渡河犯嘉定，遣總兵占泰等截擊。賊據觀音場，師自黃閣寺進攻，戰於羅城鋪，敗之。賊竄踞貢井、天池寺諸地，爲壘數十，飭占泰等剿之。黔匪李志高等據長阡壩諸寨，遣兵攻燬長阡壩。總兵虎嵩林自程家場進攻貢井，又遣兵攻濯水賊，獲其渠賀世愚等。諸路雖有斬獲，而滇匪勢日熾，藍朝柱擾青神、邛州，李永和攻嘉定，省城戒嚴。詔斥望顏不能制賊，下吏議。

給事中李培祐疏劾任性妄爲，濫保浮銷，縱子干預。命陝甘總督樂斌偕署巡撫譚廷襄按治。覆奏望顏尙無贓私，惟舉劾屬吏多粗率謬誤，不能約束子弟僕隸。部議褫職，命暫留署任。復爲知府翁祖烈所訐，下將軍崇實按治，辭復連子捷魁及其僕，乃命解任，仍留四川。十一年，命回籍。同治元年，召詣京師，以四品京堂候補。五年，補內閣侍讀學

士。九年，卒。

覺羅耆齡，字九峯，正黃旗人。初授工部筆帖式，中式道光十七年舉人，升刑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出爲江西廣信知府，調南安。歷署建昌、撫州、吉安、袁州諸府。咸豐三年，調赴省城筦官團局。粵匪攻南昌，耆齡佐守禦，賜花翎。尋補贛州知府。五年，擢吉南贛寧道。賊竄義寧，耆齡率兵赴援。六年，擢布政使，命駐防饒州，偕畢金科等分屯扼守。賊三路來犯，金科乘勝追賊，而贛軍營壘被襲，城遂陷。旋即合攻破賊，復之。奉檄移軍南昌。侍郎曾國藩奏：「耆齡在饒州聯絡鄉團，屏障東北。今九江重兵已盡赴省城，耆齡宜仍駐饒州，毋庸移調。」時江西司道多統軍，曾國藩及學政廉兆綸皆以耆齡爲善，而嘗議巡撫文俊。七年，詔罷文俊，擢耆齡爲巡撫。

江西郡縣半淪於賊，存者惟南昌、廣信、饒州、贛州數郡，戰事多倚湘軍。未幾，曾國藩偕弟國荃以奔喪歸湖南。圍吉安久不下，國荃去後，軍無所統，益疲。耆齡奏起國荃仍督吉安軍，乃復振。七月，劉騰鴻克瑞州。十二月，劉長佑克臨江。八年四月，李續賓克九江，蕭啓江、劉坤一克撫州。八月，曾國荃克吉安。詔起曾國藩督師規浙江，於九月至南昌。國藩前於五年初至江西，兵餉俱困，地方官吏狎侮掣肘，事多艱阻。至是，耆齡奉令惟

謹，主客大和，軍事日有起色。九年三月，克南安。六月，克景德鎮。江西全境暫告肅清。九月，調廣東巡撫。粵匪翟明開自南雄攻江西安遠，耆齡遣兵越境解圍。十一年，賊自安遠敗竄平遠，入福建，陷武平，耆齡分兵收復。

同治元年，命督軍入福建援浙江，擢閩浙總督。粵匪陷處州，耆齡遣總兵秦如虎等分道進攻，直逼城下。賊竄縉雲，遂克處州，進收縉雲，再進復奉化。二年，復進克湯溪、永康、武義、龍游、蘭谿諸縣，及金華府城，浙東略定。調福州將軍。尋卒，賜卹，諡恪慎。

福濟，字元修，必祿氏，滿洲鑲白旗人。道光十三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擢侍講，四遷少詹事，大考二等，復三遷兵部侍郎，兼鑲白旗蒙古副都統、總管內務府大臣。調工部，復調吏部，兼右翼總兵。二十八年，命偕右庶子駱秉章往河南、江蘇、山東按事。歸德知府胡希周貪劣，鞠實，論如律。河南賈魯河工糜費虛報，工竣河復淤，巡撫鄂順安以下皆坐譴。蘇州知府鍾殿選等濫刑諱盜，鞠實，論如律。又按山東鹽運使韋德成訐巡撫崇恩，勒令開缺，請交刑部逮治。復調戶部。二十九年，授正白旗護軍統領。命偕刑部侍郎陳孚恩按山西巡撫王兆琛贓污，兆琛坐譴。三十年，轉左翼總兵。醫士薛執中坐妖言得罪，事牽福濟，奪官。尋予四品頂戴，署山西按察使，授山東按察使。咸豐二年，授奉天府尹，擢

南河河道總督。三年，調漕運總督，命暫行督辦淮北鹽務。

時粵匪踞江寧，擾江北，福濟會琦善敗賊揚州，授安徽巡撫。福濟調漕河標兵六百自臨淮關赴廬州，疏請飭琦善撥精兵二千扼關山、澗溪，防賊北竄；又請仍兼督淮北鹽課，藉濟安徽軍餉，皆允之。四年，至廬州，土匪陷六安，下部議處。福濟奏言：「抵廬後，統計調兵約二萬餘，月餉不下十五六萬。請飭浙、魯、秦、晉各撫臣協濟。」復請以前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、安徽學政孫銘恩會辦徽州、寧國、廣德三府州防剿，俱從之。提督和春以欽差大臣督辦軍務，福濟與會師克六安，收英山、霍山。五年十月，克廬州，加太子少保、頭品頂戴。於是廬江、巢縣，無爲相繼克復，被優敘，賜御用棉袍、翎管、搬指、荷包。十一月，移軍桐城。

七年，無爲、廬州附近各縣復爲賊陷，桐城被圍，屢擊却之。二月，賊大至，福濟率兵潰圍出，還駐廬州。詔斥調度無方，下部議處。未幾，六安復陷，福濟因病請開巡撫缺，專辦軍務，不許。時安徽本省無兵，軍務實主於和春。賊踞安慶，皖南數郡懸隔，遙轄於浙江。淮北捻匪蔓延，袁甲三任之，巡撫號令所及，僅十餘縣。兵後荒蕪，賦稅無出，餉絀兵譁，遺失巡撫關防，自請嚴議，上原之，薄譴而已。會江南大營潰，和春移赴督師，惟總兵秦定三、鄭魁士兩軍仍留，倚以戰守。粵匪大股由湖北入皖，捻匪縱橫於皖、豫之交，省爭調定

三、魁士二人。奏上，皆報可，福濟依違無可否。定三久攻桐城未下，魁士亦奉命而至，兩軍爭餉生嫌，賊乘隙撲營，遂致大潰。八年，滁州、來安、鳳陽、懷遠相繼失陷。福濟以病乞假，詔斥日久無功，褫宮銜、頭品頂戴，命來京。尋授內閣學士，予副都統銜，充西寧辦事大臣。九年，以安插投誠野番功，還頭品頂戴。十年，授工部侍郎，署陝甘總督，兼正黃旗漢軍都統。十一年，授成都將軍，調雲貴總督。文宗崩，福濟奏請謁梓宮，不許，詔斥規避滇、黔軍務，褫職，予四品頂戴，仍赴雲南，交署總督潘鐸差遣。

同治元年，予副都統銜赴西藏查辦事件，道梗未往。四年，還京。六年，授科布多幫辦大臣，調布倫托海辦事大臣。八年，授烏里雅蘇台將軍。九年，回匪陷烏里雅蘇台，褫職。十二年，捐銀助賑。直隸總督李鴻章爲陳在安徽前勞，還原銜。光緒元年，卒，依巡撫例賜卹。

翁同書，字葑房，江蘇常熟人，大學士心存子。道光二十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大考屢列二等，擢中允。咸豐元年，應詔陳四事：請撫恤失業良民；察舉潔己愛民守令；興修江、浙、湖廣水利；訓練嶺海水師。三年，命赴江南佐欽差大臣琦善軍事。擢侍講學士，轉侍讀學士，遷少詹事。六年，自軍中奏言：「安民先足兵，足兵先理財。」雲南運銅道梗，請

於滇中設局鼓鑄，運錢至荊州充軍需及河工之用。沿江戒嚴，淮南鹽引不行，請以浙鹽行江西，而以蘇、常、鎮、太四府州改食淮鹽。江、浙漕米改由海運，數不及全漕之半，請分米雇民船仍由運河行轉搬之法。馬政廢弛，請令營馬量減數成，牧馬除借營用，令變價解庫。各省營兵應調赴戰，請飭將傷病撤回。空糧缺伍，實力整頓。軍興各省州縣倉穀或遭蹂躪，或備供億，實存綦少，請令地方官勸富民納粟入倉，量予獎勵。又疏陳江防五事，曰：扼要津，聯陸路，斷岸奸，議火攻，增小船，並下部議行。琦善卒，托明阿爲欽差大臣，同書仍留佐軍事。粵匪再陷揚州，托明阿坐罷，德興阿代之，詔同書幫辦軍務。德興阿連復揚州、浦口，進規瓜洲、鎮江，軍事日有起色，多出同書贊畫。克瓜洲，命以侍郎候補，賜黃馬褂。

八年六月，授安徽巡撫。時廬州再陷，粵匪、捻匪相勾結，淮南北蹂躪殆徧。上命同書幫辦欽差大臣勝保軍務，安徽境各軍均歸節制。同書移軍定遠，賊自天長犯三河集，擊破之，復天長。捻匪擾定遠，粵匪亦來犯，同書督兵擊卻之。九年，捻匪大舉陷六安，攻定遠，同書與勝保夾擊，大破之，復六安。捻匪復合粵匪數萬人來犯，定遠陷，同書移軍壽州，下吏議，革職留任。同書奏：「近來可用之兵，莫如楚師。諜聞楚師順江而下，已破石牌。倘別遣勁旅間道急趨英、霍，徐圖懷、定，此上策也。如楚師轉戰未能深入，用苗沛霖輔以官

軍，先拔懷遠，此中策也。若二者皆不能行，則以勝保攻明光，李世忠踰清流關以保東路，臣守壽州，與傅振邦、關保相應援，制孫葵心、劉添福二巨捻以保西路，此下策也。」葵心攻穎州，同書遣兵擊之，敗走，復霍山。十年，遣兵攻鑪橋，焚賊壘，進擊舒城援賊，破王家海賊圩。勝保議招葵心，上諮同書，同書言師方攻程家圩賊巢，不必曲意招撫。俄拔程家圩。

英法聯軍犯京師，勝保請召苗沛霖練勇入援，命同書傳旨；同書亦自請開巡撫缺，率之同行；尋併諭止之。粵匪陳玉成攻壽州，同書力禦，尋退。苗沛霖本懷反側，見時方多故，益猖恣，因與壽州團練徐立壯、孫家泰等有嫌，會其所部數人爲立壯所殺，遂圍攻壽州。同書密疏陳沛霖跋扈，詔飭會袁甲三查辦。沛霖抗不聽命，圍攻益急，縱兵四擾。立壯所部多舊捻，素騷擾爲民怨，十一年，坐其通捻，殺之。又下孫家泰於獄，家泰自殺。以蒙時中付沛霖，沛霖仍不息兵。召同書還京，以賈臻代署巡撫。同書令署布政使張學鵬勸諭沛霖，始撤圍。奏言：「沛霖過猶知改，請量加撫慰，責剿捻贖罪，俾袁甲三、賈臻籌辦善後事宜。」

同治元年，會國藩奏劾同書於定遠失守時棄城走壽州，復不能妥辦，致紳練有讐殺之事。迨壽州城陷，奏報情形前後矛盾，命褫職逮問。王大臣會鞫，擬大辟。父心存病篤，暫

釋侍湯藥。心存卒，復命持服百日仍入獄。二年，改戍新疆。三年，都興阿請留甘肅軍營効力，以花馬池戰捷，獲賊渠孫義保，賜四品頂戴。尋卒，復原官，贈右都御史，諡文勤。

嚴樹森，初名澍森，字渭春，四川新繁人，原籍陝西渭南。道光二十年舉人，入貲爲內閣中書。改知縣，銓授湖北東湖，捐升同知。以防剿功，晉秩知府，署武昌府。巡撫胡林翼薦之，八年，擢荆宜施道，遷按察使。十年，遷布政使，擢河南巡撫。

時皖捻縱橫於河南境內，又有汝寧土匪陳大喜、金樓教匪郜永清皆猖獗。十一年正月，捻匪姜台凌自歸德犯省城，援軍集，遂南趨陷唐縣，攻南陽府城，圍鄧州、裕州，三月，始回巢。孫葵心犯光州、陳州，亦至三月始出境。苗沛霖黨勾結陳大喜等擾陳州、汝寧邊境。五月，雷彥等圍鹿邑，經月始回巢。七月，劉狗大股分黑、白、花三旗擾歸德，結金樓教匪攻馬牧寨。樹森出駐陳州督剿。八月，劉狗竄朱仙鎮，犯省城。樹森率兵回援，賊竄汜水、鞏縣，掠黑石關，回竄鄭州，仍由歸德回巢。姜台凌亦犯沈丘、裕州，越樊城，復入荆子關，擾南、汝兩郡，由柘城、鹿邑回巢。十月，劉狗復大舉援金樓寨，爲官軍所阻，未得逞。時苗沛霖復叛，結張洛行，與汝寧、正陽、息縣諸匪連絡，將犯河南。樹森偕團練大臣毛昶熙合疏請

調宜昌鎮總兵李續燾及鮑超部將陳由立，各募楚勇三千赴豫，又調吉林馬隊一千，以資防剿，請增兵之後，山西、陝西月協銀各二萬兩，允之。樹森老於吏事，在湖北從胡林翼治兵久，堅復自是，與毛昶熙不合，事相掣肘。治河南年餘，禦賊雖有擒斬，軍事不得要領，迄無起色，調湖北巡撫。

同治元年，粵匪陳得才自南陽趨陝邊，捻匪竄永寧，延及雒南。樹森疏言：「當今賊勢，不患其併力南趨，特慮其潛窺陝境。西、同、鳳三府爲全陝菁華所萃，宜急驅出關，會合夾擊，以保完善之區。」五月，賊犯鄖西，令總兵何紹彩敗之何家店。會道員金國琛赴鄖策應，令周鳳山分兵剿正陽、羅山，破賊巢，克邢家集、龍井、陡溝、明港。粵、捻諸匪合陷隨州，陳大喜陷京山，馬融和陷德安，令舒保擊敗德安賊，穆正春復京山、應城，襄北稍定。因星變，奏劾欽差大臣勝保。又奏言：「藩、臬任重，不得以軍功擅請記名。標兵缺額，請以戰勇充補。陣亡卹賞欠發，許作子孫捐項，敍給官階職銜貢監。京官五品以下，官俸實發不折。」下部分別議行。

二年，捻匪竄麻城，樹森赴黃州視師，督舒保、穆正春等擊走之。三年，粵、捻諸匪由陝南合趨湖北，詔總督官文出省督師，樹森留防省城。官文奏劾樹森把持兵柄，舊營悉改隸撫標。上斥其任意妄爲，降道員。四年，授廣西按察使，貴州巡撫張亮基被劾玩兵侵餉、

縱暴殃民諸款，命樹森馳往查奏。五年，授貴州布政使。樹森逗遛不進，未至，卽奏覆參案。六年，疏請開缺，詔斥其規避取巧，褫職，發往雲南差遣委用。十一年，予四品頂戴，署廣西按察使。光緒元年，遷布政使，就擢巡撫。二年，卒，賜卹。

論曰：王懿德治閩，悍寇未深入。鎮輯萑苻，尙能保境。曾望顏在言路有聲，治兵無術，蜀亂遂成。耆齡輯陸湘軍，因人成事。安徽兵餉俱絀，四郊多壘，福濟固一籌莫展。翁同書亦據疾終凶。嚴樹森恃才器小，效胡林翼而適得其反者也。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八

列傳二百十五

秦定三 郝光甲 鄭魁士 傅振邦 邱聯恩 黃開榜

陳國瑞 郭寶昌

秦定三，字竹坡，湖北興國人。道光六年武進士，授二等待衛。出爲廣西桂林營游擊，洊擢貴州鎮遠鎮總兵。三十年，平湖南李沅發之亂，賜號愨勇巴圖魯。咸豐元年，率貴州、雲南兵赴廣西剿匪，克武宣三里墟賊營。進剿象州，以賊竄逸，坐褫花翎，降三級留任。尋連破賊馬鞍山、竹園村，復之。偕副都統烏蘭泰破賊新墟，又奪雙髻山、豬仔峽要隘，被嘉獎。又擊賊於永安州，力戰受傷。二年，破水竇賊壘，賊棄永安潰圍走，擒賊首洪大泉。賊趨桂林，定三偕烏蘭泰追之。急不暇結營而戰，定三止之，勿聽，烏蘭泰以傷歿。定三代將其軍，克花橋。桂林尋解圍，以保守省城被優敘。追賊入湖南，破賊於道州桃花井、五里

亭、龍安橋，進援長沙。總兵和春營妙高峰，爲賊所圍，定三分兵襲賊營，得解。尋賊竄岳州，定三坐不能遏賊，革職留任。進援武昌，戰於洪山。三年，賊浮江東下，向榮率大軍由陸路追之，令和春及定三爲前鋒。甫至九江，而江寧已陷。踰月大軍始至，迭戰城下，賊堅壁以拒。

四年，賊分黨陷廬州，和春疏調定三及鄭魁士率所部往助剿。時廬州久爲賊踞，旁縣並陷，定三連戰破賊，復六安，屯三角井。會江寧賊分黨入安徽，圖北犯，以援畿南竄匪，道經舒城；賊首羅大綱、石達開、胡以晄、秦日昌等合衆數萬，四路來撲。定三所部僅二千，堅守十餘日，陣斬羅大綱，賊始挫，引去。定三集團勇攻舒城，悉破城外賊壘，又伺賊出截擊，連破之。圍之數月，六年，賊營火藥自焚，乘其亂，薄城奮攻，梯而登，遂復舒城，殲賊四千餘，予騎都尉世職。進屯軍鋪，賊自廬江、桐城分路來犯，定三往來馳擊，大破之，復五河、廬江二縣。進規桐城，奪小關、下關、白河嶺諸隘，屯陳家鋪。是年冬，賊由安慶來援，定三血戰十八日，賊乃退。又破賊於桐城北門外，燬其城樓。

擒匪擾河南，詔定三赴蒙城、亳州會剿，以鄭魁士代任桐城軍事。巡撫福濟疏言定三圍攻方得手，留之。改以魁士援北路，而魁士軍已至。定三初與魁士同列，及和春赴江南督師，魁士會辦安徽軍務，權位出定三上，又因爭餉，定三心不平，上疏劾之。福濟所恃惟

兩軍，難左右袒，軍飢且渙。七年春，賊又陷廬江，進犯桐城。官軍爲所圍，不戰而潰，坐褫翎頂。文宗知定三頻年苦戰，敗非其罪，原之，故薄譴，命赴江南大營，隸和春軍，屯句容。大軍方攻鎮江，令移駐溧水以遏援賊。尋卒於軍，詔念前勞，依例賜卹，諡恭武。

郝光甲，直隸任丘人。道光十八年一甲一名武進士，授頭等待衛。出爲山東撫標中軍參將，巡撫李德薦之，超擢陝安鎮總兵。咸豐三年，率陝、甘兵援山東，從解懷慶圍。追賊至山西，破之於平陽。賊入畿輔，光甲從勝保追剿，陝甘總督舒興阿剿賊河南，互相爭調，光甲以擅自移營褫職。尋隨舒興阿援安徽，其軍改隸秦定三。戰舒城，迭破賊，詔予三品頂戴，署陝安鎮總兵。從克廬州，復舒城，復總兵頂戴，賜花翎。尋調赴河南剿捻，誤往徐州，被劾，革職留營。擊潁州捻匪於江集，擒捻首王鳳林。復以調赴蒙城遲延，降二級。七年，援桐城，兵敗，歿於陣。詔復原官，依總兵賜卹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武節。

鄭魁士，直隸萬全人。由行伍洊擢湖南提標守備。道光三十年，平李沅發之亂，擢鎮筓鎮標都司。從提督向榮赴廣西剿匪，屢捷，賜花翎。擢湖南九谿營游擊，以參將升用。咸豐二年，守桂林，援長沙，擢副將，賜號沙拉瑪巴圖魯。援武昌，遂從向榮追賊沿江東下。以違軍令被劾，褫職留營。尋戰江寧有功，給都司翎頂。四年，提督和春調率所部赴廬州，

進攻屢捷，復其職。尋署安徽壽春鎮總兵。廬州數縣皆陷，府城賊衆糧足，殊死守。和春一軍倚魁士及秦定三二人，定三分兵攻舒城，而廬州軍事專恃魁士。圍攻歷年餘，安慶、江寧援賊屢來援，皆擊走。至五年冬，攻愈急，魁士潛至城下以雲梯登城克之。被優敘，加提督銜。六年春，追賊至三河，焚其巢，而擒匪日熾。魁士率兵赴宿州擊破之，乃分路竄入河南境。巡撫英桂疏請魁士赴援永城，和春方倚辦皖賊，疏留，令往來策應。於是迭擊擒匪於懷遠茅塘集、河溜等處，擒其酋褚澱等四十餘人。又破之於蒙城，焚其積聚。駐守懷遠賊分隊來犯，魁士被圍，力戰，身被二十餘創，卒破賊，解圍去，詔嘉其勇，賜黃馬褂。又督團練敗賊於太和。會和春督師江南，詔安徽軍務以魁士繼任，會同巡撫福濟督辦，實授壽春鎮總兵。迭克舒城、廬江、無爲，下部優敘，頒賜御用衣服及珍物。又以魁士躬冒鋒鏑，被創甚劇，特詔嘉獎，賜藥調治。先後分兵復和州、潛山。

先是秦定三攻桐城，賊堅守不下，魁士往會剿，迭戰，並擊退援賊。時悍賊石達開往來桐城、安慶，勢甚張，又勾通捻匪，蔓延皖、豫之間。詔秦定三移兵蒙城剿捻，尋又留攻桐城，以魁士代之，會同河南巡撫英桂節制三省剿捻之兵，而桐城兵事方棘，福濟復疏留不遣。值歲荒餉匱，定三軍原取給地方捐給，魁士兵至，悉取轉供。定三疏爭，福濟一無措置，兩軍遂成水火。詔促魁士速赴蒙城，亦迄未行。

七年春，廬江、潛山連陷，賊由安慶大舉來犯，城賊突出，官軍飢疲不相顧，不戰潰圍而走。於是詔褫魁士翎頂，罷其剿捻會辦，歸福濟節制。退保廬州，粵、捻各匪會合來犯，魁士迎擊挫之，復翎頂。尋克桃鎮、派河，進扼全椒、滁州以杜北竄。八年，調赴江南大營，授浙江提督，督辦寧國軍務。九年，克灣沚，進剿貴池、南陵。尋命駐防高淳、東壩。

十年，以傷病乞假，詔斥屢次退却，以總兵降補。從漕運總督袁甲三剿賊，授甘肅寧夏鎮總兵。十一年，以病罷。尋召來京候簡。同治五年，捻匪北犯，命赴直隸東路協剿。六年，署直隸提督。八年，乞病歸。十二年，卒。大學士李鴻章疏陳魁士久於軍事，堅苦剛毅，疊受重傷，詔依例賜卹，諡忠烈。

傅振邦，山東昌邑人。道光十六年武進士，授三等侍衛。二十三年，出爲湖南長沙協中軍都司，署鎮筵游擊。三十年，從平新寧土匪李沅發，受槍傷，賜花翎，實授游擊。咸豐二年，赴援桂林。三年，從向榮追賊抵江南，擢湖南撫標中軍參將。以圍攻江寧功，賜號綽克托巴圖魯。四年，擢貴州定廣協副將，署江蘇徐州鎮總兵。賊由蕪湖犯東壩，陷高淳。向榮令迎擊敗之，復其城。又偕鄧紹良克太平府，偪秣陵關，破賊於采石磯。六年，蒞徐州署任。捻會張洛行、夏白、任乾圍宿州，振邦敗之夾溝、符離，解城圍。再敗張洛行於瓦子

口，毀其巢。擊退蒙城賊於灘口。又偕伊興額破捻會紀學中、王得六於永城鐵佛寺，毀柳集、臨渙集賊巢，擒紀學中，實授徐州鎮總兵。

會江南大營失利，命振邦馳援。偕總兵明安泰、秦如虎破賊東壩，進攻溧水。七年，克之。又破賊湖墅，追至龍都，偕張國樑克句容，加提督銜。八年，援寧國，拔灣沚、黃池，郡城解嚴。四月，回軍徐州，命幫辦袁甲三軍務。時捻匪蠡起，振邦馳逐江北、皖、豫之間，擒石得珍於山套；覆李大喜於符離；蹙孫葵心於茨河，歸德、陳州均肅清，以提督記名。九年，命代袁甲三督辦三省剿匪事，副都統伊興額副之。尋復命幫辦欽差大臣勝保軍，仍留督辦三省剿匪事。

滄北捻渠劉添福糾衆三萬圍團練苗沛霖營，振邦馳救，毀賊壘二十四。乘勝攻滄南，陣斬賊會任乾，夷其圩，授雲南提督。蒙城王家圩諸圩聞任乾死，俱乞降，獨淝南板橋集賊陸連科負隅久抗。振邦設計招降黃家圩，李華東爲內應，擒陸連科誅之，淝南北六十餘圩悉就撫。六月，賊陷定遠，振邦馳援，破賊於宿州。賊竄固鎮，破之於方家坎渡口。孫葵心竄唐家寨，窺濟寧，截擊之，賊退走。

十年，詔袁甲三代勝保爲欽差大臣，振邦專任徐、宿剿匪事。擒匪屢窺徐、宿，其老巢袁、徐兩圩跨滄南、河北，振邦進剿，連破其衝要臨渙、韓村、趙家海、張圩，餘多自拔就撫。

遂渡澮河攻袁圩。捻會劉添福自豫回竄，擊敗之，再破之褚莊、邱家圩、檀城，五戰皆捷，殲賊六千有奇，擒其會任護、任大牛。東路捻匪擾宿遷、睢寧，振邦戰於苗村，大破之。閏三月，偕田在田克閻圩，擒任虎、鄧三摩等誅之。復破援賊，擒李大喜。四月，連克澮南、解溝、五溝、任圩賊巢，斬賊目李四喜、任友得三十餘名，收撫童亭、藕池四十二圩。五月，會攻袁圩。捻會劉添祥等大舉來援，分軍擊之；而永城擒萬餘直趨童亭，窺孫疇大營，振邦令副將龔耀倫擊敗其衆，擒捻首趙學煥等。七月，拔蒙城西洋集賊圩十四。穎、亳擒首姜台、凌等北竄澮南，扼險截擊，擒賊目百餘。尋因傷發，請假回籍醫治，允之。十一年，命督練民團防堵登、萊、青三府，振邦病未已，疏辭防堵，請專任團練，報可。是年冬，命來京候簡。

同治元年，勝保奏調振邦幫辦皖、豫軍，爲山東所留，不果行。二年，僧格林沁調統前軍，從攻淄川、白蓮池，援蒙城。三年，從破捻會張總愚於湖北隨州。四年，以疾告歸，未幾疾愈，留督軍青、萊，移扼張秋河防。六年，會剿直隸梟匪，賊降復叛，褫翎頂。尋破賊夏津，復之。五年，西捻平，補直隸提督。光緒六年，調湖北。九年，以傷發回籍，未幾，卒於家，賜卹，諡剛勇。

邱聯恩，字偉堂，福建同安人，浙江提督良功子。襲男爵，授乾清門侍衛。道光二十三年，出爲直隸通州協副將，調河間協。咸豐四年，從勝保剿粵匪於靜海李家莊，擊敗之，又破梁頭、孫家莊賊營，擢南陽鎮總兵。剿光州捻匪，擒其渠丁心田，賜花翎。五年，捻首李世林敗死，其黨易添富糾汝陽、息縣諸匪，戕烏龍集州判，陷息縣，據光山。聯恩督兵圍攻，賊宵遁，追擊，大破之，斃賊千餘，擒斬王黨、黃五雷等。

六年，皖捻首張洛行、龔瞎子等擾歸德，聯恩間道赴援，甫至，賊三路來撲，擊走之。尋以進剿遲延，革職留營。連破賊於穀熟集、界溝集，殲斃甚衆。進剿亳州五馬溝，大破之，殲賊千餘，擒賊目三十餘人，復原官。其冬，襄樊土匪起，入河南，陷鄧州、內鄉，聯恩馳擊，復其城，殲賊渠朱中立等，轄境得安。七年春，張洛行擁衆掠光州、固始，分據洪河南北。勝保大軍扼北岸，聯恩率兵千餘擊南岸，進攻方家集賊巢。五月，諸軍合擊，聯恩直擣賊壘，破圩而入，乘勝追殺，焚洪河橋，兩岸賊皆潰，殲斃三千餘。是役功最，賜號圖薩蘭巴圖魯。九月，剿角子山捻匪，都統德楞阿敗賊確山，聯恩乘勝躡擊。賊竄沁陽、嵩縣諸山中，搜捕數月，賊氛始清。八年，回軍援固始，圍尋解。粵匪犯湖北，陷麻城。聯恩扼沙窩坊、虎頭關，防光山、商城一路。十月，捻首孫葵心竄周家口，聯恩破之槐店。

九年春，張洛行、龔瞎子復擾歸德，聯恩馳援，連破之。追至五溝營，賊分爲二，其東竄

者分兵擊潰於商水南，而自躡其西，孤軍獨進。巡撫恆福劾其追賊遲延，革職留營。賊犯西華，進擊解其圍。追至舞陽北舞渡，日已暮，人馬皆未食，遇賊奮戰，進至殺虎橋，賊騎四面兜圍。聯恩身被重創，馬仆，步戰，手殺十餘賊，力竭，死之。詔復原官，依提督陣亡例優卹，予騎都尉並一雲騎尉世職，諡武烈。南陽、同安並建專祠。無子，以族子嗣，炳忠襲男爵，炳義襲世職。

黃開榜，湖北施南人。初入湘軍，從塔齊布戰武、漢、蘄、黃間，累擢至都司。咸豐七年，從勝保剿捻匪，克正陽關，擢游擊。八年，偕副都統穆騰阿戰馬頭，開榜失利，褫翎頂。復六安，加副將銜。九年正月，會豫軍毀潁上南照集賊巢，率水師攻蚌埠、長淮衛，戰七晝夜，獲賊船百餘，斃賊千餘，又焚賊舟糧，破懷遠水路諸卡，毀文昌閣賊壘，殺賊甚衆，賜號勤勇巴圖魯。合諸軍擊退援賊，直抵懷遠城下，先登，復懷遠，擢副將。十年，袁甲三圍鳳陽，開榜會攻爐橋，捻首張洛行來援，會諸軍夾擊破之。賊酋鄧正明潛乞降，覘府城虛實，開榜請聚師城外，示以兵威。總兵張得勝誘擒賊首張隆，令縛獻賊酋悍黨十四人，磔於市。開榜梟張隆首示城賊，賊衆縛獻其酋乞降，誅悍者三百餘人，餘遣散歸業。功最，以總兵記名。偕總兵田在田等破賊王家營，復清江浦，遂駐防。江寧大營潰，降賊薛成良叛入邵伯

湖，開榜偕副將劉成元等燬賊船三百餘，殲賊殆盡，成良赴水死。加提督銜，授江西九江鎮總兵。十一年，攻天長，疊平賊壘。

同治元年，擒匪竄寶應，開榜督礮船擊走之，又敗賊於山陽、汜河。偕道員張富年破賊宿州觀音寺、仁和集，擒賊酋王春玉於邳州，拔貓兒窩賊柵。僧格林沁劾開榜飾詞冒功，下漕運總督吳棠按究，得白，薦統徐、宿軍，兼節制水師。二年，攻長城賊堡，克之，收撫附近諸墟。破邵家花園、孫疇賊巢，以提督記名。

粵匪渡江北犯，開榜扼高郵，賊掠船渡湖犯天長，開榜往援，焚賊筏，軍於隄上。賊列陣以拒，開榜令副將龔雲福由陸路迎擊，參將陳浚家率礮划潛出小河口，轉戰而前，與長城兵夾擊，破賊於三汊河，天長圍解。提督楊岳斌復江浦、浦口，開榜破七里洲賊壘，焚船六十餘艘。助攻九洲洲，拔之。開榜奉調赴臨淮，偕總兵普承堯平七里河岸賊壘。三年，率所部師船防通州，江寧平。四年，赴九江鎮任。十年，卒，諡剛愨。

陳國瑞，字慶雲，湖北應城人。年十餘歲陷賊中，出投總兵黃開榜，收爲義子，冒姓黃氏。在軍每戰衝鋒。咸豐九年，從攻懷遠，率七人夜渡河攀堞先登，擲火燔譙樓，斬悍賊十餘人，師畢登，遂克懷遠，自是以勇聞。欽差大臣袁甲三進圍定遠，擒首李光等來援，國瑞

陷陣，脅中槍，裹創力戰，賊辟易，乘勝破二圩，賜號技勇巴圖魯。奉檄援壽州，中途聞賊犯鳳陽，回軍夜往，連破賊壘，立解圍，超擢游擊。十一年，江、皖賊合衆窺揚州，國瑞馳剿湖西，屢破賊，加副將銜。

同治元年春，捻匪犯淮安，國瑞率五百人繞出賊後，與總兵龔耀倫夾擊，賊驚潰，馬賊悉遁，步賊萬餘回拒，國瑞偕總兵王萬清合戰破之。再破賊黨李城於版插。賊由衆興集撲清江浦，擊走之。以礮船三十遏運河，夜襲桃源北岸，破賊圩四，直取衆興，拔十餘壘，擢副將。三月，率步卒八百敗賊於涇河，轉戰至新河，賊逼隄而陣。國瑞麾隊猛進，手燃礮殲執旗賊目，斬級千餘，以總兵記名。進剿泗州捻首韓老萬，敗之。四月，戰於邳州新村，捻衆互三十里，國瑞分三路迎擊，斬賊渠王春玉，擲其首賊陣中，賊駭亂，夜冒雨襲破其三營。別賊趨救，昏暗不辨，自相殺，乘勢蹙之，殲數千。捻勢遂衰。

時山東棍、幅各匪麇集郟城，漕運總督吳棠檄國瑞進剿，連克數圩，斃悍酋孫化祥，餘黨多就撫。五月，會攻兗州鳳凰山，約副將郭寶昌、參將康錦文分路設伏，躬率小隊抵白蓮池，誘賊出，伏發，截賊隊爲二，擒悍匪劉雙印。緣崖先登，諸軍繼之，克鳳凰山，戮逆首宋維鵬等，賜黃馬褂、頭品頂戴。國瑞呈請歸宗，復陳姓。

會苗沛霖叛，僧格林沁移剿，檄國瑞先發，漕運總督吳棠奏請國瑞幫辦軍務。國瑞至蒙

城，先襲破紅里賊圩以通糧道，繼克王圩，越重壕進逼賊巢。皖軍總兵宋慶會攻，國瑞以賊壘連屬不易下，密令郭寶昌自全家集鳧水支浮橋，宋慶守之，親引軍渡河焚賊糧屯，連破數壘。沛霖夜遁，爲人所殺。淮甸平，以提督記名。三年，授浙江處州鎮總兵，屯正陽關。

僧格林沁剿捻湖北不利，檄國瑞赴援，坐遷延，降三級調用，奪所部隸郭寶昌。國瑞缺望，人言其將反。八月，國瑞率千餘人謁僧格林沁於光山，請爲前鋒，偕翼長成保等剿柳林大小諸寨。深入失利，國瑞力戰兩晝夜，始突圍出。追賊蘄水、蘄州、羅田、廣濟，屢捷。賊竄英山、霍山，合諸軍戰於土漠河，殲斃數千，生擒數百。時羣賊因江寧已克，降散過半。敍功，復原官。四年正月，翼長恆齡追賊至魯山，遇伏，與副都統舒倫保等同日陣亡，國瑞力扼橋口，餘衆得還。

賊犯襄城，國瑞乘夜大雪，出賊不意，火其壘，賊潰走。時賊被剿急，來往飄忽，僧格林沁率騎軍窮追，國瑞步隊從其後。三月，遇賊於確山，與諸軍合擊，大破之。賊僅餘馬隊，由遂平、西平直走睢州，過舊黃河，入山東境。僧格林沁以國瑞與郭寶昌戰最力，奏賞所部軍士各銀五千兩，又請獎寶昌遇提督簡放。詔謂國瑞確山之戰最出力，命酌量保奏。賊從臺莊渡運河，遂趨江北，國瑞躡之，屯沭陽。

四月，賊復折入山東，僧格林沁戰於曹州，兵挫遇害。詔罪諸將不能救護，國瑞以受傷

免議。素恃功桀驁，自僧格林沁外，罕聽節制。曾國藩奉命督師，諭戒甚切，飭赴援歸德。至濟寧，與劉銘傳交惡，發兵爭鬪，殺傷甚多，踞長溝相持不下，詔嚴斥之，亦未加之罪。國藩疏論：「曹州之役，國瑞與郭寶昌分統左右兩翼，寶昌革職拏問，國瑞不應倖免。」遂撤去幫辦軍務，褫黃馬褂，暫留處州鎮戴罪立功。尋養病淮安，益縱恣不法，欲殺義子振邦。漕運總督吳棠劾其病癩，褫職，押送回籍，收其鹽本、田產充公；存銀二萬五千兩儲湖北官庫，分年付贖生計，毋令失所，俟其病痊奏聞。既而病痊，疆吏張之萬、譚廷襄等交章論薦，召至京，予頭等侍衛。

六年春，捻匪張總愚猝犯畿南，命率師迎擊。國瑞兩晝夜馳抵保定，詔嘉之。數敗賊，追至河南境。行軍輒自由，不聽節制，所部尤無紀律，屢被彈劾。擊賊於濟陽、德平，皆捷。洎捻平，悉復原職、黃馬褂、勇號，予雲騎尉世職。以傷發，乞假居揚州。

李世忠與有嫌，相鬩，世忠縛諸舟，將斃之。曾國藩劾世忠，革職，國瑞降都司，勒令回籍。國瑞復潛至揚州，因總兵詹啓綸毆斃胡士禮獄，牽連論罪，戍黑龍江。逾數年，朝廷猶念舊功，以詢大學士李鴻章，鴻章謂其情性未改，精力已衰，遂不復用。光緒八年，歿於戍所。給事中鄧承修、山東巡撫福潤、安徽巡撫沈秉成、湖廣總督張之洞先後疏陳戰績，詔允復官，並於立功諸省建專祠。

郭寶昌，安徽鳳陽人。投効臨淮軍中，從戰數有功。尋改隸陳國瑞楚勝軍。咸豐十一年，國瑞擊捻匪於高郵、寶應，寶昌率驍健十八人爲前鋒，陷陣得捷，又率兵三百破賊於天長龍崗，擢守備，賜花翎。同治元年正月，捻酋李成、任柱等犯清江浦，楚勝軍禦之，戰車橋鎮。賊分衆劫淮關，寶昌追截，奪還所劫稅銀數萬兩。賊奔還衆與集，寶昌潛師夜襲，連破二十餘壘，賊引去，擢游擊，賜號卓勇巴圖魯。捻黨劉添福等糾餘匪擾泗州，山東棍匪亦響應，寶昌連破之汧河、沙浦莊，匪勢漸衰。二年，匪首孫化祥就擒。積功洊擢副將，楚勝軍名益著。

僧格林沁調令助剿白蓮池、鳳凰山，從陳國瑞迭出奇兵力戰，生擒賊首劉雙印，斬其黨劉金春等於陣。任柱糾棍匪、教匪諸黨來援，並擊走之。白蓮池平，論功，以總兵記名。移軍剿苗沛霖。寶昌偕陳國瑞先至，攻破王家圩，渡河築三壘，與賊對峙，斷其餽運。賊悉銳來爭，擊卻之，賊氣奪。大軍至，諸圩以次下，沛霖走死，加提督銜。

三年，調援湖北，與陳國瑞分軍，名曰卓勝營，始獨當一面。八月，粵、捻諸匪由湖北入安徽，至英山東北，寶昌合諸軍敗之黑石渡。賊首馬融和擁衆十萬，議投誠，未決。寶昌單騎入其營，曉譬禍福，融和即日降。事聞，賜黃馬褂。四年，從僧格林沁轉戰楚、豫之交，功

多，特奏保提督記名。尋以曹州之敗，詔斥不能救護主將，革職遣戍新疆。五年，會國藩、喬松年奏請免發遣，留營効力。六年，從喬松年赴陝西，偕提督劉松山剿回匪於臨平，克之。

捻魁張總愚率衆萬餘犯富平，寶昌縱間伺隙出奇襲之。令部將宋朝儒等設伏村墟，自率親軍挑戰，伏起夾擊，斬馘數千，又敗賊於大荔大濠，復原官、勇號。進復綏德州，授安徽壽春鎮總兵。七年春，捻匪由山西、河南直犯畿輔，寶昌馳援，日行百餘里，抄出賊前抵保定。賊至，見官軍盛，引去，晉號法凌阿巴圖魯。躡賊入河南，敗之封丘、黃河套。張總愚匿村舍中，寶昌單騎獨出，突遇賊，受傷墮馬，部將宋朝儒翼之出。事聞，予假兩月調理，賜尙方珍藥。未幾，捻匪平，復黃馬褂，以提督簡放，予騎都尉世職。命從左宗棠赴陝西剿回匪。

八年，傷愈，西行，破賊於宜川，平綏德州叛卒。回匪東趨，命赴山西防河。九年，河西土匪起，寶昌渡河擊破其衆。奉檄搜捕北山土匪，悉平。十年，赴壽春鎮任。十一年，霍丘蔡家集土匪李六倡亂，率輕騎百人往剿，誅渠魁而還。事定，加頭品頂戴。光緒二年，平永城、渦陽土匪，被優敘。寶昌剿捻功最多，鎮壽春先後三十年，淮北恃爲保障。調廣東南韶鎮，未任，尋還故官。俄羅斯、法蘭西、日本三次開兵釁，調防南北，事定仍回本任。二十六年，

卒於官，賜卹。

論曰：秦定三、鄭魁士並向榮得力之將，和春克廬州，悉賴二人，遂與皖事終始。桐城之潰，由於爭餉不和，亦疆臣無調度之方以致之。傅振邦老於軍事，持重無失。邱聯恩名將之子，在豫軍中最號忠勇。陳國瑞勇足冠軍，剽悍不受繩尺，不能以功名終。郭寶昌戰績亦與並稱，材武不及，而器量差勝焉。

清史稿卷四百二十九

列傳二百十六

江忠義 周寬世 石清吉 余際昌

林文察 趙德光 張文德

江忠義，字味根，湖南新寧人，忠源從弟。咸豐二年，忠源率楚勇援長沙，忠義年十八，從軍，轉戰湖北、江西。忠源殉難廬州，遂分將其軍。五年，從提督和春復廬州，擢知縣。七年，劉長佑援江西，攻臨江不利，時忠義在籍，巡撫駱秉章檄率新練勇千人往助之，至則破石達開於平墟。臨江既克，擢知府，賞花翎。八年，克崇仁，進攻新城，五戰皆捷，加道銜。江西肅清，凱歸。

九年，石達開犯永州，忠義赴援，連戰破之，擢道員。又敗賊新寧摩訶嶺，扼武岡。賊圍寶慶，忠義進援，會諸軍迭戰解圍，賜號額爾德木巴圖魯。十年，駐守綏靖，母病歸。賊

遂陷綏寧、城步，圍武岡，忠義聞警，分軍守新寧，自援武岡，破其衆。新寧之賊走踞東安，一戰克之，加按察使銜。又破賊於寧遠四廣橋。十一年春，連破賊於全州白芒營、宜章栗源堡，還軍屯新寧，遣參將江忠朝扼全州，賊目余成義斬其酋以降。加二品頂戴，特擢署貴州巡撫。石達開復自粵竄楚，衆號十萬，忠義以三千人扼會同，大破之。賊糾湖北來鳳賊黨肆擾，擊走之，遂克來鳳。達開走入四川。十二月，丁母憂，請終制，詔允開署缺，仍在湖南剿賊。

同治元年，移師援黔，克天柱，改授貴州提督。調援廣西，克修仁，殲賊渠張高友。皖南賊熾，會國藩疏調援皖，廣西巡撫劉長佑請留不遣，命署廣西提督。二年，江西、廣東皆調援，先後報可，忠義以廣東兵有餘糧，他將足辦賊；江西餉絀兵單，賊數十萬，萬一不支，東南全局瓦解，乃奏請力援江西。檄道員席寶田率前部先發，會剿陶家渡，自將攻湖口，逼賊營，屢出奇兵抄擊，斷文橋，攻太平關，賊酋黃文金受重創遁去，賜黃馬褂。進援青陽，分三路進戰，破賊壘，圍解，太平、石埭、寧國諸城賊次第出降，詔嘉獎，予優敘。會疾作，返就醫南昌，未至，卒於吳城，年甫三十。優詔悼惜，依總督例賜卹，贈尙書銜，諡誠恪，立功德建專祠。光緒十一年，加贈太子少保。

從弟忠珀，記名提督。同治八年，剿貴州苗，攻克鎮遠、府衛二城，中礮亡，諡武愍。

周寬世，字厚齋，湖南湘鄉人。咸豐初，從湘軍，隸李續賓部下。戰城陵磯、花園、半壁山，皆有功，擢千總。從援江西，攻廣信，戰烏石山，寬世出左路突陣，爲諸軍先，復其城，擢守備。破賊義寧，擢都司。回援武漢，戰通城，寬世馳斬馬賊三，生擒七，以遊擊補用。從攻武昌，六年，李續賓夜出偵賊，還之雙鳳山，突戰，寬世潛繞山趾橫擊之，賊敗奔；又戰鷹嘴，受礮傷，假歸。累功擢參將，賜花翎。

既而羅澤南卒於軍，續賓代將，召寬世回營。迭破賊於雙鳳山、魯家港、小龜山，克武漢，復大冶、興國，擢副將。七年，從攻九江，破援賊於童司箴，毀其壘，賜號義勇巴圖魯。破小池口賊屯，會克湖口，復彭澤。賊由臨江犯興國，寬世率千六百人擊走之。八年，回援湖北，戰麻城西南斗坡山。賊設伏，以馬隊誘戰，寬世待其近，突擊之，遂破其伏軍，進克黃安，而麻城亦下。大軍克九江，論功，以總兵記名。

從李續賓進軍安徽，戰楓香鋪、小池驛，克太湖、潛山，搗舒城，寬世皆爲軍鋒。十月，進攻三河，續賓戰沒，寬世斂餘衆守二日，彈丸俱盡，夜率親卒突圍，受重傷。是年冬，授湖南永州鎮總兵。九年，石達開犯湖南，巡撫駱秉章令寬世募新軍二千援祁陽。破賊長慶橋，又敗之長葉嶺。進援寶慶，屯城東，連敗賊長沖口、五里牌。李續宜援師至，會諸軍內

外夾擊，賊解圍走。回剿永州土匪，平之。十一年，擢湖南提督。

同治元年，赴安徽助剿，駐守桐城。二年，擒匪馬融和犯桐城，擊走之，移防六安。皖北漸定，調守安慶。三年，赴援江西，克東鄉。四年，破霆軍叛勇，追賊入廣東，會諸軍殲賊於嘉應。五年，回湖南提督任。傷發，乞休。光緒十三年，卒。

石清吉，字祥瑞，直隸沙河人。道光二十一年武進士，官三等侍衛。咸豐初，出爲湖北鄖陽鎮守備，從剿黃陂、崇陽、應城，累擢參將。克安陸、京山皆有功，以勇稱，所統曰飛虎軍。尋隸將軍都興阿軍，常從多隆阿轉戰。七年，援蘄州，拔太湖，攻安慶。八年，由安慶退保宿松，大戰破賊。九年，攻太湖。十年，大戰小池，克太湖，功皆最。十一年，安慶既下，會諸軍克桐城。

同治元年，從攻廬州，清吉屯城西北，破賊壘，擒斬數千。進毀賊柵，樹雲梯攻城，賊方死拒，而陳玉成兵敗遽去，遂由西門攻入，克廬州。清吉累以戰功賜號幹勇巴圖魯，擢總兵，加提督銜。多隆阿督師赴陝西，以清吉統五千人留守廬州。二年，苗沛霖復叛，廬、壽、開土蠡匪起，清吉悉剿平之。粵、捻諸匪合擾豫、楚之交，清吉赴援湖北，屯孝感、黃岡，拔難民近萬。

三年九月，匪會陳得才、馬融和合犯蘄水，圍副都統富森保於關口。清吉率軍馳援，會大霧，賊馬步數萬麇集。清吉進至藥山，賊渡河抄後路，圍數重，截其四營爲一。自辰至午，血戰，被九創，殞於陣。從戰歿者，副將江星南、谷明發，游擊曾占彪、段會元。事聞，詔視提督陣亡例賜卹，入祀京師昭忠祠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威毅，建專祠。

余際昌，湖北穀城人。咸豐初入伍，剿匪積功至守備，署撫標右營遊擊，爲巡撫胡林翼所識拔。七年，從戰黃梅、廣濟。八年，陳玉成自太湖竄蘄州，際昌奉檄防皖、楚之交，敗賊南陽河，毀賊壘三十餘，擒賊目。賊走英山，追躡之，復其城，擢遊擊。又破賊彌陀寺，晉參將。李續賓軍覆三河，潛山、太湖復陷，際昌屯英山，遏潛、太之衝。九年，進拔天堂。賊大舉來爭，際昌敗諸王婆坳，追至雞冠嶺而還。再敗賊槎水畷，斬馘千餘。時大軍圍太湖急，陳玉成糾黨十餘萬相持小池驛。十年正月，際昌偕金國琛由間道出高橫嶺，與諸軍夾擊，大破之，遂復太湖，乘勝會攻克潛山，擢副將，署湖北督標中軍副將。陳玉成自六安回援安慶，霍山復陷。際昌偕總兵成大吉擊破之，復霍山，加總兵銜。十一年，陳玉成入霍山，自黑石渡撲樂兒嶺。際昌軍潰，賊上竄黃州，革職留營。尋從克黃州，率新募昌勝五營援河南。

同治元年，屯陳留。擒匪麴集杞縣，際昌馳擊，大破之，進拔焦、趙二寨，復原官，賜號偉勇巴圖魯。十月，攻捻於汝寧，破平輿寨，生擒賊會陳文，詔以總兵記名。僧格林沁嘉其勇，令充翼長，從剿渦河，斬賊渠楊興太等。二年春，追破陳大喜於阜陽吳老莊。擒首張總，愚竄侯集，際昌會張曜夜襲之，擒其黨獨角虎、周馬，授河北鎮總兵。夏，逐賊楚、豫間，敗之麻城，躡至方家寨，中伏力戰，受三十餘創，死之。贈提督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威毅。

林文察，字子明，福建臺灣人。咸豐八年，從剿臺灣淡水土匪，捐餉助軍，以遊擊留福建補用。十年，九龍山匪郭萬淙掠建寧、邵武間，汀州、龍巖匪胡熊擾寧洋、永安。文察隨軍進剿，擒其黨百餘人。郭萬淙遁據邵武上山坊，文察合軍蹙之，降其衆，復破胡熊於東板土寨，擒之，擢參將，賜號固勇巴圖魯。十一年，援浙，克江山，晉副將，晉號烏訥思齊巴圖魯。汀州、連城相繼陷，文察回援，破賊金雞嶺，設伏，敗之江防，遂拔連城，乘勝克汀州，以總兵記名。冬，杭州既陷，調援浙，文察領臺勇二千人駐衢州。同治元年，破處州賊屯，而遂昌陷，文察進軍逼之。李世賢自江山來援，文察設伏大柘、大厝及石練山之前後，賊至，擊走之。夜，賊來劫營，復爲伏兵所敗，復遂昌，進克松陽。會總兵秦如虎攻處州，賊棄城遁，並克縉雲，授福寧鎮總兵。尋擢福建提督。

二年，臺灣不靖，總督左宗棠令渡臺號召舊部，統領諸軍。文察分軍攻彰化及斗六，克之。諭降諸莊，賊渠戴萬生、林懋晟遁走。三年，破樵溪口賊莊，斬其酋林傳，毀張厝莊、四塊厝賊巢，戴萬生、林懋晟並伏誅。

粵匪李世賢、汪海洋合陷漳州，文察倉猝率二百人內渡，遇賊萬松關，歿於陣，贈太子少保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剛愍。本籍及漳州建專祠。

子朝棟，光緒中，法兵犯臺灣，陷基隆，朝棟率家兵助戰有功，捐鉅貲，賜四品京堂，有聲於時。

趙德光，原姓張，貴州郎岱人。從副將趙德昌轉戰雲南，德昌弟畜之，故冒姓趙氏。拔補千總，擢都司。咸豐十年，自領一軍，戰獨山，屢敗賊，擢遊擊。十一年，賊窺省城，德光擊走之。又敗之羊場平寨，設伏於主戎山麓，殪賊無算，擢參將，賜號豪勇巴圖魯。教匪踞玉華、尙大坪，以王卡爲屏蔽。德光率所部攻破楊義司、郭家莊、馬籠口賊營，斷其援，又破腰蘿溪、新寨巖要隘，進逼王卡。德光先登，賊大潰，救出男婦數千人，擢副將。

同治二年，壩芒匪首潘明杰由龍里窺伺省城。德光迎擊三江橋，賊敗走。進攻甲秀閣賊巢，遂克龍里舊縣，補都勻協副將，以總兵記名。三年，尙大坪匪撲省城，德光與布政使

龔自閱等固守，賊尋退，加提督銜，署古州鎮總兵。旋解清鎮圍，克龍里、廣順、定番、長寨，以提督記名。四年，匪首何二久踞開州、尙大坪，擾近省州縣，無寧歲。德光選精銳過清水江剿之。賊糾集苗匪、教匪沿江以拒，乘間過江攻開州。德光固守十餘日，殺賊八九百人，乘勝追擊，克沿江獅子屯、鎮江地、三龍營賊屯。進克濱江賊巢，斬馘二千餘，何二棄尙大坪而遁，被優敘，署安義鎮總兵。

五年，署貴州提督。攻克永寧，解安順圍。六年，援定番，乘雷雨破賊，斬賊首許八十等，平花山賊屯，拔底季賊巢，晉號博奇巴圖魯。尋剿賊安平蘆荻哨，深入賊伏，中鎗陣亡。詔依提督陣亡賜卹，贈太子太保，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，諡剛節，建專祠。遺腹生子秉鈞，襲世職，復姓張氏。

張文德，湖南鳳凰廳人。幼育於文氏，從姓文，名龍德。入行伍，隸鎮筵營。咸豐初，從剿江寧、廬州，敘把總。六年，從提督和春攻三河賊壘不下，文德請獨身持檄諭賊降，投誠者相繼至，遂克三河。七年，從復鎮江，擢都司。八年，從援福建，下浦城、松溪、政和、崇安，賜花翎。九年，敘援浙江功，晉遊擊。十年，從張國樑解鎮江圍，援賊復至，文德扼水柵七晝夜，賊引去，擢副將。自是從將軍巴棟阿、提督馮子材守鎮江。十一年，補廣東羅定

協副將。

同治元年，賊屢攻鎮江，皆擊退。馮子材奏言：「文德力挫賊鋒，重圍疊解，實爲特出之材。」授貴州鎮遠鎮總兵，賜號翼勇巴圖魯。文德以生父年七十無子，養父文氏有二子，陳請復姓，更名文德。二年，連破賊牧馬口、薛村，克柏林村賊壘，加提督銜。賊由東路來犯，文德禦諸駭溪、諫壁，腹中礮，腸出，裹創而戰，援軍至，賊乃退；又破之博洛村，攻丹陽，毀賊壘，擒賊目。三年，克白垵鎮及寶堰，賊黨紛紛來降。會鮑超攻丹陽，招賊會蔣鑑爲內應，克其城，斬賊會陳時永，擒賴桂芳，以提督記名。江南平，予一品封典，命赴鎮遠鎮本任。四年，總督勞崇光令募楚勇規荔波、獨山。丁父憂，解職。六年，署貴州提督。七年，克開州，破鼎照山賊砦，克龍里、貴定，斬賊會潘名桀，餘賊多降，被珍賚。進攻平越，擒金大五，連克麻哈、都勻，賜黃馬褂，晉號達桑阿巴圖魯。請假歸葬親，文德既去，賊復熾。八年，回貴州，以糧匱軍潰，都勻復陷。詔原之，免議，署古州鎮。十年，授威寧鎮總兵，督軍剿古州苗。由九甲、五臺山、扁擔山及古州、丹江分路雕剿，年餘，苗渠先後伏誅。十三年，全黔肅清，予雲騎尉世職。光緒元年，加頭品頂帶，擢貴州提督，剿平黎平侗匪。七年，卒，賜卹，貴陽建專祠。

論曰：江忠源諸弟並從治軍，忠義最爲傑出，將大用而早沒，時論惜之。周寬世爲李續賓所倚，無役不從，及自將亦未著奇績。石清吉、余際昌、陳大富、林文察、趙德光等，皆久歷行間，以死勤事。張文德、馮子材守鎮江，功最著，底定黔疆，與有勞焉。

清史稿卷四百三十

列傳二百十七

雷正綰 陶茂林 曹克忠 胡中和 何勝必 蕭慶高 楊復東
周達武 李輝武 唐友耕

雷正綰，字偉堂，四川中江人。由把總從軍湖北，積功至游擊，賜號直勇巴圖魯。咸豐八年，從多隆阿援安徽石牌、潛山、太湖、桐城，諸戰皆功最，累擢副將，以總兵記名。十一年，敗黃文金於蔣家山、項家河、江家河、麻子嶺，一月五捷，授陝安鎮總兵。同治元年，克廬州，以提督記名。

從多隆阿援陝西，詔正綰先赴本任，未至，擢陝西提督，幫辦軍務，駐西安。二年，多隆阿既克東路，令正綰規三原，屢破賊。會解鳳翔圍，進援甘肅，連戰靈臺、鎮原，皆捷。三年，破賊崇仁、新城，進逼平原。會多隆阿卒於軍，都與阿繼督師甘肅，正綰仍奉命爲副。

克平涼，斬賊首鐵西、羽輕林，賜黃馬褂。於是固原踞賊悉竄龍山鎮，追擊敗之。賊回竄，又陷固原。正綰疾趨蓮花城，欲襲其巢穴，遇伏，受矛傷，部下亡千餘人，裹創攻蓮花城，克之，詔嘉其勇。四年春，克固原，進攻黑城子，斬賊首黑虎。克官橋、李旺二堡，擒賊首木棍等。乘勝薄預望城，破下馬關、半角城賊壘，進規靈州，分兵解安定圍。

七月，偕曹克忠攻金積堡，軍餉不繼，爲賊所圍，饑潰。正綰自劾，褫勇號、黃馬褂，黜幫辦，歸總督楊岳斌節制。正綰弟總兵雷恆及副將李高啓等以主將失職，煽亂，犯涇州，正綰不能制止，憤欲自裁。詔念前功，不加罪，責令整軍剿賊圖自贖。命巡撫趙長齡會楊岳斌按訊，正綰縛送雷恆等置之法。當事變初起，謠詠紛淆，詔斥劉蓉張皇妄奏，許正綰專摺奏事以慰之。所部招集增募僅三千人。

五年，蘭州兵變，回匪窺伺，正綰支拄於平涼、固原之間，破賊於橫河川，克平涼，復黃馬褂、勇號。六年，左宗棠入陝督師，正綰率軍助剿，援慶陽。七年，兩破賊於長武，克黃家堡。八年，會攻董志原，克之，晉號達春巴圖魯。又破白彥虎於李旺堡。會攻金積堡，當西路，屢克要隘，合圍。及馬化隆伏誅，被優敘。

光緒十年，法越兵事起，命率甘軍駐鳳凰城，固邊防，事定回任。兩遇萬壽慶典，加太子少保、尚書銜。二十一年，循化撤回倡亂，督剿無功，革職留任。二十三年，罷，卒於家，

仍以前勞賜卹。

陶茂林，湖南長沙人。以武童入湘軍，轉戰湖北、江西，積功至游擊。咸豐八年，胡林翼調爲楚軍營官，扼黃州，破賊霍山、舒城，克建德，擢參將。十年，從多隆阿破賊於桐城掛車河，擢副將。十一年，破賊施家山，擒其渠，及克安慶，賜號鍾勇巴圖魯。同治元年，克廬州，先登，以總兵記名。

遂從多隆阿西征，破賊於武關。從剿回匪，解同州圍。克羌白鎮、王閣村賊巢，功皆最，授漢中鎮總兵。鳳翔被圍久，茂林率三千人往援，連戰解圍，擢甘肅提督。粵匪出寶鷄山口，擾郿縣、盩厔，茂林要擊兩門鎮、二嶺關，迭敗之。進克汧陽、隴州。遂會雷正綰分道規平涼，陣斬賊首木仲沅訥三等，克之，賜黃馬褂。進拔張家川賊巢，破龍山鎮、蓮花城援賊，解安定圍。克金縣，破賊惠城，擒其渠黑牙古。四年，克黑城賊巢，解靖遠圍。進攻會寧，所部索餉譁潰五營，賊乘之，六營皆陷。茂林調後路四營來援，突圍出，退駐安定。巡撫劉蓉疏陳甘軍積弊，論茂林不職，茂林亦以兵潰自劾。詔斥廢法營私，以致兵潰而叛，遂罷職，歸。

十年，貴州巡撫曾璧光調茂林赴黔協剿。復新城，克安順賊巢，平古州、丹江苗，復原

官。光緒二年，收復下江、永從各城，破六崗賊巢，加頭品頂戴，晉號愛星阿巴圖魯。十六年，署古州鎮總兵，卒於官。

曹克忠，直隸天津人。初投効湘軍，嗣從多隆阿，積功至都司。咸豐十年，令募五百人爲忠字營，大破援賊於潛山、太湖，洊擢參將，賜號悍勇巴圖魯。掛車河之捷，擢副將。克桐城、宿松諸城，以總兵記名。同治元年，克廬州。

後從多隆阿西征，武關、同州諸戰皆從。二年，攻羌白鎮，克忠單騎往諭賊，賊請降，察其詐，潛師會攻，下之，乘勝奪王閣村，予一品封典。尋率烏拉馬隊及楚勇七營屯長安、鄠縣之間。光泰廟爲入省要衝，賊踞之以扼糧路，克忠擊走之。分隊清西路餘匪，省城始安。以提督記名，授河州鎮總兵。渡渭連破賊於白起營、馬家埠、白吉原，邠州平，陝回西趨。三年，平麟遊諸匪。會援甘肅，連破賊於西河口、黑水峪，赴河州本任。克秦安，解秦州圍，賜黃馬褂。

四年，攻蕭何城及馬定嘴，將臺、隆德諸堡，悉平。克海城，回匪併竄李旺堡、同心城，攻下之。借雷正綰規取金積堡，屯強家沙窩，數有斬獲。輕進，爲賊所包鈔，正綰軍先潰，克忠亦退。因前功免罪，授甘肅提督。時陶茂林、雷正綰軍相繼譁變，回氛益熾，自楊岳斌

楚軍外，僅克忠一軍與之相持。克忠援鞏昌，賊敗走，又毀董家堡賊巢。五年，援洮州，次李岐山，回目馬芳乞降，誅其酋丁重選等而還。

蘭州標兵變，楊岳斌令克忠移軍鎮懾。克忠至，人心稍定，然糧餉俱竭，乞病回籍。十年，詔起赴陝接統淮軍，專防肅州。十一年，所部有結會匪者，甘軍馬世俊騎兵亦變，降捻多叛應，克忠遣兵平之。復乞病解軍事。十一年，署甘肅提督，尋解職歸。

光緒九年，命募六營防山海關。十年，授廣東水師提督。十一年，病罷，食全俸。二十二年，命治天津團練，統津勝軍。二十二年，卒，賜卹。

胡中和，字元廷，湖南湘鄉人。咸豐初，從湘軍剿粵匪，積功擢把總。六年，從蕭啓江援江西，復袁州，超擢都司，賜花翎。七年，從克臨安，中礮傷，以游擊留湖南補用。八年，破賊上屯渡，乘勝復撫州，擢參將。九年，復南安，擢副將。石達開由寶慶竄廣西，陷興安，遣黨攻桂林，自率悍賊屯大溶江。中和從蕭啓江往援，大破賊於大溶江，賊竄貴州境，加總兵銜，賜號伊德克勒巴圖魯。十年，蕭啓江率軍援四川，中和從之。啓江卒於軍，中和偕何勝必、蕭慶高等分領其衆。

剿滇匪李永和於井研，連戰皆捷，賊解圍遁，以總兵記名。尋授四川建昌鎮總兵。十

一年，永和竄踞富順牛腹渡，兩岸築堅壘，背水而陣。中和選銳卒沿河設伏，自率羸師誘之，賊大出，伏發，截其歸路，俘斬無算，賊壘盡夷，進解大邑之圍，予二品封典。

駱秉章督師蒞蜀，檄中和偕緒軍援緜州。滇匪藍朝柱在諸賊中最狡悍，圍緜州日久。軍至，連破之，圍始解，又敗之西山觀。朝柱竄丹棱，與李永和合攻眉州。中和馳援，賊分路來撲，中和突陣，矛傷頸，血殷衣，不顧，奮擊破之，解眉州圍。進攻丹棱，朝柱遁走，復其城，以提督記名。同治元年，擢雲南提督。李永和自眉州敗後，竄踞青神，諸軍進剿，數敗之，永和遁犍爲龍窩場，負嵎死抗。中和圍之，壘石牆，編木柵，外浚深壕，密布梅花椿。賊知必死，突攻蕭慶高營，中和截擊，敗退，連戰七日。賊伏不出，乃使降賊譚仁曲持書約降，期會於豬市坡，預伏兵賊巢旁。永和與其黨卯得興數十騎來會，伏起分攻，焚其巢。永和、得興駭奔，追擒之，降其衆五千。詔嘉中和運籌決勝，生擒渠魁，賜黃馬褂。

石達開擾蜀邊，中和偕蕭慶高、何勝必合擊於橫江，走之。二年春，達開復分路犯蜀，自率大隊數萬由米糧壩渡金沙江。中和督軍扼化林坪、瀘定橋，擊破之，賊走邛部土司山中，達開旋就擒。調四川提督。三年，破滇匪於敘永廳。初，李永和既誅，餘黨竄陝西，至是入甘肅，陷階州。四年，中和偕總兵周達武往剿，毀龍王廟、三官殿賊壘，逼階州城下，掘地道轟城，克之，斬賊酋蔡昌齡，盡殲其黨。階州平，被珍賚。

冬，剿苗匪於建武，腰中彈傷，力戰敗之。五年，剿屏山賊，解馬邊廳圍，誅賊會宋任杰等，餘匪悉平。十三年，調雲南提督。光緒二年，抵任。三年，平騰越夷匪。七年，丁母憂歸里。九年，卒，賜卹。

何勝必，湖南湘鄉人。咸豐中，勝必應募入湘軍，從蕭啓江轉戰江西、廣西，積功至副將。從入蜀，分統湘果右軍，破李永和於井研，又破之於資州，陣斬賊會王二官，賜號禦勇巴圖魯。十一年，會破滇匪藍朝柱於西山觀，又敗諸青衣壩，解眉州圍，追至青神，擒斬甚衆，授甘肅肅州鎮總兵。同治元年，會諸軍克青神，追賊宜賓，擒賊目周廷光。偕胡中和誘擒李永和於犍爲龍乳場，二年，偕蕭慶高援漢中，戰油坊街，不利，漢中、城固相繼陷，革職留軍。三年，會攻法慈院賊壘，再敗之牟家壩，乘勝薄漢中城下，捻渠陳得才遁走，克漢中，復原官。又破陳得才於上元觀，克城固，進規階州。四年，卒於軍，賜卹，諡威愨。

蕭慶高，湖南湘鄉人。隸楚軍，積功至副將。蕭啓江援蜀，調從軍，以井研之捷，賜號果勇巴圖魯。破李永和於資州，以總兵記名。會剿藍朝柱，解緜州圍。同治二年，偕何勝必援漢中。油坊街之戰，勝必先敗，慶高赴援不及，同革職留軍。三年，克漢中，同復官。追賊至城固，梯城而入，賊潰走。四年，進攻洋縣，遣死士入城爲內應，克之。賊會曹燦章走踞八里坪，夾攻破之，燦章就擒，授漢中鎮總兵。五年，卒，諡武毅。

楊復東，湖南瀏陽人。咸豐十年，從胡中和援蜀。十一年，戰富順牛腹渡，解大邑圍，擢守備。敗藍朝柱於縣州，擢都司。又破朝柱於崇慶，燬石羊場，焚賊巢，擢游擊。同治元年，復丹棱，擢參將。克青神，平鐵山賊壘，擒李永和。擢副將。五年，總督駱秉章疏陳復東歷年防剿滇、黔諸賊功多，以總兵記名。七年，授四川川北鎮總兵。光緒二年，調雲南開化鎮。六年，卒。

周達武，字夢熊，湖南寧鄉人。咸豐四年，應募入李續賓營，從克岳州、武昌，累功擢守備。戰湖口，晉都司。達武每戰陷陣，手大旗盪決，續賓異之，使領百人曰信字營，常爲軍鋒。八年，克黃安，擢游擊，賜花翎。從續賓攻舒城，達武率死士先登，左耳受槍傷，克城後，留守。俄續賓覆軍三河，舒城守軍亦潰，達武以創重回湖南。九年，石達開圍寶慶，巡撫駱秉章令達武募五百人號曰章武軍，從知府劉嶽昭援寶慶，守東關，屢拒戰破賊。圍解，擢參將。十年，援廣西，克富川平古城、連塘賊壘，復賀縣，擢副將，加總兵銜。石達開分黨犯永明、柘牌，連戰破之，擢總兵。十一年，會諸軍克會同，賊走湖北，陷來鳳。同治元年春，從劉嶽昭攻克之，予二品封典。

駱秉章督師四川，調達武從剿。抵涪州，會賊會周紹勇由大寧竄陝西，達武扼之窄子

口，地當兩山間，令部將李輝武踰險而入，賊潰走，追至大竹安吉場，擒紹勇及其黨吳崇禮等，檻送成都斬之，賜號質勇巴圖魯。又破郭刀刀於儀隴大儀寨，陣斬其弟占彪及悍黨馬玉音，追奔至巴州鼎山鋪，擒刀刀，餘黨皆降。紹勇與刀刀並爲蜀中劇賊，至是悉平，授四川建昌鎮總兵，加提督銜。二年，護理提督。

粵匪陳得才圍漢中，衆號十萬，石達開亦由高縣走寧遠，全蜀大震。達武增募軍四千人，往來遊擊。三年，得才之黨梁福成合川匪蔡昌齡由漢中竄甘肅階州，達武議以剿爲防，率師越境，攻克江東水、嚴家灣賊壘。進攻階州，自將台山穴地達城根，地雷發，城崩，選鋒四百人先入，大軍繼之，遂克階州，斬福成、昌齡。以提督記名，並頒珍寶。尋平松潘叛番，授貴州提督，仍留防重慶，備滇邊。五年，剿平馬邊廳教匪，斬匪首宋仕傑、熊文才。

六年，擒匪竄陝西，左宗棠咨調會剿，令部將李輝武率三千赴陝。七年，破越嶲僰夷於普雄，進克西昌交腳夷巢，斬級數千，諸夷悉降，賜黃馬褂，晉號博奇巴圖魯。九年，詔赴貴州提督任，率所部六千人行，沿途平苗砦。先是貴州剿寇仰客軍，出省城百里即莫能制馭。達武與巡撫議增募至三萬人，分任戰守，由龍里進凱渡，截上下游賊爲二，復都勻，分軍破賊永寧、威寧。十年，遣鍾開蘭攻克麻哈州之高水塘等地數十砦，遣何世華破粵賊李文彩、苗酋李高脚於都勻、獨山，收復八寨、三脚諸城，並克鎮寧、歸化及吳秀河、斑竹園諸

苗皆，復清平、黃平二城。始與楚軍席寶田合。十一年，會席軍敗苗酋張臭迷之黨於茶牛坡，斬馘甚衆，降者數萬。追至冷水溝，生擒賊酋，餘黨李高脚、李文彩竄荊蓬坎，分三路追擊，盡殄之。旋破羣苗於清平香爐山，寶田擒張臭迷。苗疆平，予騎都尉世職。

光緒元年，乞病歸。三年，授甘肅提督。十年，肅州妖民王林倡亂高臺，討平之，斬王林。十九年，萬壽慶典，加尙書銜。二十年，卒官，賜卹，建專祠。

弟康祿，從達武剿賊廣西、湖南，歷保知縣。同治元年，從赴蜀，破周紹勇，擢知州。四年，從克階州，擢知府。從至貴州，總理營務。十一年，下游肅清，擢道員。駐軍普安新城，招撫流亡。十二年，會匪煽亂，康祿督親軍百人往討，衆寡不敵，死之。贈內閣學士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壯節。

李輝武，湖南衡山人。周達武部將。咸豐中，從剿粵匪，游擢游擊。十一年，從入四川，剿涪川鶴遊坪踞賊，擒賊酋周紹勇、郭刀刀。輝武功爲多，擢副將，賜號武勇巴圖魯。同治三年，從援階州，輝武由伍家坪進軍，扼州城外北山條竹埡。四年，攻破橋頭里賊壘，又破賊於孟家莊，殲城外賊殆盡。穴地破城，輝武先登，擒賊目蔡四。巡部，以總兵記名。從討松潘叛番，拔其巢。尋攻黑河番，焚芝蔴第五寨，餘寨皆降。乘勝連破大松樹及竹自

三寨，以提督記名。

六年，擒匪竄陝西，輝武率步隊五營赴援，剿破汧陽、隴州、寶鷄諸賊，西路肅清。八年，剿董志原竄匪，斃賊目王明章，晉號福凌阿巴圖魯，授漢中鎮總兵。九年，偕提督劉端冕分擊北山回匪，破翟三、禹得彥於縣頭鎮、陳村。十一年，擢甘肅提督，仍留防漢中。光緒四年，卒，賜卹。

輝武在漢中久，軍民相安。疏濬府城東河道達漢川，旁引溝渠以資灌溉，民食其利；又修復褒斜棧道，商旅便焉。沒後，士民籲請建祠，從之。

唐友耕，雲南大關廳人。咸豐中，滇匪起，陷賊，至四川敘州，自拔來歸。從戰有功，授千總，署通江營守備。賊擾鹽井，屢從戰擊走之，擢守備。十年，戰峨眉索橋，受傷，破賊雙福場，進平天全茅山賊壘，擢都司，賜號額勒莫克依巴圖魯。十一年，援潼川，破賊解圍，擢副將。駱秉章督師至蜀，檄友耕會諸軍援緜州，令自石橋鋪進攻，友耕觀望不前，被劾，褫職留營。既而會援眉州，友耕軍先至，戰比有功，圍解，復原官。戰青神，陣斬賊目張興，身被二傷，裹創力戰，賊大敗。

同治元年，破石達開黨賴裕新於邛州。三月，達開圍涪州，友耕馳援，解其圍，授四川

重慶鎮總兵。會諸軍復長寧，賊引去。是年冬，達開屯敘州雙龍場，分黨屯橫江，友耕攻破江岸賊壘。二年春，賊由橫江竄新灘溪，與屏山隔一水，友耕慮賊乘間偷渡，乃濟江設伏，誘賊深入，敗之。六月，達開謀渡金沙江，官軍扼之不得進，改趨天全土司地，友耕擊沉賊筏，達開奔老鴉漩，復爲土兵所遏，遂就擒。友耕擢雲南提督，留屯川南。四年，丁母憂，詔改署提督，友耕請終制，許之。七年服闋，署四川總督崇實奏緩陞見，令募勇防川北。八年，調赴雲南，招降回寇李本忠等，賜黃馬褂。光緒六年，署四川提督，八年，卒。

論曰：雷正綰、陶茂林、曹克忠皆多隆阿部下戰將。多隆阿歿後，甘肅軍事實倚三人，以餉匱兵變，遂難成功。克忠較有謀略，其軍獨全，終以病引退，後猶稱爲宿將。胡中和、周達武等皆以楚軍平蜀寇。唐友耕以蜀軍頡頏其間，並躋專閫。達武晚任貴州軍事，與席寶田同定苗疆，建樹較閔達焉。

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一

列傳二百十八

郭松林 李長樂 楊鼎勳 唐殿魁 唐定奎

滕嗣武 駱國忠

郭松林，字子美，湖南湘潭人。咸豐六年，隸曾國荃軍，從援江西，克安福，從剿永新、太和、萬安、蓮花廳、龍泉，敍獎把總。進圍吉安府城，七年，石達開率悍黨來援，邀擊於吉水三曲灘，松林首陷陣，多斬獲，收復新喻、峽江、吉水。八年，隨克吉安，擢守備。九年，克景德、浮梁，賜花翎。十年，圍安慶，會剿陳玉成於小池驛，進壁集賢關，每戰皆捷。十一年，克安慶，擢遊擊，賜號奮勇巴圖魯。克廬江、無爲、運漕鎮，下沿江要隘，擢參將。

同治元年，李鴻章率淮軍八千赴上海，松林從，與偽忠王李秀成偽慕王譚紹光大戰滬西，破賊衆十萬。會攻太倉，礮擊城墜，士卒爭進，浮橋斷，賊乘之，死數百人，松林力禦，始

得收軍。二年，克太倉，松林敗賊茜涇、支塘，會克崑山、新陽，以總兵用。李秀成合水陸數十萬援江陰，犯常熟，劉銘傳謀乘賊未定擊之。賊北自北溇，南至張涇橋，東自陳市，西至長壽，縱橫六七十里，築壘憑河，勢大熾。銘傳進北溇攻其左，松林進南溇攻其右，周盛波等進麥市橋爲中路，黃翼升以水師助之。松林敗賊陳市，越南溇趨張涇，揮刀盪決，血染衣盡赤，賊大潰走。銘傳、盛波等同破賊，自顧山以西皆盡，以總兵記名。尋克江陰，以提督記名。又破賊緱山、梅村、麻塘橋，松林受矛傷，旣而蘇州、無錫皆復，加頭品頂戴。

三年，克宜興、荆溪，敗賊張渚，毀賊壘，收溧陽，解常熟圍，授福山鎮總兵。大破三河口賊營，賊爭道，六浮橋盡斷，尸塞河，水爲不流。克常州，進剿浙西，克長興，復湖州，功皆最。賊走廣德、徽州，合江寧、杭州賊自江西竄閩。四年，李鴻章檄松林率五千人航海赴援，克漳州、漳浦、雲霄、詔安，賊竄廣東嘉應，遂破滅。

五年，曾國荃調松林率新募湘軍剿捻匪於德安，克應城、雲夢，復敗之皂河、楊澤。追至臼口，中伏，松林傷足，臥地不能起。將卒不見松林，復闖入陣，負而出之。弟芳鈺戰死。松林以創重假歸。六年，創愈，李鴻章令統萬人號武毅軍。時東捻任柱已斃，餘黨走壽光，松林要擊，破之杞城。賊沿海南走，阻彌河，捻酋牛喜子麾白旗賊犯劉銘傳軍，賴文光麾藍旗賊犯松林軍。兩軍縱擊，賊大潰，壽光民圩皆出助殺，賊赴彌河死，浮尸二萬餘，俘

萬餘人，奪獲羸馬二萬匹。賊會徐昌先、范汝增、任定皆伏誅。賴文光梟水南奔，松林疾馳六百里，追至清江。文光死奔，至揚州瓦窰鋪，爲吳毓蘭所擒。東捻平。

七年春，西捻犯畿輔，松林敗之安平，再破之在平。自臨邑築長圍至馬頰河，松林偕潘鼎新、王心安守之，敗賊於海豐，追至德州，歷十六晝夜，斬捕過半。六月，松林會潘鼎新大破之沙河，俘斬四千。捻走黃、運、徒駭河間，松林與銘傳縱橫要擊，張總愚赴水死。西捻平，賜黃馬褂，予輕車都尉世職。授湖北提督，調直隸。光緒六年，卒於官，優卹，建專祠，諡武壯。

李長樂，字漢春，安徽盱眙人。同治元年，以外委從郭松林隸淮軍，充營官。克柘林、奉賢、南匯、川沙、金山，解松江圍，復青浦，擢千總。戰四江口，松林軍方泰鎮，長樂率所部深入，近賊壘。夜半，趣軍士起，曰：「今陷賊中，且明賊覺，無得脫者。盍出奇計劫之！」遂投火賊幕，鼓角乘之，賊驚擾，長樂奮呼進，大破之。又設伏黃渡，擊之半濟，又敗之吳淞江南。四江口圍解，擢都司，賜花翎。

二年，進屯常熟王莊，援賊踞陳市，阻官軍進路。從松林自南潤攻賊右，連破賊營，直趨長涇。長樂陷陣傷脛，裹創力戰敗賊，擢參將，賜號侃勇巴圖魯。尋克江陰，規無錫，出

新塘橋。賊憑壘鳴礮俯擊，長樂濡絮裹身越溝進，敗之；逐奔至亭子橋，刺賊酋黃子隆中肩，又設伏兵敗援賊。李秀成圍大橋角營，從松林往援，奪其舟，賊退走，盡平梅村諸壘。會諸軍圍攻無錫，率輕騎掩至，梯城入，黃子隆就擒，長樂獲其子德懋。尋坐失察部勇，褫職留軍。進規常州，援總兵唐殿魁於奔牛，解其圍。三年，敗賊上湖橋，克宜興，復官。移軍溧陽、金壇，戰皆捷。回援常熟，解其圍，連破賊於楊舍、華墅、周莊、三河口，會攻常州。四月，合圍，長樂先登，賊酋陳坤書、黃和錦就擒，復常州，擢副將，賜號尙勇巴圖魯。

從松林進克浙江長興，以總兵記名。進湖州，破呂山賊。攻賊酋黃文金於尹隆橋，官軍不利，長樂率二營別屯李家港，保糧道。賊傾巢來爭，長樂偕易用剛夾擊之，斬賊酋黃十四，破尹隆橋，遂復湖州。四年春，從松林援福建，戰於海澄赤嶺。松林分兵爲八隊，長樂居中當賊首李世賢，破走之，竄漳州。長樂進屯古田，據山東形勝，賊悉銳力爭，擊卻之，復漳浦、雲霄。南趨詔安，破之梅村，復其城，加提督銜。福建平，旋師江蘇，屯鎮江。

會國藩督師剿捻匪，松林已歸，長樂代將其衆以從，兼統忠樸三營，爲遊擊之師，轉戰河南、山東間。六年，李鴻章代國藩督師，松林復至軍，增松林軍至二十餘營，號武毅軍，長樂所部曰武毅軍前軍。破任柱於贛榆，要賴文光於濰縣，長樂等併力奮擊，賊梟水東走，躡至余家寨，賊受創甚鉅，復要之壽光南北洋河、巨瀾河間，擒斬三萬，文光竄揚州被擒，賜

黃馬褂。

七年，從剿西捻，戰安平，馬軍失利，長樂等以步卒馳援，賊大潰；追至饒陽楊家村，又要之深州李家村，破其馬隊，斬獲無算。三月，敗賊大坯山。援提督陳振邦於大河村，解其圍，追挫之在平、滄州，援副都統春壽於海豐郝家寨。六月，追至樂陵，擒總愚子正江、弟得華，戰商河，槍傷總愚。西捻平，以提督總兵遇缺題奏，晉博奇巴圖魯。十年，署湖北提督，尋實授。光緒五年，調湖南。六年，調直隸。近畿海防重要，奏令長樂駐蘆臺，扼大沽、北塘門戶。十五年，卒官，優卹，諡勤勇。

楊鼎勳，字少銘，四川華陽人。咸豐二年，應募從軍，初隸湖北按察使李孟羣，克漢陽，擢把總。七年，隸提督鮑超軍。八年，戰湖口，擢千總。十年，鮑超與陳玉成大戰小池驛，鼎勳見玉成立陣中指揮，獨從壯士十數人突前擊之，玉成駭走，復太湖、潛山兩城。敘功，賜花翎。李秀成踞黟縣，鼎勳擊賊城下，奪門入，大軍繼之，復其城。十一年，復建德，擢都司。破安慶赤岡嶺賊壘，擢遊擊。初，小池驛之戰，鮑超嘉其功，令將五百人，所向有功。諸將嫉之，譖於超。

同治元年，李鴻章督師上海，遂去超從淮軍。虹橋、四江口諸戰有功，累擢副將。募淮

勇千人，號勳字軍，屯金山張堰，扼平湖乍浦要衝，習西洋槍隊，每戰輒爲軍鋒。二年，破新昌賊壘，連克楓涇，斬賊四千，生擒五百；再戰西塘，裹創奮擊，大敗之，擢總兵，賜號鋒勇巴圖魯。從程學啓規蘇州，鼎勳攻下城外堅壘，蘇州復，加提督銜。三年，會克宜興、荆溪、溧陽，解常熟、無錫圍。攻常州，賊因蘇州之殺降，惟死守。鼎勳以蜀人將淮勇，懼諸將輕己，每戰輒先，晝夜環攻，盡毀城外賊壘，血戰三日。造浮橋，率死士先登城，礮彈洞胸達背，左右扶之，絕而復蘇，遂克常州，以提督記名簡放。創愈，進克浦口，復長興，招降湖州賊黨，會克其城。追賊至皖境，克廣德。四年，偕郭松林援福建，攻烏頭門賊壘，復漳州，授江蘇蘇松鎮總兵。

五年，調赴河南剿捻匪，敗賊朱仙鎮，躡擊至定陶、睢寧。六年，破賊於黃陂、孝感，擢浙江提督，調湖南。十月，破賊於山東濰縣，追至夏灣，賊會陳懷忠乞降，分軍出周家寨襲賊，大破之。追擊於諸城、膠州。東捻平，論功，予騎都尉世職。七年，馳援畿輔，破捻匪於安平，追至楊家村，降賊會張志清。偕郭松林擊賊濬縣大邳山，又敗之衛輝，陣斬賊會王建瀛、熊八，擒悍賊何士喜、周久於龍王廟。賊竄山東，自德州趨天津，鼎勳守運河，修牆浚壕，賊來犯，輒擊走之。會舊傷發，遽卒，數日而西捻平。李鴻章疏聞，贈太子少保，諡忠勤，建專祠。

唐殿魁，字蓋臣，安徽合肥人。咸豐十年，巡撫翁同書檄率鄉團援壽州，力解城圍。又從克合肥三河汛，解六安圍，敍千總。同治元年，李鴻章率淮軍援上海，殿魁從，隸劉銘傳，克南匯、川沙、奉賢、金山衛、柘林五城，積功累擢都司，賜花翎。二年，克江陰楊舍汛城，擢遊擊，賜號振勇巴圖魯。復江陰縣城，擢參將。尋克無錫，以總兵記名。

從劉銘傳攻常州，銘傳受重傷，令殿魁偕副將黃桂蘭督兵進。甫至奔牛鎮，而常州、丹陽兩路賊麇至，圍之。殿魁據石營依河岸，壁壘悉爲賊轟毀，堅守二十餘日。銘傳裹創往救，殿魁從內夾擊，苦戰數日，圍始解。三年，克常州，生擒賊首陳坤書，以提督記名。四年，增募所部至三千人。從劉銘傳渡淮剿捻匪，破張寨賊壘。五年，授浙江衢州鎮總兵。追賊至湖北，克黃陂。捻匪自山東回竄，銘傳督兵追至烏官屯，殿魁繼進，殺賊五百餘。六年，調廣西右江鎮。

捻首張總愚竄安陸。銘傳與鮑超約會戰於永隆河，銘傳欲先出，殿魁請少待，不從。超未至，銘軍先遇賊，部將田履安、李錫增戰沒。殿魁戰小挫，受重傷。及聞霆軍大捷，復裹創力戰，遂殞於陣。贈太子少保，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，諡忠壯，建專祠。

唐定奎，字俊侯，殿魁弟。借兄轉戰江蘇。從劉銘傳剿捻於山東、河南、安徽、湖北，積功累擢副將，賜花翎。同治六年，殿魁戰歿永瀜河，定奎方省母回里，奔赴軍，誓殺賊復讐，遂代領兄舊部，轉戰河南、山東。六年，殄任柱於贛榆，破賴文光於壽光，所部殺賊最多。東捻平，以提督記名。七年，從剿西捻於直隸、山東，賜號呼敦巴圖魯。銘軍凱旋，告歸終養。九年，丁母憂。劉銘傳赴陝西剿回匪，調定奎接統銘武軍，定奎請終制，命俟陝西軍事平，回籍終制。十年，定奎回防徐州。

十三年，日本擾臺灣，生番滋事。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請援師，李鴻章薦定奎率所部往。七月，至臺灣，駐鳳山，擇險分屯。龜紋番社引日兵與刺桐脚莊民尋仇相鬩，定奎示以兵威，日人引去。時疫流行，士卒先後死千餘人，定奎拊循周至，兵氣不衰，賜黃馬褂。

楓港、獅頭諸社番屢出戕害良民，光緒元年，遊擊王開俊進剿，中伏死。內外番社結黨劫殺，各社就撫，皆懷觀望。定奎分遣七營屯東港南勢湖，自率四營當其衝，葆楨檄諸軍並聽節制。定奎上書陳兵事，略曰：「逆番晝伏莽中，夜燎山頂，精於標鎗，伺間輒發。專恃深林密箐，狙擊我師，我進彼隱，我退彼見。今欲掃其巢穴，必先翦其荆棘。宜增募土勇，導引兵丁，隨山刊木，務絕根株，然後分道進兵，草薶擒獮。其有奸民接濟鹽米火藥者，按軍法，庶幾一舉可以成功。」葆楨據以入告。於是開山進兵，攻克萃山、竹坑、本武諸社。獅頭

社猶負險抗拒，定奎令諸將得險卽守，自剗獅頭兩社，別遣師扼斷外援，遂攻下之。移營駐守，被脅十餘社皆歸命，給衣履酒食，譯示朝廷威德，咸受約束。設招撫局，示約七條，曰：遵薙髮，編戶口，獻凶逆，禁讐殺，立總目，墾番地，設番塾。以龜紋番會充諸社總目，赦其脅從。臺南大定，詔褒獎，命內渡休養士卒。授直隸正定鎮總兵。尋擢福建陸路提督。

沈葆楨調兩江總督，奏統所部駐防江陰。九年，傷發乞休，不允。法越用兵事起，海防戒嚴，詔促力疾赴防。十一年，和議定，病請開缺，允之。十三年，卒，優卹，諡果介。

滕嗣武，湖南麻陽人。咸豐初，從軍湖北。十年，小池驛之戰，功多，超擢都司。從攻安慶，嗣武率所部扼要築礮壘，壘未成，賊突出萬餘來爭，嗣武力擊破之。十一年，克安慶，敘功擢參將。同治元年，改隸淮軍，從李鴻章至上海，解松江圍，賜號偉勇巴圖魯。屯北簞山扼賊衝，賊犯寶山，與諸軍夾擊破之，進拔南匯，以總兵記名。

二年，偕程學啓規蘇州，敗賊於正義鎮。地當要衝，以嗣武守之，輔以水師，分軍伏橋口伺賊。崑山賊勢蹙，啓西門遁。伏起，水師以巨礮環擊，賊大潰，立復其城。移軍會攻江陰。賊自無錫來援，連營數十，柵壘密布。軍分三路進，嗣武率八營當中路，攻麥市橋，以輕兵伏河隄，燃礮毀賊壘，賊潰走，追及之三巴橋，殲獲殆盡。進次無錫城下，賊首李世賢

以全軍拒戰。嗣武身先士卒，怒馬突陣，敗之謝家橋，又敗之蕩口。賊退據朱王橋堅守，嗣武出奇兵襲擊，擒斬千餘，加提督銜。既而克無錫，以提督記名。

三年，會攻常州，破援賊於奔牛鎮，攻下宜興、荆溪，嗣武傷右股。四月，會圍常州，嗣武當南門，礮毀城垣，克之。七年，從李鴻章剿捻。畿輔事平。八年，授湖北鄖陽鎮總兵。十一年，卒，賜卹，諡武慎。

駱國忠，安徽鳳陽人。初陷於粵匪，授僞職，知賊必敗，陰圖反正。常熟久爲賊踞，福山與狼山夾江對峙，賊設屯以扼後路，國忠任城守。同治元年，李鴻章蒞江蘇，兵威日振，國忠因水師遊擊周興隆舉城薙髮降。鴻章令興隆、國忠選驍健萬人，分守水陸要衝，以防蘇州竄賊。福山守賊胡經元、江勝海原約俱降，國忠遣人召之，比至福山，不得入。國忠夜率兵往，令其弟國孝攻其南，自與興隆攻其北，斷賊登舟之路，槍殪賊將侯得龍，賊舟師遁走。經元、勝海殺賊渠數人，率所部出，與國忠合。國孝越重壕毀賊壘，興隆等分兵盡拔許浦、白茅、徐涇諸壘，賊將錢壽仁亦自太倉率所部二千詣鴻章降。總兵鞠耀乾率師船泊徐涇，千總袁光政入城助守。

十二月，李秀成等以衆數萬自蘇州來攻，連營十餘里。國忠乞濟師，常勝軍五百人自

海道往援，而賊由江陰再陷福山，聲援隔絕。鴻章令潘鼎新、劉銘傳、張樹珊以三千人趨福山，與黃翼升水師並進。福山城小而堅，攻之不下。常熟被圍愈亟，國忠斂兵入城，興隆屯城西虞山相犄角，爲死守計。二年，賊以礮壞城東垣，國忠力拒不得入，樹雲梯緣城，亦擊卻之。賊增壘掘隧，數道並進，城危甚。會鼎新、銘傳諸軍急攻福山，賊分兵赴援，留者僅數千，國忠乃開城出戰，毀賊壘，擒其渠朱衣點。福山既克，諸軍來會，城圍始解。捷聞，優詔嘉獎，擢授國忠副將，加總兵銜，編降衆爲忠字八營。會攻江陰，戰甚力，既克，賜號勁勇巴圖魯。署京口水師副將，留守江陰。三年，破丹陽援賊，以總兵記名。尋克常州，以積勞傷發，乞假歸。

五年，從劉銘傳剿捻匪，轉戰湖北、河南、山東，所嚮有功。六年，東捻平，以提督記名，賜黃馬褂。九年，銘傳督辦陝西軍務，調國忠從行。十二年，卒於乾州軍中，賜卹，諡勇肅。

論曰：郭松林、李長樂、楊鼎勳、滕嗣武皆由湘、楚舊部改隸淮軍，平吳、平捻，卓著聲績。唐殿魁淮軍驍將，惜未竟功。定奎席兄餘光，名位轉出其上，固有幸有不幸哉。駱國忠智勇堅毅，識時爲傑，當時名滿江南，成績可紀也。

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二

列傳二百十九

蕭啓江 張運蘭 唐訓方 蔣凝學 陳湜 李元度

蕭啓江，字濬川，湖南湘鄉人。少賈於蜀，後始折節讀書。咸豐三年，入塔齊布軍。四年，從平岳州，克武昌、漢陽、興國、大冶、蘄州，敍縣丞，晉秩州同。五年，廣東賊犯湖南，湘撫駱秉章檄啓江募兵協剿，曰果字營，自是獨將一軍。攻茶陵踞匪，率壯士數十人薄南門，賊自民廩躍出，攢矛環刺，啓江手擒數賊，賊莫敢逼。尋會克其城，賊走江西，陷弋陽、興安。啓江偕羅澤南復兩城，進收廣信，賜花翎，擢同知。

六年，劉長佑援江西，總統諸軍，啓江屬焉，駐師瀏陽。賊陷萬載，啓江大破之。櫛樹潭、大橋、竹阜，遂復萬載；而崇通賊復犯瀏陽，援賊大至，撲營，啓江鏖戰敗之，躡至八角亭，毀其壘。會曾國華馳至，偕由洪塘、新昌、上高擣瑞州。前軍至登龍橋，擊退袁州賊，進攻新

昌、上高，拔之，擢知府。進攻袁州，啓江與長佑分地扼賊。長佑攻西南，啓江攻東北，盡平城外賊屯。城賊惶懼，啓江策臨吉賊必來援，設伏敗之，盡奪其輜重。尋破賊合山，克分宜，加道銜。進攻臨江，七年正月，大捷陰岡嶺，斬其酋。賊勢以孤，乃潛約撫、建、新淦援賊趨太平墟，犯長佑營。長佑戰失利，營陷，賊乘勢回犯陰岡嶺。部將田興恕、楊恆升突陣，斬悍酋數人，師從之，賊崩潰，夷其壘四十七。城賊窮蹙乞降，而賊首仍負嵎死拒，乃誘其出戰，啓江揮軍疾進，薄城而登，遂克之，擢道員，加按察使銜。長佑尋以病歸，劉坤一代之。啓江與進攻撫州，連下宜黃、崇仁。撫州賊屯樟樹鎮，將伺官軍渡贛襲臨江，啓江與坤一回擊，大破之。進次上頓，距撫州十五里，築壘甫畢，賊至，迎擊敗之。進攻高橋，賊棄城遁，追斬千七百有奇。撫州復，加布政使銜。

九年，賊陷南安，糾衆數萬犯贛州，踞新城墟及池江諸地。時曾國藩督援浙軍，啓江率所部從，檄援贛州。啓江遣田勇三千誘賊，賊爭出赴利，啓江摧鋒直進，斬級數千。田勇者，江西募農夫防賊，貪鹵獲，倚湘軍無所畏，集者四萬。啓江曰：「衆而不整必敗。」禁之不可，遇伏果潰。湘軍爲少卻，部將胡中和力戰斷後，復進敗之，平新城墟、池江、小溪、鳳凰城諸賊壘，賊退入南安。南安故有二城夾水，賊分屯相犄角，軍至皆棄而走。啓江進屯城外青隴、黃隴，結壘自固，令曰：「入城者斬。」有頃，賊果還南城，攻之，敗走。啓江曰：「賊狡而

弱，吾直驅之耳。」攀堞以登，賊奪西門走，追殺數十里，賜號額埒斯圖巴圖魯。進信豐，會總兵遮克敦布攻吳家嶺，啓江率中營進。賊萬餘來撲，擊敗之，破先溪橋賊壘，城兵出而夾擊，立解其圍。時江西郡縣皆復。

石達開由崇義竄湖南，郴、桂所屬皆告警，啓江馳防。賊已由永州竄圍寶慶，啓江自臨、藍趨永州，扼東安，屯白牙市。劉長佑、李續宜解寶慶圍，追至白牙，啓江會軍夾擊，擒其酋楊家庭、馬繼昌於陣。賊竄入廣西，陷興安，盡集悍黨大溶江，遏追師，遣別賊直犯桂林。啓江由全州趨興安，復其城，攻大溶江，大捷，解桂林圍，以按察使記名。移軍回湖南。四川軍事急，命啓江率師往援。十年春，甫至，以疾卒於軍。詔贈巡撫，從優賜卹，諡壯果，湖南、江西並建專祠。其所部留四川，駱秉章用以平賊焉。

張運蘭，字凱章，湖南湘鄉人。咸豐初，從王鑫轉戰衡、永、郴、桂，積功擢同知。六年，戰通城，運蘭設三伏，營前斬賊酋張庸忠，擒魯三元，克通城，又大破賊于崇陽白峴橋，賜花翎。七年，從王鑫援江西，迭捷於臨江、吉安、樂安、新城、廣昌，功皆最。王鑫卒于軍，運蘭與王開化分領其衆。吉安賊窺永豐，運蘭屢敗之，擢知府。又破賊於峽江橋阜灘、獅子山。移軍吉水，扼賊三曲灘，相持數日，血戰十數次，斬賊渠黃錫崑。渡贛江，破石達開於朱山。

橋，達開焚屯而遁，遂解永豐圍，擢道員。八年，略定樂安、宜黃，逼建昌，敗賊于厚坪。破水南賊巢，分剿南源、裏塔墟、劉家坑，直擣謝坑，毀賊壘，斬其酋廖雄篙等，復南豐。建昌之圍始合，五月，克之，加按察使銜。賊復犯南豐，擊走之，追及新城杭山，降賊衆數千。

時詔起會國藩督師規浙江，國藩行次江西，賊已入閩，疏調運蘭及蕭啓江率所部從。會賊陷安仁，別將失利，運蘭進擊，大破之，殲賊數千，克安仁，賜號克圖格爾依巴圖魯。由杉關進剿破賊順昌，回援景德鎮，戰於李村，斬馘二千餘，解散千計。九年，援饒州，敗賊于栗樹山，克浮梁，加布政使銜。

是年秋，粵匪犯湖南寶慶，運蘭回援，疊破賊於宜章、星子、市禾洞，追至廣東連州，破九陂、石塘、白虎墟賊巢，殄賊逾萬，授開歸陳許道。十年，會國藩軍祁門，運蘭偕鮑超破賊黟、歙。十一年，克休寧，擢福建按察使。再復黟縣，盡夷賊壘。時運蘭統五千人防徽州，尋移防寧國，值大疫，悍賊麇集，與霆軍力拒之。同治元年，拔旌德。二年，命援廣東，擣陽山石瑩賊巢，降其衆三千，擒巨酋李復猷于連州。

三年，赴福建按察使任。時江、浙逸賊衆猶十餘萬，由江西入閩，蹂汀、漳二郡。運蘭率五百人趨武平，遇賊，衆寡不敵，總兵賀世楨、王明高，副將雷照雄皆戰歿；運蘭被執，罵賊，支解之。事聞，贈巡撫，予騎都尉世職，諡忠毅。武平及湖南、廣東建專祠。

唐訓方，字義渠，湖南常寧人。道光二十年舉人，大挑教諭。咸豐三年，曾國藩創水師，訓方領副右營，嗣改入陸軍。從羅澤南克蒲圻，復武昌，又從攻興國金牛堡。國藩命募常寧勇五百人統之，曰訓字營。從克田家鎮、蘄州、廣濟，拔黃梅，進軍濯港，敗悍酋羅大綱。是夕，賊謀襲大營，訓方巡營驚覺，賊退走。明日，攻孔壠街口，訓方率壯士踏肩陟高壠，諸軍乘之，遂破孔壠。

五年，從澤南援江西，克弋陽、興安、廣信、德興、浮梁。援義寧賊屯城外雞鳴、鳳凰二山，與城犄角。訓方逼雞鳴山下，督隊先登，賊驚潰，乘勝拔其城。從澤南援武漢，克蒲圻，進攻武昌。累擢知府，賜花翎。六年正月，率三百人夜由鮎魚套至藕塘，奪二壘，又破援賊於豹子海。會襄陽土匪高一倡亂，圍府城，巡撫胡林翼令訓方偕舒保馬隊往剿。破賊於峪山，援賊至，又敗之。進克樊城，追至呂堰驛，斬女賊宋氏。援宜昌，破賊於南漳，權襄陽知府。七年二月，川匪劉尙義犯宜城，揚言趨荆門，而使南漳賊襲府城，訓方備之，急扼武安堰，賊奔據武安城，進攻之。會都統巴揚阿來招降，訓方進剿高二於璩灣，乘雪夜進攻，擒之，而巴揚阿所撫賊復叛，掠鄖、房、保山、竹山、竹谿、保康、興山。訓方會陝西軍連破之武當山金頂，斬其渠，餘賊降。襄郡悉定。先以克武漢論功以道員記名，至是加按察

使銜，授湖北督糧道。

陳玉成合捻匪犯蕪、黃，訓方自襄陽赴援，連戰敗賊，進屯張家塆。胡林翼令於蕪州境內建礮卡，訓方以二千人守之，賊迭來攻，皆擊退，賜號奇齊葉勒特依巴圖魯。調援臨淮。尋以李續賓軍覆三河，回防湖北，屯陳德園。九年，會攻太湖，賊圍鮑超於小池驛，多隆阿不能救，令訓方移軍近鮑營爲接應。甫至，築壘未就，爲賊所乘，乃退屯新倉。十年，解軍事，赴糧道任。未幾，連擢湖北布政使。十一年，胡林翼駐軍英山，病甚。賊上犯黃州，抵澗口，武昌震動，訛言繁興。訓方處以鎮靜，誅亂民數人，人心始定。澗口賊亦擊退。

同治元年，安徽巡撫李續宜因母喪奪情，請假回籍，舉訓方自代，命暫行署理。苗沛霖反側久，遂叛，安徽諸軍皆不能制。二年，僧格林沁大軍至，始平之。撫循降圩，收其兵械，奏移鳳臺，治下蔡雉河集，增立渦陽縣。都統富明阿奏劾訓方，降調。三年，署湖北按察使，尋署巡撫，授直隸布政使，兼統練軍出省防剿。七年，西捻平。請開缺省墓。光緒三年，卒于家。湖北請祀名宦祠。

蔣凝學，字之純，湖南湘鄉人。咸豐初，在籍治鄉團。五年，從羅澤南克武昌，獎國子監典簿。六年，率湘左兩營從巡撫胡林翼攻武昌。屯賽湖堤，引江水入湖，合長圍，進薄城

下，平賊壘十餘。武昌復，論功擢知縣。從克黃州、大冶、興國，逼九江。七年，分統三營屯北岸陸家嘴，攻小池口，屢戰皆捷。都興阿檄攻童司箴。童司箴背江據湖，通黃梅要隘，賊五六萬踞之。至則賊數搏戰，凝學堅持不退。尋陳玉成來援，衆議退兵，凝學曰：「童司箴不克，水師往來失所據，九江之師亦掣肘，勢所必爭。」請增兵千人，宵濟合水師，連日鏖戰，破之，平賊壘數十，進克黃梅，擢同知。八年，會攻九江府城。凝學穴地道迤東而南，地雷發，壞城垣百餘丈，從缺口入，殲賊甚衆，擢知府，賜花翎。連復麻城、黃安，擢道員。

十月，李續賓三河軍覆，官文檄凝學間道遏剿。會多隆阿、鮑超擊賊於宿松花亭子，破之。賊退太湖、潛山，凝學駐防荊橋。九年，移屯黃州羅田，會攻太湖。十二月，陳玉成大舉來援，凝學移軍龍家涼亭，與鮑超小池驛之軍爲犄角，留四營遏太湖東門，城賊出，擊退之。十年正月，鮑營被圍急，凝學進援，甫拔營，賊大隊來抄，凝學揮軍截擊，多隆阿率馬隊應之，戰竟日，擒斬二千餘。乘勝攻羅山，衝賊壘，諸軍合擊，賊大潰，加鹽運使銜。十一年，陳玉成復犯湖北，凝學回援武昌縣，敗賊赤壁山下，復其城。會總兵成大吉等攻黃州數月不下，招降賊目劉維楨，復蘄州，選出衆五百人爲忠義營，使維楨詐稱援軍，誘城賊出，擊之，遂克黃州，以道員記名，加布政使銜。

苗沛霖叛，陷壽州，凝學進屯六安，克霍丘，增募水陸軍。苗黨姚有志、潘塏等乞降，各

圩多反正，授甘肅安肅道。同治元年，移屯潁州。二年，粵匪李世賢北竄，凝學移軍舒城，擊敗之，又追敗之六安，賊引去。苗沛霖復圍壽州，凝學回援，破賊於牛尾岡。壽州尋陷，凝學坐救援不力，褫布政使銜，仍駐防潁州。會僧格林沁督師剿沛霖，凝學克霍丘各圩，水師分駐三河尖、臨淮關，進破黃梁集，克潁上，收附近城各圩，斬賊黨苗呆和、苗呆花，復懷遠。沛霖勢日蹙，遂走死。

三年，粵匪陳得才等糾衆三十萬自陝西回竄，圖救江寧。凝學屯英山，遏賊金家鋪，敗之。賊復自麻城犯霍山，凝學退石家嘴，與按察使英翰相犄角，伺賊過狙擊，殪千餘人，拔出難民數千。英山解嚴，復布政使銜。進援湖北，收復羅田、蘄水、麻城三縣，解蔡家河圍。賊復竄安徽，凝學躡追，沿途襲擊，繞出賊前，遏之霍山長嶺庵。路險，賊不虞兵猝至，多墜澗死，降者三四萬，賊首陳得才仰藥死。簡降衆爲步隊五營、馬隊二營，餘悉遣散。

是年冬，陝甘總督楊岳斌奏調凝學赴甘肅，行次樊城，會霆軍譁變。凝學所部亦以欠餉不靖，請於巡撫鄭敦謹，借款資遣湘左八營，留忠義營於湖北，自請回籍養病。命兩月假滿仍赴甘肅。五年，募湘勇二千，號安字營。至西安，巡撫劉蓉奏請凝學屯涇州，兼顧關隴。六月，敗回匪於華亭，與提督雷正綰、總兵張在山等約夾擊，深入被圍，士卒死傷七百餘人，總兵周太和、周清貴，副將黃德太等均歿於陣。凝學潰圍出，屯平涼，轉戰而前，至省

城，署蘭州道。六年八月，回匪犯蘭州，守城兵僅凝學所部千餘人，登陴固守，屢出奇兵焚賊壘，賊尋退，以按察使記名。八年，署按察使。九年，復署蘭州道，擢山西按察使。光緒元年，遷陝西布政使。四年，以病解官，未行而卒。賜卹，贈內閣學士。

陳湜，字舫仙，湖南湘鄉人。咸豐六年，曾國荃赴援江西，招湜襄軍事，從克安福、萬安。七年，進圍吉安。國荃奔喪去軍，湜代領其衆。尋以父憂歸。八年，從蔣益澧援廣西，克平樂。賊趨桂林，湜率四營遏之於大灣車埠，敗之，乘勝剗蘇橋壘。從攻柳州，克潯州。九年，石達開圍寶慶，湜募千人出祁陽赴援，與李續宜夾擊破之。十年，曾國荃圍安慶，使湜總軍事。湜規地形，請塌樅陽口蓄水阻援賊，力扼集賢關，從之。賊酋陳玉成來援，阻水，趨集賢關，擊破之。十一年，克安慶，自是獨領一軍。循江而東，會克諸城隘，累擢至道員。

同治元年，從國荃攻江寧，建議先併力九洑洲，斷江北接濟，先後會諸軍擊走李秀成、李世賢援衆。二年，城圍合，湜當西路，克江東橋、七甕橋、紫金山諸隘，賜號著勇巴圖魯。三年六月，克江寧，湜入旱西門，遇李秀成率死黨出走，逆擊反奔，尋爲他軍所擒，以按察使記名。

四年，授陝西按察使，調山西。捻匪方熾，陳籌防五策，建水師於龍門、砥柱間。五年，捻酋張總愚謀渡渭，湜令水師焚三河口浮橋，督民團備渭北，賊不得逞。六年，命湜駐汾州，節制文武。冬，總愚乘河冰合，竄入山西，七年春，犯畿輔。湜以疏防褫職，謫戍新疆，巡撫鄭敦謹疏請留防。冬，陝回將乘隙渡河，屢擊走之，詔免發遣。

左宗棠西征，檄湜率五營出固原，斷漢伯堡賊南趨河州之道，殲余彥祿餘黨於羅家嶮。九年，金積堡平，復原官。十年，進規河州，宗棠令湜盡護諸將渡洮進攻。連克陳家山、楊家山、董家山諸回堡，逼攻太子寺老巢，破其外壕。十一年，提督傅先宗等戰歿，賊乘勝來攻。湜陽置酒高會，密令總兵沈玉遂急擣之，馬占鰲窮蹙乞降，縛悍酋狗齒牙子等以獻。河州平。十二年，叛酋馬桂源、馬本源踞巴燕戎格，湜率軍進討，二酋敗遁。湜善視其孥，遂因占鰲來降，數其罪誅之，並斬馬五麻諸悍目，賜號奇車伯巴圖魯。四月，逾河收循化。循化撒拉回素獷悍，恃險擾邊。湜深入其阻，羣回縛悍目馬十八、沈五十七等二十餘人獻軍前，繳械受約束。湜規地勢，修城設官，分營扼駐，與西寧、碾伯、河州聲息相通焉。尋謝軍事回籍。

光緒八年，兩江總督曾國荃奏調統水陸諸軍，兼治海防，駐軍吳淞。以私行游讌被劾歸。十二年，復出統南洋兵輪，總湘、淮諸軍營務，授江蘇按察使。二十年，遼東兵事起，詔

集舊部防山海關，移屯關外鞍山站。二十一年春，進駐大高嶺，遣將援遼陽。和議成，擢江西布政使。命剿甘肅叛回，未行，復駐山海關。二十二年，卒，贈太子少保。

湜從曾國荃最久，後屢蹶，仕久不進。世稱爲宿將，光緒中，命繪中興功臣於紫光閣，徵集諸將之像，湜與焉。

李元度，字次青，湖南平江人。以舉人官黔陽教諭。曾國藩在籍治團練，元度上書數千言言兵事，國藩壯之，招入幕。咸豐五年，國藩移軍江西，令元度募勇三千屯湖口。六年，移屯撫州，偕江軍林源恩合防。與賊相持久之，餉絀，分軍克宜黃、崇仁；而賊自景德來援，撫州賊出攻江軍營，林源恩死之。元度突圍出，移屯貴溪，防廣信。七年，賊二萬來襲玉山，守卒僅七百人，元度迎戰，斷賊浮梁，賊以步隊綴軍，騎賊趨上游泚水渡。乃回城拒守，被攻兩晝夜，元度立埤堦間，彈中左頰。賊忽罷攻，鉦鐃雜作，知其穴地道，乃掘壕以防，伺其穿隧及壕殪之。賊技窮引去，伏兵邀擊，安仁、弋陽、廣信皆平。元度先已累擢知府，以道員記名，至是加按察使銜，賜號色爾固楞巴圖魯。八年，率所部平江軍援浙江，敗賊玉山子午口。會克常山、江山，授浙江溫處道。

十年，曾國藩督師皖南，調元度安徽寧池太道，防徽州。至甫三日，賊由旌德糾合土匪

散軍入績溪叢山關。遣同知童梅華、都司單綏福率千人往援，敗挫。賊趨郡城，元度退走。國藩奏劾，褫職逮治。會浙江巡撫王有齡奏調援浙，元度不待命，回籍募勇八千，號安越軍。將行，粵匪犯湖南，巡撫文格留其軍守瀏陽，偕諸軍破賊，詔賞還按察使銜，並加布政使銜。

會杭州陷，王有齡死，詔左宗棠代之。元度率軍入浙，與李定太守衢州，授浙江鹽運使，署布政使。國藩以元度罪未定，不聽勘遽回籍，復劾革職，交左宗棠差遣。言官再論劾，命國藩、宗棠按治。國藩奏：「徽州之失，元度甫至，情有可原。」宗棠疏言：「杭州失陷，非因其逗留所致。惟落職後求去索餉，不顧大局。」論遣戍。沈葆楨、李鴻章、彭玉麟、鮑超等交章薦其才，代繳臺費，免罪歸。同治初，貴州巡撫張亮基奏起剿教匪，以功復原官，擢雲南按察使。光緒八年，丁母憂。服闋，補貴州按察使，遷布政使。十三年，卒于官。元度擅文章，好言兵，然自將屢僨事。所著先正事略、天岳山館文集，並行世。

論曰：蕭啓江、張運蘭功在江西，在湘軍中資勞最深，中道而殞，故卹典特隆。唐訓方、蔣凝學轉戰功多，舊部散亡，再出遂不競。陳湜、李元度皆躡而復起。元度文學之士，所行不逮其言，軍中猶以宿望推之爾。

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三

列傳二百二十

金國琛 黃淳熙 吳坤修 康國器 李鶴章 弟昭慶 吳毓蘭

金國琛，字逸亭，江蘇江陰人。咸豐中，以諸生謁羅澤南於江西，使參軍事。每出戰，部伍嚴整，倉猝犯之，屹然不亂。轉戰弋陽、廣信、武昌、黃州，累功擢知縣。七年，李續賓代澤南，使總理營務。率師會襲湖口，克之。進復彭澤、小姑、湓、泰、坪、關，擊退援賊，晉秩同知直隸州。八年，從克九江，窺安徽，下太湖、潛山、桐城。續賓戰歿三河，國琛與其弟續宜招集散亡，勞徠撫慰，重申紀律，軍勢復振。

九年秋，石達開犯湖南，圍寶慶。國琛從續宜赴援，毀田家渡賊壘，又敗賊賀家坳，斬悍賊胡德孝，賊走廣西，擢知府。其冬，胡林翼、曾國藩規皖，精兵猛將萃於潛山、太湖。陳玉成糾衆數十萬，結捻匪龔瞎子圍鮑超於小池驛，救兵迭失利。先是林翼以國琛行軍善

規地勢，令率十四營冒雪趨天堂備援。至事急，乃出高橫嶺，屯仰天庵，俯視賊營，皆在目中。賊驟見旗幟，大驚。十年正月，賊乘霧登山來犯，國琛揮軍突起躡之，合山下軍奮擊，斬馘逾萬，乘勝克潛山、太湖。林翼疏陳：「非鮑軍之堅忍，不能久持；非國琛之出奇制勝，不能轉危爲安。」論功，擢道員。

十一年，粵匪復犯湖北，國琛馳援武昌，連復孝感、雲夢，進攻德安。賊會馬融和死鬪，卒以長圍克之，加布政使銜。尋授湖北安襄鄖荆道，仍兼治軍。樊城地衝要，商賈所集，督軍士築土城，不煩民力，賴爲保障。時捻匪西擾關中，命國琛率師赴援，以鄖西戒嚴，留未行。

同治元年，馬融和以衆六萬圍南陽，國琛越境往援，力戰解城圍，拔出難民數萬。巡撫嚴樹森忌之，劾其不遵調度，以同知降補。二年，會國藩調統義從營。擊賊徽州，屢捷於豹嶺、佛嶺、黃備口、小溪。皖南肅清，復原官，補甘肅鞏秦階道。以母老假歸。光緒元年，起復廣東督糧道，擢按察使。五年，卒于官。

國琛以儒生治軍十餘年，堅苦踔厲，號爲名將。居官亦有政聲。

黃淳熙，字子春，江西鄱陽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湖南卽用知縣，歷署綏寧、會同。

剛直爲時所忌，引疾閒居。咸豐三年，巡撫駱秉章廉知其賢，使強起之。七年，署湘鄉，有異政。尋丁父憂。鄱陽方陷賊，移家於湘鄉。曾國藩方起督浙江軍，辟參軍事，不就。九年，石達開犯湖南，秉章檄淳熙募勇千六百人防省城，時出剿賊。達開由寶慶竄踞嶺東，分黨犯江華，淳熙破之於掛勾嶺，遂夜襲嶺東賊營，躡至江、藍，殲殪甚衆。進剿賊黨賴裕新，乘霧敗之，破杉木根、黃馬寨而還。十年，達開黨衆四出，淳熙轉戰於永、道、綏、靖諸州，復宜章、桂陽。前後三十餘戰，皆捷，累擢知府，以道員記名。所部曰果毅營，增至三千人。

駱秉章奉命赴四川督師，湘軍名將勁兵多從曾國藩、胡林翼，劉蓉薦淳熙兵精善戰，秉章遂以淳熙與劉嶽昭從行。至荊州，嶽昭復留，獨淳熙以所部當軍鋒。分道泝峽上，次萬縣，聞順慶被圍，率師赴援。五月，至，賊走定遠，追之，距定遠二十里，望賊屯城西南，連十餘里，城東北江水環繞，賊方造浮橋渡水。淳熙分三路進，遇賊卽前搏之，擲火焚其屯，賊大亂爭走，二十餘壘悉潰，擒斬數千。殲首賊何國樑，解散脅從萬餘人。賊黨彭紹福率衆千餘屯東岸，收集潰賊，竄二郎場，淳熙銳進，欲一戰平之。二郎場在山中，羊腸曲逕，通遂寧兩路，均爲涪江阻。別賊朱甲衆數千由青岡壩至，四路設伏。淳熙遣偵不見賊，五鼓師行，遇賊燕子窠，擊走之，逼二郎場。賊分兩路遠山麓上，淳熙知有伏，令諸營左右搜捕，

自率中軍策應。兵分，伏賊起，徧布山岡。官軍走田塍，泥深輒陷。淳熙率親卒拒戰，被圍，策馬突陣，陷淖中，棄馬，手刃十餘賊，中矛仆，擁至場，支解燔之。賊懾其軍勇猛，不復追，餘部整隊還，賊亦遁走。淳熙雖戰歿，湘軍之威因之頓振。詔贈布政使，賜卹，加贈內閣學士，諡忠壯。

吳坤修，字竹莊，江西新建人。捐納從九，分發湖南。道光二十九年，賑湘陰水災，勤於事。從剿李沅發，以府經歷、縣丞補用。咸豐二年，粵匪犯長沙，以守城功擢知縣。曾國藩創立水師，坤修司軍械。四年，水師攻九江，入鄱陽湖，爲賊所阻不得出，令坤修單騎往南康，導往吳城、南昌。五年，率舟師防瑞豐。以父憂歸。既而武昌復陷，坤修從羅澤南援湖北，復咸寧、蒲圻、崇陽、通城，累擢同知，賜花翎。進規武昌。

六年，江西軍事不利，胡林翼令坤修領新募軍曰彪字營，會湘軍援江西。復新昌、上高。由新昌取道羅坊攻奉新，梯城而登，賊死守不能拔，乃先下安義、靖安，後萃軍奉新。時江西餉絀，坤修傾家貲，并勸族里富人出銀米餉軍；又籌銀四萬兩解省垣，收集平江潰勇。七年春，克奉新，累擢道員。尋授廣東南韶連道，仍留軍，克瑞州。是年冬，東鄉師潰，被劾褫職。九年，駐師撫州。江西巡撫耆齡檄督辦撫、建、寧三屬團練，始立團防營，駐貴

溪。移德興，出援徽州。十年，克建德。秋，徽防軍潰，坤修方假歸，其弟修敬攝軍事，守嶺外郭邨。調回江西，曾國藩令守湖口，而巡撫毓科檄援建昌。賊由金谿竄東鄉，坤修自撫州迎擊於鄧家埠，大破之。賊復出貴溪竄安仁，遏之不得渡河，乃竄德興、萬年，將擾景德鎮。坤修由饒州馳援景德，以固祁門大軍後路。會賊由建德上犯，國藩令援湖口。坤修且戰且進，先賊至，城恃以完，加鹽運使銜。

同治元年，李秀成自蘇州援江寧，分犯蕪湖，會軍擊卻之，又會克金保圩、高淳、溧水及溧陽、東壩各要隘，遣散降衆數萬。三年，加布政使銜。江寧克復，以按察使記名。四年，署徽寧池太廣道，授安徽按察使。五年，署布政使。六年，巡撫英翰駐潁州，出境剿捻，坤修轉輸餉運，未嘗遲乏。七年，署巡撫，實授布政使。東捻平，請假回籍補終父母喪。九年，回任。十一年，卒。巡撫英翰疏陳其戰功政績，賜卹，贈內閣學士。

康國器，初名以泰，字交修，廣東南海人。少爲吏員。道光末，從軍，以勞授江西贛縣桂源司巡檢。咸豐初，粵匪犯江西，土寇蠭起，國器募死士三百，贛南道周玉衡檄擊賊烏兜、良口，克萬安。造船三十艘，習水戰。六年，從克饒州，累擢知縣，署南城。石達開陷瑞、撫、臨、吉四郡，國器從克樟樹鎮，連戰瑞州、臨江、鉛山、安仁，擢同知。十一年，廣東巡撫耆

齡檄剿陽山賊。賊踞藍山，地阻絕，負隅十餘年。國器緣崖歷磳出賊後，破石柵九，奪礮臺，毀其老巢。遣子熊飛單騎說降劇賊練四虎，其魁梁柱走豬頭寨，穴山攻獲之。進軍赫巖，擒賊渠周裕等。藍山平，擢知府。同治元年，援浙，從蔣益澧圍湯溪，明年春，克之，擢道員。三年，克餘杭，功最多，授福建延建邵道，始專統一軍。

粵匪汪海洋犯閩，陷武平、永平，李世賢踞漳州、龍巖與之合，旁郡縣多沒於賊。左宗棠議三路進兵，國器自請當龍巖。進軍雁石，令熊飛壁鐵石洋，三戰薄城下，破其衆數萬，並敗古田援賊。四年正月，遂克龍巖。賊走永定，分踞苦竹、奎洋，勢猶熾。國器進擊苦竹，乘夜大霧，火賊營，破二十餘壘。海洋以悍黨來援，敗之於東坑，又敗之大溪，乃竄廣東大浦境。未幾，海洋復犯永定，國器馳燬羅灘橋，賊分七路來撲，海洋自陣獅龍嶺，所部皆死黨，旗幟徧巖谷。國器曰：「賊精銳盡萃於此，若摧之，餘衆必奔。」乃堅壁深溝，伺怠出擊。先破其伏，分道猛進，斬馘數千，盡獲其軍實，海洋跳而免。時漳州亦下，李世賢西遁，遇國器於塔下，縱兵擊之，降其衆二萬人。海洋走廣東，踞鎮平。國器進壁鎮平東南高思塘，分軍扼程官埠，賊數來犯，却之。國器知海洋將襲高思而虛攻程官埠，乃戒程官軍勿爲動，設伏兩山間。海洋果率悍黨來撲，誘入，伏突起，槍斃其梟汪大力、黃十四，海洋傷腕，陣斃及墮巖磳死者無數。胡瞎子攻程官，亦敗走。尋克鎮平。十二月，會諸軍擊賊嘉應，海洋伏

誅，餘孽悉平。

五年，擢按察使。七年，遷廣西布政使。十年，護理巡撫。十一年，內召，以疾歸。光緒十年，卒。左宗棠疏陳戰績，請卹，格於吏議，特詔允之。

國器治軍能以少擊衆，常傷足而跛，軍中號康拐子，悍賊皆畏之。子熊飛，積功至浙江候補道，勇而有謀，常爲軍鋒。國器數獲奇捷，實資其力云。

李鶴章，字季荃，安徽合肥人，大學士鴻章弟。諸生。從父兄治本籍團練，屢出戰有功，以州同用。咸豐十一年，從克菱湖賊壘，復安慶，擢知縣，賜花翎。同治元年，從鴻章援江蘇，常率親兵佐督戰。北新涇、四江口諸役，功皆最。又攻枝福山、許浦海口賊壘，招降常熟踞賊錢森仁。鴻章引嫌，奏捷不敘其勞，特旨詢問，命一體議敘，以知州用，加四品銜。二年，會克太倉，規蘇州。分諸軍爲兩路，其進崑山一路，以程學啓爲總統；由常熟進江陰者，鶴章督之。迭戰於常熟之王莊，江陰之南澗、北澗、顧山，毀賊壘，破援賊，會克江陰，擢知府。進攻無錫，踞賊黃子隆死守，李秀成屢來援，及蘇州既克，潰賊亦麇聚，鶴章督水陸諸軍力戰克之，以道員記名簡放。詔嘉鶴章：「能與兄同心戮力，爲國宣勤。此次未行破格之獎，爲鴻章功不自私，俾得報勞將士，鼓舞衆心。指日常州、金陵次第奏捷，克成全功，

更當與郭松林、劉銘傳等同膺懋賞。」鶴章進趨常州，與劉銘傳會攻，破援賊，解奔牛之圍。三年四月，克常州，賜黃馬褂，授甘肅甘涼道。是年冬，曾國藩調其軍赴湖北。

四年，以甘肅回亂棘，命赴本任，鶴章以傷發未行。尋疾甚，國藩爲奏請開缺，留襄營務。未久，乞病歸，遂不出。以捐助山西賑金，加一品銜。光緒六年，卒於家。曾國荃疏陳：「李鴻章平江蘇，鶴章與程學啓各分統一路。請將戰績宣付史館，於立功地建專祠。」允之。子經義，官至雲貴總督。

弟昭慶，初從曾國藩軍，淮軍既立，國藩留五營，令昭慶領之，駐防無爲、廬江。同治元年，從鴻章至上海，解常熟圍，克嘉興、常州，皆在事有功。四年，國藩督師剿捻匪，昭慶總理營務，統武毅、忠樸等軍。及鴻章代國藩，令赴前敵擊賊，馳逐鄂、皖、東、豫之間，累擢至記名鹽運使。捻匪平，留防江、淮。十二年，卒，贈太常寺卿。

吳毓蘭，安徽合肥人。咸豐十年，粵、捻合擾皖北，毓蘭以從九品偕兄毓芬集團練助剿鳳、潁間，從解壽州圍，擢縣丞。同治元年，李鴻章率師援上海，毓蘭從軍東下，克柘林、奉賢、南匯、川沙、青浦、金山，皆與有功，擢知縣。二年，克嘉定，解北新涇、四江口之圍，加同知銜，領華字副營。擊賊吳江八斥、牛尾墩、同里等處，進克平望、黎里，調守嘉善。三年，

率所部從總兵程學啓攻嘉興，戰於合歡橋。毓蘭率槍船冒險渡河，先破賊卡，繞出賊營後，立拔之。進抵城下，賊以巨礮拒河口，學啓被傷，毓蘭率先鋒攻益厲，掘河口架橋濟師，晝夜環攻，轟陷城垣百餘丈。賊死抗不下，賊酋黃文金自湖州來援，力擊走之，遂克嘉興。毓蘭緣梯先登，擢直隸州知州，賜花翎。

調守溧陽，降賊屯城中，勢岌岌，突有金壇賊至，毓蘭與兄毓芬議乘賊初至破之，設伏以誘。賊敗走烏鴉嶺，毓蘭與毓芬兩路夾擊，擒斬無算。窮追至建平境，陣斬賊目林得英、黃有才，擒黃金龍。溧陽既定，調守長興。時大軍已破湖州，毓蘭偵賊將竄泗安鎮，與毓芬夜率健卒八百冒雨疾走，潛渡觀音橋，賊不意兵至，棄糧械而走。追至泗安，降者數千，敍功擢知府。四年，調守揚州，移廬州。五年，回屯揚州。追論平浙西功，以道員選用。

六年，擒匪賴文光敗竄至揚州，爲毓蘭所獲，以道員記名簡放。七年，尋加布政使銜。十年，李鴻章調充海防營務處，筦天津機器局。光緒六年，授天津河間兵備道。濱海多盜，毓蘭按名捕置諸法。修南運河、子牙河隄，及千里隄灣，靜海、軍糧城河道，興水利。八年，卒，優卹，附祀曾國藩天津專祠，揚州建專祠。

論曰：金國琛爲羅、李舊部。黃淳熙後起，獨立一幟，雖非楚籍，並爲湘軍名將。淳熙

戰勝殞身，國琛遭忌鍛羽，皆未盡其才。吳坤修、康國器起於令尉，功施爛然。李鶴章才績出衆，堪膺大用，後竟不出。吳毓蘭以擒獲巨憝顯名。功名之際，遭際固難測哉！

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四

列傳二百二十一

沈棣輝 鄧仁堃 余炳燾 栗燿 朱孫貽 史致諤
劉郁膏 朱善張 子之榛 黃輔辰 子彭年

沈棣輝，字奏篋，浙江歸安人。少游淮上，爲河督麟慶司章奏。道光中，納貲爲廣東通判，補廣州永寧通判。擢黃岡同知，以功晉知府，補韶州。咸豐二年，調署廉州。時嶺嶠羣盜並起，李士奎、顏品瑤、黃春晚等分踞欽州之那彭，靈山之林墟，衆數十萬。棣輝至，出賊不意，率兵二千掩入那彭，殲之。急分千人趨林墟，賊空壁出關，棣輝已由間道入其巢，遂連克旁近諸賊壘。博白賊劉八伺隙襲廉州，馳還，遇賊五里亭，令列陣以待。賊疑有伏，稍引去，呼噪乘之，賊大潰。休兵十日而進，又殲賊靈山早禾涌，追至廣西橫州，斬劉八。廉州平。

總督徐廣縉駐梧州，剿艇匪，檄棣輝出鬱林，援潯州。賊舟數百圍城，攻甚急。遣卒梯而入，約期會戰，伏兵兩岸，縱火焚賊舟，與城兵夾擊，大破之。督諸軍窮追，梧州水師邀擊，沉賊舟無脫者。論功，加按察使銜。時廣西賊竄湖南，徐廣縉督師移剿，棣輝隨參軍事。廣縉罷，葉名琛督兩廣，調棣輝回廣東治軍需。先已授廣西左江道，至是調肇羅道。四年，署廣東鹽運使。

陳開者，廣州匪首，倡亂踞佛山。羣賊何子海、豆皮春、李文茂等應之，踞石門金官窰爲犄角。連陷數十州縣，環省皆賊壘。賊渠陳光龍屯河南岸，何博奮海艇千餘踞省河，道路梗塞，外援皆絕。名琛悉以軍事付棣輝。選精銳四千人，以二千駐流橋、西山廟，爲兩翼；以千人伏城中，出小西門分布要害，多張旗幟爲疑兵。賊四面薄城，城內發礮中賊，陣亂，縱兵擊之，斬級千，賊自是不敢近城。至十一月，圍未解。棣輝謀於衆曰：「今外無援兵，內無積儲。聞賊中因爭食內攜，急擊不可失！」乃自將千人出攻小港橋賊壘。日晡未下，忽見賊營火起，大呼曰：「賊破矣！」士卒皆奮，克之。乘勝進攻佛山，值大霧，賊不虞其至，連戰皆捷，遂復佛山。

聞東莞水賊由石門犯省城，還軍救之。至黃竹岐，賊船數千，官軍僅數百艘，又居下風，勢甚危。棣輝禱於南海神，俄而反風，令裨將何高漢駕艫舳衝入賊陣，碎其乘舟，大破

之，殺賊萬餘，俘數千，溺死者無算。危城獲全，又分兵殲賊酋黃福於潭州。五年，復順德、清遠、英德。賊圍韶州城已年餘，至是聞援兵至，遁。南北路悉平，擢按察使。六年，擢貴州布政使，未之任，卒。賜卹，贈內閣學士。

棣輝以文吏治軍，明賞罰，均甘苦，尤能知人。剿劉八時，招撫馮子材，後立大功爲名將。何高漢乃賊何博奮之弟，推誠馭之，賴以成省河之功。廉州、潯州、廣州三戰，皆履險犯難，卒得大捷，尤爲時稱云。

鄧仁堃，字厚甫，湖南武岡人。道光五年拔貢，以知縣用，發四川，歷署梁山、江油、洪雅。補綦江，調富順。薦卓異，以憂歸。服闋，入貲爲知府，補江西南安，調署廣信。所至皆有政聲。署督糧道。咸豐二年，粵匪趨湖南，仁堃請修省城，籌守禦。三年春，賊由武漢蔽江下，九江不守。巡撫出防，民爭遷徙，仁堃諭令安堵。上守江議，請增兵扼湖口，又條上城守事宜。實授督糧道。五月，賊犯江西，會江忠源師抵九江，仁堃請巡撫疏調，且遣使迎其師。忠源至，入任城守，與仁堃語合。巡撫張芾傾心倚任，曰：「戰問江君，守問鄧君。」地雷屢發壞城，皆以力戰獲完。仁堃欲出奇計焚賊舟，以鄱陽知縣沈衍慶忠果有謀，令率所部千人備草船藏火藥，約期襲賊，議阻未果。仁堃改糧船數十艘爲礮艇，募卒扼守進賢

門以保餉道。自夏徂秋乃引去。仁堃曰：「賊未受大創去，禍未已也。」亟請大修城以備，乃督工建礮城、礮臺，城上官房、營棚、軍器庫、硝磺庫、瞭臺、望樓皆備，浚環城壕深廣各三丈，築臨壕礮臺，甃石爲隄閘，用銀十四萬有奇，守禦之具可恃。

五年，賊自湖北犯義寧，仁堃令道勇五百人往援。會贛州知府率勇二千至，仁堃請令駐義寧，巡撫陳其邁令防饒州，仁堃曰：「義寧扼三省要衝，官民頻年固守。團防爲江省最，若棄不救，後將不能責官以守城，責民以團練。」力請改援，不許，僅以二百五十人往助守。中道遇賊，潰，義寧尋陷。未幾，羅澤南師至，仁堃固請往攻義寧，爲措餉十萬濟之，澤南尋克其城。

十月，賊陷瑞州、臨江，圍吉安，下游賊復萃九江、湖口，南昌大震。仁堃添募捍衛、保衛軍，城備益嚴。曾國藩令副將周鳳山率三千五百人規臨江、瑞州，戰勝樟樹鎮。時按察使周玉衡孤軍守吉安，仁堃請檄鳳山乘勝援吉安。衆議倚鳳山蔽省城，仁堃爭曰：「賊知城高池深難卒攻，必爲翦枝及本之計，先擾郡縣，使會城孤立，然後大舉而攻之。若懸賞二萬金，周軍必買勇以解吉安圍，瑞、臨皆可復。吉安失，則撫、建必相繼不保，馴至全省糜爛，會垣且坐困矣。」終不聽。六年正月，吉安陷，周玉衡死之，鳳山軍潰於樟樹鎮，撫州、建昌亦陷，南昌屬縣並爲賊躡。仁堃兼署按察使、布政使。

子輔綸，偕同知林源恩同率平江勇三千餘人，益以寶勇、志同軍進規撫州，復進賢。國藩亦檄李元度率勇四千自湖口移師會之，復東鄉，兩軍合破賊河東灣。攻撫州久不下，援賊驟至，營陷，林源恩死之。學政廉兆綸劾輔綸臬司子，不應與兵事，並劾仁堃辦城工不實，事下國藩及巡撫文俊按治，坐修城時未先請勘估，降五級調用。國藩疏言：「仁堃所承修爲南數省第一名城。七郡並陷，省垣終保，不爲無功。」仁堃既歸，輸穀三千石助軍。十年，協守武岡，以功議敘。同治五年，卒。

余炳燾，字吟香，浙江會稽人。道光元年舉人，充景山官學教習。期滿，以知縣用，分發陝西。補清澗，調整屋，又調渭南。回人馬得全等謀不軌，親入其巢捕之，置諸法，擢河南懷慶知府。咸豐三年，粵匪北犯窺開封，遂渡河圍懷慶。時郡城兵僅三百，炳燾選團勇三千人登陴固守，募敢死士縋城下砍賊營，又潛毒城外汲道使自斃。賊以地雷墮城者三，皆擊退。一日，雷雨中礮火蝟集，危甚，天忽反風，賊燔死者衆，勢頓沮。賊於近城樹木柵，以斷內外，爲久困計。山東巡撫李德先赴援，既而援軍四集，詔大學士訥爾經額督師。圍久，城中糧漸不支，炳燾素得民心，激以忠義，括糧節食，人心不渙。屢詔促戰，都統勝保、將軍托明阿等迭敗賊，賊始入山西竄，凡被圍五十八日乃解。特詔褒獎，賜花翎，以道員

用，擢陝西鳳邠道。尋改授河南南汝光道。未幾，就遷按察使。

大河南北以防匪倡聯莊會，遇警相救；及賊去，聚而不散，莠民恃衆抗官。四年，禹州、鄭州、密縣疊肇變，圍城、焚署、縱囚、掠紳民。巡撫英桂出防信陽，咸請兩司奏聞待命。炳燾曰：「賊雖衆，皆烏合，志在剽掠，無紀律。速臨以兵，必驚潰，解散其黨，不久魁渠可縛也。若請朝命，遲將蔓延！」遂親率兵七百、勇五百馳往，剿撫兼施，事卽定。尋署布政使。

捻首張洛行擾歸德，命炳燾往剿，攻雒河集，解亳州圍，又潛入永城，擊走之。旣而歸德又有警，炳燾馳救，而他軍遽退，賊遂東逸。炳燾染病，特旨予假治理，不開缺。七年，卒。懷慶請祀名宦祠。

栗燿，字仲然，山西渾源人，東河總督毓美子。道光十五年舉人，以父卹廕，特賜進士。咸豐三年，授湖北漢陽知府，至則漢陽再陷，行省未復，督撫皆寄治軍中，委燿綜理營務。四年，從大軍復武漢，未幾，賊大至，城復陷，六年，始復。敍功，晉秩道員。燿以廉幹爲巡撫胡林翼所器，令筦釐稅糧臺。八年，署荆宜施道。尋加按察使銜，授武昌道，仍留署任，兼督鈔關。軍餉皆仰資鹽榷，燿綜核嚴密，稅入羨餘，悉籍入公。修戰艦，增軍屯，水陸戰守皆有備。

十一年，賊逼施南，燿請重兵，復集民團，守山險。賊合川匪分掠宣、咸諸縣，施南協副將禦之，遇伏，一軍盡沒。會劉嶽昭軍至，與郡兵夾擊，賊大創，竄歸。松滋人馬鈺者，挾左道惑人，衆至數千，密通賊，官軍擒斬之。燿料賊不知鈺死，必復至，集水陸軍密爲備。賊果趣夔州，遇官軍輒敗，及知馬鈺已誅，遂大潰。水陸合擊，俘斬萬餘，自是川匪無敢犯楚境。會大雨，荆江暴漲，齧攻萬城隄。燿督兵民備畚塹，儲土石，立泥淖間躬視板築，信宿隄上，事定乃還。

在荆州四年，政教大行。署按察使，兼攝布政使，甫踰月，授湖北按察使。燿以其父毓美曾任是職，乃顏其堂曰誦芬。同治元年，擢布政使，未任，卒。

朱孫貽，字石翹，江西清江人。入貲爲刑部主事。改知縣，發湖南，歷署寧鄉、長沙，皆有聲。道光三十年，署湘鄉。漕務積弊，屢釀巨獄，孫貽蒞任，鄉民方麴集環譟。孫貽令曰：「新漕限迫，驟改章，弗及。來年當爲若剔股削弊，敢煽動浮言者罪之。會匪切近災也，亟縛獻！」衆唯唯散。疊捕盜魁陳勝祥、劉福田等置之法。稔知邑士之賢者，舉羅澤南孝廉方正，縣試拔劉蓉冠其曹，延王鑫襄幕，於康景暉、李續賓、續宜皆獎勗之。廣西匪熾，孫貽集衆曰：「賊勢未易殄，北竄，湖南當其衝，欲衛閭里，非團練鄉兵不可。」王鑫等曰：「謹奉令！」

總督程喬采防衡州，孫貽以策干之，不省。會匪驟起，偕劉蓉、康景暉往捕。孫貽中彈，裹創戰於湖洞，擒賊目王祥二、熊聰一，王鑫復捕賊百餘，檻致總督行營，前後七百餘人。

咸豐二年，洪秀全連陷道州、江華、永明、桂陽、郴州。孫貽集團丁分三營，以羅澤南領中營，易良幹副之；王鑫領左營，揚虎臣、王開化、張運蘭隸焉；康景暉領右營。羅信南綜糧糈，謝邦翰治兵械。推古人陣法，制爲起伏分合，湘軍紀律自此始。長沙圍未解，王鑫、康景暉、趙煥聯分駐要隘；羅澤南、易良幹防縣城，伏莽蠢動，卽時捕滅，縣境肅然。三年，巡撫張亮基聞湘鄉團丁名，調防省城，孫貽令王鑫、羅澤南、羅信南、劉蓉率之往。四年，孫貽率團破安化藍田賊，擢郴州直隸州。

江忠源奉幫辦軍務之命，與曾國藩議援江西，令孫貽率湘軍赴之。羅澤南領中營，易良幹領前營，謝邦翰領右營，康景暉領左營，揚虎臣領後營，羅信南領親兵營，共三千人，至南昌，戰永定門外，大破賊。謝邦翰、易良幹、羅信東窮追被戕，孫貽哭之慟，以李續賓代領右營，羅信南兼領前營。吉安土匪鄒恩隆應賊，孫貽扼樟樹鎮，分軍令澤南、續賓及劉長佑剿平之。南昌圍解，凱旋，加知府銜，擢寶慶知府。諷才俊，嚴保甲，懲積匪，一如治湘鄉時。捐寺觀貲產製旗械軍火，募戰士千人，發義倉、常平儲穀充餉，親歷各鄉訓練，捕新寧山門團匪誅之。五年，粵匪陷陳安，率千人偕副將聯需馳扼五峰鋪，賊不敢犯。衡陽土匪

起，出境平之。

六年，駱秉章疏薦人才，記名以湖南道員簡放。尋以治防功被優敘。八年，勞崇光調赴廣西，假滿未出，降一級調用，仍治湘、寶團防。十年，會劉長佑克廣西柳州，開復處分，賜花翎，加按察使銜。駱秉章赴四川督師，奏調孫貽總理營務。同治元年，擢授浙江鹽運使。秉章奏治川省團練，孫貽與秉章左右議不合，引疾請罷。命力疾赴陝西佐理多隆阿營務，以病辭，終不復出。光緒五年，卒。

史致諤，字士良，順天宛平人，原籍江蘇溧陽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道光末，出爲江西廣信知府。咸豐元年，署南昌。三年，粵匪犯江南，九江戒嚴，南昌訛言四起，城門晝閉，致諤請開城以安人心。尋回廣信任。賊陷饒州，致諤募勇號信新軍，因險設防，與浙軍爲犄角。四年，調南昌。江西諸郡行淮鹽，惟廣信行浙鹽。軍興，淮鹽不至，致諤議借銷浙引，以餘息充餉，名曰「餉鹽」，從之，卽以致諤襄其事。年餘，銷引逾常額，江、楚及浙皆利之。賊陷武寧，致諤率信新軍赴剿，迭挫賊於紫鹿嶺、巾口、火爐坪、箬田，復武寧。是年冬，南昌戒嚴，援師大集，主客軍不相下。致諤協和將吏，客軍二卒持刀擾質庫，立斬以徇。五年，兼署鹽法道。尋以母憂去官，留襄軍事。九年，服闋，命赴浙江交巡撫王

有齡差遣。

同治元年，署寧紹台道。寧波自前歲陷於賊，資洋兵之力復城，方謀畫曹娥江而守。尋以法總兵馬籌思所部與廣勇互鬪，廣勇潰，賊乘間竄慈谿、奉化。致諤至，慈谿已陷，激厲民團登陴固守。與英總兵唾樂克、稅務司法人日意格推誠相結，以美兵官華爾忠勇可用，介以相見，令攻慈谿，以駐餘姚之洋兵及同知謝采璋團勇應之。慈谿賊分擾鄞縣境，及半浦，而嵎縣、新昌賊復大舉犯陳公嶺。華爾克慈谿，中礮歿於軍。陳公嶺不守，奉化復陷，郡城又警。致諤乞餉於上海，令都司楊應龍募忠勇軍，紳士李諤招大嵐山義勇，又以廣勇潰散，慮爲賊用，招之回，令洋將布興有、布良帶，守備張其光分統之。部署甫定，賊由間道犯郡城，天雨陰霾，勒兵以待，伺賊懈出擊之，分兵兜剿，連捷於橫溪、石橋。進薄奉化，楊應龍率死士以梯登城，下之。時致諤已實授寧紹台道。奉化竄賊復勾結上虞賊分道犯慈谿、餘姚。致諤以賊衆兵寡，分援則力弱，議直擣上虞，賊必還救，因出師漸遠，郡城餉事不能兼顧，乃請巡撫疏免前署道張景渠罪，責其專任兵事。連復上虞、嵎縣、新昌，增軍萬人，進規紹興。二年，復之。進克蕭山，與大軍會於錢塘江，浙東以平。巡撫左宗棠奏減杭、嘉、湖三府漕賦，致諤上書言：「蠲賦惠政，減正額尤當革浮收，各縣情形各異。當擇大者奏咨，餘並著爲省例，以盡通變之宜。」三年，以籌餉功，加按察使銜，賜花翎。先以衰老

乞歸，未允，至是原品休致，卒於家。

劉郇膏，字松巖，河南太康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江蘇卽用知縣。咸豐元年，署婁縣，有政聲。三年，粵匪陷江寧，揚州、鎮江相繼失守。會匪劉麗川倡亂踞上海，附近川沙、南匯、嘉定、寶山、青浦諸廳縣並陷。巡撫吉爾杭阿檄郇膏隨營剿賊，郇膏率漕勇三百復嘉定，權知縣事，選丁壯嚴守望，稽保甲，籍游民，民心大定。敘功，加同知銜，賜花翎。補青浦。

八年，調上海。租界華洋雜處，數構釁，郇膏爭執是非，不爲撓屈。有招工誘逼出洋者，親登舟搜獲，並追回已去者，民感之，洋人亦帖服。蘇、杭旣陷，上海孤懸賊中，郇膏練民兵，四鄉設二十局，以資保衛。賊首李秀成陷松江，進犯上海。登陴堅守十餘日，賊不得逞而去。時大吏萃居上海，或議他徙。郇膏曰：「滬城據海口，爲餉源所自出，異日規復全省，必自此始。奈何舍而去之？」十一年冬，賊復陷浦東諸廳縣，大吏檄郇膏往援，郇膏曰：「賊勢張甚，宜守不宜戰。」弗聽，率練勇、鄉團出戰，果敗，乃專議守。治行上聞，加道銜，以知府用。擢海防同知，超署按察使。尋實授，命署布政使，異數也！

李鴻章督師至，命總理營務，饋運無缺，兼協濟江寧大營，兩軍月餉二十萬，悉取給於

上海。濬吳淞江以通運道，招集流亡，通商惠工，善後諸事，次第舉行。尋命護理巡撫，丁母憂。同治五年，卒。贈右都御史，上海建專祠，祀蘇州名宦。

朱善張，字子弓，浙江平湖人。諸生。授桃南通判，升裏河同知。咸豐九年，擢淮徐揚海道。粵匪、捻匪時擾江北，姦民乘時蠶起。善張常在行間，剿幅匪於海州、沭陽，殲其渠，賜花翎，加鹽運使銜。捻首張隆據浮山，令水師伏臨淮焚其舟，又卻之小溪。粵匪陷天長，撲蔣壩，善張馳援，殪其酋，賜號庫木勒濟特依巴圖魯。善張方駐揚州，陳玉成來犯，攻城，發巨礮擊之，賊結堅壘爲久困計。援師集，敗之七里店，追越儀徵以西，揚州獲安。尋賊復麇至，連營至司徒廟。善張晝夜守陴，時出殺賊，賊卒不得逞，引去。十年，捻匪陷清江浦，率師克之，築圩寨爲善後計。

同治元年，調徐州道，兼筦糧臺，用堅壁清野法防捻匪。從僧格林沁攻孫疇老巢，破之棗溝。二年，苗沛霖叛，陷壽州，圍蒙城。善張知蒙城餉絕，輸粟助之。苗沛霖伏誅，湖團之亂起。湖團者，始議招流民開微山湖，自沛縣至魚臺，戶數萬，爭利亡命，遷跡其中。三年，新團奮匪殺掠沛縣劉民寨圩，善張會兵剿之，未竟，疽發背卒。贈右都御史，賜卹。

子之榛，以廕授官，補蘇州府總捕同知。歷以海運斂勞，晉秩道員。官江蘇凡四十年，

筦釐務最久。精於綜覈，以剔除中飽爲職志，地方利病，無不洞悉。署督糧道。歷署按察使十二次、布政使二次，大吏倚之。忌者衆，屢被彈劾，按治皆得白。光緒二十五年，清釐田賦，歲增漕糧十五萬石、丁銀二十萬兩。二十六年，海防戒嚴，省城獄囚謀變，之榛方署臬篆，出情實者駢誅之，事乃定。宣統元年，授淮揚道，未任，卒。

黃輔辰，字琴鵠，貴州貴筑人，原籍湖南醴陵。道光十五年進士，授吏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遇事侃侃持正論，屢忤上官，不少屈，時稱「硬黃」。咸豐初，以知府分山西。會貴州亂作，遽歸倡團練，修碉堡，積穀省城二萬餘石，撫清水江諸苗，平巴香亂，以功晉道員。尋赴山西，署冀寧道。餉絀，議加釐捐，輔辰謂晉人皆賈於外，山多地瘠，非他行省比，不宜病民。爭之不得，則請蠲苛細，取大宗，及不切民生日用者。戶部設寶泉分局於平定州，就鑄鐵錢。滯不行，則令分銷諸郡縣，歲收息銀三萬解部。輔辰謂：「京師用鐵錢以濟銅幣之乏，山西勿便也。今行各縣，議令交納錢糧，以三萬之微利，妨數百萬之正供，利一而害百。卽專行平定一州，日積日滯，其患滋大。」議上，遂罷之。九年，調赴直隸軍營，察海口形勢，請以重兵扼北塘，當事迂其言，不用。尋乞假去。至四川，依總督駱秉章。

陝西自回亂，地多荒蕪，巡撫劉蓉議興營田。輔辰書陳方略，采官私書爲營田輯要三

卷，大旨在用民而不用兵，與民興利，不與民牟利，蓉疏薦之。五年，授陝西鳳邠鹽法道，任以西安、同州、鳳翔、延安、乾州、邠州、鄜州七屬營田事。輔辰建議謂：「關中土曠人少，非招徠客民，事末由濟。然耕牛、籽種、農具、棚舍，官不能給，民不樂趨也。莫若卽以地畀之，薄收其租，畝二斗爲差，六年後給券，使世其業。慮田無限制，賦無定則，吏得以意高下爲民患，當先正經界，略如古井田法，量地百畝爲區，編列次第，書賦額於券，視土肥瘠別等則上下授之。凡領墾者以先後爲次，十區爲甲，十甲爲里，置長焉。里長總十甲租課，歲輸之官，凡移徙更替事皆責之。別授田六畝，俾食其入，爲庶人在官者之祿，而官總其成。」令下，民皆便之。復定考課舉劾法，策奉行不力者。暮年，凡墾田十八萬餘畝。時軍事急，賴所入租麥以餉之。又撥產給書院、義學、養濟院、育嬰堂、種痘局及灞岸隄工、渠工，諸廢皆舉。尋卒，祀名宦。

子彭年，字子壽。舉道光二十五年會試，逾兩年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。咸豐初，隨父在籍治團練，後入駱秉章四川戎幕，數有贊畫功，不受保薦。同治初，劉蓉延主關中書院。久之，李鴻章聘修畿輔通志，兼主蓮池書院。當光緒中，法、俄邊事迭起，侍從近臣多慷慨建言，彭年雖不在朝，負時望，中外大臣密薦之。八年，擢授湖北襄鄖荆道，遷按察使。屏餽遺，禁胥吏需索，年餘，結京控案四十餘起，平反大獄十數。調陝西，署布政使。

十一年，遷江蘇布政使。連歲水旱，米踊貴，屬縣請加漕折，巡撫欲許之，彭年謂：「定例漕糧一石，隨徵水脚錢一千，所費僅數百，獨不可以有餘補不足耶？今增漕折，民間多出二十萬緡，與國計無關，盡歸中飽。」持不可。十五年，護理巡撫，請以賑餘三十萬緡濬吳淞江、白茆河、蘊藻浜，工未及舉，十六年，調湖北布政使，總督張之洞尤倚重之。然守正不阿，遇庫款出入，斷斷以爭，雖忤其意，勿顧也。未幾，卒。

彭年廉明剛毅，博學多通。所至，以陶成士類爲國儲才爲己任。主講蓮池及在吳時設學古堂，成就尤衆。著有陶樓詩文集、三省邊防考略、金沙江考略、歷代關隘津梁考存、銅運考略。子國瑾，光緒二年進士，官編修。嗜學能文，甚有時譽。父喪，以毀卒。

論曰：軍興以來，監司賢者，保障一方，其功與疆吏等。軍政財政，各行省多有專任之人。沈棣輝平廣匪，余炳燾守懷慶，其最著也。鄧仁堃殫心籌防，不盡見用。朱孫貽提倡團練，振興人材，實爲湘軍肇基。劉郁膏主守上海以待援軍。皆以一縣令有裨大局。史致諤用外兵定寧波，朱善張保障淮、揚，功皆可紀。栗耀筭湖北稅釐，黃輔辰興陝西營田，並爲兵食根本。黃彭年名父之子，久負時望，晚達未盡其用，時論惜之。

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

列傳二百二十二

華爾 勒伯勒東 法爾第福 戈登 日意格 德克碑 赫德 帛黎

華爾，美國紐約人。嘗爲其國將弁，以罪廢來上海，國人欲執之。會粵匪陷蘇州，上海籌防，謀練精兵。蘇松太道吳煦識其才，言於美領事，獲免，以是德之，願効力，俾領印度兵。旣拔，自陳願隸中國。咸豐十年，粵匪陷松江，煦令募西兵數十爲前驅，華人數百，半西服、半常裝，從其後。華爾誡曰：「有進無止，止者斬！」賊迎戰，槍礮雨下，令伏，無一傷者。俄突起轟擊之，百二十槍齊發，凡三發，斃賊數百。賊敗入城，躡之同入，巷戰，斬黃衣賊數人。賊遁走，遂復松江，華爾亦被創。

先是煦與華爾約，城克，罄賊所有以予。至是入賊館，空無所得，以五千金酬之。令守松江，又募練洋槍隊五百，服裝器械步伐皆效西人。同治元年，賊又犯松江富林、塘橋，衆

數萬，直逼城下。華爾以五百人禦之，被圍，迺分其衆爲數圓陣，陣五重，人四嚮，最內者平立，以次遞俯，槍皆外指。華爾居中吹角，一響衆應，三發，死賊數百。逐北辰山，再被創，力疾與戰，賊始退。遂會諸軍搗敵營，殺守門者，爭先入毀之。是役也，以寡敵衆，稱奇捷。時浦東賊據高橋，逼上海，華爾約英、法兵守海濱，而自率所部進擊，賊大敗，加四品翎頂。會李鴻章帥師至滬，迺隸戲下，令立常勝軍，益募兵三千俾教練，參將李恆嵩副之，餉倍發。賊據王家寺，與英提督何伯等合攻。華爾賈勇先入，大斬虜首，進逼南翔，賊亦悉衆轟拒，何伯負傷。華爾冒烟直進，立毀其營，生獲八百餘人，遂復嘉定。規取青浦，華爾略東門，城潰，英、法兵自西入，華爾爲承。賊奔，爭赴水死。攻奉賢，法提督卜羅德遇害，詔賞貂皮綵絨，卹其家。時恆嵩扼趙屯港、四江口，屢失利，嘉、青復危。華爾方議直搗金山衛，聞敗，還守青浦。而富林、泗涇又相繼失，迺棄青浦，簡壯士五百襲天馬山，破之。入城，挈守軍出，併力守松江，登陴轟擊，兩晝夜不絕，賊宵遁，圍解。官軍圖青浦，華爾攻南門，駕輪舶入濠，燬城十餘丈，麾衆登堞，賊鬪且走，追敗之白鶴江黃渡，復其城，晉副將銜，降敕褒賞。俄僞慕王譚紹光復來犯，薄西門，與總兵黃翼升各軍擊之，賊潰，奔北岸，華爾毀其七營。踰月，會西兵再復嘉定。

其秋，賊十萬復犯上海，華爾自松江倍道應赴，與諸軍擊卻之。時寧波戒嚴，巡道史致

諤乞援，鴻章遣華爾偕往。值廣艇與法兵構衅，引賊寇新城，從姚北紆道犯慈谿。華爾約西兵駕輪舶三，一泊灌浦，一泊赭山，一自丈亭駛入太平橋，餘姚四門鎮，而自率軍數百至半浦。平旦薄城，方以遠鏡瞭敵，忽槍丸洞胸，遽踣地，昇回舟。餘衆悉力奮攻，賊啓北門走。華爾至郡城，猶能叱其下恤軍事，越二日始卒。以中國章服斂，從其志也。鴻章請於朝，優卹之，予寧波、松江建祠。初，喪歸，煦檢其篋，得金陵城圖，賊所居處及城垣丈尺方位纖悉畢具，論者頗稱其機密云。

勒伯勒東德加理尼阿爾伯依都額爾，法國加爾縻多人。初爲本國水師參將。咸豐十一年，來上海。時寇據寧波，西人惡之，益兵戍守，遣勒伯勒東乘輪泊三江口。同治元年，從官軍克府城，募壯丁千五百爲洋槍隊，自陳愿隸。明年，權授浙江總兵，受巡撫、寧波道節度。時上虞賊犯泗門、馬渚，勒伯勒東軍餘姚以待。尋與同知銜謝采嶂直搗賊屯，賊赴水死者千餘，乘銳毀其卡，薄城先登，擊殺守陣悍賊，餘宵遁，城克。赴鯉浦，略紹興，以賊遺土礮往，巡道張景渠止之，不聽，未幾，礮果裂，負傷而死，賜優卹。以法參將法爾第福爲江蘇副將，領其軍，退守百官。

法爾第福，又名買忒勒，頗讀華書。後攻紹興，焚西郭門。次日復戰，潰十餘丈，麾衆登城，賊殊死鬪，別有黑種人數十助之，遂遇害。優卹之。

戈登，英國人。同治二年，李鴻章檄領常勝軍二千攻常州、福山營。別遣呂宋兵乘小舟薄賊壘，支木橋，伏死士城牆下。日中，港東西賊營皆破，緣牆入，痛殲之，遂奪福山石城。圍解，權授江蘇總兵。進攻太倉，毀南門賊卡，戈登轟潰二石壘，官軍繼進，克之。規取崑山，與總兵程學啓度地勢，以環崑多水，惟西南通進義，策先斷其歸路。遂與駕輪舶以偏師繞而西，賊不虞其至也，卽時敗奔，奪其四壘。譚紹光構悍賊來爭，與諸軍大破之，薄崑城，偕李恆嵩夾擊，賊酋僞朝將先期逸去。踰月，學啓攻東城，戈登自果浦河奄至，扼守西路，分道疾攻。賊奪西門走，阻水，殲焉。遂留駐崑城，策應各路。移師攻花涇港，知賊必不誠，率衆擊北門，毀城外賊壘。次日，賊降，收吳江、震澤而還。

以事謁鴻章於上海。先是白齊文閉松城索餉，旣撤，潛通賊，領二百人入蘇州。戈登詢知之，亟返崑山爲備。旋攻蘇城，率軍三千，與學啓俱力爭要害，稍剪城外賊壘。僞忠王李秀成聞警赴援，屢敗；而紹光所部每戰猶致死，自僞納王郜雲官以下，皆萌貳志，詣營乞降。迺與學啓乘單舸會雲官等於洋澄湖，令斬秀成、紹光以獻，學啓與誓，戈登證之。未幾，秀成遁，雲官殺紹光，開齊門迎降，賞頭等功牌、銀幣，並犒其軍。助攻宜興、溧陽，並擊退楊舍賊。進規常州，轟破南門，合諸軍掘壕築牆以敗之。敍功，賞黃馬褂、花翎，賜提督

品級章服。

初，戈登與學啓爲昆弟交，每戰必偕。及誅降會，頗不直其所爲，捧雲官首而哭，誓不與見。嗣聞學啓卒，悲不自勝，乞其戰時大旗二，攜歸國爲遺念。戈登歸後，埃及亂，督師討之，遇害。朝廷遣使往弔焉。戈登嘗言：「中國人民耐勞易使，果能教練，可轉弱爲強。」又曰：「中國海軍利於守，船礮之制，大不如小。」當時稱其將略云。

日意格，法國人。嘗爲其國參將，駐防上海。同治元年，改調稅務司。徙寧波，復郡城，與有功。官軍攻慈谿，遣法兵馳往策應。會餘姚四門鎮陷，遂與前護提督陳世章勒兵往討，踰月，直搗上虞。賊緣道築卡樹柵，悉奪毀之，薄城，併力轟擊，賊殊死戰，賈勇直前，被創，衆軍繼進，斬級千，賊始渡曹娥江去。進攻奉化，與諸軍克之。攻安吉思溪、雙福橋，駕小輪舶赴荻港，燬袁家匪賊壘，浙江平。左宗棠令與德克碑討測西邦製造，仿造小輪船試行。五年，宗棠創福州船政局，充正監督，度地募工，殫心所事；復籌設繪事院、小鐵廠。七年，加提督銜，賞花翎。十三年，以船政教導勞賞銀幣。光緒年，卒。

德克碑，法參將。初，助攻奉化有功。旋奉其公使檄，將受代歸，謁左宗棠，宗棠撫諭之。德克碑感服，愿易服色受節度。令駐守蕭山。蔣益澧攻杭城，檄助戰，游擊何文秀攻

雞籠山，德克碑從寶塔嶺登岸，攻倚城賊壘。會天大霧，賊搆嘉興援賊自萬松嶺偪都司張志公營，勢張甚。德克碑率衆助擊，敗之。益澧督水陸軍並進，連破九壘，令總兵高連陞據其五，德克碑據其二，屯饅頭山。轟潰城數丈，燬鳳山門，官軍爲承，城遂復。賊潰，奔湖州。攻安吉思溪，德克碑率所部助之，轟擊雙福橋，不克，駕小舟泊河汊，火八角亭，支木橋以濟。賊阻兵中流不得進，德克碑賈勇偪岸，所部遇伏卻走，改趨荻港，越壕入，克三壘。事寧，撤兵還上海。五年，充船政局副監督。七年，馬尾設船廠，督役興工，賞花翎。九年，宗棠平回亂，檄調甘肅，隸麾下。十三年，錄經始船政勞，膺獎賞。後卒。

赫德，字鷺賓，英國倍爾發司人。咸豐四年，來中國，充寧波領事署繙譯官，調廣州。又充香港督署書記官。九年，改任粵海關副稅務司。十一年，總稅務司李泰國奉令購戰艦，以赫德權代之，赴長江新開各口岸置新關。同治二年，李泰國去職，赫德實授，徙駐上海。三年，置臺灣南北新關。還駐京，加按察使銜。八年，晉布政使銜，赴緣海各地度置燈樓塔表。光緒二年，佐定烟台條約。十年，赴金陵與法使議越南案。會巡船置燈樓臺灣洋，爲法虜，迺遣駐英稅務司金登幹赴巴黎申理，乘機與議停戰草約，還。未幾，其國授爲清、韓駐使，不就。踰年，賞花翎、雙龍二等第一寶星。

十二年，赴香港、澳門，條議洋藥稅釐併徵，並置關九龍、拱北。十三年，葡使來華，與訂澳門草約。十五年，藏兵寇哲孟雄，英兵乘勢闖入，赫德遣其弟稅務司赫政馳往，與駐藏大臣會籌劃界諸事。十九年，賞三代一品封典。二十五年，與德使籌置膠海新關。明年，各國聯軍入京，贊襄和議，晉太子少保。二十八年，召入覲，賜「福」字。三十一年，與德使更議膠關章程，改行無稅區地法。尋與日使籌置大連灣新關，征權一如膠海。三十三年，東三省度地置關。踰年，謝病歸，詔許之，加尙書銜。

赫德官中國垂五十年，頗與士大夫往還。嘗教其子習制藝文，擬應試，未許。總署嘗擬請授總海防司，道員薛福成以其陰鷲專利，常內西人而外中國，上書鴻章力爭之，議始寢。辛亥後，病卒，賜優卹。

帛黎，法國人。同治八年，來中國，充福州船政學校教員。十二年，賞五品銜，予雙龍獎牌。明年，調充江海關稅務幫辦，歷鎮江、北海、甌海、臨海、粵海諸關。光緒十九年，晉三品銜，調北京，遷稅務司。二十二年，朝議行郵政，以赫德兼領其事，帛黎實參治之。凡都會、省城、通商口岸，漸次置局，命曰「大清郵政」。尋徙拱北。二十六年，還京。明年，遷郵政總辦，晉二品銜。置代辦局於蕪湖。二十九年，河南、山東、山西、貴州復置副總局，自是內地城鄉村鎮，街郵徧設。時尚未入萬國郵政公會，即已與日本及英屬印度、香港聯約試

行。三十年，賞雙龍三等第一寶星。與法、德及英屬那達商定聯郵章程。先後成郵政六百餘局，代辦四千二百餘所。宣統三年，改隸郵傳部，設總局，尙書盛宣懷疏薦之，遂被命爲總辦，郵局置官自此始。越二年，乞病歸。未幾，卒。

論曰：華爾、戈登先後領常勝軍，立功江、浙，世稱「洋將」，時傳其戰略。日意格初亦參防戰，繼以船政著勞。赫德久總稅務，兼司郵政，頗與聞交涉，號曰「客卿」，皆能不負所事。茲數人者，受官職，易冠服，或願隸國籍。食其祿者忠其事，實有足多，故並著於篇。